

小說新報

第三年 第一期

托雲署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likely a library or collection stamp.

小說新報

第一卷全年

本報第
一冊刊於

十二册足一百

八十萬言材料之精
內容之富

每冊定價四角

刻者實洋二元

二角售全年者

實洋四元所費無多
而能得泉

皇戶秋十餘册愛讀小說者幸
勿錯過且本局為優待惠顧諸

君思見正備 購全年
彩畫本贈

者贈鄭曼陀雙

美畫但杜宇美

女畫各三種購

半年者贈鄭畫

但畫各一種畫君
無上之新小說又極絕妙之美
術品如此機會不可多得也

者贈鄭曼陀雙



是書 李定夷 先生所著得之者水沈石公之口述所
紀近十餘年來之東門花塔大橋悉備 其

文筆之豔麗足以上儼板橋雜記

秦淮畫舫錄等書 而警世醒俗之言又時流寓於
字裏行間非以聲色視目已也

業已出版 每册僅收回
本二角

小說新報 第二期 目錄

●封面

俞鏡人仕女畫

●插畫

吳山尊歲朝圖真蹟

但杜宇美人簾前送暎圖攝影

王篷心仿黃鶴山樵山水真蹟

但杜宇美人樹底餐花圖攝影

德皇閱兵旋蹕攝影

海上妓女素娟小影

海上妓女桐花老九小影

海上妓女愛月樓小影

目錄

海上妓女金屋嬌小影

海上妓女陳四寶小影

海上妓女十姊妹合影

●短篇小說

清代黃崖流血記

紀念

明代趙士超

孽情情賊

復仇喜兒

寫情梅花瘦影

明季朱通政事略

醒世卅六鴛鴦樓

清代孝子嘔血記

哀情血花淚果

●長篇小說

歐戰中遼西夢

節烈廿年苦節記

軍事古屋殘陽

怪異無歷村

紅羊驚魂喚絮錄

歐美名家天作之緣

●談薈

仿庵文談

紅蘊花館詞話

綠野亭邊一草廬詩話

京洛浪遊客詩話

(傲廬)

(定夷)

(定夷)

(裴夷村)

(莒狂)

(花奴)

(之棟)

(山淵)

(哲廬)

(山淵)

(吁公)

技擊餘聞補 (鴻壽)

嘉定孤忠錄 (劍山)

楚聲錄 (山淵)

南美遊記 (逸如)

●香囊

西廂詩庫 (哲廬)

●豔牘

漢皋某生寄滬妓書 (秋水)

滬妓復漢皋某生書 (秋水)

●藝府

賀楊禹州新婚詩序 (東園)

程太夫人五十壽序 (東園)

奮豔叢綴序 (吁公)

陸贄民遺著序 (乙乙)

楊穉麟哀辭 (東園)

遊平山堂記 (頌予)

墨隱廬詩選

墨隱廬詞選

●傳奇

星劍俠 (東園)

●彈詞

芙蓉淚 (醒獨)

●諧藪

梅處士傳 (秋水)

送窮神文 (秋水)

接財神文 (秋水)

擬楊貴妃遺李白書 (東園)

新瓢城令德政碑文 (東園)

擬太監致女官書 (頌予)

擬女官復太監書 (頌予)

滑稽新語十一則

●劇史

同光梨園記 (哀梨老人)

●謎海

別有會心室談虎 (惟一)

謎錄

●補白

名不備載

王蓬心仿黃鶴山樵山水真蹟



吳興陸叔同氏珍藏

但杜宇先生美女樹底餐花圖攝影



杜宇

此畫尺寸與
 簾前送暎圖
 同與鄭曼陀
 先生雙美畫
 尺寸亦同其
 佳妙之處無
 不神似另售
 一張大洋四
 角定新報者
 奉贈諸君定
 報一年可得
 畫四幅鑲以
 鏡架裝成飾
 品至為美觀

德皇閱兵旋蹕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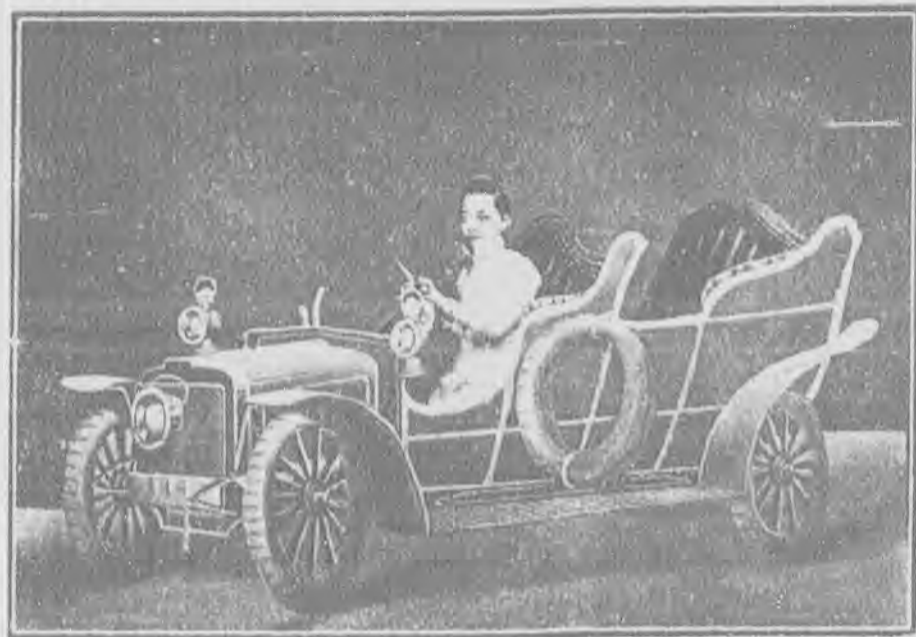
上海妓女素娟



上海妓女桐花老九



樓月愛女妓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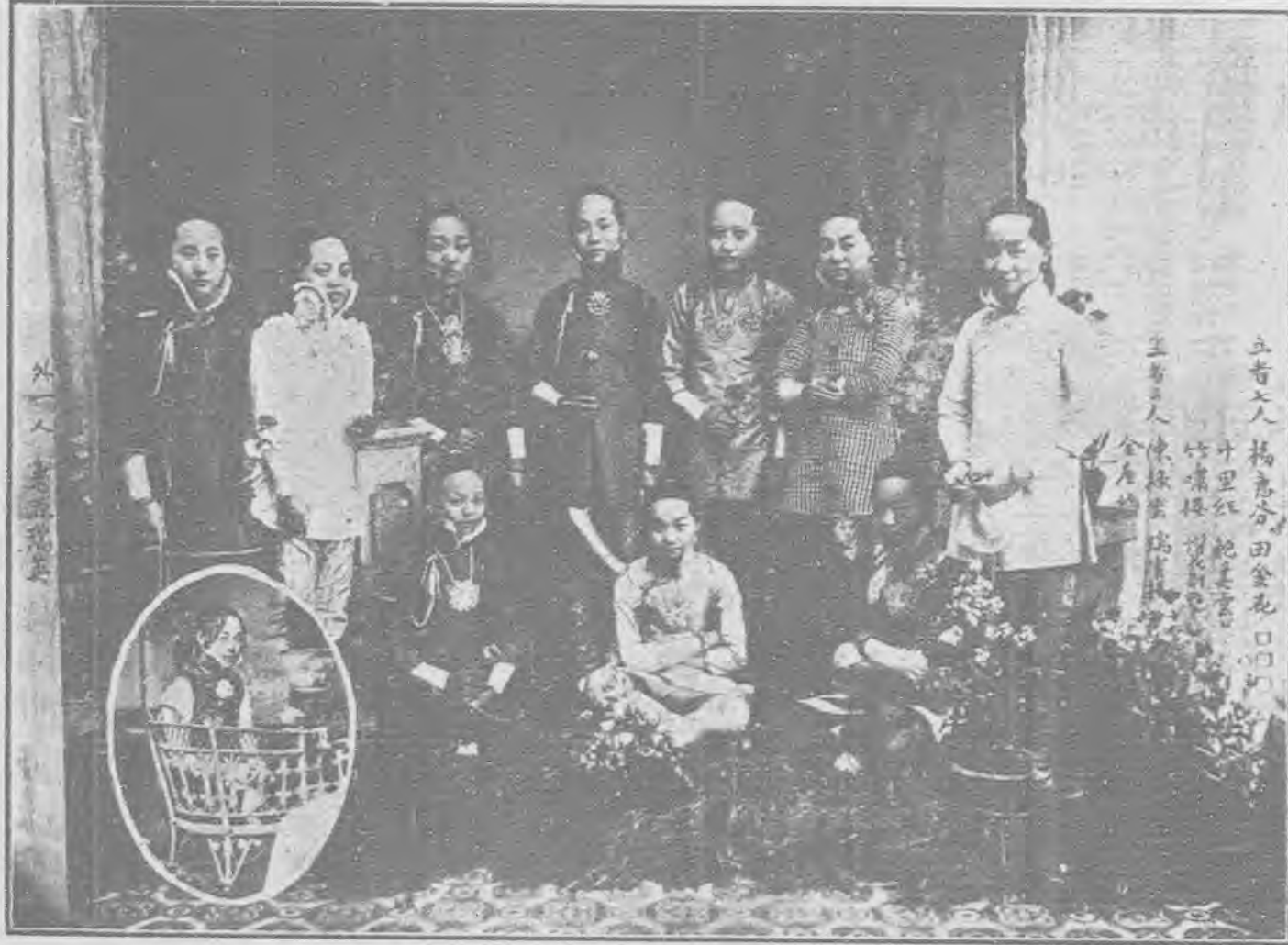
寶四陳女妓上海



嬌屋金女妓上海



上海妓女十姊妹合影



小說新報第一年總目挈要

全十二册實洋四元
郵費六角贈畫四張

◎封面

俞鏡人仕女畫十二幅

◎插畫

本報同人小影十九幅

古畫四十五幅

近人名畫四幅

風景畫九幅

巴拿馬賽會寫真十二幅

名人遺像二幅

妓女小影六十五幅

愛情畫十幅

遊戲畫五幅

◎短篇小說

華僑慘史吧城雁語

華僑慘史絕命書

滑稽小說癡丐

豔情小說蜜月風光

奇情小說雙雄奪豔記

哀情小說爭不成雙

亡國慘史美人魂

亡國慘史塔下囚

近人豔史寶金曲本事

清代軼聞拳妖

清代軼聞紅妝季布

近人豔史金玉娃

清祕史外錄女諸葛

清祕史外錄垂簾傳信錄

清祕史外錄拾遺記

(以上定夷著)

清祕史外錄蒙妓墓誌

醒世小說紅桃毒血記

探祕小說爭閨別墅

明季軼聞夏令尹外傳

明季軼聞詞臣殉國記

明季軼聞指塚

明季軼聞成德外傳

明季軼聞亡國風流史

神怪小說墓中人

滑稽小說賀富翁

滑稽小說童子師

醒世小說化身術

社會小說洞房奇變

社會小說奇竊

(以上指嚴著)

(以上出淵著)

紅羊佚事紫燕小傳

清代軼聞棋奕春秋

清代軼聞淫吏盜格記

清代軼聞關內侯印

清代軼聞宦兒碧血記

清代軼聞錢湖女俠

偵探小說寶刀箱

言情小說潘家兒

家庭小說補天婆婦

社會小說包探眼

家庭小說妬毒

覺情小說今是昨非

革命外史崇拜英雄

懺情小說希臘女詩人

豔情小說天涯倦鳥

滑稽小說可笑之莫哀斯

家庭小說婢媒

清代軼聞霍那

(以上蝶衣著)

(以上阿瑛著)

(以上軼池著)

偵探小說釘屍案

軍事小說戰後緣

偵探小說弓鞋印

寫情小說梅痕雪影

覺情小說太虛幻境

趣情小說星期難關

怨情小說雙偵

哀情小說情靈

紅羊佚事紫羅衫記

哀情小說吟魂秋夢

家庭小說明月殘花記

明季軼聞赤脚僧

滑稽小說噴嚏史

紀事小說瞿曇影

滑稽小說喜相逢

紀事小說一夕富

偵探小說小鐵箱

偵探小說古銅鼎

(以上鏡存著)

(以上花奴著)

(以上醒獨著)

時事小說義丐

偵探小說偵探界之拿翁

(一)金庫失竊案

(二)偽造紙幣案

(三)殺人案

(四)無政府黨案

言情小說風流孽緣

警世小說殲惡記

言情小說情敵

奇情小說意外緣

歐戰中之情史懦夫立

歐戰中之情史殉命錄

歐戰中之情史生死交

言情名譯歐洲偉人之情史

(一)拿破崙

(二)俾士麥

軍事小說羅馬英雄

醒世小說了娘相變

(以上濁物著)

(以上樹聲譯)

寓言小說學童查禮

醒世小說綺羅夢

言情小說癡想

苦情小說衡陽斷雁

紅羊佚事陸文龍

歐戰中之情史李代桃僵(以上呼公著)

寫情小說桐蔭綺語

奇情小說移花接木

醒世小說博徒之妻

明季軼聞鴛鴦雙緜記

關謬小說黑魚精

義俠小說三義村

倫理小說孝子復仇

紀事小說五十元

紀事小說如意事

紀事小說嚴氏家乘

醒世小說佞佛奇冤

(以上劍山著)

烈情小說火中逆

紅羊佚事鴛鴦血

醒世小說偽文君

清代軼聞簪笠僧

紀事小說舵樓人語

苦情小說苦命花

紀事小說派力脫

偵探小說盜道

偵探小說電車票

言情小說英皇福

滑稽小說佛之靈

義俠小說士為知己者死

紀事小說維經斷魂記

滑稽小說你今兒有飯吃了

義俠小說雪中丐

言情小說瓊珠憶話

義俠小說幽恨長埋

(熱氏)

清代軼聞銀山風潮記

哀情小說斷腸詞

醒世小說蓬瀛綺夢

言情小說為德不卒

義俠小說平康喋血記

宗教小說活地獄

冒險小說金沙窟

烈情小說青娥碧血

紀事小說宦海妖孽

俠情小說雪中救夫

偵探小說誣獄

醒世小說守財廚

教育小說賣花女

言情小說愛河激浪

義俠小說廣陵俠女

言情小說荏苒速嫁記

奇情小說騙珠緣

(培均)

(逸靈)

(綏我)

(醉隱)

(綠珠)

(一厂)

(弁山)

(易時)

(織孫)

(毅齋)

(亮時)

(傲廬)

(天真)

(志隱)

(梅壚)

(四郎)

(裴村)

(乙乙)

◎長篇小說

歐美名家小說天作之緣

豔情小說仇儂福

偵探小說瓊閣戕姝記

苦情小說孽海波

醒世小說狎邪鏡

醒世小說鸚鵡晚香

言情偵探小說水落日出

俠情小說破鏡圓

社會小說賭窟

羅馬佚事謀產始姦記

◎傳奇

蘇台雪

星劍俠

金鳳俠

◎彈詞

美蓉淚

◎野乘

(之棟)

(定夷)

(易時)

(英斐)

(綺紅)

(蝶衣)

(蝶衣)

(濁物)

(劍虹)

(蝶衣)

(西神)

(東園)

(濁物)

(醒獨)

容齋識小錄

食古齋史補

季明義士傳略

巨摩室撫談

野居漫識

湖變紀略

嘉定孤忠錄

軼廬野獲誌

黃花瘦影室拾遺

楚聲錄

◎談屑

仿齋筆記

省齋文話

軼廬拉雜話

墨隱廬詩話

綠野亭邊一草廬詩話

旅京一年記

澹慮齋隨筆

(容齋)

(好事)

(山淵)

(巨摩)

(定夷)

(宗誠)

(劍山)

(軼池)

(花奴)

(山淵)

(山淵)

(山淵)

(軼池)

(定夷)

(山淵)

(山淵)

(山淵)

(漁笠)

京洛浪遊客詩話

學畫歌訣

竹林居士叢話

聞見雜錄

月刊小說評議

花花室筆記

無愁廬雜記

蝶齋詹詹錄

技擊餘聞補

吳越紀遊

戀廬雜記

餐英室筆記

蟄廬筆記

傲廬臆墨

都門憶語

軼廬雜識

一厂雜記

夢餘軒拉雜話

(吁公)

(以恆)

(見癡)

(康年)

(新樓)

(花奴)

(無愁)

(病骸)

(鴻壽)

(天麟)

(太鱗)

(花奴)

(蟄民)

(傲廬)

(山淵)

(軼池)

(一厂)

(孤帆)

雜談

◎文苑

文稿七十四篇

瘦碧詞

山澗詩稿

陸存齋先生遺稿

學潛廬詩選

墨隱廬詩選

墨隱廬詞選

夜台雜詠

◎香囊

紅樓文庫

◎豔牘

言情尺牘五十三篇

◎歌譜

共六十二種

◎時調

共四十一種

(叔問)

(朱雨蒼)

總目要

◎諧藪

遊戲文章七十七篇

滑稽新語一百七十四則

竹枝詞二篇

◎譯叢

美洲 (伍廷芳著逢一編羅同譯)

名人趣史

易時雜譯

歐戰遠因談

東瀛瑣談

西笑林

訓練海軍飛行家之法

春雨室叢譯

海外諧乘

瀛海諧聞

◎劇話

脈脈談劇

梨園雜記

伶話星星

是非室戲話

◎花史

過眼繁華錄

海上花叢之沿革

琴川治史

海上看花評

鮫海看花記

近世花界源流變遷攷

◎補白

約計一百五十面

(雲雲)

(井波)

(定夷)

(橫山)

(好事)

(井波)

(寒梅)

(好事)

(冠吾)



短篇



小



說

四大特色

一此丸係採取草木之滋

養料配合而成毫無金石燥烈

之品在內

二此丸係夏定大醫生應用西方之學理參

攷華人之體質積多年之研究實驗乃發明此一

種中正和平之品

三太西補劑多用礬鐵等金石之品性極乾燥猛烈與華人體

質扞格不入服後腸胃輒覺不舒白病反因而發生本丸選材和平

絕無他項補劑流弊孕婦乳孩亦可服用有百利而無一害

四本丸不特補身凡患肝胃氣痛多年不治者一經試用立奏全功

本丸主治男女先天不足後天失調血薄氣衰用腦過度寢食不安氣

逆不下胸膈飽脹舌燥胃呆肝氣鬱痛精神委頓煩悶作嘔腹痛

下痢一切老年虛弱少年食色失調等症藥到病除有補

天之功

每瓶一元每打十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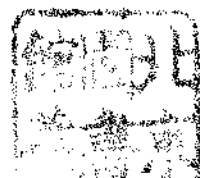
總經售處 上海江西路

一二百零四號

夏定大醫生補丸



短篇小說



清代 黃崖流血記

(定 夷)

前清同治初元。山東巡撫閣敬銘藩司丁寶楨以剿滅黃崖張積中。得膺懋賞。當時論者。或為積中誦冤。或謂積中實有叛志。議論紛紜。莫衷壹是。實則誦冤者。罔識真相。而謂有叛志者。亦一過視。官軍奏報。隨聲附和。耳道聽塗說。以訛傳訛。假至數十年後。真相愈不可攷。據舊之士。輒引為病。清鼎既革。二三遺老。目擊當時情形者。稍能吐露真情。聞所未聞。至足珍賞。蓋潢池弄兵。實異尋常盜匪。重重黑幕之中。隱含民族主義。在上者既諱言排滿。在下者又不敢觸犯忌諱。上下相率而為偽。此訛言之所以日多也。

張積中。字石琴。江蘇儀徵縣人。道光初年。有遊士周星垣者。客居揚州。講論性命之學。聚徒至數千人。五經四子。皆別具注疏。而諱莫如深。非其徒。眾莫得而聞。積中為星垣高足。盡得其師所學。後星垣以觸怒當道。身被極刑而死。積中痛憤之餘。益欲力行其師之志。時當道光中葉。變法海內。碩士如周韜甫。馬遠林。關恭季輩。皆集於揚州。積中慕其名。悉力以交之。諸人見積中譽重一鄉。皆以宿儒稱許。而未嘗識其懷抱也。時或譽揚於大人先生之間。積中聲望益高。其兄積功。方官山東歷城令。積中敝屣功名。未

嘗一至公署兩江總督周某特疏荐賢懇請破格錄用旨下分發江南交制府陸建瀛遣差積中聞之喟然歎曰吾苟降志辱身生無以對同志死無以見吾師因力辭不就當世士夫益高其行且驚其才必欲得之黃制府宗漢雷侍郎以誠又爭相羅致積中胥辭焉時洪秀全已定都南京戰勝之兵所在擾民積中初欲投之至時忽變計喟然曰以暴易暴怨聲載道王者之師其如是乎孺子何足與謀且將驕兵悍人人以元勳自命權利所在趨之若鶩吾安能自投羅網供其刀俎乎因與高足弟子數人及妻子等徙黃崖山以避亂

黃崖山跨常清肥城之郊東毗泰山之支峯西達孝里舖當孔道由舖至黃崖僅十餘里山勢險固人跡罕至山麓有莊曰南黃崖曰中黃崖曰北黃崖三者之中北崖崖形勢最峻三面負山中有危峯轟然直立形如門戶地廣百畝積中築室居之疊石爲寨屹若堅城蓋靜居以觀世變待時而動也一時士大夫遊宦東省者欽積中名爭往交之齊魯諸生亦爭執贄爲禮避兵亂者尤視爲樂土而奸民之販鹽掠貨者或亦著籍稱弟子以求其蔭庇不一月間靡蕪荒榛之地儼然成市矣由是聲望益隆徒衆日多學說大行自肥城之孝里舖濟南會城內外東阿之滑口利津之鎮門關海豐之埕子口安邱等處莫不崇奉其說隱然成一宗教積中自爲教主尊之者或且譽爲張聖人其徒趙偉堂劉耀東最得積中心傳士大夫尊稱先生而不名也

巡撫閻敬銘藩司丁寶楨微聞積中陰謀忌之第彼方以講學授徒爲名欲罪之而不獲間且積中之兄積功闔家殉臨清之變朝廷會優卹之其子紹陵承積功廕襲雲騎尉亦以縣尹聽鼓省垣世祿之家愈

不可輕率加以罪名。濰縣縣令靳昱者，與丁藩有瓜葛，親探和憲意思，有以逢迎之會。縣民王小化盡室徙居黃崖，靳昱知之，立遣緹騎捕小化。至詢以舉家遠徙之故，小化以學道對。靳昱逼之招認，與積中共謀，不軌小化，執不可備嘗毒刑，抵死不從。後小化卒斃於非刑案詳上台，閻撫委肥城令往黃崖探積中。蓋未得實據，猶疑信參半也。肥城令歸，白閻撫曰：積中鬚眉鬻鬻暮氣既深，毫而無用，行將就木之人，當無反側之念。閻撫信之。其案遂寢。然疑忌之心，勿去偵探之騎，類來積中亦漸知所處地位之危險，禍急燃眉，勢成騎虎，雖欲靜待時機，厚蓄基力，亦不可得矣。

亡何益都縣民冀宗華等聚眾謀變，事洩，同黨被逮者甚多，僉供中積爲首。約期舉事，先取省會，再圖青州。旋又於益都城內搜獲兵器多件，事益確鑿。撫藩於是會商處置之法，僉以中原兵革方張，紅羊之禍雖未及東魯，而捻匪土匪所在皆是，當此薄宇多故，四面楚歌之秋，何可再動干戈？且東省運糧籌餉，幾已筋疲力盡，尤不可不撙節庫帑爲今之計。莫如遣人招積中使來省，自白而解散其徒，衆平亂無形，是爲上策。議定，丁藩乃檄巡捕唐文箴與長清令陳恩壽偕往黃崖。見積中述撫藩德意，且謂念子年高，又係世家，故不忍不教而誅，積中勃然變色，謂使者曰：必欲招積中者，請相見於平沙十里間。積中亦丈夫也，伏劍而死，則可；桎梏而死，則不可。文箴恩壽失色而退。閻撫於是決意用兵，又使候補道潘駿文往黃崖名爲招撫，實探虛實。駿文往積中已悉其情，嚴拒不納。閻撫乃星夜發兵，使駿文及參將姚紹修游擊王正起知府王成謙副將王心安千總王萃等諸道並進，將謀一鼓而克其寨。長清肥城等縣首先集衆揭竿抗拒，官軍武定鹽臬亦厲兵抹馬，抵孝里舖會合。積中部衆聲勢甚盛，王萃率兵進攻，兩軍遇於水。

囊。舖。鑿。戰。有。間。積。中。軍。敗。退。紹。修。督。後。路。援。兵。乘。勝。入。山。架。巨。砲。於。山。腰。轟。擊。敵。寨。積。中。使。劉。耀。東。率。衆。拒。守。不。勝。死。之。正。起。由。東。山。銜。尾。而。進。縱。火。焚。燬。敵。寨。積。中。以。設。備。不。足。又。復。大。敗。損。失。軍。械。餉。糈。無。算。官。軍。陸。續。登。山。爭。奪。要。隘。斷。絕。汲。道。閻。撫。又。傳。令。遣。使。招。撫。積。中。報。以。書。略。云。『人。各。有。志。不。能。相。強。丈。夫。子。死。則。死。耳。烏。能。復。爲。轅。下。駒。古。來。成。敗。二。字。埋。沒。不。少。英。雄。積。中。則。毫。不。介。意。行。吾。心。之。所。安。成。敗。本。非。所。計。今。日。之。事。天。之。亡。我。我。何。生。爲。』閻。撫。得。書。怒。甚。謂。積。中。倔。強。如。此。誠。是。罪。無。可。道。傳。檄。三。軍。火。速。前。進。積。中。亦。遣。諜。四。出。請。求。援。兵。河。西。捻。匪。將。東。渡。應。援。各。縣。鹽。梟。土。匪。亦。奮。臂。四。起。亂。事。益。形。蔓。延。勢。將。不。可。收。拾。閻。撫。催。督。益。急。以。黃。崖。爲。根。據。要。地。黃。崖。克。復。其。他。可。不。戰。而。定。由。是。諸。路。並。進。誓。搗。巢。穴。積。中。亦。親。自。督。戰。死。拒。官。軍。槍。石。交。不。官。兵。死。者。甚。衆。血。雨。流。注。山。叻。成。渠。成。謙。所。統。之。軍。縱。開。花。砲。猛。攻。官。軍。聲。勢。漸。壯。紹。修。軍。攀。巖。而。上。正。起。軍。鑿。崖。爲。隧。呼。嘯。而。入。聲。撼。山。嶽。兩。軍。槍。砲。不。絕。聲。積。中。部。下。所。用。之。磚。石。擲。拋。殆。盡。勢。愈。不。支。而。人。心。一。致。猶。復。徒。手。搏。擊。誓。不。生。降。待。正。起。軍。入。縱。火。焚。燬。積。中。戚。屬。男。女。均。赴。火。而。死。寄。居。官。僚。男。女。子。弟。三。百。人。亦。聚。一。室。同。焚。無。一。生。降。其。部。衆。之。同。心。有。如。此。者。

營。中。存。婦。女。幼。穉。百。餘。人。悉。徙。衆。之。眷。屬。莫。不。形。色。灑。然。笑。語。如。恆。一。若。不。知。身。處。危。巢。者。且。有。自。願。從。師。而。死。投。崖。身。殉。者。其。得。人。心。如。此。可。知。志。不。在。小。非。以。民。族。之。說。動。人。能。收。若。是。之。效。歟。官。軍。既。奏。凱。閻。撫。奏。其。事。於。朝。略。云。『積。中。本。無。才。名。祇。以。僞。託。詩。書。乃。至。縉。紳。爲。之。延。譽。愚。氓。受。其。欺。蒙。來。東。不。過。數。載。遂。能。跨。郡。連。鄉。收。拾。亡。命。之。徒。從。其。教。者。傾。產。家。蕩。挾。資。往。赴。生。爲。傾。家。死。爲。盡。命。實。不。解。所。操。爲。

何。等。邪。說。臣。前。屢。次。訪。問。率。稱。爲。讀。書。之。士。今。稱。作。犯。上。之。行。臣。自。咎。聾。瞶。而。邪。說。橫。行。亦。人。心。風。俗。之。大。可。憂。也。一。所。謂。實。不。解。何。等。邪。說。云。者。隱。指。排。滿。之。說。當。時。紅。羊。方。盛。清。廷。惡。聞。此。言。故。闔。撫。諱。言。之。聞。積。中。餘。衆。後。多。往。投。捻。匪。猶。橫。行。豫。楚。之。間。有。年。



聞 我 是 如

(摩 巨)

大文。豪。者。英。雄。之。嚴。師。良。友。也。

愛。國。心。多。一。分。自。利。心。即。少。一。分。看。人。只。看。他。私。欲。多。少。便。可。知。他。公。德。多。少。

真。熱。心。愛。國。者。必。不。在。名。譽。上。做。工。夫。

世。間。只。有。兩。種。人。可。愛。可。敬。一。種。是。冷。一。種。是。熱。他。能。耐。得。冷。到。極。處。正。是。他。熱。到。極。處。

試。看。抱。膝。窮。廬。臨。凡。鼓。曲。時。何。嘗。料。到。後。來。轟。轟。烈。烈。有。許。多。熱。鬧。事。

有。百。千。萬。無。名。之。英。雄。始。能。孕。育。一。有。名。之。英。雄。若。人。自。為。謀。這。胚。胎。從。何。處。結。起。

英。雄。豪。傑。一。生。只。是。個。忠。愛。卑。鄙。小。人。不。足。造。聖。賢。地。步。只。為。染。了。巧。詐。二。字。

小紀
念
啐

(呼公)

前塵似昨。胡事驚蕭索。曾想遍。多忘却。醉來心自語。筆底言非錯。回首處。零縑斷素。藏蘭閣。枯墨無端。落多少。愁難縛。好收拾。名山作青衫。垂寶玦。翠袖題珠箔。莫說是東皇管領相思鑰。

這一首千秋歲詞調是誰做的呢。在那那環村裏。慧心才子繡口佳人。多輕敲低唱。雖不能如黃河遠上白雲間之句。高唱旗亭。畫壁中却也似白傅文章。婦孺都傳的了。只爲那年有個淪落不遇才人。說什麼文章既已遜人。經濟又難報國。背着一囊書劍。飄泊江湖。却愛那環村山明水秀。物阜民康。便盤桓了數日。並且說道。這一股山川靈氣。必有鍾毓將來。自然要添一番佳話哩。不數日村中倏然出了一件事。那筆山旁的虞老兒。產生一個兒子。說起那虞老兒居住那環村的年代。也是不少。自從倉吉氏開闢這村落以後。虞氏卽衣斯食斯。屈指至今。差不多四千年來。虞老單名叫個初。性情和洽。人多愛之。他在那環村裏。要算是數一數二的望族。無奈年及花甲。尙乏後代。接替的。子孫所以常時老淚縱橫。長吁短嘆的。說道可憐我虞氏血胤。就此要斬絕哩。不料老蚌生珠。竟然呱呱墜地。生了一個又肥又白的男孩。真是比那青年得子更加歡喜。就起個名兒。叫做新寶。新寶柔受乃父遺傳。在襁褓中便能喜笑。憨啼。博人歡喜。這小小村落中都傳新寶的好處。說他雖是呱呱在抱。也能顛倒人家。在憂鬱的時候。看新寶一笑。都破涕爲歡。在快活的時候。見新寶嬌啼。能令人腸斷。更有那女孩子們。於蠶農之暇。嫁綾困人。便與新寶一塊兒。廁渾儂。富癡情。他偏慧黠。竟是一個絕妙的消遣良品。東隣鷓鴣。西隣蓉妹。時刻抱摟着新寶。於

綠陰深處明月簾前作種種淺笑深顰的態度時在春初滿樹梅花如雪片一般裝點着縞裳仙子模樣
 山坳處幾株紅杏却含苞未吐一點腥紅已經遮不住滿園春色那鵲娘抱攬着新寶兀坐在梅花影下
 發怔星眼含顰柳眉鎖怨睜睜着這將殘未殘的梅花似乎有萬種愁思只是說不出話來不覺珠淚
 簌簌的下垂落在新寶面龐兒上這孩子雖然渾渾噩噩却像知道人家的心事一般笑嘻嘻的面龐也
 逐漸慘淡起來鵲娘一壁廂對着清冷梅花揮淚一壁廂秋水盈盈注視新寶又無端添起一縷幽思竟
 直是痛哭個不止惹得新寶也陪了許多眼淚小口中牙牙欲語似乎說道普天下有情人究竟誰成了
 眷屬傷心的儘多哩鵲娘似亦領悟含着淚說道花落還有花開時候人去不知何日再能重來呢莫說
 人生薤露轉眼都空試問這數十年空闌寂寞夜夢不溫的况味怎堪消受呢鵲娘正在那里低聲細訴
 忽聞背後有人拍着手笑道鵲嫂鵲嫂吾那一處沒有找到那知你一個人在這裏領略早春風味天寒
 袖薄遮莫爲東風陵虐又與藥爐爲伍鵲娘初聽的時候不知是誰芳心躍躍跳動不止迨回頭一看見
 一女郎雲鬢覆額短袖革履挽着個蝴蝶髻兩翅飄蕩春風中栩栩欲舞纖手如脂攀着一株紅梅笑盈
 盈的嬌聲爽語却是閨友蓉妹忙起身挽着蓉妹的手粉靨上淚痕如線還掛着未乾蓉妹的俏眼何樣
 尖利已經瞧着便含笑問道鵲嫂今日又受誰的委曲眼淚如珠流個不休鵲娘強笑道誰敢給吾受委
 曲呢誰又有這無價值的眼淚到處揮酒呢蓉妹笑嚷道鵲嫂又撒謊了莫道你粉頰淚痕尙未乾淨你瞧
 着新寶面上斑斑濕透的難道不是眼淚却是香津麼鵲嫂你何必兀自傷懷天若有情天亦不老月如
 無恨月亦常圓人生離合悲歡亦是一刹那的苦樂難道生生死死終是個薄命佳人不成惜花隕淚對

月。愴。懷。直。是。自。尋。苦。惱。人。生。在。世。看。那。葉。綠。花。紅。便。是。快。活。的。時。日。吾。勸。鵲。嫂。還。消。遣。這。春。之。花。秋。之。月。罷。鵲。聽。這。纏。綿。爽。利。的。一。席。話。亦。實。慰。了。許。多。可。笑。新。寶。這。孩。子。也。笑。嘻。嘻。的。快。活。起。來。不。似。從。前。那。樣。愁。慘。蓉。妹。便。摟。在。懷。內。與。這。活。潑。天。真。的。孩。子。調。笑。一。回。便。指。着。新。寶。語。鵲。道。鵲。嫂。明。日。不。是。這。孩。子。週。歲。麼。我。輩。須。備。些。賀。禮。鵲。聽。着。低。頭。道。可。不。是。呢。薄。命。人。身。無。長。物。惟。有。採。些。清。淨。的。花。瓣。和。吾。淒。涼。的。眼。淚。搓。成。一。種。冷。香。百。壽。丸。以。祝。新。寶。蓉。妹。笑。道。亦。幽。雅。亦。別。致。到。底。佳。人。動。作。高。人。一。等。可。惜。新。寶。年。稚。不。能。領。略。此。無。限。芳。情。鵲。嫂。啞。的。一。聲。嗔。道。小。蹄。子。太。會。弄。舌。明。歲。嫁。個。姊。夫。須。防。拔。去。伶。利。口。齒。歸。休。明。早。去。祝。新。寶。壽。罷。明。日。這。處。老。兒。自。然。忙。碌。一。番。邀。請。村。中。佳。人。名。士。濟。濟。一。堂。也。仿。那。世。俗。的。套。例。門。首。高。懸。着。兩。面。國。旗。綠。油。油。松。柏。枝。葉。圍。繞。楹。檻。到。正。午。時。候。鼓。樂。喧。闐。衣。冠。踰。躋。新。寶。穿。着。簇。新。的。紅。錦。衣。裳。笑。臉。嘻。嘻。比。先。時。益。發。可。愛。虞。老。兒。於。正。中。大。廳。上。陳。列。各。色。物。品。如。文。具。啦。絲。竹。啦。戈。矛。玩。品。啦。以。及。稻。穀。啦。脂。粉。啦。無。一。不。備。虞。老。白。髮。星。星。皮。縐。如。雞。紋。笑。嘻。嘻。抱。着。新。寶。在。這。大。紅。毡。上。令。伊。在。這。陳。設。品。中。任。意。揀。擇。一。樣。這。也。是。按。照。古。例。辦。法。以。下。這。孩。子。他。年。的。志。趣。不。想。這。新。寶。對。着。那。陳。設。的。物。品。都。不。注。意。端。端。爬。着。兩。樣。物。品。你。道。是。什。麼。東。西。原。來。右。手。握。着。一。枝。如。椽。之。筆。左。手。握。的。是。胭。脂。花。粉。便。嘻。嘻。的。跑。出。紅。毡。來。了。那。虞。老。兒。見。之。便。笑。道。說。也。奇。怪。吾。家。先。時。在。唐。朝。的。時。候。有。位。祖。宗。周。歲。那。日。也。爬。這。兩。件。東。西。後。來。狠。能。光。大。門。楣。言。猶。未。完。這。一。般。趨。承。諂。笑。的。便。接。着。聲。嚷。道。令。郎。他。日。自。然。克。紹。箕。裘。的。了。虞。老。亦。笑。謝。個。不。敢。大。家。便。紛。紛。圍。坐。起。來。喝。這。週。年。喜。酒。觥。籌。交。錯。談。笑。風。生。自。然。極。一。時。之。盛。那。知。有。一。位。村。學。究。先。生。戴。着。玳。瑁。邊。眼。鏡。穿。着。團。龍。大。袖。馬。褂。面。目。臃。腫。

醉

四

酸腐。撲人。獨。繃。著。眉。梢。竊。竊。自。語。道。這。小。子。將。來。定。是。個。色。鬼。花。妖。不。如。早。早。掙。脫。了。後。來。許。多。冤。孽。座。客。雖。然。知。道。他。的。意。志。也。不。來。計。較。無。奈。這。學。究。言。之。不。休。殊。婦。人。家。興。趣。便。觸。動。了。一。位。座。客。那。人。初。聽。這。學。究。的。腐。話。便。耐。不。得。厭。煩。對。着。學。究。說。道。你。莫。說。這。種。迂。腐。的。陳。言。須。知。這。孩。子。狠。有。些。來。歷。呢。那。學。究。聽。了。忍。不。住。冷。笑。道。這。個。來。歷。倒。要。領。教。那。有。小。小。年。歲。便。愛。這。些。脂。粉。的。頑。兒。到。血。氣。方。剛。時。代。可。不。要。犯。那。聖。門。極。大。罪。惡。這。色。戒。兩。字。是。保。不。住。的。了。那。人。便。道。難。道。這。畫。眉。張。敞。敷。粉。何。郎。都。說。他。旖。旎。風。光。竟。是。個。不。齒。人。類。的。麼。你。再。瞧。瞧。他。這。一。枝。椽。筆。恐。怕。還。要。一。掃。千。軍。哩。學。究。聽。了。這。話。竟。氣。得。嘴。撮。鬚。張。大。聲。道。可。憐。這。一。枝。筆。尖。執。在。輕。狂。之。手。將。要。鬧。出。無。數。的。淫。辭。褻。話。侮。辱。吾。明。教。了。天。之。將。喪。斯。文。也。所。以。好。端。端。的。一。枝。筆。就。落。在。他。的。手。中。那。人。便。呼。呼。的。大。笑。道。這。話。就。越。發。胡。說。了。昔。孔。聖。刪。詩。不。廢。鄭。衛。之。章。窮。措。大。鼻。吸。三。斗。醋。汁。便。大。言。炎。炎。品。長。論。短。不。怕。旁。人。家。齒。冷。殊。不。知。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中。庸。上。所。說。的。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這。道。字。的。詮。註。就。是。飲。食。男。女。四。大。經。義。若。依。你。這。一。派。腐。言。世。界。已。無。愛。情。之。可。言。更。有。什。麼。人。倫。大。道。呢。此。等。談。論。知。道。你。冥。頑。不。靈。何。能。領。悟。還。是。歸。去。捧。着。黃。臉。婆。婆。再。講。那。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罷。衆。人。聽。了。那。人。的。一。篇。大。議。論。個。個。鼓。掌。稱。善。這。老。學。究。已。經。汗。流。浹。背。的。逃。席。而。去。新。寶。便。也。瞅。着。小。眼。含。笑。的。瞧。那。人。看。官。知。道。那。人。究。竟。是。誰。就。是。再。後。九。十。九。年。新。寶。一。百。週。歲。紀。念。的。那。日。講。這。闕。千。秋。歲。詞。調。那。個。不。遇。才。人。

明季
佚聞
趙士超

(山淵)

先哲有言曰。自古有亡國。有亡天下。諒哉言乎。夫所謂國與天下之別者。非言其大小之異也。亦言其亡之道不同耳。以本國之人起而奪人君之位。主易於上。民不驚於下。楚人失之。亦楚人得之。國號雖更。而國體如故。是之謂亡國。若夫以外族之人入而爲中原之主。則土非吾土。民非吾民。神州陸沈。萬劫不復。山河如故而顏色已非。是之謂亡天下。是自古有亡國者。如三代之盛衰。秦漢魏晉隋唐之變易。六朝五代之紛亂。是也有亡天下者。如宋之亡於元。是也有天下雖亡。尙未至於全亡者。如晉之北朝。宋之遼金。是也有亡國之後。繼之以亡天下者。則明之亡於滿清。是也是亡國爲古今之常局。而亡天下則非常之奇變。故亡天下之時。天下之人挺身以死國家之難者。比亡國爲尤烈。夫古今忠臣義士之慨然以赴死也。其大別有二。一曰死君。一曰死國。死君者。官死國者。民國亡則官死。其君天下亡則民死。其國古人云。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此指亡國言之。故爲亡國而死者。非受故君之深恩。卽荷守土之重職。皆出於朝廷。而不出於草野。出於大臣。而不出於匹夫。若夫天下旣亡。民將焉屬。雖全城而俱燼。舉國而同盡。亦無不可也。自古亡天下之慘。以宋明爲最甚。而死節之士。亦以宋明爲最多。而明則始亡於流寇。繼亡於滿清。以亡國始以亡天下終。開千古未有之局。故死者滿天下。嗟夫。古來亡國之禍。史乘所常見。或數十年而亡。或數百年而亡。或亡於匹夫。或亡於盜賊。或亡於權奸之篡弑。如六朝五季之世。國如傳舍。君如弈棋。然究其禍。不過於亡國而已。而天下尙在也。惟當國亡之際。而適逢外夷強鄰。眈眈虎視之時。相時而

動。伺。隙。以。進。國。未。亡。而。天。下。已。隨。之。若。有。明。之。季。者。此。舍。生。之。倫。所。爲。痛。心。疾。首。九。死。而。不。悔。也。今。者。內。患。迭。起。外。患。交。乘。覆。亡。之。禍。迫。於。眉。睫。識。者。咸。惴。惴。然。以。爲。憂。余。竊。以。爲。方。今。去。明。不。遠。殷。鑒。匪。遙。特。舉。其。時。死。節。之。士。事。不。詳。於。史。名。不。著。於。世。者。揭。而。槩。之。以。警。我。國。人。其。或。者。可。作。當。頭。之。棒。喝。乎。作。趙。士。超。傳。

趙士超字玄卿福建閩縣人世以忠孝傳家祖父榮正統初荐授中書英宗北狩兩使沙漠歷任工部尙書復以討曹賊功蔭一子世襲父璧官海防總戎而士超則一諸生也士超負濟世才夙抱大志弱冠時卽有聲於鄉里軀幹修偉廣額巨準發聲洪厲若霜鐘之自鳴其處世重然諾尙氣節羞與流俗伍而讀書破萬卷常鬱鬱不得志於時祖父已早歿父璧猶存每以忠孝之義勵之士超亦恆以救國自任妻某氏賢婦人也事夫盡禮亦頗明君國大義士超每謂之曰余他日爲國而死家事盡委汝汝其母負吾志妻笑領之蓋其時適爲有明末祚魏忠賢輩弄權竊政權勢薰灼張氣噓喻死者千萬口頃微動百官震悚揚眉搖五嶽舉足生雷霆面諛者光三宗腹誅者夷九族希榮慕祿之徒爭輦金於其門門前車馬喧沓如市而骨鯁之臣忠節之士不死則逐且目之爲朋黨因而黨獄大興按簿勾攝按門大索身膏斧鑕妻子入爲奴者不可僂指計其孤高者流則抽身遠颺遁死林泉巖壑間不敢一噓氣是時魏氏以天下莫予逆乃隱然萌異志陰欲攫奪明社置己囊橐中每家居早起服王者服頂紫金冠攬鏡自照徘徊而沈吟者再既而作曰似矣古之所謂帝王者非如是耶由是其志益堅諸臣窺其意所在競脅肩齟齬趨之如鶩頌之爲聖人拜之爲義父天下上書頌功德者盈千萬生祠徧於京內外部城數十里間祠宇相

望上林一苑多至四祠毀天下之民居以億萬數（甚至南昌建祠毀周程朱三賢祠益其地鬻澮臺滅明曳其像碎之）盈廷無一敢摘其奸者士超雖身居草野未與聞國家大政然撫時感事輒哀憤填臆不可遏作而歎曰方今民心思亂流寇滿天下異族環伺東北張目作眈眈視魏賊何人豈能一日作帝王不過徒斷送此赤縣神州揖讓再拜而贈於外族耳每於稠人廣座問戟手北向痛數魏賊罪激昂淋漓聲與淚俱下是時士超年廩弱冠而已惟魏璫恐人不服散布偵騎充斥道途問往往以細故入人罪故天下咸緘口結舌相戒莫談國家事談且有不測禍士超雖絕無畏葸昌言無忌親友中則莫有敢與共談者聞其言疏逖者急掩耳疾逃走親昵者則羣掩士超口而沮之曰子胡無端發病狂子不聞工部郎葉憲祖私居竊嘆卽立削其籍耶屬垣有耳幸勿以迂論賈奇禍士超益大痛哭曰古者民不畏死故直道常存於天下之口奸雄不敢以死懼之今乃懼死若是亡無日矣然亦莫奈之何亦惟歸與老父談相對洒杞人之涕而已。

未幾思宗繼立魏璫伏誅其黨崔呈秀魏廣微輩亦相繼放逐賜死士超喜曰百年瑕穢滌蕩於一朝其或者有刷新之望乎然是時怨毒深結於民心流寇已成燎原勢且朝廷用人不明舊之惡醜未芟一魏璫去一魏璫來奸邪僉王仍復布滿朝列雖有一二忠烈之士倡言於朝請賜寶劍以斬佞臣頭然力薄而言輕譬若以螳螂之臂而當隆車之隧終至於自賈厥軀而止士超哭曰朝政若此無可爲矣其時朝臣有黃道周者抗疏責楊嗣昌誤國朝廷怒下道周於獄幾死營救者衆始免士超讀其疏大言炎光燄萬丈上騰斗牛間讀之淵然有金石聲拊膺嘆曰鐵漢也兩間正氣賴有此耳嗟夫吾獨不能與斯人

相見哉。既而甲申三月十九之變，作李闖陷京師，九門之軍盡潰，思宗殉國於煤山，諸臣爭上勸進表，盛服朝賊於太和殿，舞蹈呼萬歲，驩聲若雷動，而捐軀死節者則寥寥無幾人焉。京耗至，闖士超躡舉哀，北向大慟，哭數日而聲不輟。繼又聞吳三桂借清兵入關，追殺李闖，北都復爲清有，而向之諸臣北面於闖賊者，今復北面於清，未匝月而三易其君，仍施施然作新朝臣，無媿色，而畿輔郡縣亦相率望風降北。部盡爲清有，士超聞之，益大哀，哭曰：余早知有今日矣。彼輩逆臣朝秦暮楚，別有肺腸，效沈約之三朝勳臣，馮道之五朝元老，雖國十易而君百變，彼之富貴仍如故，亦何足深責。獨惜初亡於賊，賊猶可驅，今亡於夷，夷未可制，莽莽中原，遂永沈萬劫，而不可復返矣。雖然，余固昂然七尺軀，莫忍怵怩，倪倪作亡國遺民，而涎顏立此圓靈，柔蓋間耶？乃奮袂而起，思糾集忠義愛國之士，建義旗，舉師北伐，一雪君國之恥。既而聞史可法等擁立福王由崧於南都，而各地之義師雲集響應，喜曰：人心未盡死，或者吾國不至於終亡乎？然余亦國民也，詎可袖手作壁上觀，而不一臂力以相助耶？於是義勇益薄，吐氣成虹，厲然有踰垣牆，匕首投羯奴頭，在吾手之志，乃棄田園，戒車馬，辭父母，屏妻子，摩挲腰中刀，奪裾出門，行單衣，匹馬投福邸去。

士超投筆從戎，浩然獨往，有不斬樓蘭誓不還之概，犇馳於風聲雪影中，而不覺其苦，以爲列祖列宗遺澤在人，天眷明室，終當有中興之望，詎知才至南都，而南都之局已大變矣。蓋福王昏婪無能，性又猜忌，（或言福王本姓李氏，爲宗室之養子，非太祖子孫）大權盡委馬阮，由是盡翻先朝逆案，援引小人，誅逐忠良，天下賢士氣大沮，且民窮財盡，將驕兵悍，四鎮各擁兵自雄，傑鷲不可制，爆烈之禍將發於朝夕。

幸史。可法左右調停感以忠義稍戢於一時而馬士英更陰嫉可法命之出督師於揚州而自攬大權請兵不應請饒不與可法亦莫奈之何（按初南京議立時衆議立福王可法則謂福王七不可立以書達士英及福士卒立而書尙存士英遂持之以脅可法可法乃受其制隱忍而不敢言矣）是時清兵將渡江而君臣猶酣嬉於朝泰然不以爲憂不知禍之將至又日集梨園子弟於宮中演劇以爲樂笙歌達數里昕夕聲不輟（按福王常恨南都梨園子弟無佳者）軍書至則置於牀下踰數旬君王猶醉未醒未暇啓封也士超至此亟停足不敢前望國門而浩嘆曰天下事尙可爲乎麋鹿遊於姑蘇之臺其不遠矣以可法爲南方保障夙以忠烈著且能羅致天下賢士大夫幕中客常滿乃轉趨揚州就可法幕及至則清之鐵騎已排山來長驅破揚州可法以死殉南都亦相繼瓦解士英遁福王虜四鎮死者死降者降煌煌之薙髮令且雷厲風行矣士超進無可往退不忍歸徬徨歧途間不識寄足何所仰天哭曰天下已殘碎至此余將安歸亦何忍儼此無味之生乎方欲拔劍自刎死忽遇黃道周於逆旅中士超驚喜曰此夙昔所伏膺而傾心而常恨不得相見者也今何幸遇於是乃肅衣冠拜之道周亦奇士超之爲人稱爲奇才深相器重問將何從士超曰死耳吾既得見公死已無恨道周曰今尙非死所也天下土地尙寥廓未盡爲虜有安知死灰不可復然捲土不可重來子負茲異稟而乃自輕其軀不留以有用耶余將復奉唐王監國於閩子盍從余返共肆力於中原圖恢復望士望再拜曰諾謹受教乃拜道周爲師北面執弟子禮從之行

唐王名聿鍵太祖子定王桎之後崇禎時京師戒嚴唐王倡義勤王奉旨切責廢錮鳳陽高牆福王時赦

出。爲。庶。人。仍。不。許。復。封。號。命。之。居。廣。西。未。及。行。而。南。都。顛。覆。之。禍。作。衣。食。俱。盡。飄。泊。羈。旅。間。道。周。等。乃。奉。之。南。彝。監。國。於。閩。士。超。隨。而。返。沿。途。招。義。兵。振。臂。一。呼。驩。呼。而。來。者。萬。數。然。皆。糧。鋤。荆。棘。不。足。以。當。大。敵。鄭。芝。龍。旋。擁。重。兵。來。附。國。體。於。以。粗。立。唐。王。以。道。周。爲。大。學。士。士。超。爲。兵。部。職。方。司。事。二。人。益。乃。瘁。心。瘁。力。軼。掌。王。事。募。餉。練。兵。以。血。誠。招。徠。遐。邇。由。是。浙。粵。桂。滇。諸。省。皆。響。應。一。時。勢。頗。振。然。唐。王。爲。人。忠。實。有。餘。而。智。略。則。短。氣。又。不。足。以。自。振。芝。龍。方。脅。重。兵。握。大。權。自。負。擁。立。功。睥。睨。一。切。氣。燄。逼。人。咄。咄。道。周。及。士。超。深。以。爲。憂。道。周。每。泣。諫。唐。王。請。稍。削。其。權。唐。王。雖。稍。知。芝。龍。奸。卒。莫。奈。之。何。由。是。芝。龍。權。愈。盛。士。超。嘆。曰。此。何。時。而。猶。以。竊。柄。弄。權。爲。事。耶。吾。輩。其。無。死。所。矣。

唐。王。頗。有。恢。復。志。日。日。下。詔。言。親。征。然。無。餉。無。兵。卒。不。敢。發。而。芝。龍。之。黨。復。布。滿。朝。列。正。人。君。子。皆。喪。氣。道。周。既。不。能。與。芝。龍。共。事。又。無。術。以。去。之。每。與。士。超。談。國。事。輒。相。對。泣。下。而。芝。龍。亦。心。憾。道。周。甚。道。周。一。日。不。去。心。終。不。安。是。時。適。江。西。義。旅。響。應。清。兵。攻。之。急。芝。龍。乃。言。於。唐。王。命。道。周。出。兵。聯。絡。江。西。救。徽。援。衛。且。言。任。大。責。重。非。道。周。不。足。以。當。之。蓋。實。思。借。此。以。去。之。也。道。周。奉。詔。乃。慨。然。自。任。曰。立。君。以。救。民。余。之。來。志。如。是。今。陛。下。親。征。在。卽。分。道。而。進。滅。虜。復。讎。機。不。可。失。我。爲。大。臣。寧。惜。身。爲。天。下。先。惟。是。時。兵。餉。俱。缺。僅。備。一。月。之。糧。以。往。唐。王。更。多。發。空。箭。冀。藉。道。周。之。望。以。爲。途。中。鼓。舞。豪。傑。之。用。識。者。早。知。風。蕭。水。寒。一。去。必。不。復。返。矣。士。超。聞。之。曰。豈。可。任。吾。師。獨。行。耶。亦。請。往。道。周。曰。余。此。行。必。無。生。還。望。惟。以。國。事。日。不。可。問。坐。困。一。隅。終。非。計。故。不。得。不。行。子。年。壯。正。當。効。力。於。國。家。未。可。死。士。超。泣。曰。余。詎。不。可。與。吾。師。同。死。乎。道。周。乃。許。之。士。超。以。兵。餉。寡。少。司。農。已。搜。括。一。空。無。力。再。籌。乃。傾。餘。橐。得。千。金。募。壯。士。百。餘。人。以。偕。

行其時。道周之門人聞士超之義。咸奮然興起。亦請隨往。故同行者更有中書毛玄水。蔡時培。賴叔儒。諸人焉。

是時士超之父璧尙存。士超未行時。曾請於父。父極力贊許之。不違其志。士林稱焉。瀕行。士超拜別於父。前泣曰。兒此去。萬無返理。盡忠不克。盡孝兒罪。上通於天。父慨然曰。忠孝自古不兩全。忠於國。即孝於家也。余家世盡忠。愛國汝克。繩祖武。光大吾門。吾願斯慰。且黃公天下之望。汝能隨黃公。俱死名垂不朽。亦復何憾行矣。吾兒勿復以老父爲念。士超涕泣受教。復與妻訣別曰。曩者與卿所言。今將履之。卿其忘乎。妻泣曰。國事如此。妾何敢一日忘舅姑。妾事之子女。妾撫之幸。子努力殺賊。勿復顧家。士超喜曰。果爾。余可以免內顧憂矣。遂行。

道周既奉命援浙。帥師北行。然僅領一月之饌。未出國門。卽已告罄。惟與士超等苦心聯絡。危詞激勸。祇以忠孝二字以飽三軍之腹。三軍亦咸願節食以効死。沿途士庶聞之。莫不下泣。貧者願出其力。富者咸解其囊。故未半途已糾合義旅九千餘人。軍聲頗振。旣而從廣信而出。金衢安插。遺黎捍衛。孤城前後。禽斬僞官。動以百計。每與清兵戰。士超尤奮勇爭先。三軍隨之。呼聲震山谷。莫不以一當百。清兵咸聞風驚避。不敢攖其鋒。適衢撫某與道周議論不合。忌其師屯境上。遂密疏其短於朝。道周初不知也。旣而請餉皆不至。始知其故。乃與士超議曰。朝廷遣鄭兵各路。七月於茲矣。未見與敵人一矢相加。遣敵勢愈猖。不幾笑朝廷無人耶。按當時曾遣鄭彩出師北伐。後竟不戰而潰。詳見本報前所登之詞臣殉國記。我輩爲天下倚重。必先聲一舉爲諸路倡。遂決意長驅深入。婺源原谷中遇清騎數千。道周親冒矢石誓

不與清俱。生清不爲少。却然地勢之險。要已爲清所据。且彼衆我寡。後軍未及。進兵盡矢。窮道周陷圍中。不得出。士超知勢不利。急率毛玄水等突圍以入。其部卒勸其勿往。俱死無益。士超仰天痛曰。我受國家厚恩。豈有背吾師不救而併誤國耶。遂并陷重圍。中清兵來者益衆。我軍傷夷殆盡。壯士百餘人亦皆戰死。遂與道周及玄水等皆成禽焉。

士超既被禽。乃戟手切齒痛詈之曰。我奉命禽汝。不料爲汝所禽。快殺我得報朝廷於地下足矣。清兵見其忠烈。不忍加害。曰。當生致於南京。洪內院得一忠義士。勝於得土地數十州郡也。是時道周欲卽死。士超曰。此去南京不遠。偷得面數。洪承疇老賊誤國之罪。魂魄得傍孝陵。死亦未晚。道周深以爲然。遂忍辱屈節而行。詎知及至南京。承疇亦知自愧懼。一見必爲所詬。乃託故不與通。祇命一陳姓者來見道周。怒斥之。陳大慚而去。按陳姓來勸道周降。道周閉目掩鼻。不一言。陳問先生奚爲閉目。曰。吾有目不忍視。汝又問奚爲掩鼻。曰。腥氣難當。士超憤不已。清知道周士超等無降志。曰。不如成汝名。乃五人同斬於市。首墮地。尸猶僵立。不仆。南京人士爲之痛哭者五日。清仍厚葬之。先是士超臨刑時。數承疇之罪而罵之。曰。誤國老賊。夷我宗社。害我赤子。吾恨不生啖其肉。偷使我見奸臣之面死。亦無憾。又顧而語道周曰。吾師神魂勿亂。同去。孝陵見太祖當爲厲鬼陰殲之也。

山淵曰。黃忠。端孤。忠奇。烈耀。當代而垂後。世婦孺皆識。無俟表彰。趙士超等清亦賜諡。烈愍。姓氏亦不至於湮沒。惟其人其事。則史書不詳。用謹博採殘藉。著爲茲編。庶上可以彰往。烈下可以勵當世。至若與士超同死者。毛玄。水。蔡時。培。賴。叔。儒。諸人其事。則不可詳。且各籍記載不同。蔡時。培。亦作蔡紹。謹。賴。叔。儒。亦

作。賴。雍。更。有。作。蔡。雍。賴。紹。謹。者。意。或。者。一。爲。名。一。爲。字。後。人。傳。聞。不。明。遂。至。顛。倒。其。姓。氏。耳。（按。或。載。當。日。同。死。者。趙。蔡。賴。三。人。外。更。有。廣。信。通。判。毛。玉。潔。遊。擊。朱。家。第。二。人。而。不。及。毛。立。水。惟。毛。玉。潔。亦。或。作。毛。至。潔。疑。卽。毛。立。水。也。）其。姓。名。留。於。史。籍。者。仍。復。參。差。若。是。則。當。時。之。沈。沒。無。聞。者。亦。復。何。限。惜。不。能。一。一。詳。考。而。表。彰。之。爲。可。痛。也。余。又。讀。吳。梅。村。所。撰。之。鹿。樵。紀。聞。謂。忠。端。爲。門。人。所。誘。遂。致。被。執。然。士。超。等。數。人。皆。忠。端。門。人。與。忠。端。俱。死。並。無。誘。而。被。執。事。而。忠。端。敗。於。婺源。又。爲。史。所。詳。載。斷。不。至。誤。吳。氏。何。所。據。而。云。然。是。則。不。可。考。矣。

詞 枝 竹 正 新 川 蛟

趙 士 超

(池 軼)

開學

休假光陰驚地過。兒童上學漫蹉跎。枝頭清脆春禽語。和得書聲到耳窠。

辦歲飯

請客紅箋一紙馳。新春東道競先施。笑教語浪拊兒令。鬧到參橫月落時。

呷菜湯

孟婆菩薩兩荒唐。異想天開設菜湯。不是鄉愚迷痼甚。塵羹肯作玉漿嘗。

接財神

何許蛇神何許名。侈譚五路勢縱橫。問君畢竟臨何地。省得儂家歲歲迎。

請紫姑

濁窟穢墟賦大招。請仙又過七家橋。盈盈羅拜團箕後。先問卿姑第幾嬌。

陞官圖

官界無錢上達難。何妨嬉戲博高官。爭雄擲到雉盧點。平步青雲一例看。

狀元紅

到手功名拾芥輕。博場花樣漫相驚。何當玉碗郎當下。唱出金臚第一聲。

小說 情 賊

(軼 池)

人生天地間。憧憧擾擾。幾無一非情。天漫幕中人物。誠以情之所鍾。如春蠶之作繭。自縛欲解脫之。往往有非心靈所能抑制者。此古君子所以防微杜漸。惕於未然。而恐其或然也。居嘗竊窺普通男女間之交際。莫不以感情爲其先導。及感情既深。愛情卽因之而起。久而久之。兩情融洽。愛力彌加。於是各希望其最終之目的。以表其愛情之熱度。因而蕩檢踰閑。結成種種惡果。至喪節敗名。而不悔此其故。雖由無識女子之自取其咎。實亦無恥男子之有以陷害而造成之也。抑余又有異者。桑間濮上之風。往往不聞於草野蓬戶。而閨閣名姝。轉甘委身於販夫走卒。其卒也。焚琴煮鶴。別鶴離鸞。至終其身。沈淪苦海。而不能自拔者。雖其心可誅。而其情亦可憫。已數月前。余因事旅杭。寓清泰門某旅館。孤燈夜雨。倅僮無聊。取案上書讀之。翻閱數過。忽聞鄰婦詬誶聲。甚厲。語音嘈雜。不可辨。良久。聞一婦大哭曰。我清白裔。既爲人妾。作苦所不敢辭。今又將鬻我而爲娼也。耶。審其音。類甬人。疑而詢諸館役。則謂隔鄰沈某本地人家。有一妻一妾。大婦悍妬。虐妾甚。溺死者屢矣。沈又失業。久錢債。蝟集度日。維艱。欲鬻妾於勾欄中。妾不從。以此時聞勃發聲。余聞之。惻然。次晨雨霽。晴曦初上。余卽披衣起。盥櫛已閒。步門外。適一少婦提筐來。內盛粗衣。齏菜數事。蓋將去以洗滌者。瞥見余。兩頰頰頰。疾趨而過。余受此感觸。疑懷莫釋。意此婦必與余有一面緣者。乃蹀躞門前。以俟其歸。冀得一窺真相。未幾。婦果回顧余。而言曰。子非某先生乎。余聆其言。辨其貌。頓憶前事。不覺脫口而出。曰。汝其數年前一夕失蹤之某女郎耶。何一貧至此。婦見問。嚙嚙。不以盡告。

時適館役呼余赴早餐乃匆匆入是日余勾當公事畢傍晚回寓館役告余曰日間與先生立譚之少婦即遭大婦凌虐之沈妾其與先生有鄉誼耶余曰然曰適已投井死矣余聞之大愕亦大悲因綜其前事泚筆記之以爲世之誤用其情者告并爲世之不守閨箴者戒焉

(一) 許婚

女郎姓王。小字韞玉。先世以經商致富。財雄一鄉。父業儒。廣交遊。年三十餘。權瘦死。遺女及兩弟俱幼。幸家業饒裕。其母又精於會計。歲闌出入常得贏餘。以故家無三尺男。而門庭車馬。曾不減於曩昔。越數載。兩弟稍長。母爲之延師教讀。時女年甫八九。聞讀書聲。大樂。輒至窗外竊聽。一日數過。居然成誦。師大奇之。請於其母。俾送學肄業。母固長齋禮佛者。往往以經典中奇奧字句。苦難索解。嘗謂得讀書明理之小女子。依依膝下。而指導之受益。當非淺鮮。及聞師言。大喜。從之。女入學後。書不常讀。而翌晨則背誦如流。時余亦伴讀其家。頗爲心折。及今思之。腦海中猶隱隱有當日之情景在也。有願生者。女之兩姨表兄。吾師之高足弟子也。與女意最相得。同息同游。不離形影。女時向母乞果餌。餉生。生亦嘗出玩物以相報。師偶他出。則哥哥妹妹之聲不絕於耳。同學多忌嫉之。甚或加以虐謔。不顧也。荏苒三五年。女年華漸長。母命輟學。蓋女學未昌明時代。其母以男女共學爲嫌也。嗣後內外隔絕。形迹漸疏。然女猶念念不忘。生時命小鬟以扇袋繡帕等手織物相贈。其感情之濃郁深厚。於此已可見一斑。

逾年。學使按臨。生以神童入選。文名大噪。執柯者踵相接。悉不當生意。適生母以事過王。見女明眸翠黛。風度娟娟。大悅。謂其妹曰。數年不見。不圖甥女長成。乃如此端好。因問許婚家。未女母答曰。小妮子性殊

執拗諸家問名。多不願。婉諭之。亦弗聽。抑若可留。嫁天王者。吾不知其意。果何居也。生母莞爾曰。兒女婚姻。直是大難。吾家小孽。冤亦如此。輾轉遷選。終不得其一諾。惜內戚有婚姻之嫌。不然得姣好如甥女者。而爲之配。俾吾目覩一對小夫妻團圓。諧花燭畢生之願。遂矣。女聞言羞暈。雙頰沾帶微笑。而出其母見此情狀。知女已默示允意。心大歡慰。即笑答曰。阿甥年少英才。早遊泮水。行見蟾宮折桂。如發蒙振落耳。得婿如此。吾復何憾。姊倘有意者。則親上做親。更無煩探問家世也。生母諾之。歸家詢諸生。果得同意。於是婚乃定。遣聘之日。種種禮物。備極奢麗。賓客蒞者甚衆。時余亦躬逢其盛焉。

(二)寡守

好事多磨。良緣莫締。詎近迎娶前數日。生勿得咯血症。勢至危險。母大憂。使人謂女母。冀女一臨存之。視疾而兼冲喜。甫俗男子未娶者。身擗沈疴。召未婚妻來家。問疾謂之冲喜。女母聞之急轉告女。女色變從之。駕輕車往。至則見生面色灰白。氣絲僅屬。蓋咯血過甚。一時幾暈絕也。旋生啓眸。見女坐床側。泣曰。卿來大好。言至此。哮喘不已。半晌乃斷續言曰。吾與卿。縱未正式結婚。然自總角以至成童。交誼可謂至厚。乃天不佑人。遭此奇疾。中道分離。賚恨何如。幸溫嶠之鏡臺未下。尙無損於大德。吾死而後。卿可自由婚配。無拘守也。卿來大好。吾目暝矣。女亦泣曰。君母作此痛心語。使人難堪。偶擗疾病。人事之常。請安心攝養。勿藥。定占。有日。卽不幸。而君言果驗。妾亦誓願。養姑終老。不他適矣。言已。婢白醫者至。生母乃挈女至內室。移時。醫者出。謂家人曰。病者肝脈浮動。臟腑虛損。乃平日居心躁急。思慮過度之故。日內當有大變動。疾恐弗可爲矣。生母聞言。淚如斷綆。下女亦嗚咽不成聲。良久。卽復忍淚入生室。強慰數語。而別緣。

俗有未婚妻視疾母許過宿之例也。

少年最忌疾症。除流行疫癘外。其惟虛癆乎。藥石無靈。諸醫束手。終至形銷骨立。長辭人世。而後已。顧生即其一也。距女歸數日。生果如醫者言。咯血碗許。神氣昏沈而死。計至女家。女大哭。請其母欲往奔喪。母遲疑不可。曰。汝年少。來日方長。既未登堂。稱新婦。儘可別擇良偶。享未來之幸福。慎勿徇一時之感觸。致貽他日無窮悔也。女不聽。伏地哀號。幾不欲生。母無奈從之。女乃素車白馬。往親視含殮。撫棺慟哭。已謂其姑曰。兒與郎竹馬深交。非徒媒妁一言者可比。前既以身許郎。今郎雖死不啻生也。兒誓願孤守。不願歸矣。生母痛子情切。聞女言。以爲死者不可復生。得此賢媳。婦以慰岑寂。自大好事。然終恐其青年寡守。不耐淒涼。設中道有變。不幸爲文君後身。則非徒畫虎類犬。貽笑他人。其如世代簪纓之家。聲何以故。初未能遽答。而女殊竭誠自剖。矢志如皦日。生母嘉其志。乃即允諾。因消吉俾與木主行結婚禮。屆時女澹粧素服。出堂交拜。觀者如堵。門庭幾爲之塞。一時里巷喧傳。遂莫不稱女之義。而欽女之節。或則謂女母好佛。誦經女經。其母之陶冶薰濡。大有澈悟。故能有此堅貞之決志也。好事者譜以詩歌。曾點綴其事。余猶記其數章云。靈前痛哭未婚夫。一掬傷心血。淚枯爝炬成灰痕。尙濕可曾滴。到九泉。無縞衣素鳥澹梳粧。疑是雲英降玉堂。忍淚含羞交拜已。夜深猶自搗元霜。玉女亭亭下紫臺。洞房今夜費疑猜。含情欲訴三生事。可有靈魂入夢來。恨海茫茫不用填。豈無膏沐爲誰妍。深宵獨自回房去。辜負香衾未忍眠。觀此亦可見當時之嘖嘖人口者矣。

(三) 喪節

女既歸顧。記者乃不得不略述顧生家世。以爲閱者告。生父孝廉某。早卒。家亦富於資。母徐氏。卽女母之姊也。育子女者三。生居其季。姊適鄰邑某太史。兄以名進士。晉某縣令。向攜眷赴任所。故顧生之喪。及女之奔喪。守寡。并未與聞其事。母作書告之。兄以傑弟。天折痛悼不已。及至女登門。矢柏舟節。心頗不以爲然。然亦未能明言其母之非也。越四五年。兄解任歸。過滬。寓某旅社。入門。卽見同鄉李裁縫者。先在李時。挈一少婦。年華約近。風信而丰。神秀逸不類小家。心頗疑異。徒以行裝纒卸。未暇詢其底蘊。次晨叩其門。則李已他徙。詢之寓主人。謂該客於先生抵寓後。數小時卽挈眷乘滬寧晚車赴蘇云。

初女自登顧氏門。日誦金剛彌陀等經卷。私自懺悔。間或以讀書作字自娛。確一幽嫻貞靜之好女子。事姑尤謹。朝夕定省不少。缺第性好脩飾。雖縞衣素服。亦翻作入時新樣。而官嗔宜喜之芙蓉面。又不御鉛華。韻致天然。一若轉增其嫵媚者。故時人有白衣觀音之譽。蓋取其貌美服素兼好持齋之義也。有李某者。本登徒子流。亞以業裁縫。故嘗往來於其家。女時以服式長短相較量。因之漸與習熟。李見女艷色而兼。滲財獻媚。惟恐不工。或托以細事。則殷勤周至。在在能得女歡。女惑之。偶相言笑。李或入以游詞。則不顧而走。然亦未嘗顯拒之也。一夕月明如晝。花影上窗。女覺心神怔忡。輾轉未能入寐。因強自斂抑。以引睡。魔詎一覺醒來。聞鼻息咻咻。牀頭似別有人臥。異而燭之。李也。大驚欲號。李哀之曰。久仰芳姿。相思頗苦。故敢冒死來此。隔房爲婢。子居處偷娘子而聲張者。某一身不足惜。恐娘子亦將蒙不潔之名於千古矣。女乃默然任其輕薄而去。由是雙宿雙飛。儼同夫婦。其姑雖微有所聞。迄未忍舉發也。往來許久。女忽懶。饑思所食。既得。輒復厭棄。或嘔吐而腹中又時覺震動。大懼商諸李。李曰。茲事體大無已。其偕逃乎。女

不。得。已。從。之。乃。席。捲。衣。飾。約。值。數。千。金。僞。托。歸。寧。偕。李。遁。至。滬。隔。一。日。適。值。顧。兄。解。任。來。李。倉。卒。幾。無。以。置。詞。幸。顧。離。家。久。并。未。識。女。機。關。不。遽。至。敗。露。稍。一。計。較。因。又。乘。夜。整。裝。赴。杭。省。托。言。搭。滬。寧。車。者。詐。耳。

(四) 捲逃

距。女。遁。數。日。而。女。母。死。訃。至。顧。促。女。葬。喪。姑。大。愕。謂。女。已。歸。寧。何。未。至。耶。因。使。人。詢。與。夫。答。言。女。當。日。云。往。普。陀。進。香。故。舁。至。某。碼。頭。云。姑。知。有。變。始。入。女。房。檢。點。則。櫥。篋。中。除。敝。衣。敗。絮。外。一。切。貴。重。衣。飾。已。不。翼。飛。去。心。疑。爲。李。所。誘。暗。使。人。偵。查。之。則。李。家。祇。老。母。謂。不。肖。子。於。數。日。前。出。門。不。知。去。向。詢。其。失。蹤。杳。之。日。卽。女。歸。寧。日。也。正。惶。惑。間。而。顧。兄。至。具。告。之。顧。乃。恍。然。悟。急。命。人。備。函。至。蘇。以。冀。截。獲。而。鴻。飛。冥。冥。不。得。其。蹤。跡。遷。延。月。餘。久。無。音。耗。忽。一。日。有。縣。役。持。巨。函。至。顧。拆。閱。之。謂。有。李。某。者。挈。一。少。婦。赴。杭。爲。省。警。所。獲。審。係。和。誘。捲。逃。現。發。至。某。縣。收。押。惟。據。婦。供。爲。執。事。家。屬。來。電。詰。問。是。否。速。復。云。云。顧。得。耗。詣。縣。申。請。以。家。醜。不。欲。外。揚。亟。求。寢。事。繼。因。某。太。史。之。力。得。追。還。原。贓。而。女。及。李。均。開。釋。聽。其。自。由。屏。不。與。人。齒。焉。

先。是。李。有。瓜。葛。親。居。杭。操。賤。業。李。思。挈。女。往。依。之。時。適。省。吏。偵。防。革。命。黨。綦。嚴。凡。輪。船。車。站。以。及。茶。寮。客。寓。無。不。密。探。四。佈。而。搜。檢。行。旅。尤。見。雷。厲。李。至。杭。警。吏。以。其。形。跡。可。疑。盤。詰。之。李。又。詞。涉。吞。吐。疑。而。拘。至。警。署。鞫。之。則。盡。吐。其。實。警。長。以。案。涉。刑。事。範。圍。卽。飭。警。解。李。及。女。送。縣。署。奸。情。於。是。大。露。而。是。段。風。流。公。案。遂。一。再。播。傳。於。鄉。曲。閭。里。間。

(五) 價賈

天下事往往有以至仁而得至不仁之效果者。姑息養奸是已。當李及女之弋獲也。斯時若按律處分。俾奸夫淫婦無所逃罪。豈不甚善。卽或不然。則懲李而以女交母家。領回管束。亦屬正當辦法。乃當事者。并不出此以贖物。珠還鄙不與較。爲己足而不忍懲創其人。抑知縱之而適以害之乎。女自出獄後。兩手空空。迄無歸所。念身畔僅剩有金珠數事。異地孤身衣食。決不可久。苟舍是以過返故鄉。而江東父老。羞見爲難。且老母旣死。縱有手足情。恐必不容舉族唾罵之。女子則雖欲悔悟而無從思量。及此珠淚已盈盈下。不得不還向李求處置之方。詎知李本一陰險小人。初不知愛情爲何物。前之所以冒昧爲此者。意以爲漁色而復得資一舉。而兩善備大可供我揮霍。今奸情驟破。落拓窮途。財旣無復。可涎色卽因之而不艷。心目中。所希望有利可圖者。惟此顧影生憐之人耳。聞女言。乃給之曰。娘子無憂。請從我去。使君本無婦羅。數未有夫。一雙兩好地。久天長。容圖子孫計耳。何戚戚爲女聽之。相與俱去。賃客舍居焉。逾數月。囊空金盡。益不可支。二人致時相反。目一日。李出傍晚返。欣欣然謂女曰。吾不嘗與汝言此地有葭。李親今日往訪。果見崇樓疊閣。宛然世家。旅寓消耗大頃。已與渠商妥遷汝同往。則蘿緣有託。當亦無不稱心也。汝其卽夕往可乎。女喜從之。李遂呼輿。至夜色蒼茫。不辨途徑。約行一時許。及門。一短衣者向李刺刺語音細。不可聞。俄一僕婦來導女入室。女見室中陳設楚楚。雖不如李言。而心竊自慰。夜將半。意李必來。伴宿而迄不見其蹤影。正志恹間。一四十許男子。揚長入。曳女同寢。女駭極。問故。男子笑曰。娘子身爲吾妾。猶學假惺惺。作癡態耶。女至此始知李之賣已。悔恨交并。然刻鵠旣成。勢難中止。卽亦無可如何。惟有忍辱偷生。視顏侍寢而已。蓋李自蓄意賣女。苦不得就。旋由其戚介紹。以四百金鬻於沈某。飾言詐女往。

女信以爲眞。墮其玄中。初入門時。與李作耳語者。卽其戚之圖。分身價者也。沈彙爲公署胥吏。却亦積有餘蓄。然自民軍起義後。頓遭斥革。家境漸不支。勢將鬻妾女。以輾轉輪迴靡所底止。遂決計以一死謝世。意者一靈未泯。冀渡苦海。而覺彼岸猶得釋氏立地成佛之旨者歟。至李裁縫。則自鬻女後。迄未回里。不知所終。

記者曰。女之死。幸矣。卽不死。而至百年。苦海茫茫。何時可了。諺云。一失足。成千古恨。信然。



小復仇喜兒

(競存)

洞房月夜蠟炬高燃。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孤村岑寂中。忽有此一段奇美良緣。別開生面。詎不叫囂。此一般牧豎村夫。爭來問視。顧奇之又奇者。麗妹二九下偶。此粗陋二毛以老夫而得少妻。詠一樹梨花壓海棠之句。鮮不疑老夫銅臭逼人。鬻貧家女兒充侍陳。大非女子本心者。不圖菩薩低眉。含情脈脈。窺少女意。大似其樂陶陶。不復有人閒缺憾者。豈非索解人而不得所亟欲願聞其詳者耶。

少女婁姓。維揚產。本貧家女。襁褓時。母即見背。乃父愛似掌珠。雖生兒不啻也。故乳名喜兒。初時。女父嘗經營小販。每以所入無幾。輒虞庚癸之呼。其後益落魄無聊。乃鋌而走險。下與梟匪為伍。有事則販私鹽。以為利無事則棄陸行劫。以為常積年既久。居然飽掠。貲財岸然。巨酋氣燄矣。顧其天性雖兇橫。而從不劫非義財。不犯姦淫事。必探有為富不仁者。始肯一試伎倆。惹氣豪邁。亦復任俠。可風其部下。有桑鄧二人。固同飲食起居。安危憂樂。當其最初行劫時。儼然歃血為盟。不減於桃園義俠也。以言劫掠事。則推婁某為巨擘。蓋婁某幼習拳術。精技擊。每遇艱險。輒以身翼衛。桑鄧二人而得免於難。每有計畫。二人亦唯唯從命。其次則推及桑某。桑為綠營逃兵。雖無智略。而糾糾武夫。亦足雄視於儕輩。所謂聲氣求與婁某固不相伯仲也。獨鄧某則既嗟隨陸之不武。復嗟絳灌之不文。而於劫掠一道。又茫然若無門徑。日惟仰冀某鼻息以求生活。直婁某勒下之寄生蟲而已。顧婁以金蘭關係。固嘗一視同仁。不分畛域。即有時獵取貲財。亦坦然分界。之初不介意也。

邱擊易測城府難窺以鄧某列之雞鳴狗盜中雖稱下駟之才難與共事願其秉性則鬼域伎倆層出不窮平時坐分儻來不勞計畫宜若可快然自足飽饜心頭乃猶復怏怏於懷昧知足知止之戒每以分給貲財濫行揮霍不足則繼以假貸婁某則輒苦之而無如何時喜兒年甫八齡早察知鄧某廣賴尖準猶惡而怖卽謂性非和順地實寒微屢勸乃父絕交母貽後悔而乃父不從如故焉詎喜兒苦口良言尙未動乃父之聽而此中消息早爲鄧某偵知抗顏詰責婁某謂信聽小兒女雌黃一味虛與委蛇置盟誼於不顧婁某力辨其誣竟氣絕裾而去不知所終是爲鄧某與婁某父女構怨之初步也

衡陽聲斷合浦珠沉鄧自悻悻逸去後大有黃鶴樓空之感婁某候至數載消息杳然日惟與桑某作舊日生涯往來出沒於江浙沙嶼間以遂其私販之利且以私販爲唯一之務不復作綠林嘯聚之事亦其天良未泯懺悔一念有以致之也時當前清光緒中葉淮浙鹽商苦私販充斥稟請當道嚴緝之秋每遇洋面兩造如臨大敵有緝獲者有漏網者惟婁桑二人雖係積年梟匪固非糾衆橫行顯與巡艦爲敵者比故亦默默無聞且見勢不佳卽相率斂迹自謂狡免三窟得保首領矣不謂禍患之來出人意外某夜婁桑二人正相聚豪飲於酒樓中忽遇三五探役一擁而前不問情由立拘二人加以桎梏呼齊同行二人知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故相與默然就道孰知同時婁某寓所亦如捕大盜者然派有汛卒多人入內搜檢一時翻箱倒篋七縱八橫秩序亂甚喜兒見事不妙卽由後戶奔竄覺水而逸時則多數汛卒咸注意於纍纍黃白物無暇顧及少女可憐婁某平時之積貯一日盡入若輩之私囊而此不諳泐性之少女日載沉載浮於黑夜不辨之狂瀾巨浸中屢瀕於死中流遇一漁艇始得所救而慶更生然已昏暈不省

人事矣。

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天下事絕處逢生。所在而有喜兒。自經漁父救甦。後知其必遭盜劫。或遇非常變故而亡。命出奔者。堅詢其故。喜兒慮乃父營業罪名。吞吐其詞。不敢盡揭真相。惟告以寓址所在。及堅託漁父探詢。乃父之生死。漁父一如所囑。輟數日游釣生涯。爲之探詢消息。乃見女所告寓屋。則已用硃紅之赫赫官封。揭貼門首矣。細詢鄰戶。乃始知爲積年之私梟。大爲駭詫。亟歸告喜兒。喜兒知事無可諱。且痛父情切。未知生死存亡。乃一一實告漁父。囑其堅守秘密。且堅託其探問。乃父蹤跡。漁父聞言而復大驚。蓋漁父年雖四旬。尙賦鰥居。終日泛宅爲家。藉資生理。數年前與婁某亦曾相識。且嘗向婁某假貸以濟不時之需。婁某亦頻頻周濟之。由是動其感激涕零之念。亟圖有以報女。慨然擔任。經數來復。後始偵知婁桑二人固已解省。駢誅明正典刑矣。然恐傷女之心。必將身殉。乃日以查無下落之詞爲之敷衍。喜兒屢欲自裁。爲漁父再四勸阻。謂汝父必畏罪潛逃。故一時銷聲匿跡。生離非死別。可擬他年終有家人團綫之日。慎毋自萌短見。會當竭力調查。俾有端緒。可尋再行往訪。何如。喜兒感其誠意。而遂中止。然而哭泣無度。哀毀逾恆。亦大可憐矣。不圖事隔年餘。而某汛長官又忽奉有大捕婁某後嗣之命。漁父大懼。知再匿喜兒禍且及身。乃與喜兒商計。無所出。迫不得已。乃囑令喜兒易男裝。而他遁。就匿於漁父夙稔之鄰家中。一方倩人狀擬訴詞。大旨叙罪不及孥之義。孰知觸營官之怒。謂漁父代婁裔緩頰。此中卽有灰線草蛇之蹤跡。乃復捕漁父入獄。限交婁某之後裔。漁父就捕後。乃始恍然於謀害婁桑二人及捕婁某後裔之命。均係惡儉鄧某所爲。以逞其一網打盡之計。竭力辨誣而已。體無完膚。判拘一

月矣。會鄰家有人詣監所探視。漁父乃密囑探監人速馳告喜兒。喜兒始如大夢之初覺。由是捶胸捫足。痛憤欲絕。且念隱匿鄰家。恐城門之火殃及池魚。蹈漁父之覆轍。爰決計遷地。而他遁。向者自殉之念。乃一變而爲不共戴天之仇。蓋此時喜兒之心理。但使父仇可報。就令犧牲一身。奔走萬里。窮愁乞丐。均所不辭。竟乘鄰家之不備。倉皇遁去。及漁父限滿釋出。喜兒已不知所往。嗚呼。喜兒其志彌堅。其遇彌苦。已責豆燃其同胞。不免况鄧某陰鷲險狠。僅爲名義上之異姓弟昆者哉。自與婁某絕交。後撲殺此獠之心。蓄懷已久。去而投營。伍苦不合。選復改名易姓。就浙中玉環廳署謀充線役。此中偵緝梟徒。固亦略有門徑。屢著微功。且夤緣上官。無微不至。不及數年。竟擢升至某汛官之職。於是四出偵訪。婁某巢穴之所在。竭獅子搏兔之全力。思籍沒其貲財。而斬除其後患。且兼以大博上賞。嗚呼。忘本而戕賊同類。小人得志。靡所不爲。鄧某固喪心之尤者也。其後狗苟蠅營。屢獲上峯青睞。竟得某上峯保薦。擢升都守之職。由是顧盼自雄。固莫或予侮矣。某日華筵高張。蓋如雲。適爲其懸弧良辰。鄧某正高踞觀藝。時突遇不及防之少女。袖出利刃。而搥其胸。鄧某大聲呼痛。不及阻格。竟應手倒地。而斃。衆人大爲駭集。亟捕少女。堅詢原因。女當衆慷慨陳詞。謂大仇已復。生死不計。固卽曩年易裝逃竄之喜兒也。蓋喜兒饒有膂力。幼習乃父之拳術。技擊出亡時。顛連困苦。嘗盡艱辛。卒乃爲某賣藝者所收。蓄加以數年。教練技益驚人。頻年往來南北。以資號召。時適邀演於署中。爲喜兒所偵悉。乃遂逞其博浪之計。况喜兒自幼不見大改常態。而鄧某則雖已蓄鬚。固一望而認其面貌。乃得報此不共之大仇也。其後事聞於省中。上官大嘉其孝行。且謂以一弱女子。轉輾流徙而謀復父仇。有愧鬚眉。誠所難得。竟援例外而特釋其罪。以爲世勸。然當庭訊

供。時。始。終。作。案。中。種。種。首。要。之。證。人。者。固。卽。此。中。流。遇。合。死。力。救。護。之。漁。父。也。願。漁。父。一。貧。如。洗。仍。賦。鰥。居。而。喜。兒。則。歷。年。賣。藝。所。得。已。分。積。萬。金。而。上。然。在。當。日。搜。孤。時。無。漁。父。之。苦。心。救。孤。則。喜。兒。必。不。得。免。而。大。仇。亦。不。克。報。故。卒。以。私。衷。感。激。願。奉。終。身。巾。帚。云。

鐘 詩 軒 雨 話

(集 徵 葵 蔭 郭)

紗窗影落千竿竹。	花下却宜浮白對。	三五桂輪明玉宇。	銀屏如水來蟾影。	先節梧葉涼先逗。	玉堦夜色嫌蛩絮。	素練十分明海角。	一色寒蟾凝玉露。
錦被香籠兩瓣蓮。	夢中猶作踏青游。	一雙菱角刺香衾。	冰簟無塵到鳳頭。	豔踏蓮花夢亦香。	珠簾春懷試鳳輕。	紅羅三寸襲牀頭。	雙飛彩鳳渡銀沙。

秋月 睡鞋 (分詠格)

小 說 情 梅 花 瘦 影

(花 奴)

江。南。春。早。梅。花。始。華。水。岸。山。巔。如。堆。瓊。砌。玉。白。成。一。片。爲。花。爲。雪。辨。別。無。由。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誦。到。此。詩。覺。冰。肌。玉。骨。品。格。清。標。自。非。凡。卉。所。可。比。並。孤。山。處。士。洵。梅。花。之。知。己。也。固。何。怪。乎。肯。嫁。林。家。誕。生。鶴。子。佳。話。流。傳。千。秋。韻。事。直。惹。得。騷。人。說。到。如。今。氣。傲。冰。霜。香。傳。冷。淡。宜。乎。開。向。百。花。頭。上。壓。倒。羣。芳。然。而。板。橋。驢。背。瘦。影。堪。憐。夢。斷。羅。浮。參。橫。月。落。只。恐。樓。中。玉。笛。經。不。起。吹。到。江。城。一。枝。春。寄。驛。使。魂。銷。未。免。惆。悵。芳。時。陰。成。綠。葉。嗟。乎。亦。足。傷。矣。

芳。草。未。綠。野。樹。漸。蘇。春。風。陣。陣。撲。面。猶。寒。一。徑。紆。迴。若。羊。腸。曲。折。循。徑。而。去。青。山。高。峙。插。立。如。屏。籠。翠。含。煙。迎。人。欲。笑。山。腰。數。樹。梅。花。寒。苞。初。放。縞。裳。素。練。冷。艷。絕。塵。髣。髴。射。仙。人。高。舉。翠。袖。玉。亭。亭。凌。風。輕。顛。飄。飄。乎。欲。飛。惟。時。有。兩。少。年。行。子。徑。上。向。山。光。花。影。中。緩。步。行。去。且。行。且。談。少。年。爲。誰。著。者。亦。未。詳。無。已。姑。以。甲。乙。代。之。甲。曰。家。居。鬱。鬱。言。笑。寡。歡。故。特。走。訪。老。友。借。遊。山。水。以。舒。吾。懷。又。得。與。老。友。晤。談。滿。腔。魄。魄。自。謂。可。以。消。盡。無。餘。初。不。料。到。得。斯。土。春。風。無。賴。傳。到。梅。花。消。息。使。吾。撫。景。思。情。添。出。愁。煩。不。少。目。覩。春。光。魂。銷。腸。斷。不。免。歎。多。此。一。行。矣。乙。喟。然。曰。君。何。不。達。乃。爾。大。千。一。切。何。莫。非。空。到。得。盡。頭。終。歸。寂。滅。世。間。無。不。折。磨。之。事。盛。筵。無。不。分。散。之。時。造。化。小。兒。每。以。此。簸。弄。世。人。千。古。迄。今。守。有。成。例。環。觀。世。事。何。莫。非。然。能。動。破。此。關。則。心。自。淨。寂。復。烏。有。乎。煩。惱。烏。有。乎。愁。恨。吾。友。乎。一。片。禪。心。可。破。塵。網。憑。吾。斯。言。放。寬。眼。界。則。一。切。魔。障。不。斬。自。消。吾。友。乎。可。以。休。矣。甲。聆。此。言。沉。默。半。晌。復。微。歎。息。曰。吾。亦。未。嘗。不。作。此。

想且時以此自慰。奈吾心非佛。塵念未消。縱作是想。而欲罷不能。矧生本多愁。種子愁根。一點與生俱來。居恆無事。亦且鬱鬱。一旦受外界感觸。則雖欲莫愁。不可得也。且也。女士之與吾。雖未圓。鴛夢而已。訂讎盟。義重情深。東海無其極。正期賦結同心。和諧琴瑟。在天比翼。鳥在地連。理枝億萬斯年。兩情不滅。自謂賞心樂事。當無逾於吾者。不料霹靂一聲。當頭震發。薄命紅顏。慘遭天妬。蕙折蘭摧。黃土一坏。如是結局。吾能不肝腸寸斷乎。嗟嗟。一腔冤氣。直欲身化精禽。千點淚痕。空教歌成長恨。黃泉碧落。此生已矣。吾恨不得梯堦上天。一叩蒼穹。爲問天心。因何忍虐。乃爾吾更欲叮嚀。杜宇教他飛向天涯。地角聲聲呼喚。喚吾心上人兒歸來。無奈梅花時節。杜宇未來。使吾空抱此心有懷。莫訴四顧蒼茫。空對梅花。惆悵花固無恙。人事已非。嗟乎。能無恨乎。言次。凄然泣下。沾濕襟頭。不覺步履遲遲。蓋一寸愁心。早爲轆轤搗碎矣。乙聞此言。覩此狀。亦爲泫然。頃間所談禪語。已盡數拋忘。爲人擔愁。自尋煩惱。並非已事。尙且不能看破。更胡能勸人。苟執乙而詢之。富亦啞然自笑。然則頃間所談者。不過一時勸慰語耳。所謂泥人勸土人也。然而亦不能獨怪乙。人非槁木。胡能忘情。苟具性靈。必生塵念。靜寂如佛。尙且拈花微笑。何況塵海中人耶。兩少年默然有頃。信步前行。甲則抬頭望山上梅花。凝睇出神。似有所思。乙見狀。詢曰。吾友君。根觸梅花。殆與女士有關歟。甲仍昂其首。目注梅花。不少瞬。隨口答曰。誠然。豈特有關已哉。竟然大觸吾心。乙曰。然則可得聞歟。甲黯然曰。女士之形。瘦比梅花。女士之格。清逾梅花。且酷好梅花。其居宅之四圍。所植樹木。梅花居多。每當春到人間。梅花吐放時。冷香國裏。女士輒鎖日徘徊。生平所詠以梅花詩爲多。嘗曰。阿儂雅好梅花。甚於性命。渺茲微躬。前生定屬梅花。故最愛誦幾生修。得到梅花之句。某年吾與女士聯臂步。

梅林時正雪影披紛。疏枝橫玉冷冷。清芳沁心透骨。女士顧而樂之。怯傍吾肩。嫣然微笑。秋波斜轉。指視枝頭。而顧吾曰。哥哥不見彼梅花乎。梅花卽儂之前身也。儂愛梅花。與愛哥哥無異。特不知哥哥前生却屬何物。言已。櫻唇半啓。靦然齒粲。其一種嬌態。愜情實足。令人憐愛。使人之意也。消嗟乎老友。此情此景。閉目靜思。猶能髣髴想像。今則玉人長往。空賸梅花。覩物思人。能毋傷感耶。乙亦歎歎不勝。忽疾謂甲曰。吾友愼之前徑有缺陷。防傾仆。甲始俛其首。移日下視曰。唯幸有君言。吾實未知。遂與乙一躍而過。但見亂石縱橫。布列若棋子。石爲風餐雨蝕。光潔如拭。蓋已抵山麓矣。兩少年至此。已漸疲乏。乃各擇一磴。暫事休憩。抱膝對坐。仰玩山光。山色招人。翠潤欲滴。山上梅花紛紛橫截。山腰如雲如霧。僅露山頭一點。若白雪捧翠。益顯清幽。欲絕觀賞良久。乙復詢甲作何對答。甲續言曰。女士既問吾前生爲何物。吾笑謂之曰。妹慧心繡口。出言吐語。竟韻雅乃爾。妹問吾前生乎。吾前生非他。亦爲梅花也。女士聞言。注視吾面。佯嘆曰。哥言云何。哥前生亦爲梅花乎。哥殆戲儂乎。梅花儂所有於哥。何與哥素愛蓮花。蓮花乃哥之前生耳。吾遂笑慰之曰。妹毋急。吾雖愛蓮而蓮不吾愛。吾於梅花却愛之甚。今將移愛蓮之心。愛到梅花。自愛梅花以來。返視蓮花。覺遠不如梅花之多情多義。吾從此輪吾全神誓與梅花共生死矣。梅花卽吾。吾卽梅花。吾心已與梅花相合。固無分彼吾也。妹乎不見此兩樹梅花乎。言時指林中交柯之兩梅樹示之。女士正神與心會。靜聆吾言。默然似有所味。至是乃微仰其首。睨視梅樹。低問曰。何謂也。吾笑指之曰。這一個是吾。那一個是你。世生生交柯。連理女士始恍然。芳容含笑。現出愉悅狀。緊握吾手。羞不能答。於是吾兩人之婚約定矣。嗟乎老友。當時情事何等愉快。何等暢滿。自謂幾生修到者。而孰知其竟大不然乎。

天厄梅花優曇一現癡心成夢奢願終乖深情厚意報答無從吾惟有守鰥以終耳雖然梅花固無恙也歲歲春風一年一度香魂瘦影猶是舊容惟吾心上人兒撒手一去則不復能返直教吾搶天呼地冤莫能伸痛哉悲哉言猶未已淚隨聲下如滾鮫珠莫能忍止乙不忍逼觀回首他顧以語亂之曰山景佳哉盍上山乎且言且起立擦衣先登甲亦拭淚起立從其後上行數里止於山腰四顧梅花吐白彷彿置身香雪海中乙嘖嘖歎曰佳哉梅花若到羅浮恐不是過甲則徬徨花下獨自吁嗟乙所語竟若未聞既而卒然謂乙曰吾欲買此青山將護梅花何如乙鼓掌曰佳哉佳哉一片護花心梅花何幸得君爲知己雖然買山要價君有幾多資財甲搖首曰吾無資財乙曰既無資財胡能買山甲不禁喪然若失往來忙步兩手相搓曰吾無資財不能買山乎奈何奈何乙少年見狀知其寸心已碎謂之曰吾友毋急不爾將發癡甲仍如前狀賡其前語曰吾無資財不能買山奈何乙驚曰嗟乎斯人殆癡乎甲瞠目曰癡耶否否吾不癡吾欲買山乙乃給之曰君欲買山無資財乎吾却有盍歸謀之甲喜躍曰若此甚佳速歸速歸乙曰可卽舉武下山臨行乙少年手攀枝頭欲折一枝歸去甲急止之曰是吾心愛之意中人也君胡不知鄭重妄欲損折耶乙遽縮手設辭自文曰否否吾何敢損折見梅花爲蛛絲所縛特去之耳甲喜曰如此大佳足見君護花心切與吾有同情也已而去山漸遠甲猶頻頻回顧中心戀戀若與山上梅花話別者明日聞甲少年癡矣

明季
朱通政事略

(劍山)

自崇禎甲申而後。以迄於宏光敗北。隆武被害。桂王就擒時。六七年間。忠臣義士之慷慨捐生。節婦烈女之從容赴義者。史不勝書。亦可見明末節義之盛矣。吾鄉有朱聖明先生。死節一事。更爲悲壯。可與南宋崖山相提並論。惜當時鄉中無執筆之人。而其後裔又少傳信之錄。致使忠魂烈節。隨秋草以長埋。今縱欲事蒐輯。而事隔二百餘年。無從得悉聖明先生當日殉國實況。亦留心明史之缺憾也。課餘無俚。乃記錄暑假居家時聞牛氏子所述者。惜見聞無多。首尾殘缺。殊不足爲史家之考鏡。僅爲二百年前流血之紀念耳。

有清之初。參養偵探。幾遍全國。專以摘伏發隱。顯其偵緝手段。因是而罹於刑網者。累累不絕。此有心人所掩卷嘆息。而當時之抱種族隱痛者也。牛氏子自言名世忠。本姓朱氏。先世爲常州人。仕明官通政使。祇以不忍坐視明之覆亡。從容就義以死。後乃改朱姓爲牛姓。

通政公聖明。崇禎進士。少喪父。事母有至性。家赤貧。誦讀自若。縣令見其深沉多智。聘之入幕。授其子讀。後成進士。授保定府高陽縣。時邵宗元署保定府。甚重其爲人。崇禎十七年春。闖賊破居庸關。將犯京師。保定大震。宗元乃倡守城之議。方正化。張羅彥等。咸力贊其成。糾合鄉兵守城。是時督師李建泰數敗於賊。陰懷異志。退兵入保定。宗元等不知也。迎之入城。既而京師陷。闖賊遣其將劉方亮直趨保定。誘降建泰。賂以書函幣帛。建泰可之。召官紳議事。并言北京已破。皇帝殉國。死守孤城。終非善策。時宗元聖明均

在座。同聲呼曰。有不忠於社稷者。吾等共擊之。建泰曰。君等志固佳。然亦知天命識時變乎。二人皆泣。願以身殉。建泰知不可動。刼取其印。二人大罵。建泰喪心病狂。欲自剄。建泰前後御史金某。至仍以印授宗元。宗元乃依聖明。星夜縋城以出。聖明母陸氏在籍病故。乃奔喪歸。宗元則仍攝行府事。爲明拒守。聖明未出縣境。聞縣城已陷。宗元爲賊所害。乃命僕唐義夜盜其屍。以殮之。并急携宗元眷屬。雇舟南下。唐義保定高陽縣人。任俠輕財。好從士大夫遊。士大夫甚敬其爲人。幼時與羣兒鬥。十數輩合力攻之。亦難取勝。其勇武可想見矣。同里有汪月生者。獷悍無賴。名已在捕中。乃入山爲盜。其族叔汪曰琬者。鄉中善士也。富家財。月生覬覦久。至是乃率羣盜來刼曰琬家。盜十餘輩直入內室。搜括財寶。唐義聞里中有盜警。遂執刀劍以出。蹤跡至曰琬家。與盜鬪。盜死過半。月生亦受重傷。時曰琬有貼鄰土阿昌者。推門以入。蓋聞盜警而來探伺者。唐義亦疑爲盜。卽拔劍刺之。阿昌竟死。旣而唐義忽疑被刺者呼聲。頗耳熟。燃火視之。則阿昌也。深自悲咎。乃自首於聖明前。聖明固稔知唐義爲人。亦不欲加以罪。且曰。琬嘉其禦盜功。亦爲說項。得以減死。惟阿昌一貧人耳。家有母妻。平日全賴阿昌以生活。阿昌死。無以爲生。乃命唐義代養阿昌母妻。唐義感聖明恩。遂始終相隨。不他去。及高陽縣破。宗元被害。聖明嘆息泣下。欲收其屍。未得其人。且當時賊氛甚熾。何人敢入賊營。時唐義在旁。謂聖明曰。公得母念及邵公乎。僕受厚恩。誓入賊營。收取邵公屍骸。聖明乃拭淚以謝。唐義遂手挽弓矢。乘夜突入賊營。覓邵公屍。不得。旣而尋至賊將劉方亮軍前。始得之。然首級猶未得也。後至劉方亮軍中。始得邵公首級。乃裂束帛縛邵公屍首。負之以逃。方出營。而賊已覺。追騎數十輩合譟圍之。唐義挽弓射之。賊死五六人。唐義且射且呼曰。汝等識得唐義。

否。於是賊衆披靡。唐義遂馳歸。既又救得邵公眷。屬聖明挈之俱南。未幾。滿人正位北都。闖賊西奔山陝。南中奉福王監國。乃起用聖明爲通政使。

未數月。滿兵分道南下。揚州告急。馬士英猶以史閣部叙河防將士功爲言。而不加戒備。迨揚州破。閣部殉。仍恃長江天塹。滿人豈能投鞭而渡之語。對僚佐。時聖明乃上疏。福王力言馬士英阮大鍼之誤國。請明正典刑。以號召忠義。不報。既又奏言。鎮江已破。請詔城內外兵卒嚴加戒備。又不報。及南都陷落。聖明大憤。卽欲自裁。唐義跪請曰。今非主人死日也。以言國事。則宏光雖敗而魯王尙在浙東。豈明之天下竟一敗而不可收拾歟。以言家事。則太夫人未葬。送死之禮尙未盡也。主人既以死自誓。早死晚死等死耳。南都之破。罪在馬阮百官。無與晏平仲不死。莊公之難。非畏死也不宜死耳。主人今日亦猶是也。聖明聽之。

聖明既葬親後。遂以妻子屬唐義。謂之曰。吾受國厚恩。宜以死報。豈肯覩顏向滿廷求活。今大勢已去。吾不能與滿人爭有死而已。今以妻子託汝。他日朱氏得延宗祧者。君之力也。時其子福根年尙幼。方嬉戲庭中。不知父與唐義所言之謂何。聖明乃撫之曰。汝父今往舟山去矣。汝將來善事汝母。吾不復與汝相見矣。童子何知。諾諾而已。

既而聖明浮海往舟山。唐義匿聖明妻子於他所。會滿兵入常州。奸民或言聖明爲明宗室。今往舟山。其妻子仍在籍。今日不加誅戮。他日隱憂且未已也。於是滿人懸賞購聖明妻子。有識唐義者。謂其主將曰。唐義爲聖明心腹。捕義卽知聖明蹤迹矣。主將從之。於是偵騎四出。蹤迹至唐義家。欲捕唐義。并捕聖明。

妻子偵騎數十輩。合噪圍其居。唐義時方飲酒。聞警。仗劍出。與偵騎鬪。皆遂。巡引卻。莫敢撓其鋒。唐義乃挈聖明妻子。夜遁。儼居盛莊。改朱姓。爲牛樵。採以養聖明妻子。

聖明旣入舟山。投張名振。時王翊方樹義旗於四明山寨。浙東方面。再見恢復曙光。王翊與聖明本屬。至好。魯王乃命聖明贊畫。王翊軍時滿兵之屯於新昌上虞者。屢爲所敗。錢塘以東。一時滿兵絕迹。雖爲王翊之功。實亦聖明贊襄之力。旣而舟山告急。張名振乃檄聖明入舟山島。監國六年。滿兵兩路窺四明。一使李成棟率師萬五千由海道進攻。一使扈爾伯漢率師二萬由陸路進攻。戰十四日而破。王翊被捕。叢躬以死。陸上之保障遂破。於是滿兵直逼舟山。乘大霧由蛟關以入。聖明率兵巷戰。至十一日之久。旣見士卒無鬪志。知大事已去。不欲再戰。而舟山遂陷。時魯王與張名振先期出奔。往依鄭成功。舟山破時。百官之死難者。不可勝數。而尤以禮部尙書吳鍾巒。大學士張肯堂之死爲悲壯。吳則抱孔聖木主自焚。以死。張則撞死雪交亭。聖明乃亦抱明朝十六君之木主。以自焚。其部下士卒不忍聖明之焚死。乃爲之救。熄時滿兵已入。乃刼聖明。以擁見。豫王命之跪。不跪。豫王罵曰。汝今日猶自謂明朝忠臣耶。聖明日。非忠臣。汝將目我爲奸臣耶。豫王曰。汝旣爲忠臣。所作何事。曰。中興大業。豫王曰。今魯王南遁。舟山已破。有何中興大業之可言。聖明日。今事已不濟。當求之方寸間。豫王曰。何據。聖明日。據在兩臂。卽解衣示之。右臂則赤心報國。左臂則忠孝傳家。皆深入肌膚。斑斑可考。豫王愕然。因改容起立曰。果忠臣也。雖然。余愛才如命。先生能以忠明朝之心。忠本朝。則余當力爲推薦。聖明日。余豈肯作此無恥事。卽令出仕。汝朝余心。豈可因此而改用我。何取速殺我。速殺我。王終不忍加害。乃命禁獄中。使李建泰往說降。建泰未發言。而

聖明先數之曰。汝乃大明督師也。莊烈帝親祖。餞於正陽門。而以汾陽武侯相期待。顧汝喪心病狂。不勤賊而反降賊。邵公宗元死於汝手。今且降清。猶欲來說我降聖明。爲堂堂之男子。豈肯效汝所爲。以辱國辱親乎。建泰大慚而去。後豫王又使洪承疇往說降。時聖明已不食兩日。在獄中吟咏。自若。獄卒忽報。洪內院來見聖明。不爲禮。且曰。洪承疇殉難。松山於今已久。崇禎帝爲之輟朝。賜祭。其子在北京受弔。行狀分送親友。百官遵勅。行祭此事。誰不知之。今日之洪承疇。實一無賴小人。冒替耳。卽握拳直擊承疇。且罵曰。余今日打汝。冒名之洪承疇。爲泉下人吐氣。承疇又大慚而去。

既而豫王宴請聖明。而聖明不往。豫王乃躬挈以出。謂之曰。先生何自苦。乃爾。且先生不死於崇禎。殉國時。又不死於福王。殄滅時。而猶死於今日。何哉。聖明曰。崇禎殉國時。適丁母艱。故未卽死。且當時北京雖破。福王猶在南都。尙思興復漢室。還於舊都。後以馬阮誤國。故有五月十日之事。迨至福王被執。本欲殉國。祇以老母未葬。送死之禮。不敢不盡。又不忍遽死。時魯王監國恢復曙光。再見於浙東。余乃投効王家。誓以死報。至於今日。則爲明室孤臣。止欠一死耳。他又何言。王固愛我者。請如我願。我仍當抱大明十六君。木主自焚。以死言時。涕洟被面。跪地不起。豫王亦爲淚下。乃命左右積薪。軍前如聖明願。聖明遂九頓首而出。豫王猶不忍舉火。經聖明再三請。乃舉火以焚之。王顧左右曰。若朱聖明者。誠明朝忠臣也。左右咸泣。不可仰。亦曰。忠臣忠臣而已。

劍山曰。觀朱聖明事。雖爲時近三百年。其忠義之氣。猶凜然可敬。余記其事。固多。聖明死事之烈。尤多。唐義事主之忠。夫唐義不難於爲。汪曰琬之禦盜。而難於盜。邵公之屍骸。而尤難於保。聖明之妻子。其

俠。骨。忠。腸。蓋。亦。千。古。所。僅。見。觀。夫。今。之。僕。役。則。祇。知。獻。媚。主。人。以。求。溫。飽。何。嘗。知。有。忠。義。也。哉。噫。



小說 卅六鴛鴦樓

(穎川秋水)

爆竹轟然。春帖燦然。鑼鼓喧然。笑語驩然。飲屠蘇酒。獻椒花頌。親戚故舊。各具新衣冠。往來道賀。叙寒暄。時例先冠。以吉祥語。此舊時歲朝之習慣。雖平日素脫略。此際亦不得不姑且隨俗風尚。然而嬌憨之童子。自日放花爆。仗夜點上元燈。戴假面具。持木刀。又作種種天魔舞。外亦聽爺娘命。至親戚家拜賀。得壓歲盤。或銀餅。則驩然如黃雀。距躍歸家。諸務告畢。家中父兄。乃合二三知己。博簞嬉娛。作牧豬奴戲。骰盆之聲。琅琅葉子之聲。丁丁而闐門。婦女亦以趕老羊。擲狀元紅。作唯一之消遣。法童子無知。相睨於旁。其欲逐逐勝。則大笑欲狂。手舞足蹈。偶遭負局。紅漲兩頰。眼兒瞪聲兒啞。欲泣則自羞愧。乃故意作二三聲。驚鶯笑。強行遮飾。此實童子之恆情。然不但童子。若是恐賭博場中。凡連呼負負者。諒亦未必不若是。特掩蓋之術。工人遂不及覺察耳。而惟予表戚徐君。則室無賭具。故家中長幼。絕不知賭博。有何樂趣。蓋新歲中種種陳設。及種種玩具。固應有盡有。而花骨頭。則不許存一片也。

徐君禾中人。久居申浦。年事雖長。予數倍。與予猶爲兄弟行。酷嗜杯中物。并好讀稗官家言。既飲而醉。則喜與童子談小說。蓋二十年前。童豎多愁慙。固不知有所謂歷史學者。聆其言。味愈雋。永故往往泥其醉。既醉復泥之談。而有時。且及里中故事。作當頭之棒喝焉。某年。予尙齠齡。又往賀歲。順道先至張姓戚許。及謁徐君。時將過午。徐君正與他戚家二三孺子。同桌而食。酒已半酣。詢及先在何許。何故不來。我家午膳。予率爾以在張氏擲骰對。徐君雙眉蹙然。既而顧予及諸童子。微笑曰。弟輩幸無嗜賭博。請聽吾談賭。

博中一段故事可乎。諸童皆欣然。君乃徐言曰：余浙之禾人。姑就禾間舊聞述之。相傳雍乾時。江浙物力豐盈。家給人足。吾禾尤多富家。巨室有錢翁者。以營運起家。錙銖累積。家貲至數百萬。自奉甚厚。而待人則甚刻薄。中年無子。置妾數人。逾數載。誕育一子。或曰實效螺贏之資者。則非外人所知也。面目姣好。性復機警。逾常。兒翁以爲他年跨竈。定可預卜。愛之特若拱璧。故卽名曰璧。小字環寶。凡有所欲。無不立致。蓋不得償。兒願者。惟天上一輪皓月。無青雲梯以往取耳。宗老戚好賞。婉諷之。翁不省。反以爲室有佳兒。遭人嫉忌。而兒之生母溺愛尤甚。雖曾延西賓。兒性不好讀。挂名而已。師以徒饋。啜爲恥。稍加督過。輒宛轉嬌啼。逃入內室。必百計哄誘。然後出。出不久復入。翁有時亦以荒於嬉戲爲慮。勸妾稍割。舐犢之愛。妾卽瞋目以叱曰：吾家所有者。黃白物。豈恃詩書。倫文字。果有用。彼教書匠。豈猶具寒乞相。腆顏向儂家。求噉飯地哉。翁點首亦以爲然。自此一聽其所爲。兒以父若母之干涉也。愈放縱無忌。憚一切下流之習。無不優爲之。亦無不耐。暢盡致而劉盤龍癖。更若出之天性。與生俱來者。

一擲百萬特形容賭客之豪耳。古人未必真具此大膽而環寶以數百萬之家。私雙手奉申賀敬。送入他家。雖非一擲亦云豪矣。蓋環寶之入局。非千金爲底。則例不動手。由是狐羣狗黨。虎視眈眈。利其多金。聞風而來者。日必數十人。莫不百計鉤引。或用美人醇酒。乘其紙醉金迷。多方以誤之。或用所謂倒脫靴。翻天印等手法。賊弄以取之。蓋富家子弟。乳臭小兒。本不識天下有如許之機械。變詐事。致年未弱冠。所失已不下十餘萬金。錢翁本愛財。若命者。十餘萬之損失。豈真一毫不覺。則其中有故在。蓋錢翁年事雖尙未耄。而嫡妻任氏久卒。翁以兒母胡氏產得寧馨。寵逾他妾。母以子貴。升爲繼室。氏性善媚。并工心計。故

翁一切貲財悉在掌握恃爲心腹並不過問環兒亦以母當會計挪移便利金錢浪擲有母彌縫是以翁繼精明竟爲蒙蔽然其母此時亦自覺非計時因思卽日爲兒成室以羈縻之爰聘邢姓女爲婦粧奩之富儀從之盛在禾中得未曾有然女亦生長豪門嬌養已慣者非唯不善相夫且日日導夫以奢侈致環兒較未娶時膽氣愈麤使用愈闊其時翁所經營之事業在外者頗不順手每多折閱而環兒曾不一顧嗚雉呼盧未嘗稍息而禾人士心目中日日所歆羨之卅六鴛鴦樓竟作環兒之孤注矣

金谷芳園鞠爲茂草汾陽舊宅疎冷古槐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邱後人憑弔每爲慨然此等衰落氣象已在其人身後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猶可言也最難堪者一手經營享用未幾轉瞬之間頓歸他姓耳初翁營菟裘爲娛老計得舊家某氏廢園池沼亭臺略存梗概翁費數萬金大加修葺煥然一新并於池之中央建一瓊樓環以花木通以曲橋畫棟珠簾輝煌金碧樓作六角式每角窗櫺凡六以六六計恰成卅六而以上下兩層合計則七十有二蓋取卅六對鴛鴦之意故落成之日顏曰卅六鴛鴦樓樓中春宜看花花光點蕩映水爭妍秋宜玩月月色高華臨波濯魄夏宜吟風風吹疎柳搖曳生姿冬宜賞雪雪點紅梅掩映成趣翁以大腹賈素乏雅骨而竟得此清福淺見者每疑天之位置此人太嫌顛倒然安知非天公偶發奇興欲莊嚴此五濁世界故特錫以清閒之福數年俾蕩滌其塵濁耶且以其子傾家蕩產後觀之則謂天以錢翁吝嗇刻剝故欲奪姑與其將死之前大享繁華富貴一日假此不肖之手突然奪去以博當年被翁侵蝕剝削者之一快亦未始不可然此近於因果之談高明者所不屑道故識者仍歸獄於家庭教育之不良焉

有沈生子瑜者。父曾官觀察使者。丰姿韶秀。固濁世翩翩之佳公子也。然亦不愛讀書。好作執袴本色。觀察久任肥缺。故貲財與錢氏埒。但故居偪仄。適與錢氏作比鄰。蓋產本祖遺。非觀察性情恬淡。樂此簡陋。亦非吝惜經濟。不肯大興土木也。限於地位。無奈之何。而父子兩人更覬覦錢氏園林。久以爲錢老俗物。豈宜常享此安閒。福百計圖謀。一時究無善全之策。適聞環寶豪於賭。此時產業已去其大半。翁亦年老。善病鬱鬱。不久人世。則大喜過望。由是男誘其子女。誘其媳。僞作親近。大縱賭博。然錢氏子繼。衰落究未。能使彼一敗塗地。沈氏父子暗中籌畫。私至江浙一帶。物識老於牌九等術者。爲最後之侵略地步。奉養家中。厚其貲俸。日夜研究牌經之秘奧。既卒業。遂於某年正月初旬。邀請年酒賓朋。雜沓看核。豐盛猜拳。行令。幾及三鼓。環寶時已大醉。乘興狂賭。屢戰屢北。囊中所攜千金不覺立時告罄。向主人立借萬金。未及四鼓。亦歸。烏有環寶色稍沮。旁人皆冷笑曰。豈有豪富如足下。吝此區區。卽棄甲曳兵者。環寶平日。方且奚落人。從未一受人姍笑。今聞此語。紅潮暈頰。旋變青色。愧怒交并。向主人再假二萬金。旁觀者又故作諧詞曰。二萬金重幣也。使沈君亦如足下之色沮。奈何。使沈君偷假君款。君能署立借券否。環寶聞言。忿然作色曰。子懼吾抵賴乎。真未見世面之淺人。無已。願將家中卅六鴛鴦樓并園林。爲抵想汝家。亦無福消受也。言畢。急索紙筆。署三萬金之券。將書年月。皆笑曰。新歲借款事。可疑設尊翁有言。將何詞以對。盍倒填年月。書去年歲杪乎。環寶從其言。振筆直書。春蚓秋蛇。如塗塗附。一時立就。及至雞鳴。而所假二萬金。又轉入他人手。分文不賸矣。歎息而歸。和衣竟睡。夢入南柯。而索欠者已踵門來求見矣。睡眠惺忪。倒屣出迎。矇矓問問來者何人。則昨夜券上簽名之居間人某某兩君也。寒溫數語。卽告以昨。

款是屬暫假。未便久懸。請卽歸。趙環寶聞言。雙目炯炯。一時不能對。請假以時日。則不許。加以重息。亦不可。於是大好樓臺。他人入室矣。聞者必疑吾言。謂富如錢氏。今雖大不如前。豈獨不能籌備此三萬金者。然此乃未悉其底蘊之談也。蓋翁時已年耄。又以老病。類唐纏綿牀第。而環寶則日逐賭博。不問家人。生產胡氏。雖精明強悍。究屬女流。不明外間事務。故錢翁所立事業。凡托人經理者。侵蝕殆盡。實已空空如也。今環寶在外。將卅六鴛鴦樓。署入借券。巧婦難爲無米之炊。無奈之何。不得已。白諸母。母亦無善策。明知受人愚弄。然聲勢不敵。欲訟不敢。且亦無偌大訟費。而沈氏復日日使人登門。坐索聲言。如不得款。則當捉將官裏去。聲勢洶洶。令人難堪。蓋守錢虜之權力。平日固可嚇窮酸。一臨以搢紳之權力。則亦避三舍矣。况今日者。有錢氏固已變爲有窮氏乎。不得已。挽人說項往返數四。遂由沈姓再出三萬金。而卅六鴛鴦樓之所有權。立刻割歸沈氏。

事既成交。觀察父子樂可知已。遂詹於元宵入宅。而立逼錢氏出屋。錢乃僦居隔巷之舊屋中。是日觀察父子。徧召親朋。開宴卅六鴛鴦樓上。觥籌交錯。笙管嗷嘈。日既夕。繼之以燭杯盤。狼藉其樂。無極而突有哭聲。隨風送來。悽惻欲絕。滿座賓客爲之不歡。觀察父子亦於悒寡歡。急令紀綱覘之。始知錢翁正於此時一瞑不視也。噫。

觀察此時已心滿意足。自謂固福壽無量者。自此每逢佳節良辰。例於日間請客入夜。則開家宴於鴛鴦樓中。而元宵佳節。尤爲繁盛。一若爲卅六鴛鴦樓作慶賀者。乃好景不長。盛筵難再。某年元夕。正張燈設宴。魚龍曼衍。簫管悠揚。火樹銀花。燦爛奪目。賓主交驩。傳杯弄盞。而卅六鴛鴦尙嫌寂寞。亦效主人好客。

急延千百火鴉軍聯隊而來一時賓客抱頭鼠竄主人頓足呼救奈燈火萬千四圍繞住火隨風勢高燭雲霄蓋猶觀察烈烈烘烘一時之氣象也一霎時間滿園風景已付咸陽一炬觀察所有宦囊皆置園中祝融氏不近人情亦代爲收拾以去屈指計之得園未及十稔也其後沈公子與錢子邂逅相遇皆垂首不交一言蓋兩人心中各慨念此卅六鴛鴦樓而愧此一生同被顛倒而嘆爲非福祿鴛鴦後悔無及云。

清代 軼聞 孝子 喫血記

(心 玉)

有清一代。國家多故。變象迭呈。而荼毒生靈最甚者。紅羊而外。推拳禍已。拳禍始於毓賢。成於載漪。剛毅人所習聞。未爲異也。然以余所知。最初實倡於李秉衡。秉衡於光緒乙未歲撫魯。仇視西人。眼中釘不啻也。魯之黠者。欣欣然相告曰。苟吾儕能先得李帥心者。大利可圖焉。於是。一倡者百和。旬日間。聚千餘人。名曰大刀會。主仇西教。秉衡果獎許之。丁酉十月。大刀會戕教士二。德人憤填胸臆。請褫秉衡職。清廷不允。轉秉衡爲川督。德人切齒曰。豈以彼能戕殺教士而晉其官耶。苟秉衡一日不去官者。吾德人將自由行動矣。時清政罷疲。懼外漸甚。聞德有自由行動之議。齒振振有聲。乃開秉衡缺。德人憾不已。謂開缺庸足蔽辜。於是秉衡褫職之詔下。

秉衡既罷。憾德人益深。計非大創其仇。不足以洩憤。會毓賢任魯撫。秉衡亟以小簡付毓賢曰。夷吾仇也。君其誌之。毓賢故受秉衡恩。欲報之。而無從。既得簡。一如秉衡在任時。護大刀會。尤至。己亥。秉衡得巡視長江水師。差過武昌。語張之洞曰。朝廷欲痛除西人公。朝廷之股肱也。當默體斯意。既而毓賢授魯撫。語其屬曰。義和團魁首有二。一爲鑑帥。一則我也。於是義和團之聲勢日益盛。百萬生靈。如湯斯沸。余生也。晚不及逢此荆棘。然每懷辱國之痛。淚管管欲墜。不自知其悲也。歲丙辰。余與紫滄遇。每談遺聞軼事。歷十夕。凄然成帙矣。尤足感動者。爲希正手戕夷人事。閱此乃知義和團非無真丈夫。安可必謂秦無人也。希正一名希曾。蜀籍。軼其姓。希正亦不以姓示人也。或曰。希正逸獄犯。故不以姓傳云。視其人。身長而白。

督額滿而準直。大有爲也。家貧及冠無業。輒涕泣曰。天既與我才。曷爲而困我。豈希曾命宮當沒沒以死耶。其范師氏聞之。慰曰。君子居貧能安。怨讟奚爲。果天將困汝也。尤天又奚益。不然。達人知命。靜待時機。可已。且士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但力圖安有不能了。生者汝無父。余又鮮厥嗣。合兩家并一居。我命翠兒以母事汝。母兄事汝。苟有所給。余力能任。有何不了。事而終日。咨嗟以自傷。其壯志。希曾聞師命。拜謝如禮。答盛意焉。歸而商諸母。母可之。兩家遂合宅焉。自是希曾靜攝心志。終日書城硯田。磨礪以須。不復志他矣。

是歲大刀會立。希曾聞之。笑曰。蠢哉國人。聚衆立會。奚益者。若以強國爲務。則排夷之舉。志之於心。可耳。奚必現之於形色。徒塗炭生靈。安有所謂作爲歟。翠兒亦以希曾之言爲然。一點靈犀。從此屬希曾矣。一日希曾方在後圃習藝。圃門閉。翠兒力排以入。見希曾方持鎗描準。欲以擊射。飛鳥機尙未發。翠兒止之。曰。兄奚爲者。相彼飛鳥。相與翱翔。兄乃忍心使之離羣。不亦太虐歟。希曾見翠兒。則止其鎗。莞爾曰。方今國家多事。擊射之學。精之者少。余惟枕戈達旦。以待時機。若謂忍使離羣。則余又何敢。且余亦讀先聖之書。已所勿欲。不施於人。余更何敢。妹苟疑我者。則請申誓以證。翠兒笑以巾掩希曾口。曰。戲耳。鳥可以爲真也。哥仁慈及物。應以己之心度物之心。安有以己之不欲而轉施諸物者。希曾聞言。睨翠兒而笑。翠兒自知適者言太莽。迴顧左右而言他。

翠兒與希曾友也。爲友之日既多。則相契自深。翠兒隱以心事露之於父。范氏故達人。捋髯而笑曰。是固好姻緣也。兒所言。父亦早識之矣。所懼者。希曾無壽者相。故遲遲不發耳。翠兒聞言。則粲然露齒。低語。

曰。夫婦之相得者。以情篤也。不然。則雖貴。雖壽。負心。又奚益。若不負心。雖一二年之仇。儼亦願諧之。兒觀希曾和藹。異常人。能遂初願。則天壽在天。非所計也。父頷之。隱以其意。露希曾。希曾惶遽。不知所對。良久。辭曰。丈厚。我願以愛女下嬪。寒門。無論弱質。不足偶。令媛。卽以時事計。匈奴未滅。何以爲家。苟丈夫能建功於國家。然後授室。亦未爲遲。敬銘丈言。請俟異日。范笑曰。吾固知希曾非俗人也。其言謙而有禮。虛而不浮。吾女得人而事矣。由是益契生。

生母以希弱冠。曾而無業。頗以爲憂。謀諸范氏。范氏曰。曾郎千里駒。不患無立足地。曩以年事未長。無處世接物之術。故不敢言。今其時矣。朝廷講新政。圖自強。曾郎富有新智識。曷不晉京謀一枝行旅之資。我能給。於是舉家俱來京。八月上封事。時太后秉政。清帝無實權。覽其策。頗太息。陰示意內臣。剛毅輩以排外爲務。見封事有宣撫之道。頗不謂然。謂夷人但攻殺可耳。奚必撫化。憤然棄止之。徐桐曰。聖上頗重是。但宣諭嘉許。苟與吾儕旨同。則未始不可引用。剛毅善之。於是十月有着都察院傳諭嘉獎之旨。

己酉。政府從德人請。罷李秉衡官。希曾憤甚。切齒曰。夷人太小視朝廷。將爲吾刃不利。而故爲此。驚人之舉。耶。不小創之。何以懲其無禮。排外之心。雖不現於外。亦蘊於中矣。庚子。希曾方以旅居京師。無所事。拳變日亟。京師焚殺教民。無虛日。希曾於是上書剛榮。請自投効。願從諸公後。馘夷人。並投身義和團。書上久不報。聯軍進北京。生母及范氏均死於難。希曾嚙指書曰。母仇而不報。非人也。以之懸諸靈輻。右作書別翠兒。星夜持刃入戎營。書略曰。

嗟乎。自吾之有生也。鞠育賴母氏一人。養子已二十年。脩瀹無所給。其所望於子者。亦幾希矣。今母死。

於難爲之子者。苟覩顏與仇人戴天。其何以對祖宗。更何以對良心。又不欲吾與卿成眷屬。故使吾權厥凶。忠孝不兩全。於古已有明訓。今吾一死而足兩全矣。何以生爲。所負者。惟卿耳。然吾不能以卿故而擔負此不忠不孝之名也。故不得不忍棄卿而爲國死。爲母死。卿青年慧質。自爲計可已。然卿須知吾之出此。固非得已。勿謂吾本心固不以卿爲足重輕者。則吾雖死。九泉下亦當呵護也。

次日京中喧傳有一奇男子。手刃德兵七人。卒以力不敵而死。翠兒聞之。哭曰。信哉。吾父之言之不謬也。父死而不殉。不孝。夫死而獨生。不烈。薄命人何顏生斯世哉。因仰藥自鳩。亂定京中寂然無道。斯事者。文人學士亦不傳其事。紫滄以告余。余曰。忠孝節義兼而有之。足爲拳亂中之吉光片羽矣。因爲之記。



哀情 小說 血花淚果

(王傲廬)

鵲娘原名愛娟。人以其工愁善泣類鵲。乃易之以鵲云云。嗟乎。鵲耶。爾誠不祥物哉。落花飄泊。騷人恨殘。月淒涼。髮婦悲。蜀道險。熾聲聲。真個行不得。旅况蕭瑟。句句莫如歸去休。啼處輒留血痕入耳。盡成哀耗。今乃以之命名。則其身世從可知矣。

葉氏爲臨江望族。世業簪纓。易曾先生以名進士現宰官身。出攝浙江某邑篆。清正持重。尤推宦海之砥。顧門祚衰薄。晚喪寡。警兒膝下。僅遺掌珠。卽鵲娘是也。而女十分慧根。十分愁根。俱自有生帶來。罡風吹來。婺女失明。當慈母見背之年。女甫六週齡也。

繼母李。狐性善疑。蜂尾工螫。嫉女非所出。遇之虐。女惟順受。久益不能堪。適父省幕歸。審狀忿然。誓與李絕。携女至任所。付保媪焉。夜歸撫弄爲娛。間或授以詩詞。輒朗朗上口。不煩二解。蓋女夙慧天資。迥異凡俗。漫憐伯道無兒。尙幸中郎有女。老人于女。蓋視爲第二生命矣。

紅顏薄命。自昔已然。于女尤烈。金萱既枯。慘詠蘆花之句。榮椿旋謝。頓廢蓼莪之詩。蓋宦海風波。詭譎無倫。鵲父以鯁直忤上峯。竟遭白簡題免。鬱憤之餘。病魔深襲。醫藥罔效。竟撒此相依如命之愛女。而赴玉樓之召。死者長已矣。九幽永隔。三千里外。精魂飛不到家鄉。生者其何堪。孤雛誰憐。十二時中。血淚湧盡。浙江潮此時。鵲娘蓋如梨花。經雨又遭妬風。如茵草。經秋更壓濃霜。躑躅之餘。罔知所措焉。

其族人有某甲者。於女爲叔父行。曩曾爲女父侍從。以招搖遭斥逐。銷聲匿跡。廚混市井間。得耗喜有隙。

可乘有利可圖也。登堂奠帛入室唁問。儼以程杵自任。女喪亂中。喜得所恃。信之勿疑。少小無知。罔悉鬼蜮伎倆。甲則野心勃勃。虎視眈眈。既草草爲女父殯殮訖。摒擋所有。云將送女返籍。載得西施以去。視同奇貨可居。至滬。鬻之北里。懷將細軟便遁。喪盡天良。難逃天譴。淪落江湖。旋喪江波。小人亦何樂而爲小人哉。嗟嗟鶻娘。命也何尤。顛沛至此。此如何地。儂如何人。蓮陷污池。益顯清白。金投烈火。彈增輝光。鶻娘日受磨折。旦夕求死。旋爲捕房偵悉。以受容幼女懲。緇奴并索緝販鬻犯女。則發善堂留養。函招家屬具領。

先是李聞耗來杭。載棺將發。沿路訪亡女踪跡。得捕房函。遂來滬領出之。而積忿夙怨。陡上心來。以爲藁砧。決絕女寔。厲階今銅山。既傾。生命實懸。余掌握中。必一日報償之。蓋李年猶少。艾穢聲遠。聞清白家。世爲之玷辱。無遺前之嫉女如眼中釘。忍而虐之。惟恐不力。女父之借端決絕。皆有以也。

最毒婦人心。而後母尤甚焉。李處心積慮。一路盤算。必思謀去女。慮近方耳目難掩。必致反覆。因與仔販謀轉輾鬻之。哈爾濱埠。而以父亡。宵遁歸報宗族。路人淡漠。亦無根究之者。李竟借所歡遠颺。鴻飛冥冥。不知所終。而葉氏以絕天道。憤憤慣殃。善類如葉氏。尤爲傷心慘目也。嗚呼。王嬙出關。誰爲戎首。蔡姬陷敵。何日生還。時女年事漸長。益了然於生死。既火坑重陷。知超拔大難。則惟一死自了。清淨身耳。成竹在胸。卽亦不悲。而七十鳥知女。必不可奪。且防不勝防。脫有不測。慮人財兩空。反致貽累也。因願賤值出脫。以絕禍水。

甬東楊菊笙太守。時權邊省軍防事務。眷屬初臨。苦風尙迥異。思購一南婢資汲掃。得女甚歡。漸詰其身。

世女始猶諱飾之。繼察主人意殊拳拳。乃忍辱言之一言。一垂淚而芳心碎矣。先是葉楊以同年誼雅相莫逆。遂訂秦晉之好。時女猶在襁褓中。初未能詳。楊以久官邊地。音問隔絕。初不知葉氏顛沛至此。聞女言。驚躍曰。兒葉氏產耶。是兒婦也。因爲女轉述之。如此相向。洵瀾不已。而對茲遺孤。益念亡友。言猶在耳。寒盟不祥。兼公子隨侍在署。千里名駒。羣許大器。遂即日爲之完婚。方慶否極泰來。此後雙修。慧福孰知。樂盡悲至。旋踵忽召災殃。斯則造化慣弄。是非播之。慮之離之。合之務致之。死地而靡所恤。真別具一副心腸也。噫。慘矣。

吾書至此。念及此後鵲娘之厄境。此書之慘局。不覺血爲之寒。淚爲之枯。不欲更爲之記述。乃以彼之一紙淚書。殿其尾。以當淚史。且向人間賺眼淚也。書云。

妾以伶仃一弱女子。舉凡古今所絕。無人間所盡有之痛苦之冤辱。無不一一歷劫之。備嘗之人亦有言。女子爲罪惡之代名詞。妾固此中之代表也。茲者死志已決。死期已促。雖在世之日。至短而所欲言之事。甚長。恐沉冤莫白。而貽累他人。故蒙羞忍痛。自編慘劇。院本粉墨登場。現身設法。所以表白妾死有因。與人罔干。庶勿波及無辜。致重妾罪。而滋妾痛也。

妾葉氏產。楊氏婦也。我生之初。愁根冤債。與之俱來。天實爲之。夫何能強。妾年甫六週。而母氏見背。此後何堪。胥於是兆之。後母不德。虐茲遺孤。慈父憫念。挈而之他。生長之邦。遂自此與妾斷絕關係。乃未幾。老人星沉。重遭大故。妾之否運。遂又深入一層。叔也不良。孽海是坑。後母乘勢。出爾反爾。顛之倒之。輪迴再劫。以死自矢。幸全清白。迨至黑幕揭去。喜得完聚。有郎如玉。修到慧福。此實妾畢生絕無僅有。

之。懽。愉。大。紀。念。實。即。妾。由。哀。入。樂。由。樂。轉。哀。之。循。環。大。關。鍵。也。

楊。郎。字。淚。青。殆。取。司。馬。淚。濕。青。衫。之。義。然。亦。不。祥。殊。甚。表。面。視。之。郎。沐。榮。椿。餘。蔭。益。徵。瑞。芝。有。種。且。青。年。績。學。前。程。遠。大。翮。翮。貴。介。似。屬。絕。無。缺。憾。不。知。傷。心。人。固。別。有。懷。抱。也。楊。氏。累。葉。單。傳。妾。夫。且。爲。庶。出。嫡。姑。烏。氏。河。東。獅。也。家。庭。之。間。毒。霧。瀰。漫。儼。具。一。專。制。國。之。雛。形。郎。之。生。母。以。不。任。磨。折。自。刎。而。死。妾。夫。居。人。簷。下。不。得。不。低。頭。固。日。眼。淚。洗。面。也。既。與。妾。互。述。際。遇。共。歎。我。生。不。辰。同。病。相。憐。而。妾。姑。勿。善。也。於。是。妾。又。沒。入。旋。渦。深。處。矣。

天。昊。不。吊。突。降。閔。凶。距。妾。完。聚。之。明。年。妾。翁。以。染。疫。逝。世。於。是。妾。姑。之。毒。讎。益。張。斥。妾。夫。爲。不。肖。子。豈。妾。爲。烟。花。質。指。桑。罵。槐。叱。燕。噉。鶯。約。法。何。止。三。章。交。謫。豈。僅。萬。端。同。是。不。祥。淪。落。身。人。間。歷。劫。總。前。因。始。猶。若。參。商。之。不。相。值。今。乃。共。牛。衣。而。對。泣。謂。是。郎。誤。妾。則。以。前。種。種。厄。遇。誰。貽。之。戚。謂。是。妾。誤。郎。則。今。茲。層。層。痛。苦。實。相。分。嘗。怨。天。尤。人。妾。也。何。忍。則。信。乎。命。之。窮。也。

妾。翁。之。喪。既。闋。妾。夫。乃。效。重。耳。之。出。奔。驚。弓。之。鳥。不。能。預。期。所。之。但。誓。於。妾。曰。流。水。西。返。則。吾。東。歸。累。卿。誤。卿。已。不。及。計。貞。義。互。守。金。石。自。開。萬。惡。家。庭。誓。撲。滅。之。遂。拂。然。潛。行。夫。去。而。妾。姑。乃。并。兩。人。之。怨。毒。加。妾。一。身。夫。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今。乃。爲。姑。毀。傷。至。此。抑。亦。虐。矣。然。妾。爲。夫。憔悴。死。代。夫。磨。折。死。實。無。絲。毫。不。甘。奈。何。事。竟。有。大。謬。不。然。者。

距。妾。夫。出。奔。之。十。有。八。月。而。妾。姑。病。矣。其。病。狀。尤。爲。奇。慘。無。人。理。則。以。妾。爲。愈。病。之。清。涼。劑。是。也。肉。鼓。排。衙。指。指。默。名。妾。有。時。痛。極。而。號。病。者。乃。大。樂。往。往。至。妾。暈。踏。而。姑。力。乏。乃。止。是。可。忍。孰。不。可。忍。無。何。

妾姑病且死。舉凡衣棺殯葬之任。妾又其何能辭力疾爲之耳。

楊氏以久宦他邦。與族人本少感情。妾姑以悍惡著。路人皆側目視之。然懾其威。亦無敢撻之者。至是乃乘妾姑之喪。假妾夫之出。欺妾之孤。至誣妾夫爲野生亂宗。強議續祀。奪產聲勢。洵以妾孱弱。寧有毫絲抵抗。力被逐出門。茫茫何之。俯仰身世。十丈冤氣。輒欲冲破斗牛而上。叩天闕也。

漏網逋臣。吹簫吳市。東海冤婦。今乃尤而效之。妾至此而猶緩須臾不遽死者。良以妾夫猶在人間也。此後苦盡甘來。破鏡重圓。或尙有一綫希望。卽宗祀絕續亦不難剖析明白。故不恤蒙羞含垢。問關萬里。載行載訪。又孰知妾夫死而猶待吾爲之鬻身棺殮哉。

白屋板扉。青帘招客。云是過往逆旅。時則路人止塞弗進。羣圍此旅居。攢簇瞻矚。若有所異。妾適過此。微聞人語曰。可憐哉。此弱書生……噫。此何聲耶。胡爲乎而入吾耳鼓耶。驟聆之下。心房躍躍。熱血凝止。若受電轟。因舉目微矚之。嗚呼。慘哉。所謂可憐之弱書生。非吾夫楊淚青也耶。妾一聲悲慟。遂亦失其知覺。而魂與夫會矣。圍觀者既退。店主人聞妾所述。亦爲揮淚不已。而夫屍待殮。資無所出。於是店主人以鬻身葬夫之計。進夫千羞萬辱。妾經之已慣。况此身本屬夫身。爲之犧牲。復何所惜。獨惜有人浪擲千金。空市馬骨。能不懊喪。欲絕然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則視此爲慈善之舉。義葬之費。可也。妾來生犬馬報償之而已。

聘金朝來。妾夫夕葬矣。妾身既他屬。云將卽夕過門。妾寸斷之柔腸。至此乃由寸而分。而毫而厘。而絲而忽。卒乃磨爲齏粉。化爲血淚。從眼眶中瀉入硯池。然後由鼠毫尖。透過繭紙。乘間書此。是血是淚。已



血花淚果

不。能。辨。三。更。花。燭。團。圓。夕。便。是。妾。魂。離。軀。時。此。一。紙。冤。書。逆。知。明。日。從。妾。屍。身。發。見。而。妾。魂。已。超。入。離。
恨。天。之。最。高。層。矣。嗚。呼。蘭。因。絮。果。話。到。盡。頭。淚。果。血。花。寫。盡。薄。命。

冤婦楊葉哀鵲絕筆

天
篇



玩
玩

保國聚精

強國必先強種
盡人皆知但不
知種族之強強
在精神而不在
形式強在實際
面不在浮貌精

力強健則百業振興精神渙散則一事不舉所以培補精神為人身第一件緊急的事際此羣雄虎視國事危急尤宜注意惜乎我中國醫藥業弛官廳無取締之專條醫士無評證之實驗漁利之徒往往一知半解濫用燐酸壯陽敏性之藥炫其名曰養精衛精生精等等乘此世界澆薄之趨向專供男女播慾之利用間或有效不過百中之一然根本已經斷傷此非保身是乃戕身此非強種是乃弱種惟五洲藥房發行一種樹皮丸其謂力為時弊正本培元茲將樹皮丸經驗特色與眾不同之點略舉如下 樹皮丸專治腦過長 神經衰弱 頭暈目眩 精力短少 痲痺麻木 手足痠軟 遺精夢洩 陽萎無能 精薄精冷 腎管發炎 腸腸不潔 大便秘塞 婦女腰膝痠痛四肢無力脚痛赤白帶下等症按法試服均能奏效 每次飯後開水吞服一丸日服三丸功力較大常服每日至多二九六十歲以上之老年人及幼孩均減半酌服是丸性質和平不燥不濕歷年所得中西各醫士及各軍營醫官學士之化驗成績一見本藥房各種藥劑無不稱讚 上海四馬路標盤街轉角五洲大藥房發行樹皮丸等各種藥品均有地球商標為記庶不致誤

強鄰日迫時局日危凡有心國事者正宜聚精會神研究保身強種之方法庶幾聚個人之精力以營衛一身聚人人之精力以救護一國合舉國之精力以與強鄰相接種強則國強國強則人無敢輕視也

樹皮丸

每瓶一元

上海五洲藥房發行



長篇小說

歐戰中之情史 遼西夢 英人勃烈特原著

(定夷譯意)

第一章 雙雙燕(採詞牌名為章目)

蘭。舫。與。其。情。人。英。遜。生。攜。手。行。於。泰。姆。斯。河。畔。軟。語。綿。綿。入。耳。欲。醉。蘭。舫。曰。吾。愛。汝。之。心。胸。吾。已。燭。見。吾。兩。人。心。心。相。印。汝。之。心。即。吾。之。心。以。吾。之。心。度。汝。之。心。固。知。汝。之。愛。吾。至。深。英。遜。生。聞。蘭。舫。言。眉。飛。色。舞。樂。乃。無。極。緊。握。蘭。舫。之。手。以。表。其。摯。愛。之。情。旋。言。曰。吾。愛。吾。之。心。事。至。於。今。日。尚。未。完。全。披。露。於。汝。前。吾。誠。非。坦。直。之。男。兒。然。誠。恐。率。爾。言。之。或。至。唐。突。吾。愛。損。害。交。誼。故。吾。終。惴。惴。然。不。敢。言。也。蘭。舫。聆。此。宛。轉。吞。吐。之。辭。斜。睇。所。歡。盈。盈。含。笑。瞳。光。所。及。令。人。之。意。也。銷。英。遜。生。復。曰。吾。今。日。之。情。狀。譬。諸。一。探。鑛。家。已。覓。得。寶。藏。祇。俟。取。之。耳。特。不。知。吾。之。幸。運。何。如。果。能。有。此。寶。藏。否。耶。蘭。舫。喟。然。微。吁。若。含。顰。意。顛。聲。言。曰。汝。猶。未。知。吾。之。心。耶。抑。故。用。狡。獪。之。言。以。試。吾。耶。英。遜。生。已。喻。其。意。含。笑。報。之。曰。吾。愛。母。然。吾。愛。母。然。吾。之。愛。汝。已。達。極。點。海。可。枯。石。可。爛。吾。兩。人。之。愛。情。終。不。可。滅。然。而。……蘭。舫。曰。然。而。何。如。英。遜。生。曰。然。而。吾。兩。人。未。訂。婚。約。吾。言。如。此。殊。鹵。莽。也。蘭。舫。默。然。久。之。英。遜。生。曰。今。日。何。日。泰。姆。斯。河。畔。之。鳥。語。花。香。在。

在動人樂觀似知此中有人將結一絕大紀念而爲之點綴者蘭舸笑頷之英遯生曰吾愛吾兩人相識已有年餘意氣之相投性情之契合若造物所特產者年餘之內婚約一端無日不盤旋於吾之腦海中常覺自顧形穢期期不敢出諸口至於今日吾乃耐無可耐吾愛汝能從吾以終效雙棲之鴛鴦乎余畢生之命運胥視吾愛之答語爲轉移其允也余長叨玉人之賜矣其否也……語至此目視蘭舸驟然而笑。

蘭舸驟聞乞婚之言縷縷紅霞飛上梨渦欲作答語喉間若有所梗轉覺囁嚅難言英遯生又逗之曰頃所言者吾愛殆未滿意乎不然何沉默乃爾蘭舸被英遯生所激不覺脫口而出曰汝言良善願如汝言英遯生聆此美滿之答復喜極幾狂頻吻蘭舸之手且欲接其櫻唇蘭舸止之謂非吾拂逆盛情恐逢人見之傳爲笑談英遯生乃止笑曰此一千九百十四年三月十六日之紀念吾輩當銘之於心沒齒不忘汝不見海鳥作歌乎不啻頌禱吾輩婚約也汝不見春花吐豔乎足以增加吾輩之興彩也茲事而成吾目之所及耳之所接覺無一處不有樂觀然皆吾愛所賜吾誠感汝不置蘭舸曰吾意寧不如是汝感吾吾亦感汝蓋吾之愛情與希望未嘗有異於汝英遯生頻頷其首兩人遊行綠蔭之下步亦步趨亦趨無異一雙穿花蛺蝶也。

英遯生與蘭舸之婚約既成當以雙方之身世爲讀者告蘭舸者惠德烈博士之女也博士精於法學用腦失度早丁不祿其妻再醮而去時蘭舸方離襁褓其姑母雲高華夫人收爲養女撫育成人惠德烈遺有薄產蘭舸襲之雲高華夫人使之就學蘭舸頗穎悟卒業於文學專修科漸出其著作以饗社會偶有

所成輒投之。英倫京報言奧而精，頗得其父學習法律之遺傳。故館中主筆政者，極歡迎之。而英遜生尤爲傾倒。英遜生者，京報記者之一也。文壇健將，久著聲譽。父早喪，尙有老母。家計殊寒，筆耕所穫，僅足餬口而已。蘭舫投稿京報之第二年，館中開紀念大會，東請投稿，諸人蒞止。英遜生緣是得識蘭舫，神交既久，相見恨晚。訂交之後，彼此漸稔。身世擲果，贈珠相逢，未嫁更爲相得。英遜生備書之暇，輒訪蘭舫，碧紗窗下，喁喁私語。雲高華夫人見之，乃大樂，謂吾女姍姍，個郎翩翩，真一對璧人也。久而久之，兩人之婚事漸以成熟。雲高華夫人且時時以此慫恿蘭舫，謂必眼見汝之得所，方不負一番撫育之勞。醞釀既久，於是有此日之婚約。

英遜生與蘭舫旋商結婚時期。英遜生日春秋佳日，各有妙境。而十月天氣，秋風送爽之時，於婚期尤爲相宜。嘉禮既成，吾輩當作新婚旅行，以度蜜月。時則秋山紅葉，秋水長天一色，收入吾兩人之眼簾中。樂何如者？吾愛汝意，云何此六閱月之預備，時間得勿嫌促乎？此時蘭舫芙蓉之頰，益形絳豔。若春風一至，雙蕾乍發，點漆之瞳，斜睇英遜生之面，其憨態視訂婚時爲尤甚。卒乃言曰：此事當與吾姑商之。然六閱月之期間，不爲促，必能使汝得滿意之答復也。英遜生益狂喜，兩人又絮語移時，始分手而別。

第二章 惜分飛

夕陽一角，斜照重樓。樓中人影，樓外花光，相與掩映，益覺媚媚欲絕。樓之窗前，時露半截美人雙波，遙注一若有所待者。彷彿微吁曰：日之夕矣，彼其之子，胡姍姍來遲。曩昔之日，吾有所約，輒先期而至今。且逾期兩時許，獨不屢汝意。中人望眼欲穿，耶正咕嚕間，履聲囊囊自遙而近。美人眼光銳利，瞥見人影趨而

下樓啓戶相迓則來人足已及門美人不覺笑顏逐開與之握手且行且語曰吾愛汝來胡晏館中事冗耶其人曰蘭齡吾愛吾心碎矣蘭齡聞言芳心大震急問曰曷故吾可愛之英逸生汝莫嚇吾吾聞斯言心且先汝而碎矣英逸生曰吾輩將遠別耳與塞失和戰機已急駐塞與使已起程回國駐塞使亦同時離維也納奧國全國已頒佈戒嚴令其陸軍之一部份亦下動員令而奉準備出征之命塞王亦以一日開戰都城白爾格來特地瀕多惱河當敵之衝已與羣臣及衛士退出都城雙方備戰異常急切……蘭齡不俟其語畢急問曰汝胡絮絮話他人事盍先以與汝及身之關係告吾英逸生曰吾愛母躁吾先以原委使汝可有頭緒今俄德二國俱將加入戰局法國亦與我謀實行協約上之攻守同盟戰機如此勢難消弭吾政府已令軍隊靜候調度吾有兵役之義務日內政府將下令召集預備兵男兒報國馬革裹屍分也所難堪者與吾愛別離耳從此越水燕雲手分鏡匣秦關漢月日斷刀環言念及此能毋心碎英逸生此時以爲蘭齡聞之必然淚如雨下慟哭失聲那知事竟不然蘭齡既卒聆所言慷慨而言曰崇拜英雄本吾輩女子固有之特性當此四郊多壘之時正男兒赤心報國之日吾安敢以兒女私情誤汝汝亦母以兒女私情自苦若謂英雄氣短兒女情長吾罪大矣英逸生曰吾愛所言重於金玉吾當永永銘之然而人生最苦莫如生離無論何樣鐵石心腸亦不能毋動於中矧吾之與子相憐相愛尤非尋常可比一日之別尙似三秋之隔而況此去戰場存亡莫決乎言至存亡二字音澀喉暗漸不可辨蘭齡初時所言雖似曠達至是亦不禁淚珠紛披乃曰汝爲預備兵出發與否尙無明文何自苦乃爾吾愛汝果前往吾當偕行汝盡國民之義務吾亦當盡國民之義務英逸生曰汝欲挽髻從戎耶似此瘦弱烏乎可

蘭齡曰。吾無挽弓之力。固不能仗劍殺敵。但吾當投身赤十字會。爲看護婦。以從吾愛之後。英逃生曰。汝不諳醫術。恐勿稱職。且戰地多危險。胡可輕於嘗試。蘭齡曰。吾愛前往。獨不危險乎。盡國民之天職。固應避危險乎。英逃生曰。政府目下並不徵看護婦。吾輩不必作此空言。蘭齡汝已爲吾所有。吾不允汝。汝縱欲往。亦難成行。蘭齡默然。無言。雙眉緊蹙。若含無限苦楚。卒乃言曰。吾已三思之矣。汝行而吾留。則吾精神上當受無限痛苦。吾與汝偕行。僅受形體上之勞瘁。與其受精神上之痛苦。何如受形體上之勞瘁。汝苟憐吾。毋阻吾行。英逃生曰。吾愛汝之用意。無非爲愛情所纏縛。不忍向陽關風笛裏作楚囚之對泣耳。實則從大處觀之。亦不必如此。吾國海軍力素稱世界之王。歐洲牛耳。舍我誰執。况今日敵愾同仇。士氣之激昂。已達於極點。何難一戰而勝。則預備兵可不出發。即使出發。奏凱還鄉。亦指顧間事。吾愛何必多此一行。且也。汝即投入赤十字會。亦未必能任汝意而行。萬一能與吾同時出發。同赴一地。而軍中調度瞬息萬變。又未必能咫尺相依。汝其細味吾言。勿復作此癡想。蘭齡重違英逃生意。遂允其言。是時夜色漸深。但見碧欄干外。明月一輪。異常皎潔。兩人攜手並立於露台之上。仰視月光。陰沉之色。照澈心頭。愈覺淒涼。欲絕。是夜之形狀。雙方俱淚珠洗面矣。

第三章

南浦月

奧塞宣戰之第三月。吾英爲尊重比利時之中立。於是與德國開戰。吾皇任吉納青貴族爲元帥。以戰事重大。宣戰甫旬。餘即徵集後備隊。英逃生遂實行投筆從戎。出發之隔宿。往與蘭齡話別。蘭齡欲餞之。英逃生辭之曰。吾方寸如亂麻。雖食且不下咽。俟吾奏凱歸來。當與吾愛共坐此間。飲香檳之酒。道沙場之

事。今夕。敬辭。蘭舸。避之。旋曰。可祇取葡萄酒來飲之。以壯精神。英逸生頷之。蘭舸乃取酒至。英逸生且飲。且談曰。吾今夕本欲不來。足將進而踏阻者。屢吾知此來無非話。愁說恨多。倘幾許眼淚耳轉。不如硬着心腸不見爲得。既思以吾輩愛情之熱度。何忍忽然而去。兩足遂不期而行。蘭舸曰。汝倘不至。吾腸寸寸斷矣。今既來。此猶可於苦中稍尋樂趣。吾愛汝能留此作長夜談乎。英逸曰。吾起行以前之時。問皆汝之時間也。唯汝所命。蘭舸意稍愉快。旋曰。吾已決不往投赤十字會。閉戶寢處。靜待好音。汝能時以軍中消息告我乎。英逸生曰。出征非他往。可比例不能作家書。汝苟欲悉戰况。新聞紙紀載必詳。蘭舸曰。兩軍相戰。我之新聞紙必極力爲我軍鼓吹。戰地真相。轉不易得。然汝不能寄書於吾。亦無可如何之事。吾惟日夜祈禱於上帝之前。祝汝無恙歸來耳。英逸生曰。以吾兩人之熱忱。上帝決不使有所缺憾。必能如汝之願。還汝以無恙之意。中人蘭舸聆言之頃。適仰首上視。見壁上所懸。意中人之小影。伸手取之下。以綾巾拭其面。曰。影裏情郎。吾此後惟與汝共處。雖曰聊以慰情。實則益增愁慮。言次。點點淚珠滴於玻璃面上。化爲淚花。模糊不可復辨。英逸生曰。吾則并畫中愛寵。亦將與吾分別。視汝更爲可憐。蘭舸聞此言。悲懷益恣。淚珠如綆。靡而下。久久勿自止。英逸生乃撫其肩而慰之曰。吾愛吾初告汝以出征時。汝侃侃陳辭。義形於色。幾使余愧爲鬚眉。今夕何夕。胡前後判若二人耶。吾愛汝前勸吾之言。吾今當轉而勸汝矣。蘭舸嗚咽而言曰。今夕之淚。格外見多。吾亦不知胡從而來。胡爲而然……言至此。默思少間。又曰。吾親愛之郎君。郎行矣。吾新爲郎君製襯衣一襲。郎其服之。如見吾也。吾之靈魂亦附於襯衣之上。而時追隨左右。郎其體吾意。而憐吾情。語畢。從箱中取衣出。親手遞與逸生。英逸生視之。淚痕斑斑。滿染其上。想見

蘭。給。製。衣。時。之。酸。狀。一。念。及。此。真。如。萬。刃。攢。心。矣。

已。而。英。遜。生。語。蘭。給。曰。曩。承。子。諾。允。以。十。月。間。舉。行。婚。禮。其。期。卽。在。下。月。斷。無。實。行。之。理。吾。殊。負。子。良。勿。自。安。蘭。給。曰。吾。輩。心。心。相。印。形。分。神。合。何。必。以。結。婚。之。早。晚。爲。念。吾。旣。以。弱。質。累。郎。卽。待。郎。終。身。亦。分。所。當。然。英。遜。生。益。感。蘭。給。起。與。接。吻。強。笑。而。言。曰。汝。之。精。誠。可。通。於。上。帝。矣。厚。賜。吾。敬。拜。領。吾。亦。當。贈。汝。一。物。以。作。紀。念。倉。猝。間。未。及。置。備。且。置。備。而。來。者。以。金。錢。易。得。之。轉。不。及。舊。物。之。妙。吾。常。用。之。時。計。佩。掛。已。十。餘。年。未。嘗。一。日。相。離。今。以。贈。汝。若。謂。投。桃。報。李。非。所。語。於。吾。輩。也。言。竟。從。身。畔。取。時。計。出。授。與。蘭。給。蘭。給。接。而。受。之。又。復。吞。聲。飲。泣。英。遜。生。欲。撫。慰。之。乃。心。緒。不。寧。卒。不。得。一。辭。旋。起。立。曰。吾。愛。吾。殊。躁。悶。室。外。月。色。良。佳。盍。不。出。室。步。月。語。時。不。俟。蘭。給。之。答。復。卽。挈。之。起。兩。人。拾。級。而。下。逕。至。屋。外。步。行。於。草。圃。中。蘭。給。顧。月。而。歎。曰。今。夕。月。光。之。下。猶。見。吾。輩。並。肩。之。影。到。得。明。天。月。猶。是。也。吾。人。已。各。處。一。方。無。從。覓。此。雙。影。矣。英。遜。生。曰。汝。莫。再。作。斷。腸。語。一。轉。眼。間。東。方。白。矣。吾。將。歸。隊。出。發。分。別。之。時。在。卽。胡。不。稍。作。歡。聚。蘭。給。曰。雖。欲。歡。聚。其。如。心。不。我。主。何。兩。人。且。行。且。語。一。片。離。鸞。別。鳳。之。聲。樹。頭。宿。鳥。聞。之。亦。當。爲。之。驚。起。亡。何。曙。光。一。線。驟。上。東。方。英。遜。生。曰。吾。愛。珍。重。吾。當。行。矣。隊。伍。出。發。之。時。吾。愛。猶。可。遙。送。吾。行。惟。千。軍。萬。馬。之。中。吾。不。及。再。與。汝。談。話。蘭。給。不。禁。復。哭。英。遜。生。爲。之。拭。淚。且。與。之。行。接。吻。禮。皜。皜。月。光。映。照。地。上。彷彿。見。此。一。雙。未。婚。夫。婦。雙。雙。偃。抱。者。然。未。幾。而。英。遜。生。行。矣。

第四章 憶故人

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思。婦。癡。腸。古。今。同。嘅。蘭。給。自。英。遜。生。出。征。後。終。日。忽。忽。若。有。所。失。微。

特藏脂斂粉擯絕鉛華卽文字因緣亦不復結如醉如癡靡所騁之居恆喃喃自語曰願汝無恙歸來願汝無恙歸來雲高華夫人知之乃大戚先是蘭舸以愛清靜故與夫人分宅而居至是夫人恐其因愁而病復尼之同居蘭舸首肯從此晨星窺戶夜雨敲窗常有姑母爲之解懷矣

雲高華夫人有子女各一子名嘉維爾女名雪瑛嘉維爾與蘭舸同庚素經商於柏林每年還家僅一二次習以爲常故中表之間無何等特別感情也雪瑛年穉於蘭舸可四五歲天真爛漫頗與蘭舸契合且心地聰明若亦窺見蘭舸心事每日自塾歸必購日報晚報各數種以贈蘭舸蘭舸明知紙上談兵未可盡信然既無從可覓他種消息亦惟有姑妄聽之耳一日雪瑛休沐家居見蘭舸獨坐無聊因偕之出遊同往平民公園園之風景絕佳爲京城建築之一四時花開終歲不凋雪瑛乃絮絮告蘭舸以塾中事而逗之笑蘭舸不忍拂逆盛情時以笑容報之實則覩物思人情懷倍苦面雖笑而心固未嘗笑也是地何地非吾與吾愛常來遊行者耶一轉瞬間物猶如此人事已更蘭舸且思且行抵音樂亭上又自念曰曩昔之日吾不與吾愛同來赴會而携手舞蹈乎似此樂趣重逢何年思至此悄坐亭中淒然淚下雪瑛急慰之曰姊殆觸景傷懷乎姊殆思念英迷生君乎前敵消息頗佳行見英君獻俘而還蘭舸佯嘆曰小妮子亦學人弄舌耶毋妄言妄言吾不汝怨雪瑛乃不語兩人步至亭外蘭舸益戚戚寡歡不及遊竟乃與雪瑛匆匆還家

嗟夫嗟夫好景不常春婆夢短曾幾何時變更如此宜蘭舸之悲也一日雪瑛自塾歸手持報紙入蘭舸之室方欲贈之及室瞥覩一極異之怪狀蘭舸悄坐安息椅上面容慘白無復人色雲鬢四垂星眸直視

旁。有。錦。匣。一。具。零。賤。碎。簡。滿。實。其。中。皆。係。英。逸。生。寄。彼。之。書。及。雙。方。唱。和。之。作。雪。瑛。未。及。與。語。孰。知。此。多。感。其。姑。母。之。深。情。尙。於。無。可。行。樂。之。時。強。自。行。樂。以。慰。之。雲。高。華。夫。人。常。曰。黃。花。弱。質。瘦。不。禁。銷。視。汝。之。日。就。損。瘦。吾。腸。亦。寸。寸。斷。矣。

(未完)



錄 聲 鐘

(村 梅 陳)

遠 西 夢

竹君 (嵌字格)

前閱新聞報知張竹君女士徵求詩鐘余勉成八聯方擬就正忽見該報更正謂女士因病初愈院中醫務概不顧問斷無徵求詩鐘事殆另有徵求者偶為名姓所同惟近日郵遞詩稿均紛紛投至醫院故特聲明取消云云徵求詩鐘本屬韻事豈滑稽者冒名代徵耶余於原擬八聯外再增擬詠諸一聯備錄於後藉博一笑

竹解虛心能免俗君憑妙手善回春

(鳳頂格)

竹菊梅蘭添益友君臣佐使配良方

(全上)

種竹養魚崇實業匡君救國仗奇才

(燕領格)

崇拜竹師遵節制推翻君主重民權

(鳶肩格)

倘無修竹誰醫俗不有仁君孰救民

(蜂腰格)

文人詞仿竹枝詠女士名從君子稱

(鶴膝格)

良相同功書竹帛名醫濟世埒君侯

(兔脛格)

却暑奇功無過竹回春妙術尤推君

(雁足格)

題竹詛傳惡作劇欠君詩債總須還

(詼諧體)

小節烈
廿年苦節記

(定 夷)

吳烈婦傳概

烈婦姓湯。名書巖。江蘇武進人。爲吳公子岱東之配。清縣丞湯慶生先生之女。清二品銜署奉天民政司吳筱堂先生之子婦。光緒己亥秋九月。氏年二十有一。于歸吳氏。結褵匝月。吳公子患秋溫逝世。氏卽吞金。誓以身殉。不受醫治。當時筱堂先生再三曉諭。示以大義。言祖姑年高。代夫盡孝。亦應盡之職。俟重闈百年後。殉夫未晚。氏不得已。乃聽命。救治得甦。歲壬寅。筱堂先生嬰時疫。危甚。氏籲天割股。和藥以進。病頓已。家人不之知也。後經小姑覩癡痕。始得其實。其侍奉祖姑也。以色養。以目聽。於是者又有年。迨祖姑以天年終。氏悲不自勝。幾以毀卒。願翁春秋日高。不敢言死。含辛茹苦。代子職者又有年。乙卯夏。筱堂先生復捐館舍。氏卽欲遂初志。以小姑尙未適人。乃隱忍至十月間。及小姑于歸。嫁衣奩具。猶親爲料檢。正命時。自寫絕命書。遺其叔舅雲洲先生夫婦。大意謂今日之死。實出本心。以踐十七年前之誓言。往見先夫於地下。至堂上之恩。只好啣結來世而已。時乙卯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也。嗟乎。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氏以荏弱女子。既遵翁訓於生前。致敬盡禮。孝養無虧。甚至刲肌肉以療翁疾。已足昭閨門之崎石。終且仰藥於十七載之後。踐前言而不稍遲回。其見義明決何如也。偷所謂從容就義。終始不渝者非耶。嗚嗚乎。雖日月爭光可也。

墨隱生曰。吾國爲名教之邦。禮義廉節。素所尊崇。洪荒之世。我無稽焉。虞夏以降。崎行孤節。史不絕書。晚

近數十年間。歐風美雨。侵入華夏。自由之說。行重婚。不爲羞。平等之說。行倫常。可泯滅。聖人云。邪說橫行。甚於洪水。吾爲此懼。端居之暇。思學小說。家言以振末俗。適友人宦遊魯省者。以書貽余。述吳烈婦書嚴事。謂今濟寧道尹鄧樸。將上其事於大府。請付史館採擇。嗟乎。當此人心陷溺。風俗澆漓之世。而得此節孝兼全之烈婦。苦守廿年。始終不渝。魯殿靈光。於今重見。余爲之距躍三百。是不僅吾國仕女當奉爲規範。即彼崇尙自由平等之碧眼兒。聞之。亦當肅然起敬也。

墨隱生又曰。余與烈婦爲同鄉。吾鄉近十年間。節孝之事。雖有所聞。率皆慷慨赴死者。從容就義如烈婦。未嘗聞也。不有褒揚。曷伸節義。不付剗。曷廣流傳。余雖不文性好弄翰。試以心理演述烈婦之事。不炫奇異。不尙辭華。俾老嫗村姑聽之。都解區區微忱。或足爲今日人心風俗之救劑歟。

武進爲古延陵地。文化之盛。爲江南冠。有湯氏者。邑之舊族也。書香世澤。簪纓家聲。歷傳至慶生。納粟爲縣丞。遂挈全眷。聽鼓東魯。湯夫人系出大家。美而多才。有女一。閨字書巖。生而穎悟。甫離襁褓。卽能認字。母愛其慧。漸教之讀。書巖生性靜默。終日對書。危坐未嘗以爲苦。尤不喜附從姊妹。行作無益之酣嬉。慶生嘗顧而語。夫人曰。書巖莊靜。乃爾真不媿爲夫人之女。夫人舉蹙而對曰。女兒少年老成。誠恐福命攸關。余雖無福可言。然余望其能事事如余。余心慰矣。書巖稍長。尤愛讀烈女傳。每誦節義之篇。輒咿唔勿輟。間語其母曰。節義者。女子唯一之美德也。人禽之分。祇在於此。此而不知。不可爲人。母嘉其言。而心惡其不祥。塾課之餘。兼授女紅。書巖心思靈巧。縫紉刺繡。無所不工。年未及笄。盛名已噪。一鄉矣。書巖事親至孝。二老每有不豫。得女一語。輒轉笑顏。且慶生以末吏廁足官場。勢利之途。每多閒氣。歸輒

憂形於色。尤非愛女不足解愁。故二老視之不殊。忘憂草也。時省中爲女執柯者頗多。湯夫人愛女情殷。不欲遠嫁。異省輒婉辭却之。間以探書。若意書若默。無一語再問之。則曰：兒願學北宮嬰兒之撤除環瑱事。阿父阿母以終母笑曰：長而有家女子之常。汝斷無以丫角終理。余雖愛汝。亦不忍使汝不享人生完全之福。書岩喟然曰：女兒自知命薄。幸福乎渺茫。何如湯夫人聞之意深不憚。曰：汝胡好作衰颯之言。少年人意興方佳。不當動言薄命。汝固孝者。當替親心以爲心。須知汝母聞此等言辭。頗愀然不樂。書岩恐傷老母之心。笑慰之曰：女兒妄言之耳。雙親健在。卽女兒無上之福。今後惟母所命不妄言矣。湯夫人始無言。

亡何有吳氏遣媒來執柯。吳氏者亦仕宦之家也。吳公筱堂爲東三省候補觀察。使生一子名岱。東字伯詹。亭亭玉樹。丰儀甚都。既無兄弟。僅一稚妹。母早故。其父視此一雙兒女。愛可知也。顧家範極肅。雖愛勿弛。芸窗功課督責尤嚴。伯詹亦無執袴氣。拳拳服膺。好學不厭。讀書十行俱下。雖隔年不忘經史。而外旁及詩詞春蓮浣花諸集。無不熟誦。每有所成。老師宿儒輒歎弗如。鼎鼎盛名。幾壓倒歷下文壇矣。生平自視極高。擇耦尤苛。謂茫茫塵海中。千紅萬紫。無一當意。奇醜殘廢。固無論矣。卽有堪寓目者。其或艷而不韻。其或佻而不莊。求一艷而韻美而莊之女。耶。幾等廣陵絕調。求之不得。母寧勿娶。故年已弱冠。猶未賦好迷也。彼堂祇此寧馨兒。爲嗣續計。旣不能任其子所爲。又不欲過拂愛子之意。嘗告之曰：重闈在堂。汝祖母望曾孫之情。較余望孫之情尤殷。汝當體兩代尊長之心。母事吹毛求疵。諸事有余爲政。余當極力物色佳婦。以滿汝望。須知汝母早故。祖母年事已高。不能管理家政。汝婦來歸。卽當主治中饋。余亦未嘗

一日不望娶得賢婦使汝他日宜爾室家樂爾妻孥余亦樂觀佳兒佳婦之繞膝也伯詹徇父之意自是而後婚事乃悉聽父命

彼堂於聽鼓之暇常返梓鄉照料家務因事得識慶生相遇既類相知漸稔彼堂知湯氏室有愛媛美而淑陰使人探之德才色三者俱備中饋妙選也於是挽人作伐慶生仰彼堂家世且微聞伯詹文名自無不允之理祇以夫人有不欲遠嫁異省之說遂往商之且以辭動之曰倘在科舉時代此金榜人物也夫人心欲擇鄉人爲壻然余固宦遊他省嫁於本鄉轉是遠離若必於同寅中求同鄉而壻之又須雙方相稱者偶逢則有之必得則難信且宦海中之升沈遷調朝不知夕即使如願以償亦未必能終身同處一方如此想來轉不如揀擇家計與人品使家計果佳人品亦優不必問其異省人非異省人皆可壻之異日任彼天南地北吾夫婦之聖念可以稍輕也湯夫人聆此冗長之語喟然曰生女終是他家人吾已留女二十年從古禮女子二十而嫁之例今已及時矣夫子所言自是的論余復何說之辭余所不愜意者吳公子無昆季行殊覺孤單耳慶生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兄弟妯娌之不睦者吾輩已眼見不少與其有兄弟而失和毋寧單丁爲得且也彼堂無婦愛子特甚既愛子必能推愛及媳女兒若去卽主中饋觀察府中之威風勝余陪吏多多矣夫人爲慶生之言所動遂亦首肯亦備至好爲冰上人奔走於兩宅之間納聘之禮成而書巖畢生之命運定矣

逾年九月爲書巖于歸之期時則黃花競放晚節爭光此三秋風景一若知書巖嫁後之命運而以黃花示朕兆者臨行書巖泣別其父母曰出家從夫兒既適入於阿父阿母之前不能復盡孝道以報鞠育之

恩矣。慶生夫婦聞言，亦皆老淚縱橫，不勝酸楚。慶生漸拭淚而語書岩曰：爾順爾和，必敬必戒，善事重闈，母違夫之十六字，其永銘之。書岩再拜受教，且曰：廿一年之庭訓，熏沐已深，微阿父今日之言，兒亦決不至貽父母羞。二老又叮嚀保重，含淚送之。書岩遂歸吳氏，自此一入惡魔，劫運重重而來，造化小兒之弄人，何其酷耶！然厄其遇於前，成其名於後，使千秋萬世而後，知有節孝兼全之吳書岩烈婦，天爵自有樂境。天之所以厄書岩者，安知非卽所以成之歟。

洞房花燭之夜，賓客之蒞止者，見此一雙新人，僉謂郎才女貌，允稱珠聯璧合。且新婦眉目之間，流露英俊之氣，神明內斂，豪氣外揚，尤非尋常巾幗。筱堂亦以爲果是佳兒佳婦，不負一番選擇苦心。伯詹喜如所望，相敬相愛，亦至相得。自後蘭閨唱和，殆無虛夕。蜜月之中，風光不少，視彼畫眉傅粉，直等市兒行爲矣。如是者，忽旬餘，個中人方融融怡怡，以享其伉儷之幸福。而孰知劫運之來，卽在眼前耶！伯詹體本怯弱，十年以來，夙夜沉潛於古紙堆中，用腦過甚，後天益虧，是歲夏間，又感暑氣入秋，以來，醞伏益深，彷彿貯水於池，一朝潰奔，自必橫決。一日，伯詹自外歸，體頗倦乏，入室卽眠。書岩詢之，則以力乏告。逾時許，晚膳陳於案上，書岩手持紅燭，行至床前，携伯詹之手，欲挈之起，忽覺掌熱如灼，驚極復謔，其面雙頰現鮮紅色，與燭光相映，倍覺色赤，雙目下垂，似已入夢。書岩知其病也，輕撫其額，則亦炙手可熱，乃輕取錦被覆諸其身，已則默坐牀沿之上，以俟。伯詹之醒，先時書岩已覺腹饑，陡受此驚，不復知飢，卽與之食，亦不能下咽矣。

伯詹既醒，書岩前撫之曰：詹郎有所不適耶？晚餐陳列案上，已有半時，今且冷矣。蓋揣書岩之意，實不忍

以病之一字遽加諸其所愛之人伯詹答曰余無大病偶覺口頭作惡頭部患熱耳言次一陣心泛忽大嘔吐吐聲聞於室外於是一家之外皆知伯詹抱病快意之家庭驟爲愁雲所罩延醫合藥竟夕惶惶伯詹恐書岩憂急或至憂急成病猶作慰藉之辭曰疾病爲人生恆有之事余偶小極感冒而已妹母驚惶乃爾書岩不欲於病人之前說病勢之凶姑諾諾應之而已實則見其來勢如此之劇芳心已粉碎矣自是伊始以迄伯詹下世之日書岩未嘗一日解帶而寢也

明日伯詹病狀依然所服藥汁不啻石沉大海書岩對之異常憂急彼堂舐犢情深亦時至病榻問訊嗣延歷下名醫某君診脈某至診既語諸人曰外間秋溫症盛行此其劇者宜慎之又慎否則疾不可爲已書岩方心驚胆落慄慄而懼聞此危詞痛澈芳心恨不能以身代之喃喃自語曰余爲詹郎而死且如遠遊之還鄉而况病乎病在余身余當處之泰然病在郎身余心之苦痛實百倍於郎身上之痛苦天地有知祖宗有靈盍鑒余誠以余代郎嗟乎兒女痴腸徒勞夢想書岩之心縱誠書岩之言難驗伯詹壽命已如嶄山夕陽雖欲留之已弗及何

一夕書岩侍疾於室豆燈永夜似滅似明窗外西風瑟瑟摧打樹頭敗葉簌簌作聲一種淒涼景象幾疑非復人世書岩思量前塵不覺噉然而泣淚枯眼澀猶弗自止忽聞伯詹嗽聲恐醒後有所需急拭淨淚痕走至床前蓋書岩不忍傷病者之心雖日夜哭泣都是背人洒淚故至時猶拭淚以見伯詹伯詹見書岩至出其冷如冰雪之手與書岩相握時喉間宿痰上壅喘不能傷書巖爲之撫摩有間氣息稍平斷續而言曰吾敬愛之賢妻余累汝矣言甫脫口痛上心頭不覺熱淚外溢嗚咽失聲書巖本力抑悲懷強制

眼珠勿使下滴及見伯詹痛哭乃勿能復忍矣點點滴滴着於伯詹手上使伯詹益爲淒楚對泣久之伯詹始收淚續言曰余病如此其命也夫自與賢妻結褵尙未滿月覺汝之一舉一動無不動人敬愛阿父固視汝如女祖母尤愛汝若孫得婦如此余方謂家庭幸福來日正長而孰知天奪余壽耶書巖聞之又爲大慟忽念病者墮淚過多恐起變症乃復止泣轉慰伯詹曰郎當壯盛之年斷無意外之虞幸郎珍重病體母作無益之思伯詹曰汝之用意余已了然前數日間余猶希望病之告瘳對汝亦極力隱諱病情私心不欲重汝戚也今則殆無望矣事到盡頭已無可諱余此時撒手而去累汝負汝已趨乎極若再一語無遺余更無以對賢妻書巖正色而言曰詹郎汝不必爲余計余自計之已熟曩昔之夕郎與余誓曰生則俱生死則俱死死誓不相離余亦言之者屢出余之口入郎之耳出郎之口入余之耳言猶在耳余誓從郎以去郎如勿信郎當爲余先驅狐狸於地下伯詹愀然曰前言戲之耳是烏乎可重闈在上余無兄弟……言至此急轉他語曰余復以此累汝真非啻環結草可報矣書巖曰有小姑在頗能得堂上歡心余無狀不能善相夫子更何能善事堂上乎伯詹曰余有不測重闈暮境已不堪言汝若復有痛心忍性之行是趨堂上入末路也賢淑如汝忍爲之耶至於吾妹稚而好弄烏能侍堂奉上卽他日成人後女大須嫁終有出閣之日仍不能奉養吾祖母吾老父以迄終身也書巖曰郎其諒余余夫婦雖結褵未久形影相依如魚得水余何忍捨郎而獨生郎有不幸余誓相從此意已決無復他言伯詹曰汝意縱然恐祖母阿父亦不汝允書岩曰余不受救其誰生余伯詹不語有間曰余旣無昆季行嗣續大事責在一人萬一汝腹中已有血胤則爲我吳氏立功不少汝又烏可遽死而不稍事遲回耶書岩曰余實無

孕自耶病後信水猶至嗣續一端余固慮之然缺陷已成其誰有此補天之力伯詹喟然曰吾祖吾宗吾父吾母以及吾身吾妻殆皆爲若敖氏之鬼耶不孝不義之罪叢余一人之身天乎酷哉語至此又泣然勿自止

時則窗外風聲益急蘆葦相戰之事從遠處絡繹傳來間以遠寺鐘聲若斷若續書岩萬種淒涼若俱爲鐘聲所煎熬痛心乃至於極伯詹已昏然睡去口中時作囁語語音低澀莫可辨別書岩邇來目不交睫者已有三日孤燈永夜習以爲常頃聞伯詹所談之語此時腦海迴環一週覺病勢有增無減確已到得絕境阿儂命薄之語曩者偶爲阿母言之何圖竟成讖語嗟乎世間儘多未亡人然未有傷心如儂者生既不願死又不可其奈之何曩者吾母爲余相壻費盡幾許苦心今若此吾母之痛心何如老人暮境其厄塞不減於吾翁吾祖姑也嗟乎余終無萬全之措置誠不知計之所出伯詹告余母死必有希望乃可勿死余無子嗣希望安在不守節即殉節余能不死乎思至此忽聞病者又作喘聲喘而咳而醒熟視床外見書岩立於前淚浮雙頰似悟頃方對話者乃曰余方與汝言汝胡久弗作答耶書岩知病者神經替亂即答之曰耶倦矣不期而入睡鄉余不欲擾耶安眠故悄然默坐也

(未完)

敝著劫火厄盟記俟本篇登竟再行付刊 定夷誌

軍事小說 古屋斜陽

約瑟芬原著

(裴村定夷)

第一章

一日之晨驟雨淋漓景物淒黯地中海風勢殊勁浪花着風濺石皦皦作奇響波瀾飛噴如雪其橫戾之狀足以引起吾一絕大紀念當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之世吾法革命怒濤激浪襲於全國靡所底止猶是日地中海之狂瀾衝擊海舟阻止其進行而是日驟雨之奔騰亦彷彿吾法革命戰禍連年無已時自卯至申傾盆不息俟遠處鐘聲清澈報五下雨師始收其術即蕩蔚之濃雲亦漸冉冉散無何一角殘陽隱身雲屏中作美人之窺竊才子矣時則一絲光線直射波濤上閃閃作金鱗色起伏無寧時而海底倏現一可怪之黑影余見此黑影奇異特甚蓋其層巒之狀有似乎吾拿破崙陛下第一次幽居之愛爾巴島也疑信既不定則就懷中出望遠鏡視之則此古島受斜陽之映照方燦爛呈奇彩祇此雕敗之屋宇淒慘至不可寓目令人於悒無歡耳吾書開章即述地中海濱驟雨之狀態及觀物興感之情况獨於吾之身世曾不一述吾知閱者必有所忸怩矣吾名約瑟芬產於西印度之馬溪克島余呱呱墮地時適一千七百六十三年吾父塔希歐時任砲兵中尉幼聞吾母言吾父出入沙場者二十餘年戰功纍纍胸前勳章亦纍纍蓋吾父每得一功必獲一勳章此勳章爲路易十五世陛下所手賜者即忠於法蘭西帝國之標識也吾年十五貌漸娉婷人或有譽吾爲仙子者吾惟一笑報之蓋吾智識淺陋仙子之貌平生未嘗夢見安敢受此而子爵薄阿爾適因公來西印度島與余相邂逅目灼灼作猶視吾怖極奔告吾母嚶嚶

而啼母慰吾曰痴兒人之睨汝者爲愛汝也鳥用怖嗜此灼灼若賊之目猙獰而視吾若將吞而食之者吾母偏爲之飾詞曰愛吾至今思之猶自駭異越遇薄阿爾子爵之七日吾父來告余曰薄阿爾愛汝欲汝爲偶吾已許之矣嫁得金龜婿幾世修得來吾兒之福不淺也吾聞之怖極而哭吾父復慰諭有加曰彼實真愛汝汝宜善承父母意方愧爲孝女非然者阿父阿母不喜汝矣嗟乎吾惟懼阿父阿母之不喜吾故勉允之其實異日之甘苦未嘗一思及也亡何禮成矣薄阿爾携吾歸巴黎

閱者諸君母忽以上所述上所述者實有關於吾一身之幸福故吾喋喋不已一若白髮老嫗喃喃談遺聞軼事終篇不倦此後則以簡截之筆敘之矣吾既至巴黎仕於皇后馬利恩得內特之宮庭居無何而驚濤駭浪之風潮澎湃席捲而來吾夫薄阿爾爲暴徒所殺吾亦下獄屢瀕於危後雖得釋歸而所有之屋宇財產盡見奪於暴徒亂人曩之親朋戚友或死散或生離無慰勞詢問者除旋繞膝下之猶日孛屋爾敦斯子女二人外更無他人來解吾愁懷矣當爾時也以吾人之心理度之惟舍知命安貧外無他法寧料他日有爲法蘭西皇后之一日既爲皇后矣又寧料有休棄之一日天乎天乎殆故設此情網以陷吾約瑟芬乎然吾非自號愛國者耶既遭情場之劫敗復何言吾當以軍事上之所得公之於世人至纏綿悽惻之情非吾所當言矣

吾欲述軍士上之所得必先叙吾法蘭西昔日之形勢當一年七百八十九年之際正路易十六世卽位之第十六年帝爲政暴而虐故國是日非國民腦筋中所有者惟改革與破壞而已是年五月之五日路易陛下開國會於非色野平民代議士不辭勞瘁咸自鄉里來歸望王之改革新政以爲國民之倡故欣

然而來不知王首倡「三民別爲會議事」之說。平民代議士皆怏怏不悅。謂非三民合議不可。而王及尼克亦持之甚堅。爾時世俗所崇者爲君主華族政府習俗。如此貴賤大判。頗不平也。吾聞薄阿爾言。路易王之對於平民之請求。期期以爲不可。曰：此風一長。我法蘭西寧尙有朕置喙之餘地耶。苟平民有暴動者。吾有兵力以平之。尼克亦左右王命。唯唯稱旨。隱則求緩頰於平民代議士。明知拂逆輿情。事不可爲。故出此也。尼克爲人精於整理財政。尤善明哲保身。居身政府。曾無絲毫表見。而當茲時也。又置整理財政於度外。平民代議士有所藉口。聲氣益勇。不復稍讓步矣。

嗟乎。法蘭西平民之暴動。卽基於是。民氣之暴逆。猶人身之有疾病也。宰輔則爲醫生。藥而見效。則民氣自平順。若用藥而無主要之劑。則未有不加劇者。乃當日之尼克。惟知因循苟且。自誤誤國。其罪可勝誅乎。閱六週。平民之代議士再進。六月十七日。國民議會立矣。國民議會云者。平民獨立之謂也。其議事以不賴貴族僧侶爲目的。尼克聞平民有此舉。舉止頓失措。卽奏路易王。王問計於尼克。曰：民心如此。將奈之何。卿多善謀。曷速爲朕籌之。尼克曰：揣平民心理。不至三民合議不止。爲今計者。莫若虛與周旋。陰則主張分離。俟彼稍退步。我卽銳進。可也不然。民心如烈火之驟熾。滅之誠無術。姑息又非策。此實不利於陛下也。路易王聞尼克言。躊躇良久。始長歎曰：技至此耳。任卿爲之。

第二章

翌晨。改革之詔下矣。旨溫以柔。曰：「朕不願國民之視余爲暴主也。苟國民之請陳有益國家者。朕惟國民之言是從。」平民代議士閱此改革詔。氣驟餒。欣欣然相告曰：賢哉路易王。法蘭西專制之黑幕。一旦

揭去矣。即巴黎之婦女亦均扶老携幼來相慶賀。此日巴黎之人心盡融融如春日之晨暎矣。嗟乎此歡呼若狂之平民代議士寧知政府之手續純係機械的作爲歟。

二十日天宇清空微風披拂時爲溽暑之月天際來此涼風暑氣蕩散不復覺熱其時諸平民代議士方興高采烈其金絲之髮望風飄拂彷彿請求得遂亦躍躍然其生氣矣乃一至院門即大失所望蓋政府已先時派兵封鎖院門不許平民代議士入內有膽略者狂呼鼓噪爲如此不良政府存之何益而懦弱無剛略者亦腹誹不止然其志卒不屈直至王之打球場而誓曰「立憲者吾人之目的也目的不達吾人斷不肯解散」王聞之大駭懼平民代議士誘民以反動也則命尼克溫言勸散謂王此舉非純粹拒絕平民代議士實以華族頗欲得平民代議士而甘心恐釀大禍故王不得不作未雨之綢繆也諸君苟眞愛國者請靜居以待王命平民代議士以爲言出於衷必非諱飾遂散歸。

溯國民議會之原則主動者爲希歐氏希歐者吾法蘭西之政治哲學家也名歐馬紐兒約瑟人呼之爲阿倍希歐一千七百四十八年產於弗列魯斯阿倍希歐好宗教之教育初倡共和政治論至其職業固罅爾得爾監督牧師管轄地之長而兼教師之任者也然素喜政治學尤好平等共和諸新說懷抱顛覆政府之志者非一日已其變革政體之志醞釀既久而適逢此平民代議士要求不遂之大好機會於是乎得售其術路易王之召集國會也阿倍希歐曾三著論說痛言時事并力詆政府之非路易王雖憾之然亦無可如何也無何阿倍希歐被選爲巴黎之代議士當政府提倡三民分離之說時希歐以滿腔熱血提倡革命平民代議士爲之激動不少使平民代議士獨立而不賴華族僧侶之勢者實皆阿倍希歐

階之厲也。

二十三晚。路易王親臨議所。議事場至寬敞。代議士咸集於此。此外有連屋數楹。用爲治事之所。座極廣。可容三千人。屋頂以白堊塗之。以鐵梁承之。汽燈下燭。四照皆明。路易王甫入門。歡呼鼓噪之聲隨之而起。王曰。余知諸君俱爲愛國之人。故於國事皆竭力經營。非立臻強盛不止。然諸君亦知急進者無善效。緩圖者有美果乎。余非不欲立憲。實以吾國人民程度未能急遽。立憲故緩圖之耳。今余感諸君之厚意。特親蒞議場。慰勞諸君。倘有見地不妨一抒懷抱。阿倍希歐代表平民議士答謝曰。敬謝吾王星夜冒風露而蒞議場。然代議士議決三民合一議院治事。願吾王垂允。王曰。論時度勢。不能匆遽而行。華族僧侶平民合院議事。事朕實不能承認。於時代議士中有米刺伯者。有氣概而雄於辯。至是鼓舞其勇氣。固持前說。謂不得三民合議之結果。吾儕請死於王前。王躊躇無良策。沮喪不得已。允之。

閱者諸君既已知成三民合議之功。臣爲阿倍希歐氏及米刺伯氏。吾書更不得不一述米刺伯氏之歷史。蓋米氏於吾書亦有至大之關係也。米氏名屋諾（譯音至九字之多。以其太冗繁。故略之）乃爾之舊族。理財派鼻祖之一也。著書痛論政治財政。政府雖忌之。而以其望重。無如之何。而米氏熱血至湧。其媿媿之論。調痛毀政治。不稍輟。尼克恨之。次骨譖於王。下巴士的獄。有述米氏之家世者。謂米氏固米刺伯侯爵維克之子。幼夙穎悟。惟放恣無忌。憚耳。米氏之爲人。遇事固精明。而生性則淫亂。職是之故。屢獲罪。與歐寇司州富家女爲婚。盡繼其所有產。而滌蕩無餘裕。因循四五年。負債纍纍。然又與一華族妻通。私奔荷蘭。乃爲政府囚於皇新之獄。米氏雖有才而德不足。故巴黎人頗有誹怨之也。

（未完）

聞 我 是 如

(摩 巨)

常。人。作。事。只。是。又。霸。又。怕。霸。是。霸。權。怕。是。怕。死。

同。為。圓。顛。方。趾。之。儔。或。名。垂。百。世。或。老。死。牖。下。凡。夫。豪。傑。只。爭。得。當。初。一。個。忍。字。死。是。忍。不。死。更。忍。

能。死。固。佳。然。須。預。將。死。時。滋。味。細。嚼。一。番。方。可。去。死。若。一。味。恃。強。譬。如。吃。藥。稍。嘗。黃。連。即。搖。頭。結。舌。於。病。何。益。

豪。傑。只。是。能。為。人。所。不。為。之。事。若。庸。夫。俗。子。只。知。因。風。縱。火。在。高。山。上。呼。喚。了。事。

文。章。情。之。現。乎。外。者。非。大。英。雄。不。足。當。此。語。

間。世。一。出。之。大。文。豪。國。人。當。以。鳳。毛。麟。角。視。之。不。當。以。景。星。慶。雲。處。之。

怪異小說 無 歷 村 原名 Khmm Leslie Beresford. 原著

(茗狂譯)

原書緣起

第一章

「原註」是意節自錄一書中書爲探險家老倫斯麥倫特所作署寄其友之任東孟加拉臘特夫行政長官名柯爾伍石者時則西歷一千九百零八年二月也

余今已稍得端倪彼柯漢村神秘之蹟即余儕前恆懸村及之者不久即將實呈余前矣君亦知導余以此者誰乎則嘗與一業皮革者談其始余獲聞於彼者乃殊妙僅識人往彼間者都不返雖屢以言餌之彼卒守口如瓶余殊不耐意欲令之去而其機忽至則余方揮右手近其面彼乃大震時余手所御者爲一丁字形之綠玉此玉之歸余在六年前出征西藏之日事頗奇詭君當猶憶之後此君於加爾各打令薩姆沙汀老奴爲余琢而爲飾余知玉業爲彼所損然此時仍著靈效彼一見竟顛顛焉如瘡作震恐之狀爲余目所未睹戟一指指余手喘息而詢曰此耀余眼前者非亦即地老天荒歷劫不死者之一耶余於其言乃瞠目不知所答彼狀已覺復返其前之落寞情狀余深悔蠢蠢即亦力振其神慍聲詢曰豈是中包含無限意義耶隨出羅比一二枚授之俾免其他奢求彼忽奮然作色舉而揮之旁復指余手抗聲而言曰此區區阿堵物寧足爲導引仙境之代價惟此奇珍或足以屬皮革商湯鉢（卽其名）之望俾之長途偕行彌沐其福則爲事或佳也余乃攜燈自案高舉之俾燭其面嗟夫余友則其人面如紙白恐

極矣。乃顧之曰：其以柯漠示。余彼即答曰：否。余何能舉彼大神爲不識其面者。告又烏能撮其津途以示。素未涉足。無歷村者耶。是時指上之綠玉。忽觸余膚。如燒惱。悅焉。頓覺爲計之左。初非可刺詢而得。不如以術鈎距之。遂率然曰：其往朝之難。正坐道修而多險阻耳。是言一發。彼不期遽墮術中。果吐實曰：爲程僅一日耳。以刺大紅塔之途。往已而斗覺默然。復不語。目灼灼以視余。似震恐甚。余遂不待其有所求。即揮之出。

余親愛之伍石。所謂刺大者。嘗得之士人之報告。謂居余幕之東南。以意度之。殆爲一已圯之修道院。夫此祕密之關鍵。余求之不知已歷幾何時。今既得之。其喜可知。用當遵其所言。一往發其祕。自信此神祕莫測之仙村。不久即當現。余眼簾也。異日歸來之後。當爲剪燭一談。不則亦必載之於日記。君當可屬目之。而此事一發。見是否將舉余儕文化宗教哲學之源。而鏟除一盡。余殊憧憧焉。未敢遽決。君試易地而思之。且君亦嘗憶番特雷拿斯老人之言乎。爾日彼於游廊上語余。儕曰：柯漠村者。無晝無夜。亦無時。歷君頗笑其爲妄。今余彷彿猶聞此磔磔之笑聲。老人則當日至。怒。顧余頃倦。且思眠不暇。復絮絮及前事。則亦即此而止。所尙轆轤。余心者。則明晨與柯漠與夫此行之或成。或敗。明晨爲事集也。

「上午三時。」晨光透矣。余急欲啓行。然有一事殊惱人。當爲君述之。則力夫等皆有難色。不欲往。即佛獨亦恆怯甚。蠢蠢然語。余謂此事初無善果。蓋據彼等言之。柯漠與地獄爲義。乃等一聞是字。幾欲呼也。雖經餌之以利。怵之以威。卒無一人爲動者。余遂毅然獨行。以一驢負裝。隨而以此書付佛。獨命寶君所。余同侶之舟不久即當返。而遲余於賴。獨克總幕中。毋與佛獨有所言。至彼皮革商湯鉢。余思彼已行其。

詭計矣。以彼曾布流言於衆，謂余之往濟聖地，諸神禍且不測。然其事良益於余，余且彌以自豪。則中亞細亞荒遠中，尚無有子身僅挈一驢而往者。余雅願一冒是險，且將持以毅力矧余是游之所由起，實至怪誕不經，非所能已其事。余祕之久，未嘗一以語君也。

君知余於婦人初乃視若無覩，未嘗一與之談，亦未嘗一道及之。然余之所以如是者，正以一婦人耳。余敢自承於此，余忸怩乃殊甚。其人爲一不可思議之婦人，恆見之夢寐間。蓋自U字形綠玉加余之指後，此婦即直鉗余之靈魂矣。第余雅不欲過寫其人之美，致失其真。君當知余非閨閣中之媚臣，不慣作是等語調也。故僅知其人爲余晨夕不可離之膩友，既柔且潔，手則凝潤如玉，髮作淡金色，雙瞳尤撩人。燦然滿蓄愛情之火，余之於此，究何若亦愴不自知其瘋耶。痲夫余親愛之伍石，正恐距此不遠耳。即當余作是書時，彼尙俯身就余，一吸其芬芳之息，大似飲醴而醉，而媚聲一入余耳，尤昏昏然不知何云。僅聞其如春禽之嚶，嘓及與其絳唇遇，溫美乃如桃實，試握其臂，則柔如純綿也。嗟夫，伍石彼何人兮，其魔人之尤物，抑即誘余至柯漠者耶。

余明識是行近於暴虎馮河一流，恐無良好結果，願仍莫能自己。以是書付佛，獨後即毅然長行，破釜沉舟，與世人絕。以余此身，彷彿焉已履乎柯漠之闕也。後此余總幕中有所事，君可爲代理之佛，獨供君奔走，余則不復能顧及彼刺大紅磚之塔，隱隱似聳余前矣。就實而言，此塔隱於叢山間，小乃如阜，不可觀。山脈則連亘峻峭而上，高插於如火旭日中，其程初乃不能懸度，約於明日之晨，或可抵彼。問加以彼柯漠村者，夙無時歷，則余亦不能云以何時返第，頗信湯鉢所言，謂彼間非無歸路，要在人能自擇。是則非

無 歷 村
 人。即。日。記。必。有。達。君。之。一。日。書。不。盡。意。行。再。相。見。

第二章

二。年。後。一。訪。事。員。傳。來。旅。客。數。人。行。抵。雪。立。柯。拉。之。消。息。云。自。西。藏。之。西。北。部。來。并。昇。一。老。年。英。人。至。衣。作。西。藏。賞。者。裝。是。人。得。之。於。道。旁。地。距。探。險。家。老。倫。斯。麥。倫。特。啓。程。之。處。勿。遠。狀。至。困。憊。似。心。力。交。瘁。而。至。是。據。旅。客。言。彼。等。見。及。後。即。施。術。以。救。之。良。久。乃。能。作。語。迅。而。首。尾。不。貫。英。語。與。西。藏。語。交。參。而。作。詞。中。恆。聞。有。弱。芙。及。『柯。漢』。相。似。之。二。音。喃。喃。可。辨。餘。則。不。知。所。云。矣。如。是。者。可。數。分。鐘。復。噤。口。僵。臥。如。前。嘗。有。一。客。欲。往。探。其。所。握。舊。而。且。敝。之。皮。篋。乃。百。計。不。可。得。似。彼。處。昏。暈。中。猶。出。死。力。以。衛。之。不。肯。稍。釋。也。脫。不。以。彼。年。事。之。高。人。且。謂。其。人。即。爲。探。險。家。老。倫。斯。麥。倫。特。二。年。來。種。種。懸。付。之。詞。行。且。決。之。一。日。顧。麥。倫。特。僅。一。三。十。一。二。許。之。少。年。此。人。則。垂。垂。八。十。矣。厥。後。遂。昇。之。大。傑。林。醫。院。中。將。待。其。稍。瘥。後。移。往。加。爾。各。打。而。度。冬。中。間。經。種。種。之。考。查。知。前。此。所。度。非。誣。也。

是。後。余。儕。大。傑。林。之。訪。事。員。復。來。電。謂。西。藏。旅。客。所。攜。來。之。人。即。二。年。來。杳。無。消。息。之。老。倫。斯。麥。倫。特。也。其。至。西。藏。以。楷。西。密。之。途。行。尋。即。與。其。同。侶。別。踞。然。獨。行。後。事。則。不。能。知。之。矣。此。時。其。生。望。已。絕。僅。淹。滯。床。第。間。以。苟。延。殘。喘。而。秘。密。亦。即。因。之。而。發。見。則。所。握。之。篋。中。藏。厚。函。一。封。緘。甚。密。署。寄。其。友。柯。爾。伍。石。者。余。儕。頃。已。電。之。矣。

第二章

「是章爲臘特夫行政長官柯爾伍石所述」

老倫斯麥倫特者爲一最其膽力之少年探險家當世實罕其匹其於深入西藏西北部時之所遺至駭觀聽悉已載之其日記矣當此將公之世界前余不能不有所言用代詮釋

第一此開化最早與世無聞之怪村乃處外希馬拉亞之域內外希馬拉亞者曾見之一千九百零六年所出之地理日記與圖中註有未經考探數字此亦非屬空中樓閣彼雪海定博士者固曾身入其地并云地居緯線三十五度此老倫斯麥倫特之所以一聞拿斯老人言即毅然志決也

余嘗取麥倫特之日記而細繹之知柯漢村尙居博士行程之南復取博士之書與日記一爲對照之乃得一往朝之徑而其地之所在於是乎確定矣博士之言曰此外希馬拉亞脈之羣峯連綿咸向東北之東而走其南則有一湖爲程約二十英里然去余儕之行程尙遠竄然居於右又曰當余儕抵第四十四幕時已履乎此山脈之中峯高可一七五三九尺洛勃脫請於衆攀向東嚮之小徑考探一切入夜未見其返余儕始懼僉謂行苟轉趨東南者余儕恐將一一爲此森森陰怖之羣峯所攝矣余於此乃知洛勃脫其人必已窺足乎柯漢之境而所言之湖即麥倫特所稱『費雪麥淚泉』也

余今復爲釋是神祕之域何由遽入余友之耳則循序而言余或先當述及此U字形之綠玉此玉之歸彼准彼自述言乃至奇詭不經有類神話余不信世更有勝之者當其自述之時余曾爲速記一過今刊列於下

彼曰一夕余近幕門而坐以是行不得復北頗愠（彼嘗欲往朝蜀麥林蓋據西藏人言之是地實爲全世界中心也以爲典土者所禁不得前）然當是時舍半途而廢固無他術則惟深自憤惱而已故余同

人。喧。笑。之。聲。時。雖。振。乎。嚮。左。之。幕。中。余。初。勿。爲。所。動。在。恆。日。則。欣。然。往。矣。余。所。圍。之。火。燃。之。以。牛。勃。微。光。熊。熊。然。映。於。洞。黑。中。一。穹。牆。上。門。外。則。白。雪。紛。然。而。下。與。星。星。火。光。相。映。成。奇。趣。正。眺。賞。間。忽。聞。有。人。踏。雪。之。聲。起。於。余。右。迅。步。而。來。余。頗。奇。之。急。探。首。外。矚。以。余。同。人。咸。處。余。幕。之。左。頃。方。歡。然。圍。爐。初。無。他。出。者。矚。後。頗。驚。則。一。巨。人。已。植。立。余。前。粗。笨。而。形。體。不。正。面。類。西。藏。產。色。慘。氣。促。含。淚。於。眶。似。欲。與。余。有。言。余。方。欲。詢。其。所。需。顧。唇。動。而。口。噤。莫。能。聲。欲。自。座。起。則。狀。如。被。繫。卽。絲。毫。亦。莫。能。移。更。矚。燃。火。之。所。則。矚。矚。甚。似。在。十。咪。之。外。實。則。相。距。僅。二。咪。也。余。不。禁。大。驚。謂。此。異。狀。之。巨。人。竟。魔。余。至。是。然。亦。僅。能。枯。坐。木。視。而。已。已。而。彼。探。臂。出。廣。博。無。倫。毛。茸。茸。被。二。手。左。手。展。而。向。上。右。手。則。緊。握。成。拳。拇。指。上。赫。然。一。瘡。在。焉。余。睹。及。之。更。昏。然。如。處。五。里。霧。彼。乃。徐。啓。右。手。展。而。向。余。兩。淚。眼。作。含。情。欲。訴。狀。其。手。中。所。置。者。爲。一。V。字。形。之。綠。玉。燦。然。作。光。怪。物。也。彼。則。喘。息。震。驚。而。手。之。左。右。亂。躍。旋。余。已。失。之。耳。官。忽。復。余。同。人。之。聲。復。入。余。耳。中。更。聞。一。低。而。清。晰。之。聲。則。彼。巨。人。所。發。也。彼。方。呼。余。曰。林。樸。克。林。樸。克。聖。主。此。時。余。第。噤。口。不。能。言。頗。審。其。人。非。有。惡。意。初。不。欲。損。余。毫。髮。或。且。將。有。所。授。顧。剎。那。間。驚。怖。又。起。矣。余。不。嘗。云。圍。火。之。外。洞。黑。中。一。牆。聳。然。而。立。乎。其。信。余。言。時。乃。斗。見。一。黑。毛。滿。被。之。怪。掌。自。牆。端。躍。然。進。撲。巨。人。掌。與。巨。人。右。手。乃。酌。肖。初。無。絲。毫。之。爽。卽。拇。指。上。巨。瘡。亦。同。此。凶。惡。無。形。體。之。怪。物。進。掌。殊。徐。然。未。嘗。稍。離。巨。人。之。首。意。欲。攫。而。擲。之。尋。卽。見。爲。其。所。執。巨。人。伏。彼。五。爪。間。乃。如。一。雞。則。惟。顛。顛。焉。而。低。啼。所。手。之。綠。玉。幾。觸。余。鼻。淚。則。被。頰。而。下。其。紅。如。血。兩。手。尤。不。知。所。措。也。余。生。平。所。睹。從。未。有。若。是。之。鬼。氣。森。森。者。蓋。就。事。而。言。一。則。鬼。掌。茸。茸。伸。而。盲。索。一。則。滿。被。幽。淒。之。色。汗。揮。於。額。慘。聲。喘。息。而。低。啼。而。事。尤。莫。解。者。則。果。何。因。

而。至。是。嗟。夫。嗟。夫。亦。惟。有。私。自。稱。怪。耳。

是。後。此。怪。劇。之。奏。異。歷。幾。何。時。惟。上。帝。或。知。之。余。所。能。憶。者。僅。余。忽。起。貪。念。乃。與。之。惡。鬥。乃。加。之。余。指。乃。擊。其。人。於。是。斗。似。有。物。擊。余。首。火。亦。立。明。冷。空。氣。復。拂。余。面。余。同。人。之。聲。亦。得。屬。耳。焉。及。余。摩。掌。兩。目。則。鬼。掌。已。杳。惟。巨。人。尙。在。去。余。足。不。數。武。臥。遂。趨。往。觀。之。則。其。人。覆。面。臥。雪。中。手。臂。僵。然。伸。去。死。勿。遠。矣。余。卽。俯。身。下。矚。細。察。其。右。手。彼。拇。指。上。之。巨。瘤。固。赫。然。猶。在。方。欲。以。手。觸。之。而。其。身。忽。杳。所。觸。者。乃。白。雪。然。目。固。未。嘗。稍。瞬。也。時。余。手。方。緊。握。初。不。自。覺。及。啓。而。視。之。則。綠。玉。燦。然。在。君。亦。聞。有。奇。於。此。者。否。

後。此。此。綠。玉。之。於。余。儕。不。聞。有。他。異。四。年。後。彼。來。臘。特。夫。臘。乃。與。番。特。雷。拿。斯。遇。余。於。拿。斯。相。識。已。十。年。矣。識。其。爲。君。子。且。富。思。想。有。肆。應。才。固。別。稱。兒。鄉。中。雞。羣。之。鶴。也。二。人。既。相。遇。交。至。擊。相。見。恨。晚。以。麥。倫。特。全。心。所。注。悉。在。外。希。馬。拉。亞。夢。寐。所。縈。舍。涉。中。亞。細。亞。荒。遠。之。境。初。乃。勿。有。他。事。而。拿。斯。者。知。此。甚。深。故。一。日。相。遇。卽。水。乳。交。融。也。彼。等。日。恆。翻。閱。輿。圖。拿。斯。且。佐。之。以。理。論。麥。倫。特。輒。坐。而。靜。聆。時。且。筆。錄。之。余。亦。頗。奇。拿。斯。之。才。於。彼。外。希。馬。拉。亞。及。西。藏。境。中。乃。具。如。許。智。識。無。何。麥。倫。特。漫。游。柯。漢。之。念。乃。見。其。端。矣。是。狀。余。迄。今。猶。憶。之。是。夕。明。月。麗。天。余。儕。列。坐。游。廊。上。拿。斯。則。植。立。勿。坐。嫋。嫋。道。西。藏。之。風。俗。麥。倫。特。凝。神。而。聽。殊。有。喜。色。余。則。惟。靜。坐。吸。菸。凡。彼。所。言。初。未。嘗。一。入。余。耳。栩栩。然。幾。欲。入。夢。矣。假。寐。間。斗。聞。其。大。聲。曰。柯。漢。村。者。無。晝。無。夜。亦。無。時。歷。雙。瞳。亦。耿耿。然。作。精。光。余。乃。遽。覺。狂。笑。隨。之。時。麥。倫。特。方。傾。身。前。向。而。聆。似。已。入。魔。拿。斯。額。微。蹙。銳。聲。向。余。曰。何。爲。勿。有。此。事。余。仍。狂。笑。曰。君。其。泛。言。天。上。耶。彼。怒。目。報。之。正。色。曰。先。生。余。儕。所。談。者。爲。一。至。大。之。城。一。至。有。文。化。之。人。民。實。彼。自。稱。有。目。者。所。未。見。自。稱。有。識。者。

所。未。思。及。蓋。一。無。歷。之。村。彼。中。人。初。不。知。有。紀。歷。是。卽。柯。漢。知。之。而。關。心。及。之。者。僅。一。二。出。類。拔。萃。之。士。耳。余。曰。然。則。麥。倫。特。尤。爲。拔。萃。之。才。而。授。之。者。則。番。特。雷。拿。斯。也。彼。不。答。第。聳。其。肩。手。則。向。麥。倫。特。所。御。之。綠。玉。約。指。而。指。是。後。彼。等。幾。屏。他。事。不。談。惟。絮。絮。於。此。矣。

一。述。及。此。綠。玉。約。指。余。復。憶。及。一。奇。事。則。在。麥。倫。特。將。離。印。度。之。前。一。夕。是。夕。彼。以。明。晨。將。夙。行。故。先。就。寢。余。尙。兀。坐。游。廊。上。時。當。下。弦。月。黑。無。光。僅。懸。一。小。燈。於。廊。中。已。而。斗。見。一。巨。掌。自。洞。黑。中。出。森。然。見。於。余。前。伸。指。而。盲。索。尋。復。不。見。余。初。以。爲。起。滅。過。迅。或。余。一。時。神。經。之。誤。顧。有。二。事。在。不。得。謂。其。爲。幻。想。蓋。一。則。此。掌。食。指。有。癢。痕。而。麥。倫。特。亦。有。之。再。則。此。幻。象。之。中。指。上。有。一。U。字。形。之。綠。玉。約。指。麥。倫。特。固。亦。如。是。焉。余。遂。奔。入。其。臥。室。中。一。觀。之。則。彼。方。酣。臥。而。喃喃。手。出。於。衾。上。向。前。盲。索。不。已。此。綠。玉。之。約。指。究。具。若。何。之。魔。力。其。於。麥。倫。特。將。何。若。結。果。奚。似。凡。此。問。題。彼。時。均。懂。懂。於。心。中。久。不。已。今。則。於。其。日。記。中。已。一。一。得。其。答。諸。君。可。一。讀。之。當。深。賞。其。奇。謂。能。發。前。人。所。未。發。也。

自。余。而。言。麥。倫。特。之。日。記。字。字。皆。實。非。有。藻。飾。之。詞。諸。君。讀。後。當。信。之。而。彼。之。寫。箇。中。新。奇。事。實。尤。能。極。栩栩。之。致。令。讀。者。不。啻。身。入。其。境。也。柯。漢。之。在。昔。日。僅。爲。東。方。二。三。關。心。世。事。者。所。知。今。則。一。轉。瞬。間。全。世界。皆。得。悉。聞。此。神。祕。之。蹟。矣。然。而。一。追。蹟。之。彼。爲。莫。大。之。犧牲。而。僅。獲。此。效。果。者。誰。歟。非。卽。余。可。憐。之。老。友。麥。倫。特。耶。彼。頃。已。以。癩。廢。不。如。草。日。記。時。之。精。神。煥。發。他。日。幸。而。獲。愈。或。能。娓娓。道。其。所。經。今。則。日。記。當。爲。其。代。也。

(未完)

紅羊 鶯魂喚絮錄

(花奴)

第一章

去今數十年前。某日之夕。一丸冷月。光似瀉銀。萬里長空。淨無雲翳。彷彿一片琉璃。爲世界。新經揩拭者。但見銀漢橫斜。界亘空際。若橫拖匹練。將彼碧穹。圍腰一束。爾時大塊沉沉。清靜無譁。舉世界嶄嶄者。氓莫不夢入華胥。領賞黑甜滋味。惟有龐犬聲聲。若斷若續。以點綴此岑寂宵景耳。忽啞啞哀鳴。起自天半。其音慘以悽。度入耳鼓。令人黯然魂斷。蓋失母之雛鳥。正鼓其雙翼。吐其哀音。追尋其母。尋母弗得。繞月而飛。一若姮娥。有知哀此雛鳥。故放清光。普照爲雛鳥指示。途徑彷彿。詔示曰。世界三千。儘多歸宿。爲苦爲樂。惟爾自投。無如鳥已失母。欲歸無巢。漫漫長夜。且飛且鳴。南北東西。罔知所擇。此後之爲苦爲樂。自北自南。尙在不可知之數。譬如一葉孤舟。行於汪洋大海中。猝遇暴風。迷却方向。而四面之怒濤險浪。且洶湧無已。苟無磁針。正不知何適何從。其沉其浮。不可得而知也。嗟彼雛鳥。何異於斯。

當此雛鳥啼月時。同此月光下。長沙城外荒涼寂靜之處。有數椽精舍。位置於疏林密竹間。一帶矮籬。環而遶之。一泓溪水。橫亘其前。旁支一小溪。循籬外左右分流。直通舍後。瀦而爲池。旁支溪上。各架板橋。一以通出入。每當春夏之交。綠蔭如雲。羣花鬪艷。爲景至幽。是夕則秋氣已深。秋風瑟瑟。吹入林中。枝頭小葉互擊。作細碎聲。簌簌下隨。迎風亂颺。娟娟月色。映照疏林。瀉影於地。枝葉靡遺。整整斜斜。稀稀密密。好似一幅秋林圖。俄而怪聲起於林間。如此深宵。鶴鷓頻泣。令人毛髮皆戴。鳴之不已。遂惹起屋中人憎惡。

呀呀一聲。雙扉半啓。一昂藏丈夫。曳竹竿躡足而出。觀其意。若欲擊彼凶鳥者。顧滿地落葉。厚鋪如褥。足踐其上。懸舉作響。凶鳥聞之。卽止其鳴。展開雙翅。嗷然一聲。從林間衝出。破月光飛去。其人遽止步棄竿。仰首視空。月光射注其面。雙目炯炯。閃爍似電。兩鬢已星。鬚眉半白。年事約五十餘。而精神矍鑠。猶咄咄露英銳氣。喃喃微語曰。狡哉彼梟。竟爲逃去。如再來者。管教他傷命竿頭。言次。背兩手昂然直立。對月微吁。眉頭緊蹙。面呈憂色。若有無限愁慮者。於時一垂髻小婢。探首門外。顫聲呼曰。陳伯速來。其人回顧曰。環妹。胡事急急。小婢曰。嗟乎。殆矣。其人怦然驚曰。環妹。汝言云何。豈……言時。已疾趨而入。冷月窺窗。微風撼戶。檐頭鐵馬。丁東似語。一縷嚶嚶泣聲。乘此時間。從空氣中鼓盪而出。隱隱約約。斷續續。與檐鐵聲。互作應答。彼鐵馬兒如憐此。啜泣人。故鳴其聲。來相勸慰。豈知不入耳之音。益增恨人之悲痛。漸聞一女。耶帶泣言曰。阿母。竟欲拋兒去耶。兒年幼所恃以生者。祇阿母耳。兒在母腹。阿父卽見背去。阿母育吾。至於長大。旣慈且仁。兒胡能聽阿母去。阿母愛兒甚。當亦不忍捨兒去也。阿母果欲去者。兒將誰依。阿母勿去。阿母必不可捨兒去。阿母盍聽兒言。阿母……言至此。泣聲益悲。語音漸澀。以後所云。全爲泣聲所奪。竟不辨其爲何語。但聞阿母阿母而已。頃之一老婦吐其枯澀之音。喘息言曰。雪兒。吾胡忍捨兒去。吾愛吾兒。不啻心頭一塊肉。吾無子。祇生汝。吾更胡忍捨兒去。無奈壽命已盡。天欲吾去。吾雖欲留。其如天何。自吾臥病以來。已數月。於茲病根已固。深入膏肓。恐無痊愈之望。雪兒須知。吾非忍心捨汝。天實爲之。爲之何哉。雪兒……老婦言時。已喘息弗勝。且喘且泣。女郎亦婉轉悲啼。不復能語。忽聞一小婢聲曰。夫人陳義來矣。老婦帶喘言曰。安在。卽聞一男子聲曰。夫人。老僕在此。老婦曰。陳義。吾病已深。

恐不能痊。人老而死。吾復胡憾。所掛牽不捨者。惟吾愛女。雪兒耳。吾去後。汝其善視雪姑。雪姑雖屬女兒。終是沈氏血肉。沈氏所遺。祇此一女。汝自幼來。吾家忠肝義胆。吾所素知。但願汝視雪姑。與事吾夫。及吾無異。則吾心亦安。吾目亦瞑矣。男子曰。夫人老僕幼。受沈氏恩育。此身不啻爲沈氏所有。沈氏之事。老僕雖赴湯蹈火。亦所弗辭。夫人所命。敢不盡力。惟夫人有恙在身。還望寬懷靜養。切勿過於憂慮。則病自輕減也。老婦歎曰。陳義。吾固知汝忠義。故以雪姑相託。吾病必不復痊。但願汝克踐所言耳。雪兒……女郎嗚咽言曰。阿母何言。老婦曰。吾語諒汝已聞。天促吾命。不能再留。陳義忠僕。緩急可恃。汝善視之。吾無他望。但願汝將來善事良人。勉爲人母。女郎泣曰。阿母真欲捨兒去乎。憐兒孤苦伶仃。無伯叔無兄弟。胡能聽母去。老婦曰。雪兒。吾雖去。吾魂必常在汝旁。爲汝呵護。兒可勿悲。汝若悲。吾目亦不瞑。泉下有知。痛何如也。女郎聞言。口雖唯諾。而泣聲益苦。不語者許久。忽聞女郎蹙踊而號。小婢亦縱聲大哭。嗚呼。老婦逝矣。荒郊一片。木脫草黃。宿霜未晞。西風尖厲。涼涼旭日。慘淡無光。景物含悲。大地若死。乃有白衣人一隊。徐行於冷阡寂陌間。白旛前導。櫬柩後隨。執紼者除親友數人外。有一昂藏老人。及一垂髻小女。兩人皆垂頭下淚。狀較親友悲哀。復有一妙年女郎。遍體縷麻。噤泣尤苦。女郎嬌弱。弗勝。僕婦扶之行。且行且泣。且泣且呼。其所呼爲何語。半爲肩柩者。邪。許聲所雜。半爲喉音。已暗。故模糊不能辨。惟聲聲阿母。依稀可聞。時櫬柩已停止。隴頭親友環繞。一匝皆折而回。獨女郎伏首於柩。踊哭弗已。聞其嗚咽言曰。阿母奈何。捨兒而去。耶。阿母去矣。兒已無依。苟憐兒者。曷弗挈兒同去。汝愛女。絳雪在此。啼泣奈何。弗應。嗟乎。蒼蒼者。天胡寧忍。予竟奪吾阿母而去。使吾伶仃弱質。既呼爺不見。復呼母弗聞。厄吾苦吾。一至於斯。極耶。女

耶聲嘶力竭。帶哭帶呼。旁觀者皆爲下淚。僕婦頻頻勸慰。曾不減女郎悲懷。垂髻小婢拭淚而前。思慰藉數語。而悲梗喉間。竟不能吐出片語。轉與女郎同聲相泣。老僕見之。亦趨前勉慰。而女郎似弗聞。直至淚涸聲啞。始收涕而歸。嗟乎。雛鳥失母。尙知對月哀啼。物猶如此。人何以堪。

嗟乎。此非吾阿母臥室乎。前日斯時。吾母猶淹臥於床褥間。諄諄懇懇。一片叮嚀。彷彿在耳。今安在耶。則長楸黃土。已與吾死別生離矣。嗟乎。此非吾阿母之衣裙乎。數月之前。吾母也曾穿着向戚串家去。歸後卽病。懸裙於架。直到如今。未嘗移動。而吾母已離此塵世。瞻此遺物。與吾相處。物在。人亡。益令吾心如刀割焉。嗟乎。此非吾阿母之奩具乎。六出菱花晶瑩如舊。日前之晨。吾阿母嘗強起梳理。吾猶親手爲之堆髻。菱花鏡內。照見慈容。今則鏡雖晶瑩。而永不會再照吾母梳粧矣。嗟乎。此非吾阿母常日虔奉之觀音像乎。慈悲色相。猶掛壁間。桌上殘香尙燼。半炷念珠。頃葉件件皆存。而吾母已捨此而去。吾嘗聞佛家以慈悲爲懷。阿母既虔事大士。大士當渡人苦厄。奈何吾母病而死。而偏冷眼旁觀。不一援手。忍使吾母女分離於慈悲二字。不大相左乎。嗟乎。空閨寂寞。長夜淒清。阿母汝安在耶。亦知愛女絳雪。在此思念乎。嗟乎。阿母盍歸乎。來兒猶記得阿母語。吾曰。吾雖去。吾魂必常在汝旁。阿母之魂。果在吾旁乎。兒胡弗之見。兒語胡弗之應。阿母之魂。何嘗在吾旁耶。嗟乎。阿母盍歸乎。來。嘻。月兒上矣。一庭水色。浸上窗紗矣。語時呀然一聲。窗啓矣。窗幃牽動。女郎探身窗前。仰視天空。歎曰。吾曾記中秋佳節。阿母扶病而起。與吾同坐窗前玩月。此情此景。不過匝月前事。初不料月猶團團。而阿母已垂吾而去。今夕何夕。對此娟娟。能弗愉懷。言次於邑不已。出白巾一幅。頻頻拭淚。明月光下。映出女郎一身縞素。淡裝素抹。益見玉影亭

亭分外清雅。當此青女素娥共鬪。嬋娟時忽添出一枝帶雨梨花。來此月中霜裏。一聲嗚咽。萬象皆秋。吾知彼青女素娥。必不忍聞此哀音。亦將因此而罷鬪也。當女郎泣時。忽啞啞哀鳴掠檐而過。女郎凝睇仰觀。則一失母之雛鳥。方飛翔於霜天月影中。哀鳴弗已。迴環飛繞不遽。他去女郎見之。淚益洑瀾。向鳥言曰。吾與汝同情也。一垂髻小婢附女耶耳。曰。姑娘弗悲。宵深矣。盍睡休。女郎回顧曰。小環。汝不見彼雛鳥乎。彼亦無母。吾亦無母……語未竟。已哭不成聲。其時西風撼樹成呼。呼聲若作哀憐語。曰。無母苦……無母苦……

第二章

綠楊幾樹。舞影婆娑。萬點桃花。紛飛如雨。此非暮春三月乎。黃鶯兒巧鼓似簧之舌。聲聲歌唱。飛鳴於濃蔭密葉中。往來似穿梭。而一飛天絮。共落紅齊飄。點點片片。浪逐東風。餞春歸去。龔定盒詞云。『仗鶯魂有力喚起一天濃絮。』此時此景。髣佛似之時。有一女郎斜依碧欄干上。枕臂而眠。玉顏爲衫袖所掩。不可得見。祇露纖纖春葱。垂於欄外。一手則灣置膝上。指間夾一花牋。牋上有字。爲微風所拂。頻頻輕颺。女郎則罔覺。香夢正酣。不知深到幾許也。久之。女郎始瞿然驚覺。倦態惺忪。欠伸而起。引眸四矚。如有所尋。忘却指間尙有花牋。玉手微鬆。牋忽墮地。遂俛身拾之。抬首見小婢立於其側。卽詢曰。小環。汝見吾雲哥未。小婢訝曰。俞公子耶。丫頭未之見。且未來。吾家姑娘胡云然。女郎遲疑曰。然則吾殆夢乎。小婢曰。容或然耳。女郎無語。沉思有間。恍然若悟。俛首視花牋。櫻唇翕動。低聲誦讀曰。

雪妹雅睇。江流東下。判鯉得書。驚悉姑母駕返瑤池。捧讀之下。曷勝悲痛。雲本欲束裝就道。刻日抵湘。

一。盡。阿。姪。心。意。且。慰。吾。妹。悲。懷。乘。便。挈。至。吳。門。詎。料。行。裝。已。整。家。慈。忽。患。寒。熱。越。日。益。形。沉。重。勢。不。得。再。事。遠。征。侍。病。以。來。匝。月。於。茲。每。欲。抽。暇。作。覆。馳。告。妝。前。而。藥。鎗。茶。竈。羈。絆。此。身。竟。無。片。刻。暇。晷。然。而。對。月。興。思。臨。風。企。望。則。未。嘗。不。時。掛。念。想。到。妹。此。後。之。孤。苦。伶。仃。輒。泣。數。行。下。也。雲。與。吾。妹。幼。皆。喪。父。孤。兒。苦。况。嘗。之。已。深。更。何。堪。天。奪。吾。姑。使。妹。護。蔭。凋。謝。耶。斯。固。不。獨。妹。所。傷。即。雲。亦。不。免。吞。聲。飲。泣。豈。知。為。妹。興。悲。尙。未。有。已。而。彼。蒼。酷。忍。復。轉。禍。吾。家。家。慈。病。勢。日。重。一。日。藥。石。鮮。效。祈。禱。無。靈。遂。於。旬。日。之。前。棄。養。而。去。痛。哉。痛。哉。嗟。乎。雪。妹。親。恩。深。重。劬。勞。未。報。吾。兩。人。不。知。前。世。作。下。幾。許。冤。孽。而。至。於。此。也。吾。兩。人。既。無。伯。叔。復。鮮。兄。弟。同。是。孤。螢。同。遭。厄。運。同。情。相。惜。同。病。相。憐。楚。尾。吳。頭。江。流。一。綫。雖。身。處。兩。地。而。居。然。一。對。可。憐。蟲。言。念。及。此。不。自。知。涕。淚。汎。瀾。也。雲。固。有。妹。似。較。吾。妹。差。勝。惜。乎。五。歲。被。拐。十。餘。年。來。尋。訪。無。着。雖。云。有。妹。實。等。於。無。則。雲。亦。伶。仃。孤。苦。兒。耳。嗟。乎。雪。妹。一。寸。靈。臺。萬。箭。叢。集。江。流。滾。滾。不。盡。哀。思。天。涯。知。己。惟。妹。一。人。想。妹。亦。抱。此。同。憾。焉。邇。來。風。聲。鶴。唳。傳。聞。洪。秀。全。輩。已。起。兵。嶺。南。吳。地。距。粵。較。遠。關。山。迢。遞。消。息。難。真。妹。鄉。鄰。界。南。越。當。有。所。聞。年。來。國。弱。民。貧。逆。知。大。亂。將。作。留。妹。在。湘。終。非。良。計。雲。擬。俟。先。慈。百。日。之。後。買。棹。來。湘。挈。妹。盡。室。徙。吳。以。圖。永。叙。特。不。知。妹。意。何。如。苟。粵。難。真。確。則。妹。鄉。必。先。受。其。衝。更。不。如。先。徙。來。吳。長。途。無。伴。可。挈。陳。義。偕。行。苟。行。期。確。定。萬。望。先。賜。鴻。音。雲。當。預。關。蓬。門。躬。迓。軒。乘。苟。可。暫。留。則。不。妨。待。雲。來。時。再。定。行。止。言。短。情。長。不。盡。縷。縷。臨。楮。懷。想。千。萬。珍。重。紫。雲。上。白。

女郎誦時。淚珠較簌下。直至終篇。始收淚沉思。念到親亡。無靠。則又。不禁。枕臂。而泣。一片。淚痕。漬透。衫袖。

渾忘却玉臂之寒。小婢在旁勸慰曰：「姑娘還望珍愛。夫人已亡，不能復生，悲亦無益。姑娘不憶夫人臨終語乎？姑娘悲者，夫人雖去，目亦不瞑。泉下有知，將爲姑娘不寧也。姑娘素孝，胡不以親心爲心？女郎廼拭淚起曰：「小環，吾心已碎，雖欲弗悲，不可得也。吾心縱欲弗悲，而淚珠不由吾主，每乘吾思潮起，落時奪眶而出，淚珠既拋，卽如槌糜末，由貫束欲吾弗悲，除非將淚珠悉數貫束，莫使漏賸一粒，然而胡能言次一聲微喟，一陣心酸，淚珠又滴滴下墮，以巾掩面，玉肩頻聳，鬢微顫，嚶泣矣。旣爲己身悲復爲紫雲悲，俛仰身世，萬種哀思，千絲恨緒，盡付之一哭。哭聲漸縱，行雲爲停，飛絮落花爲哭聲所感，漫天亂颺，宿柳黃鶯亦爲之驚起，巧弄新簧，欲博取女郎歡悅，而女郎曾不稍殺其悲，置萬象若弗聞，弗覩，哭如故。忽小婢報曰：「陳伯伯來矣。」女郎始收淚起曰：「陳義安在？」引眸四顧，小環且不在，更何有乎？陳義碧欄干外寂寂無人，推門內望，亦闕焉。無人喚問，數聲亦無人應，回身重依欄干，俛首下視，目注苔堦，默然深思。女郎旣心有所思，竟置外象於無覩，私忖明明親聞小環口氣，胡又弗見正馳想間，眸光所及，瞥見淨碧苔堦上殘英敗絮，歷亂平鋪，不覺芳心忤動，疑訝之色現上花容，猛然擡頭見柳條婀娜，迎風擺舞，碧桃一樹，開到半殘，逐東風而狂飛，女郎猝見此暮春景象，神情頓呆，目送東風，默然無語久之，微聞耳畔有人呼曰：「雪妹，出神呆視，思想甚來。」女郎驀然一驚，回眸細審，則一美少年含笑立於後，硃唇粉頰，目秀眉清，丰度翩翩，若臨風玉樹，女郎不禁詫問曰：「喚雲哥胡爲乎來……胡來之速……猶記得今日傍晚接得尊翰，函中不言少緩，幾時來？」湘乎何郵書始到而人亦到來，雲哥胡來之速……雲哥胡爲乎來……少年笑曰：「吾今日始來來視吾妹也。」妹云：「今日接得吾函，吾未嘗發函，妹胡云爾？」女郎稱異曰：「哥未嘗發函，耶哥

莫。謊。哥。明。明。發。函。也。頃。間。吾。嘗。披。閱。言。時。四。下。細。矚。尋。覓。花。牋。半。响。弗。得。自。語。曰。得。母。爲。風。吹。去。乎。旋。顧。少。年。曰。雲。哥。恕。吾。吾。一。時。匆。忙。未。將。尊。函。藏。好。不。知。遺。落。何。處。殊。無。以。對。吾。哥。然。而。吾。心。却。了。了。猶。記。得。函。中。所。語。哥。胡。云。未。發。待。吾。尋。到。此。函。看。哥。再。能。謊。吾。否。少。年。笑。曰。何。妨。遺。失。亦。佳。况。吾。固。未。嘗。發。也。妹。疑。吾。言。乎。妹。試。看。日。猶。麗。天。何。云。今。日。傍。晚。接。得。卽。此。一。語。之。差。足。見。妹。之。謊。吾。女。郎。急。曰。雲。哥。幾。曾。見。吾。謊。來。遂。抬。首。視。空。果。見。一。丸。麗。日。恰。正。中。天。不。禁。頰。然。疑。駭。少。年。曰。何。如。畢。竟。是。誰。說。謊。女。郎。至。此。無。言。可。答。既。而。如。有。所。會。吃。吃。言。曰。吾。一。時。記。錯。彷彿。是。昨。日。傍。晚。然。吾。固。誦。過。尊。函。者。不。信。吾。可。立。誓。證。吾。非。謊。少。年。不。待。女。郎。言。畢。卽。止。之。曰。些。須。小。事。值。得。誓。耶。譬。如。吾。有。此。函。可。耳。女。郎。嬌。然。微。笑。頃。之。復。悽。然。問。少。年。曰。雲。哥。然。則。此。函。殆。爲。人。僞。造。者。歟。少。年。曰。或。者。然。也。女。郎。曰。然。則。舅。母。無。恙。乎。少。年。聞。言。顏。色。慘。然。泣。然。泣。下。曰。嗟。乎。吾。母。耶。已。於。旬。日。前。捨。吾。去。矣。痛。哉。痛。哉。女。郎。亦。泣。下。曰。雲。哥。吾。兩。人。好。命。苦。也。於。是。相。向。而。泣。泣。已。淚。眼。相。觀。各。黯。然。不。語。魂。銷。腸。斷。萬。緒。千。愁。盡。在。此。不。言。中。有。間。女。郎。正。色。曰。雲。哥。舅。母。既。亡。當。然。發。信。此。間。頃。所。言。之。信。函。明。是。哥。所。發。哥。奈。何。弗。認。函。中。明。言。舅。母。已。亡。哥。將。俟。百。日。後。來。湘。卽。爲。人。僞。造。何。又。語。語。真。確。且。人。胡。爲。而。造。此。僞。信。既。造。僞。信。胡。知。吾。兩。人。事。獨。詳。既。造。僞。信。胡。獨。不。造。於。舅。母。未。亡。以。前。而。偏。造。於。舅。母。既。亡。以。後。之。數。日。况。吳。人。造。此。信。必。不。知。吾。家。事。湘。人。造。此。信。亦。必。不。知。哥。家。事。卽。知。之。亦。無。若。是。之。詳。且。迅。是。決。非。人。所。僞。造。卽。爲。人。所。僞。造。而。函。中。所。書。則。又。爲。哥。之。筆。跡。證。之。此。說。則。爲。哥。所。發。無。疑。雲。哥。奈。何。謊。吾。少。年。冷。笑。曰。吾。謊。汝。胡。爲。卽。謊。汝。汝。將。奈。何。汝。不。將。吾。書。函。藏。好。一。任。遺。落。足。見。汝。已。無。吾。在。心。目。中。汝。既。無。吾。吾。亦。無。汝。復。安。用。曉。曉。爲。撇。手。分。開。各。走。

各路自古無不散之筵。從今日始，汝不必問吾，吾亦不來問汝。譬如當初未識，休矣。絳雪請從此辭，言畢拂袖而走。

女郎受此打擊，芳心搗碎，悲痛萬分。胸前氣湧，噤不能言。嬌軀戰抖，如受劇寒。玉貌花容，灰白如紙。欲語而口已暗，欲泣而淚轉無。後見少年拂袖去，始呱呱然出聲，聲出淚隨，較往日分外多流。一霎時襟頭全濕，雙手捶胸，且泣且呼曰：雲哥，雲哥，吾何負於汝……雲哥，雲哥，汝負氣去耶……語至此，啞不成聲，伏身欄干上，恣情縱哭。一念及椿萱凋謝，無依無告，孤苦誰知，則又未免添上幾重傷心淚珠，益不由主，啜泣弗已。淒涼身世，不知將來作何結局。前途茫茫，來日方長，薄命之身，定然悲多歡少，覺得此身之於世，不啻贅旒。天生此身，直是多事，倒不如拋撇塵寰，隨母歸去，定可以清靜許多。或則尋一片人跡不到之處，獨處其中，謝絕塵事，與人無忤，與世無爭，舉凡一切煩惱，一切苦厄，剷盡無遺，省得在世煎熬，空擔愁苦。反覺逍遙自在……思至此，心地豁然，百慮盡祛。頃時悲苦不復縈心，淚珠不拭，自止。身心栩栩如化，莊周之蝶，迺盈盈起立，斜睇微睇，則見少年含笑立於身後，柔聲謂女郎曰：雪妹，前言戲耳，特以試妹者，妹真多情，幾乎爲吾哭煞。吾知罪矣，望妹恕罪。吾願爲妹死也。柔言溫語，入耳欲迷。女郎塵心悸動，嬌嗔不語。眉頭眼角，怨恨無窮。經少年再四溫存，不覺破顏一笑。忽見陳義形色倉皇，帶喘奔入口中，亂嚷曰：事急矣，時迫矣。公子姑娘，還有暇叙話耶？速走……速走……女郎剛欲詢問，卽見一隊兇人蜂擁而入，個個手執兵器，面貌猙獰。女郎轉身欲逃，少年已不知何往。心慌步急，絆於檻仆於地。方欲起立，已爲兇人走及。自後執之女郎，大駭，竭聲而呼曰：奈何。

(未完)

鐘詩館仙梅古

(集 徵 士 襄 郭)

心捧吳宮金粉地。	龍腦微薰借鄭旦。	吳宮早厝薪中火。	愁使眉顰思越恥。	苧蘿村裏藏金粉。	吳苑臺荒麋鹿脂。	豔名有幸爭湖水。	香水清漣涵倩影。
魂銷漢苑玉泉山。	雞頭新剝笑楊妃。	唐苑曾傳塞上酥。	貴同腰細羨歐風。	荳蔻稍頭鎖玉峯。	唐宮酥滑羯羊臄。	臭口無端比塞酥。	玉環潤滑助嬌姿。

西施 美人乳 (分詠格)

雲魂喚絮微

歐美名家小說 天作之緣 (續上年)

(之棟譯)

第四卷 鍾情

第五十一章 舟讌

吾夫抵倫敦之日。友人來謁者。踵相接。伊脫克利費文等。各以無數之事告吾夫。且爲佈置一切消遣之事。余此次拋離鄉井計已六月。此六月間必有無數新聞出現於吾鄉。然余皆不聞之。所聞者惟伊脫克利已與前述之舞妓成婚。今該舞妓居處豐崇。出入必乘四馬車。常與伊脫克利馳騁於倫敦與百利敦之間。余輩抵倫敦之日。恰爲達倍跑馬節之上。一日故伊脫克利一見吾夫。卽佈置赴會之事。謂次日當取其新車以來相偕赴會。安而麥者到處受人歡迎者也。此次赴會自無不同行之理。惟余則見外而勿納。然余亦不與較。余當其時專待麥丁消息矣。

次日侵晨麥丁自來。其來也。倥傯急遽。如海上之風。謂其同事今日皆須告歸。船主將就船上設讌。爲之饌。別余亦爲船主所邀。船則泊於的而勃來。吾觀吾夫狀貌。聞此消息。似正在無可如何之際。而忽得一妙策者。安而麥亦登時轉憂爲喜。詞氣之間尤覺快意。安而麥曰。美利使余而爲君者。無不往也。得海風而吹之。精神必振。君此行當大有益。余本不以與彼同遊爲樂。今既得麥丁之招。一任彼以四馬之車爲榮。以跑馬之會爲樂。余將與麥丁共遣此長日。然余意固決。余心則跳。余之心事。今將罄之。麥丁矣。在惠司脫敏司脫船埠。停有小汽船一艘。乃大船所遣來迎余者。余一入此船。忽覺身世不同。時維五月白日。

高懸不熱不寒氣候至此實爲一年之最於斯時也倫敦之爲城不獨於全地球爲最大且於全地球爲最美余此日之愛倫敦幾不可言喻風光之明媚河流之滢洄空氣之鮮潔屋宇之崇隆無一不足快吾意余坐於船側伸手河中以手與水相送以爲樂麥丁則疾言而告余以兩岸之景物先過聖保羅寺見圓頂上之金色十字形輝映於旭日之中次過倫敦橋次過倫敦塔次又過新建之泰姆斯橋見河中大小船隻往來如梭兩岸船埠貨棧其比如櫛運貨之夫列肆之商各事其事而煤屑廢物滿浮於河面愈進而地愈濁穢然人當心地愉快之時就使外物稍惡亦自不見其可惡繼而過船塢則打釘之聲直刺耳鼓而駁貨之小汽船輪機轉動其聲軋軋未幾乃抵河之寬處郵船戰艦均下碇其間吾以小舟過其上吾舟愈覺其小而彼舟愈高大船兩旁之通水孔照於日光之中誠有如麥丁之言恍似大海中巨魚之目者最後乃至市尾空氣鮮潔近岸處水淺如沼澤而大海亦在目前時潮水方漲麥丁探險之船卽停市外有海島盤旋於桅旁船有雙桅初爲一豚堤人所有用以捕鯨取名曰美利今則更名司各昔亞余以其船載麥丁至南極探險且載之平安返國也故一見其船淚卽滿眶余之言此讀者當笑余之無意識矣麥丁指船謂余曰美哉船余亦曰美哉船此時余心緒雖甚不寧然頗喜樂惟潮水甚急余舟逆潮而行不能剋期而至遂使午膳時刻移後半小時余上船之際船員均已入膳室知余已到卽踴躍出迎如臣下之迓君后一種誠懇懇擊之情使余心動被趨時遊惰之流見人以禮文爲重語言都不由衷而世界之行大事立大業者態度乃大異於是船員見余時皆高呼歡哉船主則謂余曰請君恕我余輩正在狐疑以爲或有意意外之事尼君君不能見枉也言畢卽坐余於麥丁與彼之間夫事之最奇者則余

在船上。雖屬生客。而一見船上之人。卽如素識。苟有人焉。疑余以一陰而處羣陽之間。必偃蹇無趣。是真不識婦人之心者矣。

船員身高體壯。精神振奮。魄力偉大。似天生之英傑。余見其如此。周身血如潮湧。兩目幾不能他視。嗚呼。彼輩孰無家室。今遠道歸來。行將得骨肉團圓之樂。乃獨於未睹家中妻子之前。而先見我。余見彼輩殷勤招待。心中愉快。以爲彼輩妻子之愛余。獨先得。擷之人情。當極樂之時。語言必多。余雖素以寡言冷淡見稱於人。而到船不及數分鐘。卽東西指顧。問對頻繁。惟語多外行。聞者恆引以爲笑。然余心殊不耿介。以船上之人。無人不笑。人亦無人不被人笑。下至侍食之水手。亦莫不在被笑之列。中有一水手。渭濱人也。語言態度。頗染倫敦習氣。其名曰屈列格爾。最爲餘人所匿笑。余見船員莫不引麥丁以爲重。一則曰。醫生。此事乃若是乎。再則曰。醫生。君意以爲然乎。余之心不覺樂焉。夫麥丁不猶是昔年自稱爲來自北冰洋。司畢次堡根海島之麥丁乎。今乃聞其被呼爲醫生。豈不甚奇。及饜畢獻咖啡時。船主遣屈列格爾至艙中。取其在南冰洋依壘撥斯山足所拍之照。余看照時。船員囑余證認。而照中之人。髮亂鬚長。面垢形穢。人人皆似中年以上之人。而今日環余而坐者。乃爲修整活潑之美少年。兩兩相證。其能無誤者。幾希而誤之尤甚者。則認屈列格爾爲船主是也。船主見余認誤。笑至不能自持。屈列格爾則搖首歡呼。手中咖啡之杯。幾墮於地。船主復問曰。第一行自左起之第四人爲何人。余曰。若此人者。余目縱蔽以一巾。亦能識之矣。船主又曰。君何自辨之。余曰。自其兩目耳。余出此語時。船員皆大笑。中有一人謂麥丁曰。醫生。彼竟能得君於此矣。麥丁曰。彼必能得之。席間麥丁語言極寡。然貌甚歡悅。未幾。船員告別歸家。余乃

往船頂甲板送之。觀其一一躍入小火輪而去。至此而船中所留者。除數四水手及船僕船廚而外。惟麥丁與余二人。惟屈列格爾。則亦留而未去。余知談吾私事。此正其時。然此傷心之事。又不欲當此歡樂之際。言之。致使歡樂不終也。

時麥丁欲導余參觀全船。余即隨之而行。船中器具。如經緯儀。測屋器。雙管鎗。冰車。氣球。以及儲藏石油。火棉之所。所以爲轟冰之用者。莫不齊備。至於人之食品。悉屬乾糧。且皆巨罐密封。而所挈之犬。皆爲西比利亞產。犬食則魚脯餅乾。今犬已送入倫敦動物院養。而犬籠猶在。余皆見之。參觀既畢。即至麥丁臥艙。艙雖小。佈置雖不甚整飭。而安適逾恆。余之樂得而見之。實較方者所見之。各物爲更勝。艙中有藥品。醫書等物。其牀如架牀。旁懸有日。藹居之照片。照中薔薇之花。滿環牆上。余當時自念。使余得居是間。即往彼冰天雪窖之中。亦所心願。如是者可二小時許。此二小時之短。不啻爲五分鐘。其後侍者來言。香茗已煮就。余即跳躍入饕室。一似余爲此船之主人翁者。既入。即就桌端椅中坐之。椅足有螺旋釘於船板之上。能旋轉而不能移動。余手捧茶杯。承於襟上。忽念及童時之事。覺一種狐媚少年之心。突然發現。將借此以驗麥丁之於余。究竟愛情何若。遂效麥丁之語法。而謂麥丁曰。余欲問君。君尙記憶吾二人初見之地乎。夫吾二人初見之地。乃在康宅小室之中。几淨窗明。青籐環繞。屋外麥丁豈有不能記憶者。然則麥丁能記及吾二人初次交談。彼所爲者何事乎。麥丁爾時乃以手據地。雙足承天。反貼牆上。其首倒懸與地上。氈氍相接。麥丁亦豈有不能記憶者。然則後此之事。麥丁忘懷否乎。夫所謂後此之事者。即麥丁與紅威廉同入余臥榻。分坐余之左右是也。此事麥丁固未忘懷。然以言紅威廉。則感慨係之矣。余入

修。道。院。未。久。紅。威。廉。即。遭。狂。疾。數。日。而。死。其。主。人。葬。之。於。屋。後。空。園。中。麥。丁。傷。之。如。傷。老。夥。且。知。余。必。具。同。情。乃。於。葬。處。立。一。小。石。親。自。題。識。下。端。並。具。二。人。之。名。其。文。曰。

紅威廉葬此

友人

康麥丁
嚴美利題

當。余。聞。紅。威。廉。之。事。時。淚。珠。滴。瀝。欲。落。麥。丁。見。其。然。也。即。改。談。他。事。余。淚。遂。收。時。麥。丁。之。言。純。用。土。音。余。則。久。旅。異。國。不。復。操。故。土。之。聲。今。勉。強。操。之。尚。覺。流。利。於。是。復。談。湯。姆。及。其。船。形。之。目。二。人。稱。謂。不。呼。名。而。呼。好。友。且。作。童。時。愁。態。呼。樹。曰。時。呼。雷。曰。累。并。念。及。家。中。之。龐。婦。湯。姆。所。咒。爲。惡。厲。死。後。靈。魂。且。焚。於。地。獄。者。互。笑。以。爲。樂。一。字。一。笑。一。語。一。笑。雖。極。無。可。笑。者。而。亦。無。不。笑。直。笑。至。不。能。笑。而。反。哭。然。而。悲。樂。互。相。倚。伏。今。雖。劇。笑。實。有。不。笑。者。存。於。其。中。麥。丁。自。始。至。終。雖。未。嘗。一。言。及。吾。夫。與。吾。婚。事。并。其。致。吾。父。與。監。督。與。祭。師。之。信。與。夫。信。中。之。言。余。亦。未。將。心。事。剖。白。然。二。人。心。中。非。一。無。感。觸。者。其。後。麥。丁。復。取。一。大。地。圖。告。余。以。赴。南。極。所。經。之。程。二。人。並。肩。伏。圖。上。兩。首。幾。幾。相。貼。余。竊。觀。麥。丁。眼。光。已。足。以。採。見。其。心。意。繼。而。問。余。曰。船。友。君。昨。日。似。頗。憔悴。其。故。安。在。余。曰。此。事。俟。日。後。言。之。何。如。於。是。二。人。復。大。笑。然。何。故。而。笑。實。不。可。解。詎。心。心。相。印。不。可。言。亦。不。必。言。乃。以。一。笑。了。之。耶。是。日。之。樂。余。生。平。爲。最。日。晷。之。短。亦。以。是。日。爲。最。及。鐘。指。六。點。三。十。分。麥。丁。乃。速。余。返。謂。過。遲。恐。不。及。晚。餐。時。小。汽。船。之。載。船。員。行。者。亦。既。歸。泊。船。旁。更。遲。數。分。鐘。余。即。與。麥。丁。同。入。小。汽。船。余。一。樂。至。此。故。小。汽。船。啓。旋。之。際。吻。余。手。以。與。船。爲。禮。屈。列。格。爾。立。船。頂。見。余。吻。手。以。爲。向。彼。行。禮。也。則。亦。答。禮。以。報。之。因。是。而。麥。丁。與。余。復。大。笑。歸。程。之。樂。不。減。午。前。出。城。之。時。夕。陽。在。山。紅。光。反。射。城。市。遂。漸。昏。黑。似。轉。身。與。彼。金。鳥。言。別。者。途。中。麥。丁。繼。談。後。此。進。行。之。

方針。謂必再至地極。置一救生機器。爲人類造福。愈談而二人之坐亦愈近。余耳聽其言。目視其面。見其兩目燦燦。眼珠碧綠如海水。一再贊曰。君之計畫偉哉。榮哉。人世豐功。孰有出於此哉。麥丁聞余言。張目露齒。作童子狀而言曰。君誠謂其然乎。二人促膝縱談。祇愁時短。不知路長。恍惚間已抵惠司脫敏司脫船埠。所欲告麥丁之心事。今欲言之。亦不及矣。

登岸後。余與麥丁取街車而歸。見沿街景色。如逢佳節。車過議院街時。大隊車馬。皆自達倍賽馬場而來。其間有女童手携大簇五月花。男童戲戴女童之帽者。尤覺生氣勃勃。空氣之中。花香撲鼻。及車近旅館。見一極大之四馬車。車名福勃斯。一婦女高坐車頂。見吾車漸近。舉巾麾揚。則安而麥也。安而麥與吾夫及伊脫克利等。亦歸自達倍賽馬場。既出車。相遇於旅館塔下。安而麥極口贊余面色之美。謂余曰。吾不曾言。河上空氣有益於君乎。今果何如矣。吾輩女子欲求貌美。必先求心安。此一定之理也。安而麥言非不是。使以真心出之。卽名之曰至言。亦不爲過。惟心口不同言時。有奸險氣耳。後復與略談船上午餐之事。未幾。麥丁告辭。余與握手爲別。已亦向衆告辭。款步登樓入房。孤坐溫理日間之事。於是自早至晚。言何事。行何事。船主船員。下至屈列格爾。其言何如其行。何如一一上於心頭。而尤注意者。則爲麥丁之言。行余一念。再念。念及可樂之事。則一人獨笑如夢如癡。一若日間之樂不足。今復借此空想以補其不足者。吾之女僕。一再入房。告以樓下宴會之盛。然余殊不措意。稍食果點。卽卸妝入牀。夫余之所以早臥者。因欲悶思日間之事。而柏臘司時入房。擾我清思。至爲可惡。故借此以避之。入牀後。一思至夜半。及精神疲極。朦朧中。猶如聞麥丁呼我船友。我應以唯唯之聲。嗚呼妙矣。嗚呼奇矣。以今思昔。則當日余之境。

地祇見其爲極樂而不知所以樂之故也。數月以來，彼造物者雖若無日不摭余而耳語，而余實不知其所語之云何也。前此以吾夫之故，余終日覓愛情，而愛情不至，今日無意之中，愛情自來，而余又不與之相識，嗚呼妙矣。嗚呼奇矣。余次日清晨既醒，見朝曦滿窗，入吾念者第一人，卽爲麥丁。余又自問處境，若余可謂一生多難矣。何以昨日一樂，至是恍惚間頓起一念，始悟余之所樂者，乃彼快意女子所共有之樂也。此樂也在人，則得之於未嫁之先；在我，則今始得之。嗚呼世之所謂愛情者，余今乃嘗其味矣。愛情卽余與康麥丁之謂矣。

第二十五章

情戰

悉哉吾樂之不常也。我雖愛麥丁，然我又有何權以愛彼。我今已爲出嫁之人，苟以應愛吾夫者而施諸他人，吾罪又安可道。於是恐怖之心起，此種恐怖筆墨不能形容。吾一切樂念皆被捲入深淵之中。正如大雨狂風急電驚雷之驟至，方者滿天，妙日忽忽掩幕，殆盡宗教在心，婚盟在耳，似皆執戈而起，責我無狀。我雖無負於吾夫，然何以對吾天。自有此恐怖，其結果之第一端，卽吾若愛麥丁，而以吾夫及安而麥之事告之者，則吾爲虛矯狡詐之人，其人爲至賤。其第二端，卽離婚之念，不可復存。心中吾夫固愛他婦，人余實愛他男子，其罪等耳，何得以此而笑彼哉。當此憂憤之時，自念免此罪惡，厥惟一法，卽力自抑制，不使慾心妄作而已。吾計既決，遂竭力與愛情戰，誓必戰而勝之，而毀滅之。而後吾心庶幾盟諸漏屋，而無愧然。余作戰之計畫，真可謂之委靡不振矣。以爲勝之之術，在使外物不能誘我。此後除有第三人者在，前決不與麥丁相見。余抱此宗旨，可二三日。麥丁每來謁，余必以事卻之，不曰方欲出門，卽曰方自外

歸不曰體倦。卽曰微病。而麥丁來甚頻。日必數起。余心痛如刀絞。然終峻拒而不納。就余一人而言。則此苦尙能容忍。厥後知麥丁不得與余相見。其慘楚正復不下於余。則又生不忍之心矣。

女僕柏臘司。最善伺主人之意。彼腦筋中亦似終日容有一麥丁者。每次辭麥丁後。必來復命曰。主人未見康君之面耳。余每次以主人之命辭康君。康君之色必變。一若以刀刺其心者。此時余所見之人。似無一人不推余入麥丁懷中者。而安而麥之。慫恿爲尤甚。蓋天下惟婦人能知婦人之心。安而麥者。知余心者也。彼欲自達其與吾夫交歡之目的。卽不得不推余與麥丁入情海。夫然而後彼此立於同等之地位。其計始得暢行。安而麥見余。輒問曰。今日晤康君乎。余曰。否。安而麥曰。信乎。如此好友同居一旅館。而終日不一見乎。安而麥知余之不見麥丁。出於不得已。卽授意吾夫請麥丁赴宴。於是定期折柬。并邀多客。陪之主。夕麥丁果至。余以爲於羣人中見麥丁。既見其人。又不背吾志於心。大慰。惟以麥丁與吾夫較。并與吾夫之友較。又以麥丁之地位與余之地位較。則一彼一此。真有天淵之別。不禁心焉痛之。此種不同之點。吾意吾夫等亦自覺之。彼輩在席間。雖惟鬪鷄走狗。跑馬賽會。之是談。而一聞麥丁啓口聲音。如洪鐘語調。如詩譎。探險家之語言。往往如詩人然。縱論地極情景。或長夜漫漫。或白日無雲。以及水山孤月中夜。沈寂何等清幽。何等奇詭。舉世之大。實無其匹。人入其間。心地爲之光明。則全席之人莫不拊口傾聽。不發一語。安而麥卒乃言曰。地極之勝若此。君必再往南極無疑。麥丁曰。誠然。余必再往。於是麥丁又以己之計畫。卽如何置備救生機器。如何爲人類造幸福之事。一一告彼。較諸日前在小汽船上告余者。更爲周至而明晰。嗚呼。古今來幾許英雄。以好冒險。故以好立功。故以好求吾身所居之地。狀故不避。

艱險以發。古人未發之奧。以入人跡未到之區。今時則已至矣。昔人之夢想。今將見爲事實矣。吾夫曰。其術如何。麥丁曰。人在兩極附近。能於六日或八日或十日之前。辨地球各處之氣候。吾將沿南極一帶。冰山所自始。烈風所自發之處。安設無線電機。則雖以福勒勃斯山之遠。十分鐘內。可以傳信至南半球各處。一見風兆。卽拍警電。從此航海之人。永免舟破身溺之厄。而轉運貨物。值以億兆金。洋計者。亦不至沈沒於汪洋大海之中。伊脫克利曰。美哉。君之計畫也。費文曰。壯哉。君之抱負也。吾夫微言哂之曰。癡夢耳。安而麥見余兩面通紅。不待麥丁告退。卽誘余曰。康君誠可愛哉。美利吾之愛者。君失此時機。不與康君常常相見。伊何可惜。康君行赴地極。吾不知君至爾時。悔恨何如。安而麥此言。觸吾心如蠶蠶。余欲不動心。而不得矣。

更數日。麥丁來謁。謂船主海軍大尉口口口。在奧地學會報告探險情事。約余往聽。余欲拒之。而勿能。會中情形。與余近六月中所見者。至不相同。舉凡吾英有聲價之人。莫不在其中。其男子則功名滿寰宇。勳業照人間。其女子卽是輩之妻之母之女之姊妹。會場之形如碟中陷。而旁高。余與麥丁坐於最低之列。當講壇之前。仰首適與船主之面相值。船主之報告淋漓懇至。可歌可泣。復佐以影片。中有一片卽余在船上所見者。尤覺逼真。至論及當時所遭之困厄。如行至某高原上。四顧無蔽。烈風大至。柴炭幾絕。餒餒告罄。遠望家室。在數萬里外。此生此世。恐終不得再與家人相見。余聽至此。心膽皆喪。不禁爲麥丁危之。遂伸手撫麥丁以驗其人。果在吾旁否矣。報告將終之際。船主又作謙讓之言。謂余此次探險。賴全船之友。皆老於航行。用能南抵八十七度而遙。此諸友之功。非余之力。然余不能不特爲諸君告者。則吾

船諸友之中其功尤偉而爲他人所盡知者則醫生康麥丁是也今該醫生方計畫再赴南極爲人類造福幸福彼苟往者余惟有祝其天賜鴻福而已船主言至此全會場之人莫不歡呼麥丁則面赤危坐如成年童子被其姊若妹介紹於其女友忸怩不能自勝就余而言覺天下之演說詞美妙無過於是者在會場時樂極幾哭及歸旅館乃始眞哭旅館中之哭實與會場中之欲哭未哭之哭不同此哭乃哭吾父之何不稍待而使余遽嫁嫁而又嫁爲斯人婦也哭時屢屢自問曰吾父之所以使余遽嫁者其故安在其故安在

第五十三章 代役

次日麥丁手持書札一卷急奔至吾坐憩中卒然謂余曰彼人之愛我深矣彼人之愛我深矣君試觀之當知彼之所求於我者何如矣余取而讀之知爲各報館索取麥丁小照或要求接見訪員之信倫敦有某大報館者且丐作一文叙述此新定計畫之宗旨及性質麥丁曰吾將何以應之使余述之以口猶克勝任如欲筆諸於書雖大難當前非文不足以救命吾猶不能吾將何以應之雖然君能之君固以能書名君之書不亞魯濱孫君當代我爲之其事實則我將一一以告君也此事余固勿容推却且其時余心甚樂以爲余雖決意不與麥丁私見然當彼有急事之時豈當拒而勿納不助以一臂之力於是二人又坐談竟日麥丁口述其意余則舉筆捷書麥丁之言純屬土語詞氣不甚貫注余隨筆裝點易其次序變爲文言及文成讀之麥丁大喜且曰美哉文余不啻曰君之書不亞魯濱孫乎未幾原文已載報章爲全國所傳誦余心更樂每至一處無人不引此文爲談助雖譏爲夢囈笑爲無稽之談者頗不乏人然其人

皆屬吾夫之流。亞毀譽皆不足。憑該報又竭力鼓吹。勉國人量力贊助。成此壯志。至其結果。則麥丁每日必收來函數百起。麥丁既不解書。故每日之晨。必齎書滿抱。求余代覆。余固知置身麥丁之前。此心必爲所誘。終且不能自主。然又不能引決。終日對坐。爲之作。會函中如爲疑問之辭。則爲之詳辨。如爲致賀之辭。則爲之申謝。如其人願意同行來函。自荐則引以爲同志。數日之中。生世忽變。樂不可支。而余所尤樂者。則余以一弱女子。獨能輔翼麥丁。援助麥丁。今試譬之。麥丁如愛子。而余如慈母矣。中有多信。其措辭不啻爲乞丐。則以其人本貧窶。無力贍助。故苦苦作自恕之辭也。又有其函來自女子者。往往以明哲保身爲戒。敦勸其勿輕往。一若代余作諫者。有時余方俯首作書。而麥丁默然抽去一信。置諸袋中。自言曰。此何必覆。余問曰。此信言何事。麥丁曰。無事無事。余又曰。試出以示我。何如。余略一讀之。則滿紙情詞。不顧廉恥。余頗欲代作數行冷語。以謝絕之時。余樂甚。如入桃源。身心皆暢。但願勝景長留。終吾身而不變。吾又何求。余與麥丁同坐作覆之際。吾夫與安而麥。間或探首坐憩中。一窺景况。余見此二人來。則眼前爲之一黑。麥丁見彼。則戲而言曰。君不見吾。又借他人之舟以釣吾之魚乎。吾夫則取獨目之晶。拊諸鼻上。且露其門牙兩具。冷笑以答之。安而麥則曰。此乃吾美利生平好爲之事。美利所好。與人不同。彼之願坐。此日光不至之室中。爲我康君作書。雖以珠冠加其首。勸令與國君並坐。行加冕之禮。有所不易。麥丁作色視其面。答之曰。誠然誠然。世誠有性質若是之女子者。及安而麥既去。麥丁面色猶厲。且噀爾冷笑而言曰。吾深惡此婦人。吾惡之如蛇蝎。吾每見其人。幾欲踐之以足。日復一日。時機漸成熟矣。

一日。麥丁飛奔下樓。作兒童歡笑狀。謂此行所需之費。今已籌足。報館主任。將於某旅館設宴。以榮其行。

惟此宴來賓盡屬男客。僅於會堂望樓上設女賓席數四。余亦得往觀焉。余至此時日日與物欲爲伍。前此志願今已喪失殆盡。及宴會之期既屆。余赴該旅館心驕氣傲得意之概溢於眉睫。余就坐之際。宴席已散。方欲演說。望樓上坐位已滿。人聲嘈嘈如入蜂房。時坐於旁者有二美國婦人。風範道逸。器度雍容。其感慨色喜。正復不下於余。各携折鏡壹具。對景觀覽。彼此相問。不知誰爲麥丁。時神魂恍惚中。藏無主不問事之干已。與否。卽指鏡中麥丁示之。後復向彼借得一鏡。一觀主席之面。其人兩目矍然。與麥丁相彷彿。及報告開會辭。聞其語調亦與麥丁相同。報告詞略謂。自今而後。吾人歷史中將別開一生面。雖曰汪洋大海之中。驚風巨浪。終非人力所克制。然風之方向未始不可預知。浪之危險未始不可躲避。人定勝天。豈不然哉。繼又一一訴說。麥丁之爲人。謂樸實精幹。誠信諸美德。皆萃於麥丁之身。或者此種美德。爲冰天雪海所造成。吾人愛之敬之。歎爲天地之英傑。名世所間生。開會詞既畢。卽酌一大觥。爲麥丁功成之預賀。且以答詞爲請。麥丁遂起立。盡室內外莫不歡呼。余獨心驚肉跳。幾於歡呼之聲而不聞。麥丁亦手足慌亂。略述謝詞後。出其懷中所帶之演說稿。立而讀之。是稿亦余所代擬。麥丁以指拈紙。備極僂促。不寧之狀。手中之紙。幾欲墮地。身重幾不能自任。余額際汗出如珠。恨不能代而讀之。恍惚之間。見麥丁置紙於桌上。易其態度。向衆言曰。船友！吾誤稱諸君爲船友矣！吾生平不能自作演說辭。卽倩人作之。吾亦不能善讀。諸君今親見之矣。然吾可以吾所欲言者告諸君。苟諸君不以爲鄙而賜聽焉。榮甚幸甚。麥丁言畢。卽出舟子之身分。一若童時在學。不能誦習功課時之故態。語雖不文。然聲高氣壯。目光四射。將此行之宗旨及希望一一訴說。狀貌頗覺自然。卒復言曰。主席方者謂冰天雪海。乃爲造成吾人

德業之基。今請告諸君以所謂冰天雪海者。諸君須知人在此間。無論富貴貧賤。莫不飽食暖衣。應有盡有。及抵彼處。腹飢則乞食。無門身寒則求衣。無地舍同伴而外。別無生人。殆未有不仰首呼天。冀上主仁慈。或施以一臂之助者。船友！吾又誤稱諸君爲船友矣！吾不知去歲聖誕節日。諸君身在何所。而余所在之地。則爲南緯八十五度。西經一百六十三度。達爾文山之西三十英里。之南四英里。余之所以得達此地者。乃出一己之志願。船主所以獎余至此者。亦以余有此行。此行之景况。我同舟之人。已知其詳。今請更爲諸君述之。吾輩既抵其地。卽臥於布袋之內。次晨起身。四顧茫茫。但見積雪遼闊。起伏如波浪。足之所履。高出海面七十英尺。雪風襲面。寒入骨髓。遠望冰山首尾相銜。其間溝隙深闊。阻其入海之通道。同行者共六人。見此情形。莫不愁眉蹙額。束手待斃。中有一人厥名曰屈列格爾。渭濱人也。愁急更甚。然尙記是日爲節日。念我家邦兄弟姊妹。必赴禮拜堂。頂禮何等安寧。以上主之仁慈。豈獨使吾輩淪胥。失所。從此不得與我信道之兄弟姊妹相見乎。余動身之日。吾母曾以禱告書一冊。置余行裝中。余乃於懷中取出。六人脫帽環立。雪中此六人者。雖皆少年。而入洋數月。迄未嘗與剃刀一謀。面故鬚髮。鬢鬢濃密。肖似五六十歲之老野人。余對書朗誦。餘人垂首寂聽。覺得萬愁都消。精神甚壯。人皆謂憂鬱與安樂。互相剋亦互相勝。此去則彼來。此來則彼去。從未有二者同居於一隅者。斯言信然。及余誦畢。一念茲黎庶沈淪苦海。惟帝在天。實其拯之。數語時。雖以屈列格爾之憂愁鬱結。亦歡然高祝曰。我有妻孥。遠在英之都。仰乞天恩。其拯我於窮途。麥丁當日之言。余所聞者止此。卽有他言。余已昏瞶不辨。時會堂中之男賓。莫不歔歔欲涕。而會樓上之女客。竟放聲大哭。其年輕美國婦人之一。則拭淚而言曰。言如彼人。

使吾以一切家書私電與而共之亦所心願而况其他余當時所爲何事面貌何若余不自知而以手鑷借余之婦人則前倚其身問余曰余欲問君請君原我君非其人之妻乎余奮曰否否然妻之一字入吾耳而進吾心自有一種不可言喻之感情雖然余於此時亦深知所行太過吾心之喜樂吾心之驕蹇無一非陷吾於惡者及暮歸寢自覺罪不可道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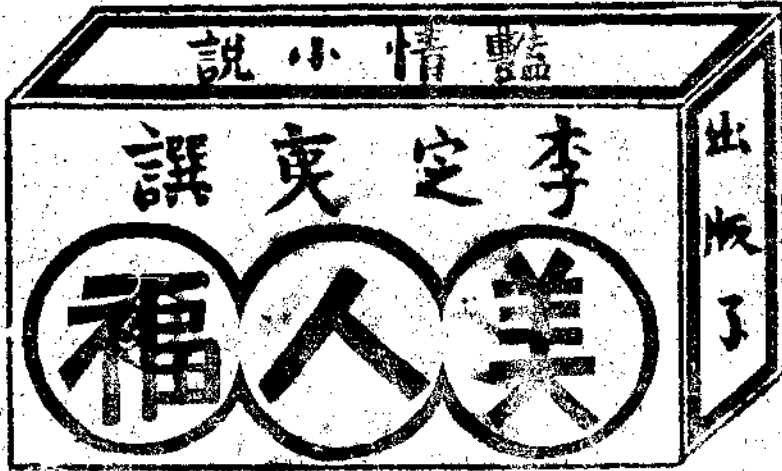
(未完)

談



蒼

告 廣 書 新 局 書 華 國



此書為李定夷先生所著 先生著作等身此書尤為出類拔萃

以出版以來

國內爭相初版再版不及一月全行售罄銷路之速為歷出各書所不及也

有句皆香無詞不豔

美人讀之可以

吐氣可以慰情

少年夫婦讀之

可以永保伉儷

之幸福一般士

女讀之也當拍

案叫絕

讀者手讀一編當能斯言之不謬也全書共十二萬言洋裝一冊定價

大洋

六角

豔情小說 伉儷福 業已出版

自由之說行夫婦之道苦離離之風盛夫婦之道尤

苦難 李定夷先生

於此爰作是書以匡世批俗是書都七萬言內

容豔而不佻

樂而不淫而

描寫燕婉之

好却又無微

不至

紅閣韻事雙環水品讀下看梳

頰面已載世間一般伉儷讀之必能增進愛情若於

花月夕共手一編開情逸趣何殊京兆畫眉時是

亦伉儷福中之一冊也洋裝一冊 定

價大洋五角



仿庵文談

(山淵)

文章之道。貴於辨體。辨體之法。首在分類。故世之選文者。不問其所選之善不善。先論其分類之精不精。蓋分類不精。文體即莫由而明。此古今學者所以矻矻於目錄之學。而不少忽之也。然文之分類。亦殊未易言。古無選文之例。自昭明太子出始。真集秦漢迄於宋齊之文。目爲文選。爲後世總集之始。然其分類至三十七門之多。而詩賦兩類之中。又復區分子目。後世學者莫不譏其繁碎。劉氏文心雕龍爲古今文評之祖。自第三篇以下二十五篇以上。皆分論文體。共二十二門。此外如唐人所編古文苑。分類二十。宋太宗時編文苑英華。分類三十。有四姚鉉編唐文粹。分類十七。自是以後。迄於明清。莫不陳陳相因。雖無文選之繁碎。然亦互有得失。近人姚鼐撰古文辭類纂。始分十三類。頗能超軼古人。而亦究未悉盡善美。甚矣分類之難也。蓋分類之法。貴於繁簡得當。過繁則徒亂人目。過簡則不足以括之。然與其失於繁寧不如失於簡之爲愈也。(故曾文正輯經史百家文鈔。祇分十一類)近世某氏廣集古今之文集爲一

書其分類頗師姚氏惟於每類之下更多分子目大抵皆按題區分至數十百類之多（如論分爲數類因古人有廣絕交論則又立廣論一目之類）是以題分非以體分也夫人各一文文各一題古今文之題何限雖析至千萬究亦不能盡其類乃執是以爲文體之分其失不已遠乎

四部之稱文居第四其法本於唐唐代設立四庫分經史子集爲四部後代莫不宗之（按惟宋於四部外增天文圖書二類名曰六閣與唐略不同）集卽文也汎而言之曰文綜而稱之曰集又合曰文集其義均同然亦非自唐始也唐之分爲四部本於荀勗李充謝靈運王亮諸人（按古無分爲四者惟自荀勗始李謝王諸人因之任昉更加術數而爲五至唐則復爲四）而其名文爲集則昉於阮孝緒阮氏撰七錄其四曰文集是爲目錄家稱文集之始然文集之稱古人無之實始於魏晉漢人爲文等於周秦諸子之著書均無名之爲集觀於班固撰志祇曰藝文中所輯錄並無集名今所傳之蔡中郎集則後人擬輯其文而強加以集之名本非原有之稱惟陳壽撰三國志曾集諸葛亮之文名之曰武侯集上之於朝（見蜀志亮傳）是可知文集之名蓋起於其時自是以後凡稱文士莫不有集矣然則文之爲集其稱非古且古今文字有斷簡殘篇可以名之曰文不可名之曰集者亦有裒然鉅集諸體雜陳而不祇於文者若統稱曰集以括之究於理有未安不若古人稱文之爲當故王儉七志稱文翰而不稱文集其故可思是亦學者所宜知也

四部既分界限斯判文之一體遂立於經史子之外而別爲一途後世學者又以昭明所選有不選經不選子不選史之說遂謂文自爲體經史子皆不得謂之文謬說流傳延及千載學者均莫知其非殊可異

也。文之爲道與經史子相爲表裏。昔劉勰作文心雕龍已詳其說。余昔亦論之甚詳（詳見余所撰之中國文學史）茲不復贅。祇就其最顯淺者言之。班氏爲史。蒐錄經子。統曰藝文。是可知經史子卽在文中。史學首推馬班。而其文亦雄視千載。歐陽修撰新五代史。記足以上承史漢。而其伶官傳叙諸篇。又爲文家所必選。學者所必讀者也。言古文者。首推韓柳。韓之原道原性諸篇。純然子體。而柳之辨列子辨文子。辨鵝冠子諸篇。又皆可輔子而行。惟孔子六經。非後世文士所能學。然亦爲百世文章所從出。近世阮元泥於經。非文之說。而猶曰駢文出於文言。然文言卽易經之一篇。豈得謂之非經哉。卽又以昭明所選者言之。亦非謂文與經史子離而爲二。不過謂不敢選經。而史與子亦難於剪裁耳。然文選尙選史論及史中之論贊。則非不選史矣。文選又選過秦論一篇。過秦論爲賈子新書中之一。賈子新書子書也。則又非不選子矣。文選所不選者。惟經。然經之爲體。究何可選。六經之文。無字不美。無句不佳。非如諸家之文。有優劣之可言。卽欲選之。將何去而何留。近世曾氏經史百家文鈔及黎氏之讀古文辭類纂。皆割裂經文而選之。適爲通人所笑。昭明之不敢選經。正其卓識。未能執是而疑經非文也。（按昭明自序曰：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與日月俱懸。鬼神爭輿。孝敬之准式。人倫之師友。豈可重以芟夷。加之剪裁云云。可以見其意之所在矣。）且昭明所不選者。不祇經史子已也。其他如說士之辭。亦所不取。則以其概見墳籍旁出。子史之故（亦見自序）豈得亦謂之非文耶。大抵古人著書。各抱一定之宗旨。不與人同。昭明此選。則以沈思翰藻爲宗。故其言曰：事出於沈思。義歸於翰藻。此二語卽其宗旨之所在。是以所選之文。皆以詞句對偶。聲韻鏗鏘者居多。其所以不選經史子及說士之辭者。亦此故也。呂祖謙之撰宋文鑑也。以關於政

事者爲主。否則棄之。黃宗羲之譏明文案也。以一往情深者爲主。否則棄之。與昭明之獨取於沈思翰藻。其理相同。不究其宗旨。而妄論其書。豈足以論文哉。豈足以讀文選哉。

文體有駢散。二者不同。涂而爲二家之學。亦必互相詆諆。而不已。是以治駢文者。必奉昭明。沈思翰藻之說。斥古文爲不正。治古文者。又必奉昌黎。八代起衰之事。排駢體爲非文。此亦可謂惑之甚者也。兩漢文字。無駢非散。無散非駢。合二者於一涂。駢散之分。實起於後代。古人何嘗有哉。文章之道。廣大無倫。無所不容。納無所不包。羅是不特經也。子也。史也。駢文也。散文也。皆同治於一爐。卽凡宇宙間所呈之象。有聲有色。可聞可見者。均可以文名之。（故說文訓文爲造。畫造畫者。言交錯之形也。是爲文之本義。而文采。文明。文章。諸詞。卽由是生焉。）是故有韻者文也。無韻者亦文。有句讀者文也。無句讀者亦文。如圖畫之縱橫交錯。譜表之旁行斜上。皆爲文章。而布算演草。所以代文字之用。亦爲文之一種。甚至吾人之言語。亦爲無形之文字。（故古人云。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又如宋儒之語錄。近時之小說。皆以俗語爲文。絕不修飾。是皆言語。卽文字之證。若遠西諸國之文。言合一者。更無論矣。）古人有言。落花水面。皆成文章。此雖譬喻之詞。亦爲道實之語。善乎黃氏梨洲之言曰。天地間。街談巷議。邪語呻吟。無一非文。而遊女田夫。波臣戍客。無一非文人。（見明文案自序）是可見文之爲道。包羅萬象。橫亘八垓。麗於天者。可曰天文。形於地者。可曰地文。蘊釀於人者。可曰人文。凡觸目而接耳者。莫不可以文名之。然則無文非文。彼經史子及駢文。散文。特文中之派別焉耳。無人非文人。彼韓柳歐蘇。特文中之獨至者耳。同爲一體。而必出於水火之相攻。抑何所見者。小哉。吾聞之先世父梅篔先生之言曰。天下之學派。有分必有合。有合必有。

分必視其分而後可以知其合亦必知其合而後可以辨其分自其分者言之歐曾蘇王並法昌黎而三蘇之文又與歐曾殊派自其合者言之駢文古文體裁雖殊而實異塗而同歸然則學者宜求其所以分合之故彼紛紛者亦可以息矣

駢散二體殊塗而同歸既如上所論矣然昌黎氏出文起八代之衰後人目爲古文遂謂古之駢文悉卑卑無足道斯亦一偏之論也昌黎之文光燄萬丈焜耀千載誠可謂自空一時所向披靡而駢文至梁陳如庾信徐陵輩淫靡妖冶其格誠卑卑然文章之道有盛必有衰六朝駢文之流爲徐庾亦與明代古文之流爲何李同趨勢使然莫之能挽斯則末流之弊非其文之弊也若因徐庾而謂駢文不足道然則亦可因何李而謂古文不足道耶况西漢文章殊無駢散之區別東漢以後漸趨於駢體然研都鍊京十年而始就他若晉宋體之駢文亦復憂憂獨造未必古文獨優而駢文獨劣大抵爲駢文者必廣涉經史博考物彙以爲取材之資若後世之古文家其博學者固不乏人而不讀詞章以外之書者亦不知凡幾此所以不能免空疏之病而姚氏姬傳爲桐城派之正宗反爲戴東原所不取也（按姚曾欲受業於戴執第子禮而戴却之）卽以昌黎而論彼亦未嘗薄駢文而不屑爲視於其進學解及送李愿歸盤谷序諸篇純然駢體且其文中所謂坐茂樹濯清泉卽古之所謂飲石泉蔭松柏也其所謂飄輕裾翳長袖卽洛神賦所謂揚輕袿翳修袖也是可知昌黎之文雖起八代之衰亦實由八代而來不過學古人之文而變其面目耳亦如歐曾蘇王皆宗昌黎而蹊徑則殊此則無足異者也歐氏修新唐書專錄古文於一代之駢文皆削而不錄豈非失之太偏歟

古人文字不嫌繁複。往往重字疊句。散見於尺幅中。如墨子一書兼愛上同諸篇俱分爲三。而其意則大略相同。又如春秋公羊傳書楚子圍宋。宋人及楚人平一事。踰四百言之多。其稱司馬子反者。入又再曰。將去而歸。爾然後而歸。爾臣請歸。爾吾亦從子而歸。爾又三書軍有七日之糧。爾凡此之類。皆不覺其繁。斯所以見古人之文之妙。然後世未易學也。更以史記言之。史公之文奇矯雄麗。小儒咋舌。而其最妙者。則在或簡或繁之處。往往出人意外。然其簡猶易學。而其繁則更難學也。竊嘗攷其文有重疊其字者。有重疊其句者。如衛壽傳曰。封青子伉爲宜春侯。青子不疑爲陰安侯。青子登爲發干侯。疊用三青子字。而不以爲贅。漢書則祇用一青子字。其餘則曰子而已。視史記之文已爲略省。若在後人則必祇用一青子字。其餘均悉去之。無可疑也。又如魏世家公子無忌與王論韓事曰。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十餘字之間連用五魏字。此皆字之重疊者也。至於句之重疊尤爲奇妙。不可思議。如蘇秦傳。秦說趙。肅侯曰。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五層句法皆大畧相同。又如魯仲連傳。既兩曰。勝也。何敢言事。又曰。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又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三者句法皆重沓。又如平原君傳。毛遂願行。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曰。三年於此矣。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其後。又兩言。吾君在前叱者何也。其末復述平原君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

生以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句法亦復重複。參差而不出於齊整。此在後世學者必以爲贅。然文勢正如影沙。礮石捲浪。奔濤又若駿馬之騫坡。注澗。譬若平地讀之令人驚呼駭愕。而不知其故。是則其字句之繁複。正史公之文所以妙絕千載也。豈後世所能學哉。

(未完)

紅藕花館詞話

(哲廬)

柴虎臣論詞云。旨取溫柔。詞歸蘊籍。暱而閨帷。勿浸而巷曲。勿墮而邨鄙。又云。語境則咸陽古道。汴水長流。語事則赤壁周郎。江州司馬。語景則岸草平沙。曉風殘月。語情則紅雨飛愁。黃花比瘦。毛稚黃謂其雅暢。足爲填詞者軌範。余亦曰。詞要清空。不必質實。清空則古雅。峭拔質實則凝澀。晦昧詠物之詞。用事不如用意。取形不如取神。不知此不足與言詞也。

詞之工絕處。乃不在韻與豔。蓋韻小乘也。豔下駟也。韻則近於佻薄。豔則流於褻嫫。今人率以是二者言詞。未免失之淺矣。故先哲偶爲詩餘。必先洗粉澤。後除瑣縵。靈氣勃發。古色黯然而以情興經緯。其間梁任公游臺灣有感春之作。調寄蝶戀花。詞凡五首。余最愛其四五兩首。雖豪宕震激而不失於粗纏綿。輕婉而不入於靡。其四云。依約年時。攜手處。謝卻梨花一夜。廉纖雨。雨底蜀魂啼不住。無聊祇勸人歸去。綿地漫天花。作絮。饒得歸來。狼藉春誰主。解惜相思能幾度。輕軀願化相思樹。其五云。莫怨江潭搖落久。似說年來。此恨人人有。欲駐朱顏宜倩酒。鏡中爭與花俱瘦。雨橫風狂今夕。又前夜。啼痕還耐思量否。

愁絕流紅潮斷後。情懷無計同祭受。其第四首以臺人多有欲脫籍歸故國者。第五首則當英俄邊境正劇時。故能於豪爽中著一二精緻語。絲婉中著一二激厲語也。操縱自如。尤見錯綜。

任公又有浣溪紗咏臺灣歸舟晚望云。老地荒天闕古哀。海門日落浪崔嵬。憑舷切莫首重回。費淚山河和夢遠。彫年風瑟挾愁來。不成拋却又徘徊。余常謂僻詞宜渾脫。乃近自然。常調宜生新。斯能振動任公此詞。雖清雅沉着。然不及感春之作之超絕也。

易實甫名順鼎。別署哭盒。幼爲神童。長擅吟咏。凡有所作。輒傳遍人口。其爲詩也。行神如空。行氣如虹。足爲李白第二。通州張峯石一蛩室詩話中已備言之。然實甫不僅能詩也。間嘗譜詩餘。亦復迴異。凡響其江南舟中所作大江東去云。英雄往矣。對江山贏得亂愁千斛。今古夢痕銷不盡。付與敗蕉殘。鹿醉裏征。誅愁邊。歌舞畫就興亡。局欲書遺恨。南山可惜無竹。應念茂苑風花。臺城煙草。蕭瑟空雲木。曾倚舵樓。閒眺望。惟見暮帆沙鷺。狸志祠荒。雀飛橋冷。悽斷前朝曲。無情最是秦淮。一片寒綠。余常謂凡寫迷離之況者。只須述景。如小窗斜日到芭蕉。半牀斜月疎鐘後。不言愁而愁自見。實甫此詞。庶乎近之。

哭菴又有賀新涼詞。其小序云。泊舟江南。天已向暝。雲影黏樹。濤聲蓄沙。廢苑荒城。模糊莫辨。惟有亂蛙代漏。愁月照人而已。觸緒蒼涼。率成此解。憔悴江南。客問六代繁華去後。竟無消息。一片孤城斜照。裏膾有青山。半壁聽打岸寒潮。正急。龍虎銷殘。鶯燕老。便英雄兒女。皆陳迹。聊付與隔江笛。桃花暗抱脂痕。泣經幾度。移根換葉。嫩紅猶濕。廿四橋邊。眉樣月。曾照瓊娘夜立。更不管玉簫聲寂。流盡舊家簾幕。影恨秦淮。總是無情碧。搖畫舫。到烟夕。與李後主重光作烏夜啼一詞。同爲淒惋。後主之詞曰。無言獨上西樓。

月如鈎。寂寥梧桐深院鎖。清秋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所謂其音哀以思也。諸如此類。均可爲詞人規模。

衡陽一雁。隱其姓名。自謂不解聲韻。而愛填詞。然其詞多怨鬱凄豔之句。誠能蓋古排今。便自命爲詞人者。對之愧然。余每讀其詞。輒愛不忍釋。一雁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余最愛其蝶戀花小詞云。人人都道相思苦。儂不相思也。沒相思。侶苦到孤懷無定所。看來還是相思愈。天若憐儂。天應許。儂願相思可有相思女。偷得相思恩。賜與相思到死無他語。自謂此係理想的相思語。推陳出新。此意從未經人道過。深合余詞宜生新。斯能振動一語。如孤雲澹月如倩女離魂。如春花將墮。餘香襲人。韻而不佻。豔而不褻。洵不能與常人一例語也。

古詩之於樂府。律詩之於詞。分鑣並轡。非有後先。有謂詩降而爲詞。以詞爲詩之餘者。非通論也。詞盛於唐人。而六代已濫觴。梁武帝有江南弄。陳後主有玉樹後庭花。隋煬帝有夜飲朝眠曲。均與詩迥有辨別。安得謂詞卽詩之餘耶。

詞有三法。章法。句法。字法。有此三長。方可稱詞。句法中有字面。蓋詞中有生硬字。用不得。須是深加鍛鍊。字字推敲。響亮歌誦。妥溜方爲本色語。如賀方回吳夢窗。皆精於鍊字者。多從李長吉溫庭筠詩中取法。來字面亦詞中之起眼處。不可不留意也。至句法。章法。更無論矣。

白樂天詞云。花非花。霧非霧。夜半來。天明去。來如春夢不多時。去似朝雲無覓處。此蓋長慶長短句也。而後人則名之爲詞。楊升菴謂此係樂天自度之曲。因情生文。雖高唐洛神之賦。奇麗不及也。歛縣吳東園

效其韻體曰烟非烟霧非霧逐月來隨雲去天寒歲暮總須愁別有朝陽棲鳳處聲韻諧婉心細如絲於今人中固爲不可多得矣然方之古人未免有點金成鉄之憾

龔定菴詞有瑤臺第一層一闋詠某王孫事按武才人色冠後庭裕陵得之會教坊獻新聲因爲製詞號曰瑤臺第一層定菴此詞艷冶而不流於穢褻其詞云無分同生偏共死天長恨較長風災不到明月難曉曇誓天旁偶然淪瀟處感俊語小玉聽狂人間世便居然願作薄命鴛鴦幽香蘭言半枕歡期抵過八千場今生已矣玉釵鬢卸翠釧肌涼賴紅巾入夢夢說別有仙鄉渺何方向瑤樓翠宇萬古攜將刻細頗似晚唐

樊山有千秋歲引四闋與太白之嗅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同一趣旨今錄四之三以公諸世其二云叮嚀明鏡莫教紅顏老人壽月圓花更好紅蘭卽是相思草青禽卽是相思鳥玉璫投團扇寄難爲報願金鴨一雙含瑞腦願紫燕一雙棲玳瑁願擲黃金買年少桃花面對桃花笑蛾眉月寫蛾眉照萬祝告千祝告相逢早其二贈輕輕云綠波南浦一段銷魂賦怕見江南合歡樹梨花影似娉婷女娉婷淚似梨花雨曲欄干深院宇愁來路妾自傍鴛鴦湖畔住郎自向鳳凰山畔去試問銀河幾時渡有情總被無情負情悔被多情誤欲往愬休往愬天憐汝其四代輕輕答云蓬山青鳥枉相思字勞燕東西等閒事儂情深似桃花水郎情薄似桃花紙白頭吟秋扇賦休相擬了不羨朱翁他日貴更不望連波今日悔身似井桐別秋蒂玉環領略夫妻味雙文通達夫妻例笑不是啼不是誰爲計余竊謂是詞輕而不浮淺而不露美而不褻動而不流字外盤旋句中含吐詞之能事盡矣

詞之難於小。令如詩之難於絕句。不過十數句耳。而一句一字都閒不得。末尾最宜留意。有有餘不盡之意。乃佳。當以花間集中章莊溫飛卿爲則。至若陳簡齋杏花疎影裏吹笛到天明。真是自然而然的句。學詞者尤宜法之。又呂洞賓之明月斜秋風冷。今夜故人來不來。教人立盡梧桐影之句。亦甚雅緻。(未完)

綠野亭邊一草廬詩話

(山淵)

和詩難和古人之詩。尤難文選所錄之詩。別立擬古一類。蓋魏晉以後之樂府。多擬古歌行爲之。故後人亦多有擬古之作。東坡尤多。東坡謂古無和古人之詩。實自己始。殊非也。然和人之詩。不特須和其體。尤須肖其詞。故昌黎與孟郊聯句。則肖孟郊。東坡擬淵明之作。則肖淵明。不能肖古人而質。質然和之。適足爲古人所笑。斯其所以爲難也。章蘇州澗底束荆薪歸來。賁白石之詩。爲千古絕唱。東坡亦步其韻而和之。其詞雖工。終遜於古人。甚遠。是以後世學者。有絕唱不可和之論。而譏東坡爲妄作。以東坡爲詩壇健將。且不免受妄作之譏。則和古人之難。尤可知矣。余友沈毅字伯瀨。番禺人。少年英俊。且喜詩詞。余昔在羊城與之同寓者。將一載。彼曾出其昔日所作以示余。其中有和陶靖節桃花源詩一章。卽步其原韻。雖未敢追步古人。然頗肖之。或可以免妄作之譏歟。茲錄其詩於後。詩曰：秦代昔變亂。遷流及二世。避地聯山樓。日月已徂逝。詎知漢魏間。瞬息兩興廢。物外開田園。阡陌作留憩。男耕與婦織。農桑是良執。求古作息時。無人索租稅。雞鳴茅屋中。竹林邨龐吠。人家尙儉樸。衣服沿古製。聞有塵客來。酒食競遐詣。扼腕欣

致辭聲色温不厲悠悠春復秋草木紀時歲葦稚候荆扉言笑殊聰慧父老怡然樂汝我無疆界誤入神
僊遊祛宜物欲蔽寄語修真士洞隱白雲外靈源杳誰尋伊人合誰契淵明之詩淡處傳神不着痕迹最
爲難學此詩亦有淡雅之妙所謂求古作息時無人索租稅所謂雞鳴茅屋中竹林邨龐吠所謂悠悠春
復秋草木紀時歲皆能言淵明所欲言而一結四語尤音在絃外悠然不盡造詣若此可以言詩矣
遊山之詩古來佳者甚多惟所貴者宜卽景而合於情若故作奇語而於情理未合雖足以驚人於一時
終不能名曰佳構吾粵羅君程襄隱君子也生平以授徒爲業不問世事而善於詩尤長於山水之作余
嚮未識其人壬子之歲羅君竟以詩賜余余喜而讀之其中有舟中望七星巖七言古風一章尤琅琅可
誦其詩曰七星巖峙瀝湖中割天拔地森青葱嵯峨飛磴亘天半舟中翹首紛蒙茸七宿光芒成象緯七
峯排列分西東崢嶸儼等六鰲戴烟鬢滿日何玲瓏若連若斷碧環抱岡臺山勢青摩空（自注粵東筆
記七星巖在岡臺山上應西方白虎宿）（自注筆記巖上應西方白虎七宿）熒熒光徹斗牛宮一帆
飽望發幽興恨不策蹇披葱蘢仰觀天地俯萬彙抗懷身世寄遊蹤方舟並向粵西去七星洞陟棲霞峯
（自注赤雅廣西有七星棲霞洞）兩巖好景平章罷欲捫星斗窺蒼穹此確爲舟中望七星巖詩而非
遊七星巖詩不能移易他題筆亦若連若斷天矯不羣讀之若恍見其葱蘢鬱鬱之氣突起於目前也惟
原詩首句本爲七星巖在瀝湖中余竊以在字力頗弱不能振起通體妄改爲時字其熒熒光徹斗牛宮
句原詩非宮字亦余妄改（原爲何字則不能憶之矣）未審羅君以爲然否

（未完）

京洛浪游客詩話

(呼 公)

秋吟籟。鑑湖女俠秋瑾之弟也。性亢爽。有乃姊風。同客京師。出秋感四律示吾。秦筑之遺音也。琴臺廿載任蹉跎。燕市誰賡易水歌。葉落忽驚涼節序。雁歸仍是舊山河。便無風雨催人急。已覺乾坤殺氣多。時歇方

劇東方之青島問題又起夜靜平心叩上帝。此生結局竟如何。吊古憂今不勝情。亂笳和雨發秋聲。百年歲月一生夢。七尺身軀兩字名。禪榻鬢絲心寂寂。鱸魚蕪菜意程程。愁來把酒樓頭去。獨倚危欄看太清。南轅北轍苦奔波。友盡天涯游俠兒。眼底衆生懸未解。胸中妄念放難維。寒潭照影魂俱瘦。古劍盟心誓不欺。此日低徊籬畔路。黃花無語笑吾癡。年來吾道漸孤窮。慚愧疆如百足蟲。故笈衣留雙袖血。新墳鬼哭萬山風。文章埋沒行間蠹。身世焦殘爨下桐。我亦猖狂稽叔夜。訴將幽憤七言中。

古來詩話之作。汗牛充棟。以余之陋。妄事采輯。誠爲費事。然余有與人不同者。以所輯多朋輩篇什。借茲以留鴻爪。亦爲達者所許。第所作不無博采之嫌。未能悉中詩律名流佳句。往往又憾遺珠。或者又謂京洛浪游客詩話中。無達官貴人之作。至不能增光篇幅。此則余所自知。而深自引咎者。不過鄙意。以文人重人。則以道義而見重。若羊頭太尉。蝦蟆相公。何得濫溷士林。以汚筆墨。苟士君子。心存邦國。感物哀時。聲淵淵如出金石。足以維繫人心。感興末俗。何敢以詩律相限哉。非然者。雖言之成理。毋甯割愛焉。平等閣主人有言曰。欲因人以見道。即不得不有時以人而廢言。深得余心所欲云。

近來作者。每多慷慨悲吭。所謂開寶文章。純以眼淚勝人。欲求溫柔敦厚。純合風人之旨。竟如廣陵絕散。亦時習所趨。至難挽救。昔人以文章有關世運。所以采風問俗。多半取資乎詩。吾讀近人辭。輒嘆天下未可以言無事也。

南人之詩多豪氣。北人之作多毅力。此分南北派之簡法。然豪隣於粗。暴毅易於木。呆此學者所不可不知。余與病堯君論詩曰。近來南中作者。好習靡靡之音。否亦桀傲不馴。咄咄逼人。在作者自謂豪氣縱橫。萬夫辟易。不知烏江之重瞳。聲嘶力竭。已成銀樣蠟槍頭也。北方學者。於初學握管時。已分唐別宋。法杜宗韓。不知學力不逮。食古不化。終至呆若木雞。拙如刻鳩。不齒著作之林。且夫南人性靈。每含豪放。所以才氣稍足者。下筆卽有可觀。北人木訥。殊不足以語此。所以晚近作者。南盛於北。

五十年來古文絕響。識者固已傷世運之衰也。改政以還。駢儷浸興。然妃黃偶白。無當宏旨。不過文章中。之玩好品耳。近世詩人。好作律詩。古風之佳者。殊不多見。亦多不之講求。規世運者。怒焉憂之。

七言絕句。作者多而佳者少。以容易下筆。而難於討好也。雖然。以七絕爲易於下筆。猶未曾經此中酸鹹。七絕當求溫厚醇醅。條暢樸美。先練心。後練句。落筆乃斐然成章。茲讀衆異君過東華門史館兩首。頗得三昧。因錄之。云。預爲死。後求佳傳。不惜生前說。舊恩當日遺。山眞失計。但營亭子。不臣元。報國文章自不侔。早登台省晚方州。荆駝別有金鑿記。彷彿先皇淚。暗流。此寥寥五十六字中。無限感慨。不盡低徊。冷嘲熱諷。幾費躊躇。讀者當味其下筆時。幾度商量之苦心。

去年有客自中州來訪。雪深夜寒。圍爐共話。至快也。客於談吐間。極願一謁余友雅亭。以雅亭亦騷壇健

者是時余與亦豪。同客冒雪往訪。其侍者誤以主人未歸告。客乃悵悵偕余返。半途雅亭追蹤至。邀余輩重顧伊家。三人幘笠俱體體若銀矣。雅亭年已不惑。顧復老健。愛客若此。極爲欽佩。客以此亦一段佳話。當紀以詩。余曾作七絕一首。以紀之。云。興乘來尋李謫仙。童言採藥到山邊。枉公恠煞奚奴舌。雪裏勞追訪戴船。覺於當日情況。未經脫落一字。深蒙雅亭輩嘆服。以事雜而言少。

(未完)

技擊餘聞補

寶山朱鴻壽著

楊俠民

楊俠民。寶山劉行人。道光時著名拳技師也。身長七尺。以勇力雄於鄉。爲人任俠好義。喜擊劍。尤善彈。能指飛鳥而下。家小康。喜賓客。座上常滿。後坐是貧困。乃授徒於吳淞。淞地多駐兵。兵官蔡某恃武驕橫。嘗侮辱士類。稱虎冠。人咸側目。視聞俠民。勇邀之飲。蓋欲較技也。其徒阻之。謂師此去必無幸。彼武人不可近也。俠民曰。無害。遂駕往。蔡延之上座。俠民亦不辭。酒半。蔡請俠民較技。俠民慨然曰。技焉用較。我勝則有礙。君君勝則不以爲武。因爲語古。名將事其人。竦聽。遂拜手謝。過請約爲兄弟。俠民之能以氣服人。有如此。俠民非特能武。且又博學。鄉有張王二生。自負才能。每輕視俠民。一日。俠民一人飲於肆。命傭保請二生飲。而二生不至。固請乃至。俠民解所佩劍於案上。謂二生曰。君等竟視我爲沒字碑。耶。今請以四書五經從君。問苟有一不能答。請削去我指。二生曰。信乎。曰。信。二生摘要以問。俠民對答如流。無絲毫之

誤。又詢以歷朝史事，則亦絕無錯謬，縷縷如貫珠。俠民乃大笑曰：君等再以沒字碑目我乎？二生相顧，咋舌不敢，再有問以故士林亦深佩其爲人，而其生平之最奇者，則爲處置逆僕一事。初，里中富戶陳勉勤，有僕名陸阿七者，其人孔武有力，貌誠實而心狡詐。勉勤不知，反倚重之。旣而勉勤爲人誣陷下獄，阿七非但不爲援手，且從而下石。又藉口營救，騙取銀錢，後勉勤冤雪，得釋歸。阿七又多方冒功，謂主人之冤全賴我之營救，乃得雪。否則今猶在獄中也。將何以報我？勉勤曰：知之。阿七曰：非給我良田百畝不可。勉勤大怒，斥阿七反爲所毆，以告族人。族人亦告以阿七騙錢下石狀，以是勉勤與族人咸大憤，然畏其武終未有以報也。是日，陳氏族入見俠民，邀於市，乃讓之曰：君素負義俠而不爲地方除害，何故？俠民曰：除何害？乃告以陳家逆僕阿七事，謂彼恃其力以欺主人，君不能爲陳某一奮臂耶？俠民聞言大怒，直入陳家捉阿七。阿七見俠民至，知已無幸，乃以雙龍搶珠勢擊俠民，而俠民則以青龍獻爪勢當之。阿七又用雙手捉蛇勢直撲俠民，俠民則以餓虎撲食勢還擊之。阿七遂仆，因反接其手，驅之入市，使自呼曰：有僕欺凌其主人者，視此一步一呼不呼，則鞭其背。時縣令因公來鎮，見多人蜂擁一處，驚問狀。紳董以告，縣令以奴僕欺主，此風自不可長，亦快其所爲，縱之不問。俠民又牽阿七至主人門，摔使跪，謂汝再敢欺凌主人乎？阿七以額叩地曰：不敢。乃釋之。聞者稱快。今鄉人猶盛傳其事。

右爲鄉中老拳師王義所述，蓋義父卽俠民徒也。其事似甚可信，然去今六十餘年，或有未能詳盡之處，則殊爲憾事耳。

● 醉老人

鴻壽識

醉老人陸姓名永珪太倉人有勇力精技擊善飲飲不醉不已人以其常醉故呼以醉老人歲一遊劉行訪友也七八年前曾於市中一再見之其人高額闊輔修髯便腹目灼灼有光一副英爽之氣望之如悍將軍相識者恆於酒肆中請述一生經歷以爲下酒物某年夏鄉中拳技師邀老人飲於肆余亦在老人乃自述生平歷史云曾爲鏢師幸未見敗於盜惟所遇之童子實令余至今不能忘初爲鏢師時爲徽商護貨渡巢湖巢湖固著名盜窟也以初次出門異常戒備夜將半正月明星稀之候卽有盜舟三四尾之以行余立在船頭舞劍囑船主僞爲余師在艙中痛罵舞劍之無狀并曰巢湖中係著名盜窟非江南小盜可比且我舟載銀多脫爲盜知必來行劫深悔挈汝同行初意誠欲汝助我一臂不意汝恃此小本領居然獻醜也盜見余舞劍時船上帆檣震震作響已大爲驚恐後復聞有人呵斥余之無狀乃更爲驚懼去而之他繼又衛貨至山東德州道經淮泗其地固多盜夜宿逆旅卽有一戎裝少年踞坐砌間呼酒痛飲怒目視余心知爲盜然未便下手既而囑從人先臥已則秉燭以待夜深日間戎裝之少年至卽飛一鏢來余以右手接之又一鏢來手不及而接以口盜見狀乃驚服曰君之本領我知之矣若云相試必有一傷遂揖而別後車行至德州界某山中遇童子扶一僂僂老人佇以行時車載重貨不及避老人令童子讓途側童子不肯乃以一手力推載重之車於途側僂僂老人見狀乃斥童子曰阿八又忘我戒與人淘氣耶言時輕輕以一手挽之起諸君試思車載重貨一推一挽尙覺其重童以一手推之下僂僂老人一手挽之起偷我當時而與之相觸者則必無幸余以是不敢再爲鏢師聞者咸咋舌此事鴻壽親聞老人自述者

●韓黑虎

讀 著

韓黑虎初名曉忠。人以其面黑。故羣呼以黑虎。曉忠亦因以自號。遂佚其名。父號韓鐵槩。武當派之入門弟子。精於上乘技術。以黑虎狀貌魁峨。乃授以運氣之術。二年能鼓氣如鐵。堅不可執。又教以點穴之術。並各種器械。諸術黑虎專心學習者三四年。半丈內點之無不中。數年後。其父逝世。顧家貧力薄。無以為生。乃出為鏢師。往來燕趙齊魯間。一日過嶧山。遇十餘盜。黑虎稍使其力。盜已傾跌數尺。外盜知不敵。遂星散。既而盜魁引健兒數十來襲。又不勝。盜魁有母曰黑風娘。號千人敵。亦與黑虎格鬪。無勝。敗盜母佩其勇。以女妻之。黑虎遂與盜魁約為兄弟。并勸其改行從善。乃薦為鏢師。會洪秀全起。黑虎乃號召同志。投李秀成。後以積功授副將。及曾國荃攻南京。日黑虎猶身先士卒。突圍潰陣。國荃之不能即破南京者。黑虎與有力焉。雨花台之戰。右目為彈所傷。猶奮勇爭先不少。却後秀全仰藥死。南京破。黑虎攜其妻遨遊四方。不知所終。

●譚宗烈

譚宗烈。太倉譚巷人。以拳術名。其父祖武。善拳棒。能引數百斤之長槍。又深明內家拳法。宗烈生數年而母死。家中惟父子二人。祖武以其狀貌不凡。乃以生平絕技授之。宗烈專心致志者十餘年。盡得父傳。二十歲時。太屬盜賊蠶起。富有之家。為之一空。夜有盜二十餘人。挾長槍。執白刃。入譚家。欲肆搶掠。宗烈趨出。振其喉。呼曰賊奴。識得譚宗烈乎。盜曰余等只知金錢。誰知若名。識若又焉。用宗烈奪盜槍。以舞。舞時風鳴。鉤響。庭前樹葉瑟瑟。落盜見之。遁去。於是盜不敢擾太倉四境。乃靜後。宗烈遨遊四方。經山東過某。

山。山。中。有。屋。數。楹。四。無。門。窗。中。有。庭。院。圍。以。堅。固。之。牆。壁。宗。烈。奇。之。遂。躍。而。入。內。有。一。女。童。方。在。庭。中。學。習。槍。法。見。宗。烈。入。知。爲。健。者。乃。語。之。曰。君。能。入。吾。屋。君。之。技。已。超。上。乘。矣。請。示。槍。法。宗。烈。遂。執。槍。以。舞。女。童。曰。槍。法。固。佳。惟。尙。不。能。如。吾。祖。宗。烈。乃。辭。謝。曰。余。何。敢。自。負。槍。法。固。未。佳。也。女。童。曰。君。來。此。途。中。曾。遇。白。頭。老。叟。乎。苟。相。遇。幸。勿。與。角。蓋。叟。卽。吾。祖。身。負。絕。技。者。也。宗。烈。聞。言。遂。躍。而。去。行。不。及。百。步。果。遇。叟。叟。問。曰。汝。何。人。敢。來。此。狀。若。甚。怒。者。宗。烈。揖。之。曰。小。子。無。知。翁。其。諒。之。言。時。卽。飛。躍。樹。巔。叟。乃。仰。視。曰。若。然。技。亦。佳。哉。我。有。一。物。贈。汝。也。卽。飛。一。彈。而。上。宗。烈。以。兩。指。夾。之。叟。驚。遂。與。宗。烈。相。揖。而。別。行。五。里。許。忽。背。後。有。人。拊。其。肩。覺。身。體。酸。軟。甚。回。顧。則。叟。也。叟。笑。而。去。宗。烈。知。受。傷。欲。作。歸。計。於。逆。旅。遇。一。老。僧。鬚。眉。咸。白。目。灼。灼。有。光。精。神。矍。鑠。異。常。僧。見。宗。烈。乃。曰。觀。若。容。貌。不。佳。豈。有。病。耶。宗。烈。曰。否。受。傷。耳。師。能。醫。我。沒。齒。不。忘。僧。以。其。謙。也。卽。爲。醫。治。并。納。爲。弟。子。教。以。絕。脈。法。卽。南。人。所。謂。點。穴。也。年。餘。已。盡。僧。傳。乃。出。爲。鏢。客。一。日。攜。金。十。萬。過。濟。南。經。千。佛。山。下。忽。聞。蹄。聲。得。得。有。盜。十。餘。人。欲。行。劫。宗。烈。與。之。鏢。鬪。者。半。小。時。死。盜。三。四。人。餘。盜。叩。頭。乞。免。自。是。譚。宗。烈。之。名。大。噪。於。齊。魯。間。矣。

(未完)

嘉定孤忠錄

(劍山)

跛老人

跛老人楊姓名克武。劉行鄉東北唐巷之農夫也。精技擊。爲同里拳勇少年某甲所給。致傷一足。以是右

足不良於行爲人忠實絕不以武力自豪身軀短小而精悍異常鼻尖銳如鼠面容殊憔悴後遷居於羅店西南之辛家巷授徒爲生家有一妻一女女名荷娘老人愛之甚老人畜一貓毛柔而黑雙睛似黃玉老人出入必抱於臂上蓋愛貓猶如子女也一日同巷力士張某子蘭蓀見而喜之乃謂其徒金曾蔭曰汝家貓趣付吾吾償汝銀半兩不爾者吾力足奪汝貓曾蔭聞言怒目直視似深恨蘭蓀之強橫也者蘭蓀見狀乃罵曰咄蠢奴奚爲目灼灼視我趣將貓來半兩銀任汝取也敢不付吾者儘可誦汝師出見我曾蔭怒不可遏兩下握拳相向爭鬪移時老人自外入問兩人爭鬪之由知實爲一貓而起老人嘆息曰若兩人者皆有用之人爲一貓而致爭鬪何取焉且今日國勢岌岌滿人行將入關若等爲勇少年急宜投軍自效豈私鬪時耶於是蘭蓀曾蔭互相謝過往投祖大壽麾下時老人年已六十然精神尙矍鑠日集巷中子弟勤加操練一若大禍之將臨者人問之則曰汝等今不知也將來必有用處凡事須防患未然及至滿人入主中夏下薙髮令羅店唐景曜爲明拒守招集鄉兵凡老人所訓練之子弟皆慷慨登陣於是人服報跋老人有先見之明羅店破後卽有漢兵一營駐紮辛家巷附近時常擾及鄉里借調查叛民爲名隨意搶劫富戶一日滿軍士官乘馬行鄉里間背負大刀手執軍棍蓋用以撻伐平民者鄉民之無知者大呼曰韃子又來矣軍官面立赤緊咬其齒咆哮曰亡國奴敢爾耶於是一躍而下舉棍力擊其人之頭面紫痕了了可辨認甚且有擊破頭面而血流如注者老人見滿軍虐民狀深爲不平夜啓後戶悄然而出越小溝入一洞黑之榆樹林中蛇行而進入一小屋屋中已有五人先在蓋皆恨滿人之虐待而欲商議報仇之法也五人者曰顧望明朱學軾劉方壙陸念明朱明棟皆羅店方面之力士而其父兄

咸死於滿人之刀。棍下者故憤而來此小屋。互商奇策。誓報大仇。見跛老人至。拱手爲禮。於是明棟泣告曰。彼萬惡之滿人。旣長日虐吾漢人。不予漢人以一線光明。祇得暗殺彼賊。以雪我胸中之恨。衆聞言。爭任其事。明棟曰。無譁。各盡其能可也。自是以後。凡滿兵之遊行於榆樹林一帶者。輒遭殺死。軍官不知其故。自往林中探之。亦不免時。滿兵中有宗室阿蘇伯赤者。其人孔武有力。常出奇制勝。聞警知林中有異。卽率衆圍之。旣而小屋中之六義士咸被執。阿蘇伯赤恨其縛之於鐵棒上。而以軍棍鞭其背。甚至血肉模糊。四肢僵木。而六人者絕不呼號。但痛罵滿奴。滿奴而已。後遂被磔於辛家橋上。嗚呼。是亦漢族之好男兒也。

右爲余友徐勉君告余者。徐君又謂跛老人被磔後。而其愛女荷娘亦闔門自焚以死。噫。是非獨老人忠義。其女亦烈矣。誅鋤異種。誓報大仇。自是英雄本色。較之當日殘害同胞。以邀異族之寵。如李成棟者。固不可同日語也。

劍山識

●金氏傭

金氏傭。佚其名。宏光乙酉六月。清兵旣破嘉定。羅店傭冠角巾。披葛衣。走至劉行鎮。行乞。人叩以里居。則云。羅店。問其名。則不答。雖嚴冬。天氣仍衣葛衣。鎮東有處士金翁。爲鄉中長者。一見傭。知爲非常人。留以飲食。因依金翁家。爲傭傭得錢。亦不甚愛惜。分給鄉中貧困。天寒披葛衣如故。翁憐之。乃爲製羊裘。而傭雖披羊裘。外必覆以故葛衣。葛衣益破。而傭益珍。之人或勸其棄之。則曰。此衣雖破。爲我明朝太祖高皇帝所創。不知汝等所穿者爲何人所創也。言畢。淚泫泫下。旣又自披其頰曰。汝旣不忠。又不孝。而猶覩顏。

人。世。耶。人。見。狀。咸。大。駭。不。知。者。且。目。備。爲。狂。矣。備。於。力。作。倦。時。輒。閉。門。痛。哭。哭。聲。達。戶。外。令。人。不。忍。卒。聽。或。雨。夜。時。備。哭。益。慟。哭。聲。竟。與。雨。聲。相。應。順。治。五。年。清。授。吳。宏。宇。爲。嘉。興。知。府。宏。宇。歸。羅。店。途。遇。備。欲。與。言。備。遁。走。不。知。所。往。及。宏。宇。去。羅。店。有。問。備。何。以。避。宏。宇。豈。宏。宇。將。不。利。於。汝。耶。備。曰。渠。初。與。我。友。余。亦。重。其。人。徒。以。利。欲。熏。心。甘。心。降。滿。今。日。雖。榮。余。終。薄。其。爲。人。在。金。翁。家。數。年。病。且。死。乃。謝。翁。曰。承。翁。厚。德。伴。食。多。年。死。無。以。報。然。僕。尙。有。囑。也。我。死。幸。無。以。清。朝。冠。冕。殮。仍。當。以。故。葛。衣。殮。我。翁。從。其。言。葬。之。於。荻。溪。之。北。題。曰。明。遺。民。之。墓。

● 陸思明

陸思明。初名啓明。高橋人。於崇禎初。以國子監舉北闈鄉試。後遷居羅店之曹巷。性至孝。處骨肉間。以含忍相化。不言析箸事。有寡姊。歲計其衣。飲之費。而時輸之。并爲撫育。孤子居鄉。有義行。遇事不避嫌。怨凡地方公益。必悉力經理。以故鄉人甚感其人。崇禎末。感憤時事。將以布衣獻策闕下。復以事未果。乃留心經濟學。凡農政。水利。兵法。有關國體民生者。皆手錄成帙。人或笑之。則曰。今天下未平。如有用我者。其可無備耶。又慨民生凋敝。曰。我縱不能練八千子弟。提偏師搗賊穴。亦當爲都水庸田。使使蒙藏遼海所在懇荒。用寬東南民力。於是決獻策闕下。有孫德化者。亦有志之士也。乃於崇禎十三年二月。計偕入都。上書言事。兵部侍郎沈廷揚。薦其才。從軍遼左。贊畫。洪承疇。軍承疇。與語大悅。於是言聽計從。所向克捷。承疇乃奏授兵部司務。旋陞職方主事。時燕薊東西告警。思明以善用關東將卒。連戰皆捷。以功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會松山告急。部檄思明發兵往援。時部下有名朱大田者。力人也。夙有千人敵之稱。思明乃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計。命。大。匡。率。精。騎。五。百。乘。夜。斫。入。清。太。營。宗。使。諸。營。自。相。警。擾。太。宗。率。精。騎。迎。擊。大。匡。不。敵。力。戰。而。退。然。思。明。猶。時。與。大。匡。率。兵。攻。入。太。宗。營。終。以。負。創。退。還。後。糧。餉。不。繼。援。兵。又。絕。洪。承。疇。生。降。思。明。亦。僞。降。既。而。乃。詭。言。予。有。妻。子。在。北。京。請。入。關。爲。內。應。太。宗。大。喜。縱。之。還。京。時。關。外。音。信。不。通。遂。以。洪。承。疇。殉。難。傳。於。朝。崇。禎。帝。爲。之。輟。朝。賜。祭。及。思。明。逃。歸。始。得。生。降。之。確。報。崇。禎。大。怒。遂。罷。祭。典。然。已。無。及。矣。時。思。明。又。上。書。言。事。略。謂。用。兵。之。大。弊。在。以。武。官。用。兵。而。使。文。官。招。練。以。武。官。臨。陣。而。使。文。官。指。揮。經。略。使。既。任。於。邊。外。而。戰。守。必。間。於。朝。廷。此。次。之。失。坐。是。弊。耳。至。於。今。日。則。所。謂。危。急。存。亡。之。秋。然。總。以。確。守。山。海。關。毋。使。闖。入。一。步。以。徐。圖。恢。復。爲。上。策。云。云。疏。上。不。報。乃。頓。足。曰。時。至。今。日。而。廟。堂。之。謀。臣。猶。如。此。中。原。不。可。爲。矣。遂。南。歸。往。見。史。可。法。時。可。法。督。兵。江。上。與。語。悅。之。遂。留。以。贊。襄。軍。事。其。年。丁。母。憂。歸。里。翌。年。聞。闖。賊。犯。順。皇。帝。殉。國。思。明。乃。更。爲。悲。痛。既。哭。母。又。傷。先。帝。既。又。聞。滿。人。南。下。督。師。殉。難。揚。州。福。王。亦。降。愈。痛。不。欲。生。妻。何。氏。謂。之。曰。夫。子。痛。哭。何。爲。也。哭。者。婦。人。女。子。之。事。英。雄。豈。多。哭。哉。夫。子。既。忠。於。明。當。爲。國。而。死。揚。州。雖。失。南。京。雖。破。而。我。嘉。定。猶。未。失。也。守。嘉。定。一。日。而。死。亦。所。以。忠。明。朝。也。且。守。城。而。死。死。有。遺。榮。夫。子。其。好。自。爲。之。思。明。乃。收。淚。謝。曰。卿。眞。賢。哉。微。卿。言。吾。幾。自。誤。於。是。往。晤。黃。忠。節。侯。峒。曾。張。錫。眉。輩。商。拒。守。之。策。遂。卽。日。懸。旗。拒。守。思。明。則。守。羅。店。南。三。里。之。塘。匯。橋。以。阻。滿。兵。之。來。路。當。時。李。成。棟。鎮。守。吳。淞。不。能。奪。路。而。往。嘉。定。者。陸。思。明。之。力。也。後。成。棟。乃。分。兵。兩。路。進。攻。一。自。崑。山。攻。婁。塘。一。自。月。浦。攻。塘。匯。橋。當。陸。定。明。初。入。塘。匯。橋。時。里。中。父。老。咸。叩。軍。門。請。曰。天。下。鼎。沸。已。十。年。公。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爲。國。盡。力。素。所。深。敬。里。中。子。弟。喜。公。之。來。咸。願。從。公。効。力。以。爲。昔。非。公。則。滿。人。早。入。關。矣。今。非。

公則嘉定早已失矣。至是里中子弟莫不氣壯百倍。咸有滅此朝食之概。故成棟雖屢次來攻。終無功而還。成棟憤甚。乃以鎮守吳淞之兵六千人。悉數圍塘匯橋。思明麾兵疾戰。呼聲動天。自晝至夜。兵盡矢窮。猶奮身搏擊。手及成棟兵二三十人。身中三及不仆。後騎又羣向射之。胸背負二十四矢。以死自是而成棟兵遂入羅店。其妻何氏聞思明已死。乃率其子明興往哭之。時明興年祇十三。聞母言大哭。不行至塘匯橋上。不肯前。謂其母曰。父死。母必死。吾父死於忠。吾母死於烈。兒獨不能死於孝乎。乃投水而死。於是里人遂名塘匯橋爲孝子橋。今橋猶存。何氏見明興已死。乃仰天長嘯曰。吾今一門忠義矣。遂死於思明之旁。時思明母喪未除。猶麻衣白網巾云。

(已完)

楚 聲 錄

(山淵)

唐王諭諸臣文

孤聞漢家再墜。大統猶繫人心。唐寶三喪。長安不改。舊物豈獨其風俗淳固。不忘累世之澤哉。亦其忠義感憤豪傑相激。勸使之然也。孤少遭多難。勉事詩書。長痛妖氛。遂親戎旅。亦以我太祖驅除胡元。功在百世。方十七葉。而虜夷驚然。睥睨神器。爲子孫者。誠不忍守文自命。坐視其陵遲。二十年以來。賊寇洊驚。孤未嘗兼味而食。重席而處。比方二載。兩京繼陷。天下藩服。委身犇竄。孤中夜臥起。涕泗縱橫。誠得少康一旅之師。周平晉鄭之助。躬率天下。以受彤弓。豈憂板蕩哉。今幸南安靖虜。二大將軍志切匡復。共賦舞衣。

一二文臣以春陵瑯琊之義過相推戴登壇讀誓感動路人嗚呼昔光武立德皆起於布衣所遭絕續與大敵爲仇而能正名舉義躬承大統况今神器乍傾天命未改孤以藩服感憤間關逢諸豪傑應卽投袂知明明赫赫之際神人叶謨上天所眷顧我太祖祐其子孫猶未有艾也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傳曰得道者多助自今孤總六師一切民間利病許賢達條陳孤將悉與維新總其道揆副海內嗚喁之意焉

山淵按此文乃唐王在衢州時百官初請監國而唐王諭之者也其文雖据意直書簡樸不華然其哀痛迫切之情復仇雪恥之念咸鎔鑄於其中讀之如聞其語雖西京之詔令無以過之世謂明末三王唐王最賢視此而益信矣文中所謂南安靖虜二大將軍者蓋指南安伯鄭芝龍靖虜伯鄭鴻逵也所謂一二文臣者則指黃道周蘇觀生諸人也觀其文意於武臣舉其爵而不名於文臣則泛泛言之而不指其爲何人似略有所輕重於其間蓋因欲圖中興之業不可一日而無兵是時唐王子然一身手無寸鐵而二鄭方擁重兵不得不倚之以舉事斯所以遷就其詞略有抑揚以激勵武臣報國之志此唐王之苦心也乃其後文臣反以死殉國芝龍竟賣國而背王斯豈王初心所及料哉至所謂少遭多難一語亦自道其實之詞考唐王名聿鍵太祖二十二子定王之後端王之孫裕王之長子萬曆三十年四月初五日生時有異兆端王惡之曾祖母魏氏躬爲撫養至二十八歲尙未報生焉（按明制待宗室甚嚴凡生子必報於朝而請名亦往往有皓首而尙未報生骨朽而尙未命名者）是時端王居藩裕王尙未嗣立（按裕王爲死後追封）叔欲奪嫡鳩殺裕王聿鍵大憤誓復父仇崇禎二年十二月端王薨朝廷卒以聿鍵繼嗣五年六月初二日受封九年六月初一日請覲七月初一日擊殺其

叔報仇二十日聞京師戒嚴請勤王八月初一日起行十一日見部咨寇梗回國十一月二十一日奉崇禎帝之命責其越關擅斃斤革王爵綱之鳳陽十年三月二十二日到鳳陽高牆五月大病中宮曾氏割股以療之十二年朱大典請宥十四年韓贊周請宥十六年路振飛請宥更切十七年二月十二日奉旨該部卽與該部議覆卒未及宥而卽有三月十九日之變五月十五日福王卽位金陵詔來年改爲弘光元年隨允廣昌伯劉良佐奏命赦原爵唐王奉降庶人聿鍵於鳳陽高牆尙未復其封爵十二月始賜復親王冠帶唐王請覲進中興之策不許送東粵間住貧無路費自鳳陽至南都羈留旬日又回鎮江由丹陽至蘇州風聞清兵陷南京福王被虜乃避難至湖州又轉至嘉興是時唐道屬蘇觀生及大總兵陳洪範陳梧汪碩德吏部尙書徐石騏淮撫鐵繼登太監高起潛等面請監國奉之入關六月二十三日始進仙霞關時蓋四十四歲也（按唐王自撰御書序之頗詳自云四十四年間可分四節第一節二十八歲以前爲家難第二節自二十八歲十二月至三十五歲爲治國第三節自三十五歲十一月奉譴至四十三歲八月共八年爲高牆囚禁事第四節則赦出及監國以後事也）是唐王一生旣遭家難又逢國變始則爲父復仇繼則仗義勤王艱難辛苦身所備嘗而絕無怨懟之意是忠孝兩全義俠並著三代而後曾無幾人偷生之於承平之時整躬率物布治垂化雖古之聖明天子亦不過爾爾也而卒不能奏中興之業覆其國而隕其軀非人事乎其天意乎

●唐王祭告漁梁鎮文

淮我太祖高皇帝實起南服廓清宇內爾山川靈爽亦率厥職無有殄厲以迄於今邇以賊寇陸梁覆我

二。京中原腥穢。未能自泐。太祖震怒。在天將率海道百神。以開雲雷之屯。實誘余心。踰茲嶺嶠。嗟夫。以爾神靈。雄偉聰睿。甲於天下。生爲俊傑。子爾友。風伯虎。仲熊以驅逐。胡馬靖彼犬羊。猶撥之也。予昭大義。監國於斯。將藉神靈。以匡天下。敢用支牡。昭告所在山川。亦念曾孫。開闢號召。不遑啓處。惟上帝眷顧。及我皇祖。是庇是輔。是報是享。勿以一隅自狃。而貳爾心。有道曾孫。聿鍵謹告。

山淵按此。唐王由浙入閩。過仙霞關。祭告山川神祇之文也。唐王於六月十五日由杭州南。犇兼程而行。十七日至衢州。秉鉞誓師。義兵漸集。（按誓師文已錄登本報第十一期）二十日至仙霞嶺。過嶺時。爲此文。以祭山川之神。其文蒼勁古樸。殆脫胎於尙書。且語語皆自責自勗之詞。而非徼福於鬼神。觀其末。所謂勿以一隅自狃。而貳爾心。是慨然以中興。自任其志。切復讎。不敢儉安之心。昭然若揭。然則此雖爲祭告山川之文。而實所以昭示天下。蓋鑒於福潞二王。忍辱忘讎。天下貳心。故特借此文。以自表其心迹。亦所以堅萬衆之心也。尤可敬矣。乃山川無靈。鬼神不享。有人中興。無地用武。唐王其奈之何哉。又攷仙霞嶺。在福建之北。爲閩浙二省之界。設關其上。曰仙霞關。奇峯插地。巨嶂摩天。東薄於海。西達廣東。與大庾等嶺相接。山勢起伏。蜿蜒千餘里。稱爲五嶺。陳元孝詩。所謂五嶺北來峯。在地九州南望水連天。是也。山上危峯亂石。窳窳嵯峨。祇有羊腸小徑。爲南北之相通。又復欹隘。區仄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過之概。誠爲全閩北方之屏障也。歷代皆駐兵於此。爲用兵者所必爭。唐王眷眷及之。蓋亦深知其地之險要矣。惜其後。唐王立國於閩。委鄭芝龍守之。芝龍陰款於清。借防海寇。爲詞。全師盡撤。仙霞嶺數百里。空無一人。清兵遂安然深入。長驅而過。閩局亦隨而瓦解。否則清兵雖強。奚能飛渡。

哉。然芝龍賣國而棄君，卒亦殺身而覆族。（按芝龍既降清，全家盡隨北上，其後鄭成功據臺灣，負固不服，清怨芝龍無小大，長幼盡斬於燕市。）小人爲惡，究亦何利？鬼神之道，亦可謂無形而有形矣。

●黃道周請唐王監國疏

天造不奪，道先立主。昌期協應，臣亦擇君。兩載而陷二京，河山雪涕，敷天而汚左衽，神鬼恫心，非有不世出之英，莫勝大有爲之任。恭遇唐王殿下，偉略著於維城，玄風聞於主鬯，太祖廓清六合，有天下者還屬太祠之孫，漢家再造神州，起南陽者，卽復漢家之業。昔當寇迫都城，殿下已請師投袂，况今禍連江左，蒼生又仰屋瞻烏，荏苒則人化蟲沙，栖遲則家成荆棘。瑯琊先討石勒，後渡五馬之江，宛葉初會平林，遂發昆陽之緒，以今揆古，易世同符，語德則德於瑯琊，語親則親於宛葉，所謂合晉元光武以成殿下之身，藉猛士謀臣以續高皇之緒者也。矧殿下社稷爲心，祖宗是念，高皇之子二十人，惟王逾於重耳，唐室之君十七葉立國，何必沙陀伏乞俯循衆望，監統六師，使黎庶有歸，皇圖克鞏。

山淵按：此蓋唐王在杭州時，黃道周等所上之第一疏也。疏文首尾不具，大概爲署銜及套語，卽此已足窺其全豹矣。文中所謂昔當寇迫都城，殿下已請師投袂，卽指崇禎九年七月二十日闖賊聲勢大震京師，戒嚴，唐王疏請勤王之事也。唐王本太祖子定王之後，與崇禎帝本屬疏遠，不若福王桂王之親然。爲天下主在德不在親，光武昭烈則更已夷爲平民，唐王尙有王爵在，况其時天下無主，大局危於累卵，宗室諸王皆荒淫邪侈，不能自立，惟唐王有賢名，可以收拾人心，奉之監國，誰曰不宜。（接近人趙翼謂唐王等皆疏屬，本不能繼立，妄冀非分，宜其敗亡云云。然則舉祠宗之土地拱手讓於敵人。

乃為守分耶。然趙氏非不自知其言之謬。惟在清時言明事不得不爾耳。文中以武光諸人相比。擬最為切當。道周等志切社稷。意圖中興。擇賢而立。殷勤勸進。當其秉筆為文之日。即其肝腸寸裂之時。忠烈之心。焜耀千載。可以與此文俱不朽。豈比揚雄沈約輩。勸進於操莽之庭哉。此疏上於六月十一日。時唐王尚在杭州。唐王以書答之云。覽啓悲慟。義不忍聞。孤藩開自高廟。十代世篤。忠貞孤穉。家庭偶異。曾叨先帝殊恩。因奮血姓。不負君親。敦請勤王討父仇。為法受過。上年弘光皇上憫鑒。復賜王冠。孤受二帝深恩。誓竭迎變。雪恥但媿。微渺徒耿赤誠。春秋之義。意天子蒙塵。諸侯釋位。孤惟遵此成規。賢序實無一稱。監國之請。面諭周詳。感諸先生忠愛。孤身斷不敢當。共體守節。真懷不必再有陳請云云。詞意懇摯。讀之令人泣下。蓋是時雖知南京陷破。又風聞福王在逃。按南京破時。福王曾逃至黃。得功營求救。亦實有其事。及得功敗死。福王遂被虜。故答書中有迎變雪恥等語。然當此危難絕續之交。猶不肯覬覦大位。而諄諄拒絕諸人之請。與彼福王魯王輩不知亡國之恨。徒以得作帝王為樂者。其相去何如也。嗚呼賢哉。

●黃道周再請唐王監國疏

日月重光。四海切黃衣之望。乾坤再闢。萬方仰白水之祥。五百年必有王興。適逢今日十八傳。宜歸哲后。當屬仁賢。宗社憑依。臣民引領。恭維殿下。欽明天縱。立德日升。險阻備嘗。晉公子之播遷。良有以也。閭閻親歷。史皇孫之艱難。豈徒然哉。茲者金甌震缺。翠輦蒙塵。南轅之返。無期左袵之氛。正熾國不可一日無主。主不可一日非人。惟德惟賢。乃肩乃荷。克承巨任。親在君王。拒羣工之敦請。令諭雖極。沖虛救萬姓之

倒懸監國終難他奉伏乞仰思祖宗垂創之統下念蒼黔推戴之誠早膺負展之朝以肅王綱之度使吏士有所維屬人心不至渙離張我六師掃清夷寇躬行九伐克復神京天下幸甚臣民幸甚

山淵按此爲唐王在杭州時道周等所上勸進之第二疏也此疏上於六月十二日爲上前疏之次日蓋唐王既拒絕前疏之請故急再上此疏也唐王答之云皇上多日出狩臣庶迫切無君封疆日蹙在夷日逼監國攝政固不可遲但孤靜淡自天口虛非當（按此句原闕一字不敢以意增補姑仍其舊閱者諒之）前諭甚明豈飾觀聽昨感所啓業已具揭但奉潞藩監國矣彼則以賢以序真其人也孤願與諸先生共行推戴以折夷謀他啓斷不敢再聞云云蓋是時已知福王被虜而北人心惶惶唐王乃撰揭帖倡奉潞王又得慈禧太后之命潞王乃監國於杭州故道周等上第二疏唐王以此答之也然潞王監國在杭已成事實道周等近在咫尺豈無聞見而於唐王更續勸不已者蓋道周等之意并非冒昧勸進亦非有意爭功彼知潞王之無能斷不能終於其位以爲欲圖恢復之望實舍唐王莫屬卽其疏所云主不可一日非人及監國終難他奉之意此道周等百折不撓之苦心可以白諸天下日後潞王投降之變彼已洞燭於機先矣然道周等既非昧冒勸進而唐王亦非故意推辭觀其答書所云前諭甚明豈飾觀聽則其謙讓實出本心高風可示百世豈效不莽輩三揖三讓之故事哉人方勸進於己已反云與諸先生共行推戴他人他人處此豈能爲之嗚呼棄萬乘而不居做大位如脫屣此直夷齊臧季之所爲不可求諸三代以下矣

●黃道周三請唐王監國疏

國步多艱。王室已深於板蕩。天心厭亂。人情咸屬於仁。賢兵燹之毒。方殷。共球之恩。逾迫。恭維唐王殿下。聰明。宣作慈孝。夙成枕戈。以請勤王。久樹桓文之業。瀝血而謝君父。獨通姚媯之權。恭儉溫文。廓爾寬仁。之度。聖神文武。翕然海宇之歸。近聞清逼武林。人無固志。賊臣有屈膝之議。舉國同蒙面之羞。思高皇創業之艱。退一尺。卽失一尺。爲中興恢復之計。早一時。卽易一時。幸切宗社之圖。勿固士夫之節。按此語。猶云勿固執拘泥於士大夫。硜硜之節也。神器不可以久曠。令旨不可以時稽。亟總瑤樞。以臨魁柄。將義師有主。昆陽成長者之功。醜虜望風。靈武觀聖人之烈。

山淵按此爲唐王在杭州時道周等所上勸進之第三疏也。此疏上於六月十五日。去第二疏僅隔三日。時未半旬。事已百變。而潞王孱懦無恥。背國忘讎。已走護軍於清營。執挺以作降王矣。故唐王答書云。覽啓諸先生。懃懃懇懇。謂皇變既時。不易返潞。藩復懼清。改圖以孤勤王。雪父大義。久昭允分。國本於高皇。視孝陵。情尤關切。監國必難他諉。三請詞意。益殷令孤進退皆難。孤將何以處此。且今人心口夷。按此句亦闕一字。當爲在清代忌諱而刪去者。茲亦仍之。內外沸鼎。交請敢再。堅違孤罪。滋重萬不得已。將上監國之寶。權置行舟。卽諭地方官速遣專官。謹守於出。令用人在途。猶難草草。俟至閩省。面與藩鎮文武諸賢。共行遵守。云云。蓋道周等自十二日上第二疏後。唐王復堅辭如故。不敢再行。瀆陳。及是時。潞王已降人心。無主故不得不急上第三疏。而唐王義難再辭。故亦不得不許其所請。然觀其所云進退均難。何以處此。可見其躊躇困迫之狀。蓋爲國家爲社稷。爲蒼生。不獲已而後就之。殊非心之所樂矣。當潞王之監國也。議實發於唐王。及旣監國。唐王請朝。且面陳方略。潞王反不許靖虜。

伯鄭鴻逵面請回闕取兵亦不允則潞王之爲人可知是日清牌至竟從闕弁之議甘心降唐王聞之憤泣不勝故不能不從道周等之所請然潞王既降是日清騎卽至浙東人心大震杭州已無立足地不得不卽日起程南犇衢州（按道周等之上第三疏唐王之答書及起程犇衢俱同在六月十五日）故答書云將所上監國之寶權置行舟又云出令用人在途尤難草草則此次答書乃倚裝爲之亦可想見其狼狽之情狀矣道周等前後所上三疏亦必於臨時草草爲之（按第一第二疏繼續而上可知必非早有所備第三疏雖隔三日亦必聞潞王降而後急迫爲之蓋草疏與上疏必同在一日也）不復構思潤飾然皆能出以駢儷之詞寫以懇摯之語聲情激昂哀感動人雖陸宣公之奏疏及爲德宗所降之詔能令武夫悍卒讀之流涕者亦不是過第三疏尤爲懇切所謂思高皇創業之艱退一尺卽失一尺爲中興恢復之計早一時卽易一時我讀其語如聞其聲當時同勸進者不祇道周一人而疏文必出於道周手筆可敢決信蓋非忠肝烈膽鐵心石腸之道周斷不能爲此可歌可泣之疏也獨彼潞王者別有肺肝絕無廉恥欲降清以免一死而既降卒不能偷生（按潞王既降後清兵卽挾之與福王俱北去不知所終蓋是時清廷斷不肯留明室餘孽以遺後日之實禍况潞王曾稱監國者乎必殺之無疑矣）不特不能望唐王之項背且視唐王之弟聿錡亦相去萬萬也嗟夫彼獨何顏以見高皇帝於地下哉（按其後唐王既敗其弟聿錡復立於廣州旋亦兵敗被執清兵勸之降聿錡怒拒之曰吾若飲汝一勺水何以見高皇帝於地下壯哉斯言不媿太祖之子孫矣）

●唐王監國諭臣民文

昔我太祖高皇帝掃蕩胡氛。統一區宇。成祖文皇帝燕都定鼎。威震華夷。仁涵義育。累洽重熙。何期數當陽九天降翰。凶昔年薊北獨深蒙難之悲。此日金陵復有北轅之恨。孤漸涼德。雪恥未遑。念切同仇。請纓有志。今爾臣民連箋勸進。至再至三。謂清迫孤。城人無固志。賊臣有屈膝之議。舉國同蒙面之羞。孤覽斯言。撫膺隕涕。痛絕緒之幾墜。悵天下之無君。不獲已俯順輿情。允從監國。謹於弘光元年六月二十八日朝見。臣民於建安收拾餘燼。恢復南都。張皇六師。迎還六轡。萃皇靈於渙散之後。出百姓於湯火之餘。山淵按此。唐王六月二十八日監國。建安朝見。臣民而諭之。之文也。唐王於六月十五日由杭奔衢。二十日過仙霞嶺（俱見前）。二十四日至浦城縣。二十六日監國於建安府。二十八日朝見。臣民此文於未朝見。臣民之前。為之其發布之少時。當為二十六日文中所謂謹於弘光元年六月二十八日朝見。臣民於建安云云。乃預定其朝見之日也。然弘光者。福王之年號也。（按崇禎十七年三月。思宗殉國。五月十五日。福王即位南都。詔改來年為弘光元年。不及一年而亡。）是時福王已虜。則弘光之號亦隨之俱亡。乃唐王猶不忍即行改元。一循其舊號。既瞻念祖國復不忘。故君亦賢矣哉。至其措詞懇摯。謙恭自抑。不敢自尊。以卑民。則又素懷如是不足異矣。

●周汝璣等迎賀唐王箋

分珪錫。寵宗支。首重於維城。嘉紐儲祥嗣。後莫先於監國。殷憂啓聖。式聆基命之歌。多難興邦。載輯景山之頌。誼既班於臣子。念敢厚於君親。凡底雲天。共增慶慰。恭維殿下。忠懷帝室。孝篤天經。國號從唐。治化順堯。天之則藩封移秀。派衍流滑水之芳。錫玉輅以口榮。（按此句原闕第五字。今仍之）執桐圭而作

寶。豈。謂。遭。家。不。造。俾。國。多。艱。念。主。上。之。播。遷。敷。天。疾。首。痛。臣。民。之。流。散。率。土。寒。心。苟。非。白。馬。之。盟。孰。繫。紫。宸。之。重。爰。揆。神。異。允。叶。禎。符。是。用。師。錫。僉。同。天。人。交。與。金。枝。千。葉。獨。惟。一。本。之。向。陽。玉。水。萬。流。共。仰。朝。宗。之。入。海。閩。封。雖。徧。負。水。憑。山。閩。衆。雖。孱。本。忠。依。孝。一。成。一。旅。少。康。王。自。有。仍。三。讓。三。推。孝。文。來。於。代。邸。情。克。勵。於。膽。嘗。薪。臥。勢。務。充。於。泉。達。火。然。保。四。海。而。非。難。王。天。下。其。再。見。汝。璣。等。涕。淚。餘。生。遭。逢。盛。舉。悲。已。深。於。集。蓼。喜。忽。動。於。開。熙。朝。上。國。之。麟。圖。翳。僅。有。光。赤。社。歌。高。皇。之。龍。種。行。將。繼。美。朱。陵。伏。願。持。危。以。慮。雪。恥。無。忘。世。德。作。求。永。懷。安。輯。一。新。君。臣。上。下。之。往。轍。嘗。思。光。武。中。興。亟。向。東。西。南。北。之。人。心。必。奏。昆。陽。大。捷。想。片。時。胡。運。不。過。腐。鼠。孤。雛。計。一。統。皇。輿。佇。慶。游。麟。巢。鳳。

山淵按此閩省舊官周汝璣等具箋迎賀之文也此箋上於閩六月初二日其時雖稱監國而都城未奠次日御舟始次水口驛由古田縣以入福州蓋是時尙僕僕在長途中未遑啓處矣疏中署名必多而知者則十餘人計福建布按都三司左布政司周汝璣參議傅雪龍張文輝副使僉事柴世珽陸懷玉李長倩羅萬爵張夫劉柱國張晉徵王芋都司陳績郭軻楊陞誠等共十四人汝璣官最尊故爲首名此文究爲何人手筆今不可知汝璣旣爲首名姑以隸於汝璣云爾文中有伏願持危以慮雪恥無忘等語是雖以賀之而實以勗之也唐王答書云孤允藩院公啓定於本月初七日駕臨布政司監國矣切望文武協恭各捐口口（按此句亦原闕二字今仍之疑爲各捐私怨之意）共圖恢復仰慰高廟彝典酬功孤必不靳云云亦以文武協恭共圖恢復勗汝璣諸人是可謂君臣交相勗矣豈若後世上下相蒙諛詞滿紙以欺天下耶

南美遊記

嵇逸如遺著

余一旅美之學生也。去父母之邦。來此數萬里外之美洲。光陰荏苒。倏已四年。於茲矣。回憶起程之時。與家人親友握手分別。及至輪機展動。船已駛行。又復脫帽揮巾。數聲珍重。此情此景。未嘗一日忘懷也。余抵美後。卽入加厘福尼大學。四年之中。無日不悉心求學。卽課餘時。亦必與三五同志互相攷證。交換智識。及至畢業考試之期。校中與考者。共有四百餘人。吾國學生不及十分之二。中有女學生十餘人。余與湖南張祖騫。粵東宗誠。及華僑四人。女學生三人。均列最優等。餘皆列入優等。領憑之後。同學除華僑外。皆部署行裝。整備。迨回祖國。余亦購買貨物。以備分贈親友。數載旅居。飽嘗思鄉滋味。一旦歸期已近。常覺心房躍躍。謂此後當安居故土。敍家庭之樂。聯故舊之歡。稍償數年來離索之苦。况並擬探明開往亞洲之輪船。如定有起旋之日。當卽函達故鄉。通知游子歸期。藉慰家人懸念。一日下午。過課堂之門。見門首懸一佈告。因佇足觀之。並譯其大略曰：（本校教員白爾遜。夙有探險思想。現值本校畢業之期。已通知政府。於畢業生中。選取數十人。組織一探險隊。至南美洲腹地。實行探察。本屆畢業諸生。如有願入探險隊者。准於三日內報名。不論本國及各國學生。均由教員協同醫士。一律考驗。以憑取捨。監督佈告。）余一見此佈告。忽然觸動好奇之心。因思南美洲之腹地。其幅員廣闊。無垠多人跡未經之地。余果身入探險隊。得以親歷其境。定有種種新奇。怪突之事。增廣見識。足以發明新學。並可搜尋各種標本。攝印各

種影片。他日帶歸祖國。陳列博物院中。以灌輸新知識於國人。實一大快事。惟果有此行。則歸國之期。又不知在何日。因此躊躇未決。遂步回旅館。此一夜中。余好奇之心。與思家之念。兩相搏戰。迭為勝敗。直至黎明始朦朧睡去。比醒已紅日滿窗矣。

同學中有王陳二君。與余同里。聞來述已探得星期內。有一輪船開往中國。欲偕余同去。購買船票。余思家之念。昨夜幾為好奇之心所戰勝。今忽聞此言。旋復歸心如箭。遂偕二君。逕往輪船局。途過徐夏二生家門。二生籍隸粵東。皆生長美洲。徐名守仁。夏名君直。係中表親。二生之父。皆因經商來美。僑居加厘福尼。已有三十餘年。在舊金山合股開綢緞莊。此處為兩家眷屬同居之所。余於同學中。惟王陳二君及徐君相交最摯。因與夏君性情不洽。故不甚契合。當時便道訪徐君。王陳二君亦同入。見徐君正與夏君談論探險隊之佈告。徐君有一姊一妹。姊名婉貞。妹名淑貞。夏君有一妹名慧珠。亦皆在坐。三女士亦同時畢業。惟夏女士考列最優。等資稟非常。明敏且有口才。每與同學研究科學。輒滔滔汨汨。以其獨具之理想發為至當不易之宏議。談鋒如劍。舌底吐蓮。余心常暗暗折服。使余而處徐君守仁之地位。早當向之求婚矣。徐家二女士亦皆聰穎絕倫。惟較之夏女士之軒爽豪邁。不得不退舍也。徐君見余等至。即曰。我等正在此整備報名入探險隊。諸君來此定表同情。盍即在此午餐。飯後同去報名可耳。時王陳二君初未見過校中之佈告。余亦未與談及。咸愕然不知所對。余乃告之以故。伊等均謂離家已久。亟欲返國。不願再有淹留也。徐君謂余曰。漢民素具大志。且常自謂好奇。此種機會。良非易得。今果同回中國。乎抑同去探險乎。余曰。唯唯。余思歸之念。本已如箭之離弦。及見此佈告。而此心遂不克自持。今王君等來邀余。

同購船票已決計言旋不復能作汗漫游矣。慧珠視余而笑曰：世之男子往往好作大言而實則如孩提之童。時多懋慕去家纔三四年而盼望歸期無日不在彼屈指寧不愧古人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而示其有志哉？淑貞曰：哥哥謂哲君自命好奇。今若此何奇之能好？夏君直曰：此之謂素具大志。徐君真可謂知人言畢鼓掌大笑。余此時頓覺面爲之頰思有以對答之。乃搜索既窮卒無一語可以出口。慧珠更噉噉而笑目灼灼視余。余正窘甚忽聞婉貞言曰：吾知哲君不過省親念切故耳。然當趁此青年奮其心志以成大名。此正所以慰二老之心也。守仁復曰：我亦謂此好機會斷不可失。漢民吾知君家尙多兄弟。毋須過慮。倘恐君家尊人已知畢業之期不免倚闥而望。則書傳鴈足儘可將此行稟告尊人自不至望穿老眼也。余思慧珠之言雖似譏諷實有至理。徐氏姊弟之說更爲確論。况余雙親年皆強壯其望子成名之心更切於骨肉團聚正當及時奮發力求實學以慰椿萱之期望。遂決志入探險隊。王陳二君皆因家無兄弟須即日返國遂自去購船票。余即以前日所購什物託其寄回家中並將南美之游函稟雙親。惟不提及探險一事。因恐家中知之必將爲游子擔憂也。

當日在徐君處午膳。下午同徐夏二君到校報名。翌日白教習同醫士來攷驗。共計報名者三十四人中。有十餘人或因身體較弱不耐勞苦或因目力太近不能視遠皆不宜於探險。合格者僅十八人。吾國學生五人。余與徐夏二君及張祖壽宗誠是也。其餘均爲白人。越一星期即已緣成一小队。隊長一人。即白爾遜。學生十八人。醫士一人。僕從十二人。僕從中有四印度人。餘皆黑種人。全隊共三十二人。如一遠征軍隊。凡遠行應用之器具糗糧及鎗械子彈皆一一備足出發之日。政府之代表及各人之親友均於海

口。送。行。忽。聞。徐。淑。貞。女。士。向。其。兄。低。語。曰。慧。珠。姐。現。正。發。起。女。子。探。險。隊。就。女。同。學。中。竭。力。組。織。已。得。教。習。克。德。夫。人。之。允。許。同。學。亦。多。贊。成。想。不。久。當。追。逐。諸。君。之。後。余。與。婉。姐。亦。必。同。行。也。余。聞。之。非。常。欣。喜。吾。黃。族。中。有。此。巾。幘。英。雄。能。發。起。世。界。上。所。未。有。之。女。子。探。險。隊。實。足。為。我。國。增。無。數。之。榮。光。而。且。同。事。探。險。他。日。果。能。探。得。奇。境。可。與。此。巾。幘。英。雄。互。相。考。察。慧。珠。心。思。極。細。見。解。極。高。掉。其。燦。花。之。妙。舌。發。明。新。學。之。理。由。余。心。實。大。為。愉。快。

余等此行先由海道向巴拿馬進發。航海時水天一色。無事可記。惟白隊長時取一幅南美地圖。指示此。行。路。由。復。指。一。帶。森。林。曰。此。中。遼。闊。不。知。幾。萬。方。里。余。父。曾。旅。行。至。此。游。歷。各。地。經。三。年。之。久。余。常。觀。余。父。所。繪。之。圖。及。其。記。載。知。此。間。有。一。河。流。綿。長。蜿。蜒。穿。入。叢。林。深。處。抵。一。石。壁。而。止。蓋。自。有。世。界。以。來。從。未。有。人。至。此。石。壁。之。下。余。父。當。日。編。一。竹。筏。循。河。探。視。所。經。之。處。圖。上。皆。有。標。識。因。展。視。一。小。圖。曰。此。即。余。父。之。手。澤。余。等。得。此。可。以。按。圖。前。進。不。至。盲。探。此。中。內。容。余。敢。決。其。必。有。至。奇。異。至。有。益。於。世。界。之。事。胥。由。我。等。發。明。他。日。編。成。寶。錄。歸。餉。世。人。此。行。庶。不。虛。矣。衆。人。聞。之。皆。興。致。勃。發。色。舞。眉。飛。余。自。恃。頗。有。勇。力。且。奔。走。攢。躍。敏。捷。無。倫。自。信。於。探。險。極。為。合。宜。同。伴。亦。具。有。胆。略。人。人。勇。往。惟。白。種。人。或。不。及。我。等。黃。種。之。堅。韌。為。能。耐。苦。耳。此。行。雖。曰。探。險。吾。可。決。其。無。意。外。之。憂。蓋。人。既。衆。多。鎗。械。足。備。且。有。此。圖。可。作。指。南。之。引。導。是。以。衆。皆。欣。然。奮。往。也。

舟抵巴拿馬。有一黑僕患熱症。又一印僕頗屈強。因遣之由原船返北。登岸後。寓一旅肆。因添購糧食什物。雇用騾馬。須逗留數日。後得加省來電。謂君等出發後。忽有女界繼續編制女子探險隊。教習克德夫。

人爲隊長。已於前日成行。君等在巴稍待俟。女隊到時。聯合前進。總須君等任保護之職。等語。吾知此事實爲夏女士所發起。有志者事竟成。噫。世界上從未有女子探險隊之名。自有之自我中國之女學生始足爲世界全球之特色。自得電後。共議在巴多留數日。以待女隊之至。隊長謂彼等以柔弱女子而亦爲此冒險之事。余實代爲憂慮。今來電責我等以保護之職。自不得不負此重任也。

居一星期。女子探險隊始至。余等全隊至輪埠歡迎。見克德夫人率同女學生十二人。我國僅徐氏姊妹及夏女士三人。餘皆白種人。又有僕婦六人。男僕八人。一同登岸。另寓旅館。夏女士在加省與徐女士姊妹均作日本裝。此次三人都改作西裝。愈覺亭亭玉立。嫵嫵來遲。而夏女士則映以縞素之衣。時於秀麗之中。流露英爽之概。余明知夏女士與徐君既爲中表之親。且同是僑居美洲同居一宅。現雖未聞其論婚以意度之。想名花固自有主矣。然則余心中之愛慕甚屬無謂。無如此明姿皓質。一觸於余之眼簾。而愛慕之心。竟勃發而莫遏。加以夏女士落落大方。課餘之時。恆與余研究學問。妙語清音。娓娓動聽。時或雜以詼諧。若譏若諷。益令余心志不定。然余亦常恐爲情魔所累。輒思余與徐君相交。最擘此次同行。更誼同骨肉。余更不應有此愛情。況他日返國後。重洋遠隔。地角天涯。徒多一重煩惱。常竭力自抑。及至一遇夏女士。而余方寸之間。竟不聽余之使令。以後只得聽之而已。時已議決仍分兩隊。距離半日之程。可以隨時保護。余等留巴已旬餘。食物螺馬亦皆齊備。遂即起行。按白爾遜之地圖。余等所欲至之河流。名金沙河。或卽白爾遜之父所命名。此地離金沙河道里頗遠。因雇船兩艘。裝載輜重。自內河駛行。余等遵陸前進。男隊先一日於午刻出發。女隊則於詰朝起程。約定一入窮荒之境。前隊遇警。立即飛遞消息。

後隊即停止不前。余頗疑我國女子慣服中裝。頗爲便利。今改服西裝。長裙曳地。甚不宜於探險。後知夏徐三女士自巴拿馬起程時。卽已仍服中裝。兩隊俱雇有騾馬。長途均可代步。不復慮跋涉之勞也。一路皆按照圖上之標識而行。道路平坦。長驅前進。日遣僕人往來兩隊間。以通信。路上所見土人都架屋林中。常有西班牙人雜處。其間皆以獵取禽獸販賣皮骨爲業。見有美麗之飛鳥。奇異之走獸。以及蟲魚木石。足資研究者。僅以照片攝其形狀。俟歸途過此。自當搜羅種種。以爲標本。此時因不便攜帶也。一日早行。纔十里許。忽遇大雨。不能再進。遂擇一高原支搭帳幔。衆皆入帳避雨。直至午後雨勢較小。隊長先已下休息一天之令。徐君告知隊長。欲至後隊視其姊妹。余欲覬徐君與夏女士之情愫。因與偕往。披雨衣向原來之路驅馬疾馳。但見兩旁古木參天。浸入煙霧之中。仰視不見樹頂。樹下草花紅白相間。帶雨含煙。皆有天然樂趣。一路見有幼童五六成羣。裸體在雨中跳躍嬉戲。遍身黝黑。惟以天雨不能以照具。攝取其狀態爲可惜耳。馳騁三小時。卽至後隊住址。亦因避雨。均在帳中。僅僕人三五身穿雨衣。直立帳外。如站崗之巡士。余二人逕至帳口。卽有一西女士探首外望。想因聞馬蹄之聲。故來探視也。

(未完)

春

美

著 新 夷 定 李

小

言

影

花

曇

情

說

版 出 已 現

第一回 叙家世江南推以族
 第三回 半夜談心客來不速
 第五回 正名定分禮謁北堂
 下榻留宿光分東壁

是書 **潘郎怨** 未完稿 **李定夷** 先生為當今小說鉅子
 知用白話體裁編成情節固哀感
 兼文字亦雅備共賞今經本局
 覺得 **全稿** 迎李氏著作之
 是書 **劉裴村** 先生 **按回**
 加評 先生亦文學鉅子雅負
 時望者洋裝一冊定價
大洋五角 如下

第十五回 卜良辰共帶鴛鴦夢
 第十七回 綠長線短總是無緣
 第十九回 幽明路隔環珮空歸
 殘葬禮成色香長瘞

第二回 芳草斜陽心滿小別
 落花流水腸斷相思
 第四回 芳心細訴一片癡心
 塵規重提兩行血淚
 第六回 夢時感事便本恨人
 第七回 並月談心薄言情話
 第八回 邪淫骨肉嬌女驚心
 第九回 說前塵回首猶洋夢
 第十回 杯弓蛇影弱女含冤
 第十一回 誣毒懷可憐薄命女
 第十二回 相思愈苦相見愈遲
 第十三回 夜雨昏燈迷漫離緒
 第十四回 佳婿佳兒天生佳偶
 第十六回 寒氣沉疴又侵骨
 第十八回 月落參橫輝沉整女
 人間天上悼等潘郎
 第二十回 墨和淚揮成長恨歌
 色即空悟澈春夢



西廂詩庫

紅藕花館主哲廬著

西廂詩庫序

穠李天桃肇開風雅美人香草載賦離騷徐陵有玉臺之詩柯古著紅樓之集韓冬郎香奩入妙玉谿
 生豔體擅場是皆名重烏絲詞標黃絹從未有借傳奇為長律原始要終翻樂府為清吟連篇累牘乃
 者會真紀述相府之門第巍巍演劇流傳僧寺之栖遲落落相逢詎相識問誰家紅粉青娥突如其來
 如駭遍地金戈鉄馬從來名士每悅傾城遂使奇緣偏成退寇奈變生慈母致柔腸一日而九迴抑簡
 寄侍兒恐好事六張而五角早喜華堂合香揭鴛帳於良宵頓教古道斜陽赴鵬程於上國用以吟成
 七字不數董解元之彈詞賦就百篇漫誇尤太史之制藝必為核實將妄言妄聽之謂何誰與摘華乃
 我用我法而愈妙拙來插架梓以公人從此香魂豔影增佳話於藝圃騷壇庶使月夕花晨消清暇於
 琴牕棋閣

丙辰春一月嘉禾散人書於鴛鴦湖之香雪閣

西廂詩庫題辭

平湖遠香廬主人題

前有微之後牧之騷壇豔說會真詩君今直欲追元杜合作三家絕妙辭
胸藏錦繡真才子眼識文章並國風解得君家讀書法先生原不是冬烘

（聖嘆外書云當初造西廂

記時發願只與後世錦繡才子共讀蓋西廂所寫事全是國風若說是淫書便是冬烘先生耳）

西廂詩庫題詞

清齋主人題

空中語耳稱文節姑妄聽之效大蘇自昔流傳有佳話吟成字字走盤珠
蕭颯秋牕午夢遲醒來閒把一編詩錦機翻出新花樣院本今文未便奇

夫人述懷

翩翩素旆謝神京山水迢迢不計程竹帛有名傳盛世松杉無地下佳城（富貴浮雲年華逝水千古同
歎）寇氛忽向前途阻僧寺剛逢落日晴骨肉相依人事改桃夭李豔倍傷情

夫人借房

遙望鄉閭阻且長萑苻不靖暗神傷娉婷弱質悲中道漂泊霧幢到上方詎假香林謀窰窰為求寶地息
奔忙名緇若肯欣然諾深荷慈雲未敢忘

僧允借寓

久聞紆紫領朝班寂寞東林少往還（一氣鼓盪自然入妙）尙想山門留玉帶翻嗟遼鶴去塵寰悠悠故

里。江。湖。遠。擾。擾。征。途。車。馬。閒。願。掃。清。風。供。小。駐。暫。時。棲。息。在。禪。關。

●夫人訓鶯

豆寇梢頭年正輕。聯珠小字等春鶯。脫口鮮新如芙蓉之出水。祇期婉婉稱閨秀。莫忘幽閒效女貞。禮教故應嫻內則。蘋蘩尤欲擅芳名。先嚴相國偏憐汝。選取東牀訂鄭生。早爲返破。

●夫人囑鶯

鰥母伶仃客異鄉。暫從普救寓西廂。自宜閉戶藏春色。未許開軒納晚涼。月地雲階僧不少。香臺花徑客須防。何時得遂還家計。營葬歸輪到北邙。

●夫人訓歡郎

孤子歡郎七歲餘。成人未識志何如。深期負笈趨師席。端擬傳家讀父書。今日嬉看騎竹馬。他時榮望佩金魚。自然秀逸客途未暇三遷教。且奉親輻返故廬。

●夫人訓紅娘

階前幼女亦堪傷。相府趨承歲月長。寒暑衣裳資浣濯。晨昏闈閣伴珩璜。昔隨官守居京邸。今侍靈車返故鄉。應待他年喪服闋。緩圖佳配效鸞凰。

●夫人再囑鶯

深閨弱女有誰憐。悲感庭椿喪客邊。千里扶棺吾所事。三年持服爾當虔。莫教疎懶居人後。要使行藏在弟先。他日松楸封馬鬣。自應早計畢良緣。

●張生至蒲東

久羨京師氣象雄。獨携書劍過蒲東。心馳學海文林裏。路轉花街柳陌中。未向棘闈陳治策。且投金剎駐行驄。暫圖一席觀書地。待起春雷萬地風。

●生游普救寺

未開科目暫稽程。信步山墟動客情。不去蒲關尋故友。却來蕭寺聽春鶯。童趨苔徑窺方丈。師坐蒲團問姓名。爲說洛陽張氏子。福庭欲借養心清。

●法聰見生

遠蒙步履到禪關。一笑相逢邂逅間。陳榻久思延上客。韓荆今喜識台顏。遙追石上三生約。特接山中半日閒。冷淡齋廚如不鄙。雲堂茗話待師還。

●生答法聰

跋涉征塵客路中。暫辭逆旅到花宮。何殊石上尋圓澤。恍若林間覓遠公。俊句不煩雕琢。丈室人來無犬吠。佛堂僧去有燈紅。遲留我恐如王播。飯後鐘鳴過亦空。

●法本見生

幸垂青眼到階楹。愧失空門掃徑迎。正是香山遇居易。絕勝蓮社得淵明。數聲清磬稀人跡。一桁斜陽有客行。古寺斜陽宛然如照。不讓曲徑禪房佳句。羨茗焚香花院靜。不妨對榻話無生。

●生答法本

曹谿。昨。日。步。遲。遲。特。叩。珠。龕。不。遇。師。落。砌。藤。花。無。挂。衲。翻。經。貝。葉。有。題。詩。雲。生。漸。失。歸。來。處。雨。歇。偏。憐。欲。去。時。今。得。相。逢。誠。厚。幸。庭。松。摩。頂。見。回。枝。(雅切)

● 生求僧舍

游。宦。停。蹤。厭。市。塵。竭。來。雲。闕。意。欣。然。遠。辭。故。土。家。千。里。欲。借。香。林。屋。數。椽。靜。處。一。編。資。學。古。閑。時。雙。樹。聽。談。禪。(詞和氣平絕似文房)上。人。若。肯。垂。金。諾。清。磬。團。蒲。亦。夙。緣。(幽雅)

● 師答張生

居。士。觀。光。客。異。鄉。款。留。行。李。近。西。廂。竹。環。牕。戶。琴。書。潤。花。壓。欄。干。几。席。香。(幽致)紙。幃。靜。園。寒。夜。暖。湘。簾。高。捲。暑。天。涼。檀。林。夙。昔。稀。人。跡。燈。火。何。妨。坐。漏。長。

● 鴛鴦游寺

蘭。房。繡。罷。兩。鴛。鴦。倚。遍。雕。欄。覺。晝。長。欲。啓。珠。簾。游。上。剎。暫。開。金。鎖。出。西。廂。苔。生。嫩。綠。沿。階。滑。花。落。殘。紅。滿。地。香。行。過。回。廊。幽。曲。處。風。前。緩。步。漫。徜徉。

● 生見鴛鴦

曲。欄。深。處。見。嬋。娟。荆。豔。燕。珠。未。嫁。年。袖。拂。花。枝。籠。玉。筍。步。移。苔。砌。印。金。蓮。珮。環。歸。去。聲。初。杳。蘭。麝。飄。餘。韻。未。捐。疑。是。仙。姿。來。洛。浦。更。何。心。緒。閱。殘。編。

(未完)

詞枝竹正新川蛟

香
表

(池 軼)

爆竹

擗罷。擊。擊。除。臘。鼓。一。聲。送。舊。又。迎。新。好。從。曉。夢。惺。忪。裏。驚。破。千。門。萬。戶。春。

湯團

猪。油。粉。屑。兩。勻。調。圓。樣。搓。成。沸。水。擦。寄。語。餓。餒。休。浪。嚼。飛。酥。燙。嘴。不。相。饒。

春聯

乞。借。生。花。筆。一。枝。書。紅。依。樣。榜。門。楣。劇。憐。淪。落。舊。紳。第。猶。帖。當。年。頌。禱。詞。

花燈

鑼。鼓。喧。闐。震。耳。聾。游。龍。躍。馬。鬧。兒。童。平。原。十。日。繁。華。甚。不。數。元。宵。一。夕。紅。

掛像

滾。滾。春。露。感。情。興。一。軸。遺。容。祖。爽。憑。瞻。拜。登。堂。符。歲。例。留。將。記。念。付。雲。仍。

擺祭

炫。異。矜。奇。拉。雜。陳。紛。羅。海。錯。並。山。珍。年。年。廟。賽。遵。行。慣。越。是。燈。前。越。簇。新。

賀年

彈。指。光。陰。等。逝。川。何。來。恭。喜。鬧。年。年。童。曹。最。是。心。腸。熱。博。得。果。兒。又。攬。錢。

豐益

續

紅羊軼事
刀光血影錄

是書
瀨江濁物 所著先生雅獲
詩詞工於譜曲

以三閱月之
故茲撰是書

辛苦成十餘萬言之

巨帙 精心結構兼錄名貴幾於有句
若香無詞不盡書中叙江甯烈

黃淑華 丁紅羊之劫全白璧之
身身湘勇中發扶梁所

掠以一居弱女子遭淫強暴迭歷危難智
窮二賊報全家之仇著堅貞之節題詩自

叙從容就義固巾幗中曠世罕倫之奇女
子也當時南天半壁盡人三湘人勢力範

圍珥筆之士懼犯忌諱不敢開書以致淹
沒無聞茲得先生為之表彰出以香豔之

筆繪聲繪色淋漓盡致誠足以開發幽光
廉頌立諸為當世之金鏡矣至於謀篇製

局審慎周詳詩詞尤益悉係傑作尤近時
見之

巨構也 全書用章回體

每回之末由毗陵李先生定更詳加評論
編以按語於祥光瑞露之中更現縹緲異

彩尤為 業已出版 定價 大洋

六角

● 美國制度大要 二角五分

● 英文簡易詩選 五角

● 歐美禮俗新編 二角五分

● 英文法學通論 一元

● 英文讀本第一 二角五分

● 英文讀本第二 四角

● 英文讀本第三 四角

● 實用演講術 三角

● 尺牘教教書 四角

● 法國紙幣禍史 六角



豔 牘

●集詞牌名代漢臯某生寄滬上某校書函

(穎川秋水)

春風嫋娜。陂塘柳。昨舒青眼。眼兒媚。宛若卿卿。此時一絲風透。簾櫳。正值畫堂春暖。天氣爰對碧雲深處。遙憶仙姿。恨不得乘下水船。如渡江雲。影飛入南浦。與卿卿一聲聲。慢歌相見。歡也。回念去歲桂枝香裏。月華清皎時。僕因欲望江南秋色。遂趁臨江仙。舫過春申江上。幸遇卿於滿庭芳。(租界上有此地名)近處見卿風姿多麗。宛如花中之虞美人。又若王母瑤池中之天仙子。由是十二時中。時時心憶多嬌。遂過秦樓。接青玉案。聽金縷曲。有時且小醉花陰。僕自謂清平樂。亦享盡矣。卜算子。約略計之。錦纏頭之數。實未滿一斛珠。未及一籊金之價值也。而能得晝夜樂者如此。非卿卿如解語花。含有紅情綠意。不至此。奈好事近。來忽遭魔障。值金菊對芙蓉之際。為友人祝英臺。拉作漢臯之遊。離亭燕子。同惜分飛。不識卿卿亦於真珠簾下。作昭君怨。否也。然僕每當燭影搖紅。玉漏遲。或瑣窗寒。逗急雨。霖鈴之夜。曼聲以歌。李謫仙長相思一首。黯然念及卿之秋波媚。猶作章臺柳。淚未嘗不涔涔。潑把青衫濕透也。幸屈指賀秋涼後。新雁過。粧樓之會。僕亦當如孤雁兒。為念江南好。特上西樓。於疎簾淡月之下。與卿卿共訴衷情也。今乘故人吳山青。君遊滬之便。特裁一寸金。賤以寫我酷相思。并緘雙紅豆。及丁香結。一個倩伊速向愛河。

傳去。蓋所以慰卿卿淚灑闌干萬里心也。天香國色。卿本爲花界中東風第一枝。母因探芳信而不來。致自歎爲薄命女。爲相思兒。而比梅還瘦。以負僕。僕自輾轉應曲。成其多磨之好事也。

●集詞牌名代滬上某校書覆漢臯某生函

(穎川秋水)

沁園春暖。一剪梅花。在綺窗外。正作玲瓏玉色。暗香疎影。竊憶王孫品格似之。恨不得即日吾阮郎歸來。藉此調笑。令君歡也。正在思佳客。念及他日喜遷鶯。同效于飛樂。忽貴友吳山青君。上我八寶粧樓。傳好消息。袖出瑤函數百字。令儂細讀。知妾以醜奴兒爲披金縷衣。略擅翠樓吟。遂爾誤認作謝秋娘。致歌憶秦娥。而念奴嬌也。想曩日秦樓月夜。更漏子。已同報宵深。郎猶乘醉持銅琶鐵板。唱大江東去。儂亦於鳳凰臺上。憶吹簫。以和之。醒而笑曰。此真可謂子夜歌矣。及月移柳梢青。上始隨南柯子遊。未幾深院月落。蘇幕遮處。紅日已上我百尺樓頭。竟爲賣花聲。隔窗喚醒。此日卽趁夜行。船入漢。則雖日日憶江南。蹤跡已在荊州亭畔。致令儂家遠望江梅。惹起閨中早春怨。秋夜月明。怕歌雙雙人月圓。蓋恐有漢臯解佩。令郎心醉者在耳。故近日雖綺羅香好。已疊置最高樓上。且懶點絳脣。不願作羅敷。矣。妾非不自惜。秋華也。更非不願自惜。餘春也。但曾約共應天長地久。在天誓作比翼之雙。雙燕在地誓成連理之玉交枝。故因郎君屢誤佳期。幾疑君以妾爲陌上花柳。自甘處於薄倖郎之地步。虛詞以愚弄儂家矣。不然。何空夢行雲。不肯湖邊撥棹子。扁舟尋舊約。耶。茲幸得吳山青君。願作傳言玉女之替身。寄此重疊金函。藉悉銀河旁邊。鵲橋仙相會之後。可作換巢鸞鳳。不覺高歌永遇樂。本意詞一闋。自此不敢遙望江亭。怨玉郎矣。海天闊處。仍憶故人。竊願珍重其瑞鶴仙姿。俾得早日魚水同歡。使妾不永如風中柳也。幸甚。

鐵
陳

府



藝 府

●賀楊禹州新婚詩序

(東 園)

椿萱堂北恩綸煥。天上之龍光。禹州之父官中將三等嘉禾章。葛藟周南福履入房中之燕曲瑟琴流韻。鐘鼓和聲載詠好逑。允符友樂。邇值梅窗寒鎖。黍谷陽回。方二日以吹豳。正三星之在戶。是為禹州棣台授室之期。諏洞房之吉。堅冰未泮。新月方生。通德之門。車迎百兩。恆春之宅。酒買十千。疊浮菊而沈螺。合歡樽煖。屏折枝而射雀。連理香濃。照花紅之玉鏡。臺因緣忠武。得萼綠之金條。脫眷屬神仙。旭日朝暉。明星夜爛。鴛鴦左右。鳧雁翱翔。偶歌福祿之詞。遂積唱隨之慶。梅實之謳。迨吉桃華之賦。于歸曉拜。舅姑嘉兒嘉婦。夙稱賢淑。宜室宜家。蛾眉畫而兆齊眉。應借凌雲之筆。燕翼貽而慶比翼。相期如日之升。榛栗承筐。蘋蘩在釜。問寢而雞鳴。盈耳禦冬而黽勉。同心妃白儷。黃著闔中之博議。裁紅翦翠。織錦上之回文。占卦鳳昌。問卜而知五世趨庭。經對學詩而為二南入廚而粥味須諳。將逢臘八。謂吉期十二月初六日。撫景而草心。無易當報春。三玉珮迎年結連環。其百子晶盤獻歲進盛饌。其五辛君是楊青酒興豪而停紅燭。我非李白詩才澀而贈彩箋。

●朱母程太夫人五十壽序(代友作)

(東 園)

嘗聞坤元餘慶。迺降百祥。巽順有功。迺占三品。是以中庸言德。得壽之徵。大學言仁。發財之券。故介眉誌喜。給背作歌。繞膝承歡。鳳毛繼美。衍翠媿之世。冑積厚流光。亢青史之女宗。言坊行表。况乎有殷勤之意。正麗離黃。含純粹之文。柔明賁白。徽音鑠古。懿範銘今。孰有如我族。頌椿先賢之德。配今志。鵬博學之壽。母程老夫人者乎。溯夫歲逢丁卯。一元符弄瓦之祥。年值丙辰。五秩協稱觴之慶。酒延齡而蠶綠。猶令樽煖。屠蘇箋祝。蝦而猩紅。不啻編裁香茗。金章紫綬。孫潭之光。寵更新步障。青紗謝宅之議。圍解舊披香。博士桃李當門。撒珥義姑。芝蘭滿室。芳流彤管。懸河之口。論文化被絳帷。介石之貞。幹事棘心。聖善護背。劬勞詩大雅。其工書經。離騷其巧。擬丹青稿。本上體家風。元白詩篇。前身明月。折蓼之教。不失爲慈。畫荻之繁。幾忘其倦。是故枚皋依母。吳市寄萍。陸績愛親。袁懷橘。紅心默契。依依待女之花。青眼頻加。藹藹宜男之草。春輝報德。和氣致祥。七族蒙恩。一門萃吉。爲想哺烏苦節。歷風霜而松柏不彫。行將繪象。甘泉沛雨露。而葛藟是庇。若夫心源洙泗。口澤邠鍾。育才而篋。蒙泉習教。而占坎水。蠟鐙影裏。書味醞醞。鼗鼓聲中。德音秩秩。朝絃夕管。祝詞皆雅。頌之詩。柔史剛經。祕訣卽飛昇之錄。紫裘腰笛。女中亦有東坡碧粉。眉圖世外。寧無南嶽長生兩字。大衍五旬。林家梅萼之吟。陳氏椒花之頌。雲開節近。謂夫人生日正月十一日。雲開節在十二日。慈雲捧娥。月飛來斗。轉春回大斗。對婺星。斟酌某誼。叨桑梓。親附薦蘿。忝爲陶侃之賓。感深髮截。仰託范達之友。禮重肩隨。人在青城。宜登上壽。家移絳縣。自享遐齡。立夜雪。而及門。奉春風。而有座。祖硯夙承明。道聖經。應注考。亭拜精舍之魚。軒扶講堂之鳩。杖今日借龍賓。十二肅塵軫。而咏蕭辰。他年預虎僕。三千介霞觴。而歌花甲。

● 歛豔叢綴序

(呼公)

念夫四始攸列。半出善懷。五言肇興。卽流純扇。國風好色。而不淫。溫柔比興。律呂相生。而不亂。節奏短長。或綺語之蟬聯。或閑情之蝸觸。箏調么鳳之絃。字織回文之錦。雪凝謝院。詠絮風前。日出秦樓。歌桑陌上。香囊叩叩。或繁椽之定情。雜珮珊珊。卽鄭姬之簪。夜書之硯。北是金屋之奇。才選入江東。俱玉臺之新詠也。劉君裴村者。子晉神仙。微之才。子餐花一樹。映腸胃而生明。睡地三篇。和金石而流響。以終賈之年。耀機雲之秀。謝康樂。初日芙蓉。譽蜚藝苑。柳郎中。曉風楊柳。名噪詞林。僕每讀伊文章。想其丰采。縱抱宜生切肺之誼。更深孺悲無介之虞。愛而不見。思何可支。不意邗原渡海。方覓孫嶽。北海有心。早知劉備。遠蒙矜寵。重寄篇章。並以所輯。歛豔叢綴。索序於余。嗟乎。江山半壁。非仙人。劫外之棋。金粉六朝。盡才子。傷心之賦。寄寵柳。驕花之想。集留雲。借雨之章。千金狐腋。揚潛德之幽光。無縫天衣。綴新聲於彤管。粉痕界楮。明霞流几。展誦一過。香生三日也。今夫南國新人。東家舊姓。十三織素。二七裁衣。漱潤藝於瓜年。剡芳名於茗玉。前身蓮葉。不踐陳泥。此日椒花。必多新製。當夫紅羅幕下。朱鳥窗開。香沉水而郎歌。繭懸絲而妾和。雙聲讀曲。十索名題。春幃青螺。來續大家之管。秋波白露。迴成九曲之珠。或則湘簾詠。故劍之詩。鏡檻留新。芙之什。諸姬適。擲永嘆。肥泉季娣。歸郢先零。弱歲東南之孔。雀徒飛西北之高樓。獨倚小紅。已嫁。慘綠重來。茫茫此愁。落落誰語。又或秦宮草滿。魏殿烟埋。檢蝴蝶於荒郊。認鴛鴦於墜瓦。殘山賸水。摹畫本而偏工。斷井頽垣。覓釵鈿而不見。垂楊濯濯。落絮縈愁。芳草芊芊。積茵成恨。蒼茫哀壘。長依望海之墳。惆悵風辭。遠續斷腸之作。寄舊恨於荷花。桂子。杜宇。魂歸寫遺。於落葉。哀蟬。琵琶。淚濕。則又江湖豪客。未

將綺情之除。詩酒狂生。時效竹枝之唱。所以西崑作者。借錦瑟以名篇。紅豆詞人。爲紫簫而感賦也。或謂辭纖則傷雅。意褻則病淫。春花秋月之詞。有玷名教。羈婦騷人之作。不合大觀。况艷色譎聲。海淫而敗俗。塗脂疊翠。語瑣而言荒。不知鄭衛之章。仲尼手訂。柏梁之什。武帝詩豪。被壽人於笙磬。非無都荔之詞。縛列宿於羲娥。不廢葦杭之怨。長言婉婉。女師德象之篇。好句流連。吉甫清風之誦。况乎司空博物。本兒女之多情。內史工書。作夫人之弟子。豈風雅之旨。亦庸聽之所疑。文史之娛。非恆俗之所喻者耶。僕也江湖。載酒瓶鉢。逃禪嘆滄海之波。荒恨冬青之樹。冷燒來蠟燭。淚漬成堆。買去胭脂。血凝如海。讀天寶之文章。儘堪陪淚。聽東風之杜宇。不盡傷心。嗟乎收烟月於囊中。消粉花於筆底。紅桃麗字。遂書河北之箋。白蠟妍辭。幸索奩中之豔。况搜述索。耦名列百家。比景共波。詞非一格。則又藝府之大觀。香國之異彩也矣。

●陸蟄民遺著序

乙 乙

余邇來頗嗜說部。間有所作。輒就正於吾友軼池。軼池工詩文。善爲稗官家言。其所交多知名士。陸君蟄民其一也。蟄民亦長小說。熟於清代掌故。其著作散見於各報者。都斐然可觀。心竊嚮慕之。軼池書來。又時時爲余道其爲人。故余雖未識蟄民。而眉宇言笑。宛然在目中也。去歲冬。余自武林返里。過滬。訪軼池握手。甚歡。暢談竟日。軼池忽有所感。觸歎。淚下。余怪而詰之。軼池出一編。眎余曰。此亡友蟄民陸先生遺著也。蟄民樸直好學。近來海上。頗事著作。不幸今歲十月。罹傷寒。亡。阨窮畢身。思之有餘恫焉。今吾蒐其遺墨。將爲什梓。子盍爲序一言。余受而讀之。既卒業。乃喟然而嘆曰。嗟乎。吾讀蟄民之全文。益想見其爲人。蟄民生當叔季之世。閱時俗之流蕩。疾貪邪之競進。故其所著書。辭薄祿。利尙義。俠維禮。教重繩。檢

微言諷刺不少。概見殊世之有心人歟。夫輓近小說可謂盛矣。鮫錦家織蛇珠。人握出則汗牛馬入則充棟宇。大抵以駢枝側豔之文寫男女言情之作。不則綴拾里巷耳食之言。描演宮禁幽闕之事。欺生誣死。瞞天彌人。非是且不足以眩世也。才華之士不自貴重。如此吾復何言。蟄民文字不必高於衆人。要其不隨流俗。別具鱸錘。有足多者。使天假以年。本其針砭俗之心。發而爲文。則造福社會。豈曰淺鮮。嗚呼。此吾序蟄民文。又不僅爲蟄民悲也。抑余更有感焉。當茲世俗頹靡。滄海橫流之秋。朋友之道不講久矣。軼池痛知己之云亡。懼靈光之湮沒。獨爲收拾燼餘。壽諸後世。庶幾蟄民之緒言不墜於地。此則軼池之爲人尤足風也已。是爲序。

楊穉麟哀辭

(東園)

嗚呼。穉麟游藝依仁。嗚呼。穉麟超羣軼倫。其心則正。其品則純。其器識則遠。其性情則真。問一鄉之善士。亦一代之信人。洋洋灑灑。郁郁彬彬。惟我與爾。白首如新。締交伊始。匪交以面。交以神。瑣瑣姻亞。道義之門。是曾子之友。是霍家之親。嗚呼。穉麟載福坤厚。天道難知。德不必壽。冉耕慨茅苜。無靈顏回。慟桂馨不久。傷心哉。遊水東。淘秦山。北斗沆瀣。愁中河梁。別後玉樓。嘔昌谷之肝寶劍。脫延陵之手。恨未能薦一束之生芻。奠半壺之絮酒。冥冥之中。負此良友。山陽之笛。悽然陳宅之琴。碎否念金蘭而痛心。望玉樹而掩首。嗚呼。穉麟文藻猶存。闡幽圖說。述德楊村。索我爲序。不知其歷幾何。素秋又幾何。陽春閱星紀。十三載數風信。廿四番夢影。燈影啼痕。墨痕鷓鴣。南鷓北燕。曉鶯昏秦。失之號音咽。杜陵之哭聲。吞王勃。誦生前之句。方干。追死後之魂。城芙蓉而有主。社松柏而常尊。竹西明月。江東暮雲。戢鱗范堰。鍛羽謝墩。徒此撫今。

感昔北海琴樽抱殘守缺東魯屏藩定遠之錐無用君苗之筆可焚絲繡平原金鑿司勳往事其不可復
諫遺文其猶可重論嗚呼稗麟生則爲英嗚呼稗麟死則爲靈生生死死死生一死一生乃見交情
先霜露而澆逝又風雨而晦明寶藏魯壁光韜晏楹幸達人之有後岐嶷而頭角崢嶸况後生之可畏磊
落而才氣縱橫孩提日甲幼慧風丁曾幾何之歲月有人告我以長成謂父書之可讀謂祖硯之可耕閭
閻侃侃繼繼繩繩鳳凰之慶五世卜蠡蠶之句三復麋嗚呼稗麟其保佑爾後昆傳薪石筭浣花瓦盆麟
角公族燕翼子孫廉讓之里道德之鄰喬木桑梓香草荃蓀榮茂其枝葉培植其本根綿綿手澤浩浩心
源階之上鱣見庭之下鳳蹲樂只有山南之李忘憂有堂北之萱榮一家之葛藟饗百世之蘋蘩稗麟
麟其諒我久要不忘其鑒我佩服弗護其恕我疎懶哲生之咎其格我荒唐莊叟之言今日者珠還合浦
玉聚崑崙近被絃管遠備輶軒俾爾後之人奉前型爲拱壁存懿範以書紳元元本本殫見洽聞寸心萬
古一髮千鈞識趨庭之鯉對詠飛陸之鴻遵撫元公之手稿揚白傅之齒芬緘石非謬籠紗自珍將見後
之作者子若孫曾若玄箕裘紹豆籩儻猶得緬其遺像詳厥舊聞庶百世後知白駒場之楊柳麟

●遊平山堂記

(權 予)

心齋坐定岑寂無聊卷書閒對窗雲手倦則黃梁入夢縱有如天大事亦復不關我心矣忽有不速之客
三人來不事先容排闥直入覩余狀拍手作狂笑余一驚而醒振襟起則黃君子久陸君少琴冷君小儒
來訪也肅之坐小奚奴獻茶畢客乃同聲謂余曰今日天氣晴明風和日麗正宜出郊閒遊作踏青舉一
吸新鮮空氣衛生之策不是過何可北窗高臥作羲皇上人多眠則足致病君意云何余耳其言頷首者

再魚貫而出。穿街越巷。一轉睫間。已抵北門。經重闈。至城外。緣溪行。談笑從容。忘路之遠近。其觸於眼。簾也。桃紅似火。柳翠如烟。碧草綠波。遐邇輝映。洵一派三春景象也。其達於耳鼓也。燕語呢喃。鶯簧宛轉。樵歌漁唱。響應山阿。又一派天機也。行行復行行。迤邐紆徐。抵平山堂之麓。買勇健步。踏石級。入松關。穿迴廊。經複道。一路羣飛鳥。革氣象。萬千住持僧。肅客入。讓坐畢。呼僮獻茶。一一詢姓氏。越數分鐘。僧又爲先路之導。引吾輩至各殿宇。縱覽諸勝蹟。並指點六一先生飲宴處。爲想當日歐陽永叔爲揚州太守。捐廉而建此堂。以江南諸山拱揖。檻前山與堂齊。顏曰平山。其堂前諸名勝路線所及。南通法海寺。北對觀音山。東接五亭橋。西南達小金山。遠矚高瞻。均收一覽。太守公餘之頃。邀賓客。設清筵。輕車減從。來遊於此。逸興遄飛。樂何如哉。今日者。太守往矣。千載高風。不可再見。徒令遺跡。留傳於來。茲致令後人耳。斯名者。神往於山。斗尊崇而不能置。遊竟重入方丈。停頓少許。辭去。斯時夕陽西墜。倦鳥投林。余見其將暮。呼小舟送余返渡頭。餘落日墟。上孤煙。此情此景。唐人已先我道之。俄而抵岸。及入城。萬家燈火。已耀如白晝矣。同人分道揚鑣。一拱而別。入衡宇。小憩片時。回憶今朝之樂。猶往復於心目中也。遂泚筆記之。

墨隱廬詩選

●虞美人 七排二十韻

自來麗質是天生。曠代虞兮莫與京。伊昔曾銜亡國恨。至今未損美人名。芳魂一縷秦雲化。毅魄千秋隴

(東園)

月明割斷鴻溝香世界移封蜀國錦官城關中焦土依然在垓下纖塵了不驚慘綠芊綿含綠意愁紅蕭瑟鬱紅情野雞祇識粉榆社山鶴猶疑草木兵穆穆椒風皆幻影淒淒薤露亦離聲楚宮約翠腰彎柳蕪澤研朱口點櫻安得走看臺戲馬奈何誤喚苑藏鶯夢醒鄭姑蘭徵信淚滴湘妃竹變成豆蔻窗寒春五色芙蓉帳煖夜三更青娥已脫金刀劫白帝徒留鈿盒盟雨過蓬蒿埋碧血日傾葵藿展丹誠拚爲玉碎身先潔謝絕泥污氣獨清妝就粉搓飛燕妒冠如釵挂沐猴保全亮節真賢淑流播幽芳卽女貞劍倚菖蒲天欲哭衣滴薜荔水難平休將芍婢猜罌粟無復英雄說衰榮背指檣枝花解語烏江併作怒潮鳴

虞美人 臺前韻

(東 園)

芳叢幾度問前生一喚虞兮一品評烈婦千秋埋豔魄美人三字錫嘉名纏綿綠意皆離意宛轉紅情是別情小草在坑還在谷奇花傾國復傾城重瞳亥北鸞車杳四面丁東羯鼓鳴醉蜨楚宮春有色逝雕靈壁夜無聲蓮疑潘后躩留住竹誤湘妃淚化成根到九泉終不屈香沈孤塚自然清鈴淋莫語夫妻事旖護難尋子弟兵愁損朱顏呼灼灼慘餘碧血暈盈盈柳腰瘦盡憐飛燕櫻口含來忍打鶯垓下劫灰塵玉樹蜀中薌澤露金莖綺窗豆蔻瓊華影寶帳芙蓉鈿盒盟葵婢爭妍迷五彩桃奴銜恨對羣英西瞻鴻界秦雲麗南下烏江漢月明劍認菖蒲魂易斷炬焚蘭蕙夢猶驚青娥解語添娥媚素女藏嬌附女貞新樣嫩黃何媿娜穠妝姘紫最媿姪本枝自昔難圖蔓累葉而今尙發榮非種誰鋤罌粟去可堪地棘又天荆

丙辰元旦

(東 園)

新麻入新年陰陰欲雪天宜春誰翦帖押歲未分錢富貴何曾祝聰明了不鞭淡經如奪席守我舊青氈

●歲暮

朔風獵獵撼庭柯。呵凍還將鐵硯磨。蒼狗白衣成變局。紅螺綠瑤發高歌。故人偶遇如鱗見。名士相逢比脚多。裘襲鸚鵡何足羨。囊頭香覆有漁蓑。

(東園)

●和友人韻

登高望滄海。一片白雲平。阮籍難忘飲。韓康早避名。眼明秋水洗。髮短曉霜侵。人壽不須問。黃河漸漸清。天午西風歇。東流水勢平。犂牛徒觸字。園鳥自呼名。百事已如此。一塵殊不驚。石泉心可鑑。常願在山清。

(東園)

●良鄉

五百年前帖木兒。曾經此地拜龍旗。而今徧地生荆棘。淚灑銅駝歲月移。

(東園)

●保定

橫翠樓臺接太空。臨滄亭榭撼西風。蓮花池內魚多少。殃及曾驚劫火紅。

(東園)

●固安

擊筑悲歌淚易枯。白衣冠纓血模糊。樊將軍首終難借。獻甚燕丹督亢圖。

(東園)

●天津感庚子之役

紫竹林疎鴉陣密。白楊風起鶴聲哀。五雲樓閣今何處。碧瓦紅泥劫後灰。

(東園)

●楊村感逝

礮火鑿殘十萬師。沙蟲聲咽雨絲絲。可憐碧血成秋草。猿臂輕生一劍知。

(東園)

● 輓秋吟 爲秋增卿作

(東園)

搖落深知宋玉悲。西風瑟瑟雨絲絲。沈冤三字莫須有。賈恨九京何所之。蟬嘒忽驚黃葉樹。鳳飛不下碧梧枝。江天西望白雲遠。休說秋娘作女師。

果然女子不宜才。六月飛霜事可哀。瘦盡紅顏憐菡萏。空餘碧血暈莓苔。詩情一片錢塘水。粉澤千秋玉鏡臺。遺稿幻成文字獄。網懸三面待誰開。

銘菊頌椒嗟往年。篋中零亂薛濤箋。船回東海千堆浪。墨潑西冷幾點煙。紅線前生爲女俠。黃衫豪客亦神仙。革囊相對愁沾酒。痛讀淒涼寶劍篇。

淡泊齋居首藉盤。家風况味總辛酸。死無知己虞都尉。生不逢辰李易安。曲港荷風三竺曉。幽窗竹露五更寒。那堪四座衣冠白。擊筑聲低淚暗彈。

濯魄英江水一條。花殘月缺可憐宵。化爲精衛填滄海。呼出濤神逐怒潮。安得黃金生蔡琰。徒聞青史續班超。弓杯蛇影真疑案。瓊珮魂歸閬苑遙。

一自東游返故園。手栽桃李兩忘言。喚醒二十年前夢。招得三千里外魂。殃及池魚真怪事。訟回屋雀是奇冤。青天咫尺看看近。早晚清光照覆盆。

● 贈張廣三明府

(東園)

福星移照海西頭。萬丈文光燭射州。滿幕芙蓉歸月旦。一庭楊柳尚風流。清言每羨何平叔。惠政交稱郭細侯。常此高小欣可仰。傾心不覺十年秋。

記從滬上挹清芬。思繞江東日暮雲。皮裏陽秋成舊癖。眼前夷夏話新聞。兒童騎竹迎賢令。父老焚香借使君。愧我垂頭鳴不得。慣隨野鶴溷雞羣。

人從三泖九峯還。道是行轅處處攀。棠芾昔時官舍遠。花開今日訟庭閒。曾經滄海難為水。自入長淮不見山。鹽漬有懷孫破虜。苔深古井夕陽殷。

慶洽安瀾范堰東。如今授教倚文翁。此心止水隨時定。有脚陽春到處同。黃浦車聲花外雨。青溪帆影柳邊風。往來只在江南北。回首名場感轉蓬。

贏得名公破笑無。獻芹耿耿野人愚。敢援解慍琴三尺。欲進延齡酒一壺。曠代言詩逢李白。連年依樣畫葫蘆。果能事事求如意也。學維鬢。賽紫姑。

書帷清夢淡於煙。彈指流年四十年。酒後強邀無賴月。壺中怕問有情天。長門誰購相如賦。先着難爭士稚鞭。好是春來芳訊早。阮囊準備買花錢。

●訪朱朗如 茂才

(東園)

迂道訪詩伯卅年交。以神龍門今御李馬帳。舊傳薪天保。岡陵壽風和。渤澥春紫陽。真理學契合亦前因。邇日詞章廢談詩。有幾人萍蹤千里合花樣。一時新飛燕曾相識。流鶯又比鄰。明朝竹西去雲樹。隔江濱。

●題柳亞子分湖舊隱圖 陸子美畫

(阿瑛)

十載神交柳亞盧。風流文采遍江都。編成子美哀吹集。來寫分湖舊隱圖。當年一勺分湖水。血戰支黃又幾回。今日先生稱舊隱。可曾水裏辨殘灰。

天寥一閣老遺民午夢堂前景色新高隱一編留外史百年而後有斯人
 底事移家同郭老勝溪橋畔記幽居魏塘別築靈芬館梨里何妨有亞廬
 陸郎妙筆寫蒿萊眼底分明有劫灰最憶疏香芳雪後飛瓊不見步虛來
 (陸郎子美為亞子寫圖後未幾病歿)

●玉嬌曲 為鈍根賦

(阿 瑛)

殺氣。瀾天。楚氣。惡夜。半籠。城飛。黑索。賈生。年少。最知名。鈞黨。驚心。同劇。豔蒼。皇烽。火滿。江關。逋客。誰憐。兩
 淚。潛豈。知鬼。蜮含。沙射。偏有。蛾眉。敵體。還蛾。眉嬌。小生。南國。秋娘。絕藝。矜鄉。邑對。客惟。歌行。路難。背人。常
 解。當筵。泣俠。骨天生。絕世。姿桃花。劍底。獨憐。伊此地。可憐。歌舞。夜此。情惟有。淚沾。衣望。門投。止荆。江老。一
 朝。走遍。鄉關。道憔悴。無人。問屈。平樓。渾有。女憐。劉寶。夜深。依舊。綺筵。開賓。從翻。翻次第。來叮。嚶江。海為。盟
 約。痛哭。河山。付劫。灰劫。灰已。淨繁。華土。爭奈。柔鄉。難賃。廡已。翻海。水放。蛟龍。樊籠。何日。開鸚。鵡相。遇恩。深
 相。見難。美人。臨別。獻加。餐英雄。末路。甘肥。遜紅。粉飄。零豈。等閒。傳聞。燕子。辭巢。早祝。汝長。途風。波好。朱幡
 無力。悵東。皇吾。輩飄。蓬何。足道。十年。我亦。作亡。人遍。踏球。場訪。玉真。未聞。紅拂。垂青。眼只。見蕭。娘笑。我貧
 亡國。由來。盛歌舞。燕去。烏啼。自今。古難。得紅。粧解。愛才。愧斂。鬢眉。羞白。紵白。紵論。交可。若何。佳人。天際。悵
 微波。為君。重唱。玉嬌。曲莫。認當。年金。縷歌。

●題美人枯體圖

(阿 瑛)

我聞佛菩薩人我俱能忘又聞大千界一擊成糝糠如何世之人嗜色如稻粱一朝不得飽有若羣鬼猖
 昨夜縈長夢夢登色界場美人何娟娟窈窕來吾旁頭頂珊瑚冠耳綴明珠璫飲我羣花釀招我由其房

才華復。鬪發。識曲。彈清。商此時。我心醉。樂哉。溫柔。鄉握手。忽太息。好景懼。無常。誰知。只須臾。美人如。電光。照眼。枯。樓影。不見。塗鴉。黃解脫。何其速。變化。何其茫。傳聞。智勇人。去色。如去。炷。我佛。本慈悲。見色。如見。瘡。色空。兩難。住。菩薩。施津。梁寄語。漢皇帝。何必。長生方。

墨 隱 廬 詞 選

● 風流子

(實甫)

錦屏。誰記。豆江南。曲字。字是。相思。鎮豔。宵三五。璇宮。桂約。華年。二八。鏡檻。芳姿。滯人。處。倚風。吹鳳。竹。就月。寫。烏絲。忍俊。不禁。口脂。偷度。諱愁。無奈。眉黛。先低。細桃。花邊。立嬌。鬟。曾與。密訂。佳期。算只。紅鸚。眼。見。絳蠟。心知。怕誤。他萬。一夜。寒猶。等。留儂。再四。春晚。纔歸。肯負。鬱金。堂。上海。燕。雙。栖。

● 菩薩蠻

(實甫)

錦屏。夢入。江南。遠。桃。花。落。盡。無。人。管。何。處。避。春。愁。小。紅。樓。上。樓。鈿。塵。留。不。住。惆。悵。芳。驄。去。才。隔。一。重。簾。便。同。千。萬。山。

● 浣溪紗

(實甫)

修。到。文。簫。不。羨。仙。鏡。鸞。雙。影。瘦。花。前。東。風。吹。夢。墮。蘅。煙。笛。語。夜。飄。香。雪。海。琴。心。秋。冷。碧。雲。天。鳳。巢。西。隔。路。三。千。

● 雨中花

(實甫)

▲ 湘中故人書至道梅花盛開賦此寄憶

誰倚江樓橫玉笛直吹到夢寒香寂更青鳳啼空翠虬舞夜不管瓊魂泣
印水顰妝憐獨立破一段湘天愁碧紙帳雲低茸窗月小有個人相憶

● 惜紅衣

(實甫)

▲ 黔山遇雪即景有懷

射虎功名呼鷹意氣壯懷都左絮帽茸裘吟魂亂山鎖蘆溝立馬還記得年時雙鬢曾鞞何處酒家指籬
根燈火紫琴斷韻翠被淒香銷凝正無那江梅幾點殘雪帶愁墮漫惹梨花夢影化作曉雲千朵料玉
樓橫笛有個凍鬢招我

● 芳草渡

(東園)

東風起白雲飛垂楊外幾船歸迢迢漁笛出斜輝感行迹滄海北大江西秋去雁春去燕暗把年華偷
換纔病酒又傷離榕葉浦桃葉渡思依依

● 醉公子

(東園)

欲對鸚哥話又怕鸚哥罵佯笑問鸚哥心經懺若何踏遍江東路種遍江東樹詞客老江東浮生是夢
中

● 漁家傲 歲暮

(東園)

把酒問花花不語。澆殘多少新愁緒。偏又天寒逢歲暮。催臘鼓。東風門巷黃昏雨。一箇放翁梅一樹。冷香吟瘦。詩中句。白雁不來元鶴去。情幾許。尋春不識春何處。

●浪淘沙

(東園)

寶瑟怨華年。昨夜歌筵。名花相對兩忘言。不是不言言不敢。鸚鵡簾前。明月幾時圓。今夕燈船。良辰美景奈何天。那信羅浮無好夢。好夢梅邊。

●謝秋娘

(東園)

東風緊吹雨。溼窗紗。寒重那知。芳訊早梅南。新放幾枝花。羯鼓不曾搥。

●浣溪紗

(東園)

梅際香清雪滿枝。松陰翠滴雨如絲。鑿冰又到歲寒時。已遇冬肥猶避債。自慚寒瘦怕言詩。夜呵凍筆且填詞。

●隔溪梅令

(東園)

東風昨夜逗梅枝。著花時。為底春回。今歲者般遲。問春春不知。曉窗紅透碧玻璃。上朝曦。無計消寒。願借鳳凰卮。酒酣調雪狸。

●花發沁園春

(東園)

▲春聲 用宮詞體

意惹鶯鶯情牽燕燕。建章門戶深鎖。玉珂飛鵲。金鑰沈魚。杏苑曉來風大。羊車又過。歌舞地。梨雲夢墮。環

珮響香屣回廊。隔宮花萬千朵。一曲陽春誰和。枉紫韻纏綿紅腔。嬾娜桃緋鳳瑟。柳幄鶯簫。賺得玉顏笑破。鸚哥罵我說甚萍。因絮果何處。笛吹落梅花動愁懷。不能臥。

▲春影

御柳梳煙。禁花籠日。粉衣晴曬。蝴蝶鴨浮。水煖魚聚。橋低桃漲。深深幾尺。簾疏幕密。倒多少樓臺。金碧宮牆。隔送過鞦韆。沈香猶記亭北。惆悵儷青妃。白認絳燭。蠟光螢屏。猩色釵枝。金鳳衫葉。銀鵝虛度。放燈時。節珠嬌翠。怯聊檢點歌衫舞筵。問新寵今夜。平陽海棠。曾照明月。

▲春痕

永巷苔青。長門草綠。鷺窠猶在。宮樹歌衫。粉暈舞袖。香凝花外。月明輦路。泥黏柳絮。弓鞋溼。潘妃小步。尋舊迹。蓮瓣銷金。靡蕪芳徑。幽處記得海棠秋。暮那金屋無人。淚癢化露。斛珠綴白釵。鈿描黃眉。樣玉環還妒。東風院宇。又滿地。落紅無數。泣飛燕。斜倚闌干。帶梨花一枝雨。

▲春色

柳綠垂絲。桃紅濯錦。韶光點綴。明媚玉樓。選豔金屋。藏嬌想像。衆香國裏。蜂愁蝶醉。東風起。楊花滿地。飄雪白。莫化浮萍。御溝流出春水。照淡舊時珠翠。正朶殿雲開。藥宮日麗。園關不住。塵浥都輕。又到牡丹天氣。姚黃魏紫。誰盡得。胭脂滿紙。杏衫薄。低笑梅妃。恁芳容。懶梳洗。

傳

音

定 夷 叢 刊

三 集 已 出 版

說萃上 (一) 兩杯 (二) 茶
 說萃下 (一) 情海
 談叢 (一) 芳錄
 韻語 (一) 芳錄
 趣海 (一) 芳錄
 幽 (一) 芳錄
 義俠海情湖 (一) 芳錄
 自由毒 (一) 芳錄
 定價大洋六角

或知前以斷續著成編成初
 集出版以來洛陽紙貴譽滿林
 海購二集者紛至沓來復又著成
 三集定與自謂初集未盡
 意故於二集特求豐美全書十五
 萬言則已再版內容分六卷卷一

陶 齋 潤 格

堂扁 十二元 八半為度

齋扁 六元 額賦另議

直幅 八尺八元 六尺六元 五尺五元
四尺四元 三尺三元 對開減半

橫幅 與直幅同對開減半

屏條 與直幅折半核算

楹聯 四尺五元 六尺四元 五尺三元
三尺二元 三尺一元

扇頁 一元

名戳 一元

碑版卷册及題跋另議

泥金加半橫畫加倍

劣紙不畫潤乞先惠

乙卯春月 吳興陳銘重訂

收件處上海四馬路國華書局



傳奇

星劍俠傳奇

(續)

東園倚聲

秋悲 第八齣

(旦淡妝上)

一樹靈椿勢鬱森 枝高生怕曉風侵

春暉欲報何由報 宛轉難爲寸草心

我鄭紫姑是也。纔入榆關。又臨桃渡。我父健將也。鴻功舊著。揚貔虎之威。義子新收。負螟蛉之愛。密爲防範。外言不入。闔來曲達。敬恭。幾諫不忘。將順無如。剛愎性成。深爲可慮。雖俠之一字。近於直義。但刻鵠不成。徒類鷺耳。佳兵不祥。武經有訓。好勇無禮。魯論有言。可不懼哉。(內作雁鳴介)(旦開雁歎介)(坐介)咳。咳。唱

〔南呂〕〔步蟾宮〕北來好是南飛雁。明月夜。弋人何篡。一聲聲。悽唳。白雲端。聽得教人腸斷。

心緒惡劣。亂若絲紛。

〔漁燈兒〕思量著功名事。三箭天山。思量著荒唐夢。一枕邯鄲。思量著報德的千金瀨。灘。思量著報讎的。

漆身吞炭。渾不似莽男兒。又怒髮衝冠。

(下)(老旦彩衣上)

〔前腔〕訴不盡年少事。紅淚闌干。訴不盡遲暮感。紅袖闌珊。訴不盡離別恨。琵琶夜彈。訴不盡良會。讌金樽。檀板。夢青樓。啼鳥聲殘。

奴家自從良後。幸鄭老寵愛。女兒索姑事多。盡禮還算好收場也。(笑下)(副淨上)我鄭天龍。素存大志。遇時不利。昔在遼瀋。頗有勇名。有戰必先。恥居人後。我謀不用。徒步而歸。今日南來。意在圖個安樂窩中。以娛暮年。(小生上見副淨介)爹爹。(副淨)你去請王老伯伯。同到酒家謀一醉。(小生應下)(四雜擁丑黑衫上)(揖副淨介)(回揖介)(合唱)

〔前腔〕說甚的兒童戲寶蓋。雲團說甚的英雄氣寶劍。霜寒說甚的功臣像。凌煙壯觀說甚的真人。運金刀。炎漢我當年也指望。點幾回青瑣。朝班。

(副淨)兄弟們到那酒家去吃一杯。(丑)不如到莫愁湖先吃一杯茶。漉漉吟。腸看看秋景。(副淨)用得。(同行介)(丑)大哥且到湖亭坐一坐。(副淨)好呢。(同入介)(四顧介)(唱)

〔前腔〕你看他湖亭裏。一片欄杆。你看他湖亭外。六代江山。你看他湖亭左。煙波畫船。你看他湖亭右。斜陽驛館。戰秋風。荷菱花殘。

(小生上攜酒具介)請父親同王老伯伯。向亭子裏面吃一杯酒。(同下)(老旦上唱)

〔錦漁燈〕枇杷巷。夢驚秋。秦樓楚館。薔薇洞。暗傷春。淮浦鍾山。

(旦上唱)

〔夜漫漫〕書有縈。縈帶淚彈。但只願孤生。笛竹兩字。報平安。

(旦)母親休歇罷。(老旦)女兒我先睡片刻你再守候片時。俟你父親回家再爲休息。(旦)嘆。(老旦下)

(副淨)今日酒吃得不懂。且回家去。(小生提燈上引導介)(副淨唱)

〔錦上花〕沒來由。誇俠烈。寸心丹。悲老大。兩鬢斑。新息侯。不辭馬革裏尸還。緣底事。和議定。國步艱。羅掘盡。賦稅繁。這哀鴻。飛徧呼庚。呼癸。淚潛潛。(歎介)

咳。咳。鼠竊狗偷。道途荆棘。龍蟠虎踞。陵谷荏苒。只一班兄弟。強作我爲黨魁。看你們行蹤詭秘。不知作何勾留。萬一私設機關。破獲。豈不連累老夫。誤入牢籠。恐難逃脫。爲之奈何。咳。爲之奈何。喚小生介)回家去罷。(小生提燈前導介)(下)(旦執燭上)

(唱)

〔錦中拍〕無奈是。綺窗寮。蓮花漏。殘玉鏡。臺桃花。淚乾情緒亂。難破悶。爐香茗碗。難破寂。酒樽詞卷。甚銀箏。獨彈甚。銅琶。獨彈不出儂心憂。患彈不出儂心慨。歎百種辛酸。千般輾轉。便祭我紫姑。難打如願。

(小生提燈引副淨上扣門介)(旦問介)是誰。(副淨)是我。(旦)來了。(開門介)父親回來了。(副淨)回來了。(副淨目視小生介)你先去睡罷。(小生下)(副淨)我腹飢了。女兒去辦些酒食來。(旦應下捧酒食上置案上介)(副淨假寐介)(旦唱)

〔錦後拍〕喜高堂。這高年懼高堂。這高年怨慕如何敢問天。但依依戀戀。但依依戀戀。怎歲減愁添。夜長夢短。

(呼副淨介)父親醒來酒飯要冷了。(副淨欠伸介)(飲介)(旦唱)

〔醉流霞〕願百歲。駐童顏。老去的廉頗。尚能飯乞取。神仙換骨有金丹。

(副淨吃飯介)(問旦介)女兒近來填詞嗎。(旦)女兒有新樂府一枝。(副淨)好好拍來我聽。(旦唱)

〔北罵玉郎上小樓〕俠烈啊。誠子書曾讀。馬援談何易。披義膽。憑忠肝。倒不如柴門無事。日常關謝塵寰。

俯。仰。都。寬。羊。裘。足。禦。寒。蝸。室。亦。居。安。免。得。蜂。囉。螻。蛄。免。得。蜂。囉。螻。蛄。優。游。泮。渙。署。頭。銜。散。仙。署。頭。銜。散。仙。青。春。暮。歌。衫。舞。扇。清。秋。暮。萸。囊。菊。瓊。學。少。年。風。月。偷。閒。學。少。年。風。月。偷。閒。恁。傍。花。隨。柳。柱。笏。看。山。詩。一。帙。酒。一。瓢。花。一。瓶。茶。一。椀。恁。意。盤。桓。又。書。一。卷。琴。一。牀。憑。消。遣。附。個。姓。名。高。士。傳。

(副淨)高風亮節。世有其人。我鑄金以事。

(內鳴金五下介)(副淨唱)

[尾聲]笑。年。來。浮。家。泛。宅。平。湖。畔。管。領。恁。殘。月。曉。風。楊。柳。岸。無。奈。是。蕭。蕭。一。樹。五。更。寒。

(下)

(旦)愁。深。愁。淺。問。江。流。不。信。湖。名。尚。莫。愁。

喬。木。那。禁。風。力。猛。白。雲。黃。葉。秣。陵。秋。

(持燭下)

陳女士評

蘆花頭白。蘭葉心紅。女子有懷。對天暗泣。情之正也。悲秋一折。倒收下文。

(未完)

彈

詞

告 廣 書 新 局 書 華 國

李定夷著 **鴛湖潮**

定價五角

是書為定夷先生傑作結構純用倒提法一從平鋪直叙之窠臼所
 述名士佳人凡六七八人人人結局各異尤勝前著書中主人雖死復
 生將圓忽鉅出神入鬼一面終極洋洋洒洒七萬餘言盡從空處盤
 旋而轉離排側又無異相對談楚妙事也亦文妙也業已四版銷數
 之廣近日出版界無出其右足以見社會歡迎之意矣

李定夷著 **賈玉怨**

定價六角

是書都十萬言為先生生平得意之作哀感頑艷情文兼至而道意
 新穎布局精工尤為特色自出版後遠近爭購如獲至寶初版再版
 俱不及一月即將全書售罄銷路之速實足驚人說者謂此湖潮已
 極說部之精潔實玉怨則猶有甚焉四版亦在書無多矣

李定夷譯 **紅粉劫**

定價六角

是書都十萬言為美國大文豪司達渥博士原著定夷先生畢業於
 南洋公學兼精楮虛文字以東方之俊才譯西土之傑作事實則推
 陳出新文字則沉酸樸郁尤特色者一洗譯本通病人名地名無暗
 叻略疎之首宜風行四海已出三版也

李定夷著 **茜窗淚影**

定價六角

是書都十二萬言實紀二女郎事一姓何名蕙秋一姓沈名珠俱
 粵人誰結金蘭情同手足蕙秋有兄名長齡以妹之介紹與珠俠訂
 婚長齡有同學王子璋相交彌篤藉以蕙秋許之充復之役長齡子
 璋率兵北伐長齡病於南京蕙秋珠俠聞警北上道過滬濱身陷白
 其蕙秋先遁出至寧編訪長齡等不遇再至蕙秋亦已脫離苦海
 一雙完壁僅遺羊城始知子璋已扶長齡之柩南歸長齡既死何氏
 無兒子璋乃入費瑋俠營不他適仍歸何氏不嫁而蕙秋屬可憐然
 不若倚好完聚終身亦費瑋俠之始願也先生以愜意快心之文
 章傳驚人眼目之事實讀者無不拍案叫絕也

李定夷著 **湘娥淚**

定價三角

是書所載雖不盡三萬言而情節行寫俱係字酌句斟事實皆慘文
 筆哀婉一字一血一句一淚洵可歌可泣之名著亦僅有僅見之奇
 文也

定夷叢刊初集

定價六角

定夷善作小說斷線零執俱是名著茲特為叢刊一書初集凡分四
 卷第一短篇小說卷二長篇筆記卷三短篇筆記卷四雜著全書凡
 十萬言記述新穎趣味濃厚亦香亦豔亦莊亦諧以生花之妙筆集
 著作之大成是足為劉記小說放一異彩也



彈

詞



芙蓉淚彈詞

(續)

(醒)

第二十四回 愁歎

再說那鮑家的房屋自從絕賣與鄒老虎後雖是照例售主可住半年尚不妨緩緩遷讓無如那老鄒用心險狠爲富不仁因爲業產未交無從管運竟把應找的一千餘元扣留不付並且時時到來催逼說什麼有許多破損亟待重修有幾處式樣還須改動每每不上幾天總帶些匠人入戶穿房指授方法好像立刻就要鳩工的模樣看官你想叫他們能忍受這般吵鬧住得下去麼鮑夫人當著這時心裏十分惱恨但是主權既已移轉又不好出來攔阻忙和雲姐商榷道我們延挨在此間被鄒姓常常催促實是狠沒趣味據我看來倒不如早日移居可把那餘款收清存放在別處生息預算起來那時另租一所住屋若是賃價便宜每月將息銀開銷當用不了一來得免受滋擾二來省下幾塊錢可做別項的使用媳婦你道我的意思可行得麼雲小姐對於家政有了婆婆上前向來是不肯專主的當下聽鮑夫人這樣說

他自然沒有獨表異見的道理。便即順口贊成了幾句。（唱）這叫做事到其間沒奈何。祇好遵從姑語。一由佗。况那舊居已屬鄰家產。就使戀戀於斯也日不多。可嘆的人自遷喬。鶯有喜。我家是入於幽谷。要下高柯。恐他年卓錫無地貧逾甚。補屋牽蘿怎樣過。（白）雲姐一面自己發生感慨。一面仍婉言的回答鮑夫人。道：婆婆的籌畫是狠不錯的本來是早些遷徙。反爲得計呢。鮑夫人聽了媳婦與他同意。過了幾天。便交代兒子到一處靜落些的地方去租定一所宅子。那時還是初夏時光。離著應該遷讓的日期。尙有三個月。光景。鮑郎就請介紹人向那老虎算清售屋的價值。拼擋一番。將全家搬移出。去進了新屋。雲姐一看那所住宅。（唱）祇有尋常屋幾椽。中堂淺隘似舟船。窗門樸素無雕飾。油漆爛爛色不鮮。臥室兩間分左右。後櫺須備僕人眠。簷低入夜難延月。竈近逢炊莫避煙。小院庭纔數武。宛如坐井仰觀天。東廂緊對西廂牖。樞檻苔生蝸暈緣。壁粉牆塹多剝落。當階隙地畫亂磚填。宅邊便與荒街接。舍後還同溷廁連。眞眞是新舊何堪相比較。規模大不類從前。如斯狹陋。殊羞顏面。不覺得深恨。郎君鸞故塵。（白）原來鮑郎租定的房屋。單祇平屋三間。廂披兩個。後面另有一間。乃是築竈積薪之所。萬不能當作別用的居室。無多院子。又小。雲姐看了。那有不堪他逼窄。况且從舊宅內剛剛遷出。那許多家具。一時都無處安放。沒奈何。祇得檢出些上等物件。和那紅木桌椅。一同送到姚部郎家去存擱。僅把必不可少的器具。留著應用。好容易幫同他婆婆佈置了幾天。方才勉強可住。鮑夫人想到兒子不爭氣。已弄得貨去祖產。若不趕快節省起來。日後不知要苦到怎樣地步。連忙開發了幾個傭僕。祇留執轡的老嫗和雲姐帶去的梅芳。藉供使令。可憐一家高堂大廈的。

人家頃刻間降作低門小戶。雲姐過到這種日子，更是胸懷抑鬱，喪難堪。一天一天的如坐愁城，雙眉不展。梅芳見小姐悶悶不歡，時常用些語言來相勸慰。爭奈雲姐是（唱）概念生平意倍傷。如何天不福紅妝。由來巧拙多顛倒。那誤我姻緣總屬上蒼。因此上嫁得夫君無志氣。又兼品行近荒唐。不知辛苦把錢財趁。不曉精勤把學問商。不念箕裘將業紹。不求青紫博名揚。可恨他一燈相對耽沈嗜。慣吸洋烟誇海外香。可恨他四友三朋欣聚賭。樛菑劇戰屢開場。直弄得家資虛耗。嗟餅罄。負債纍纍沒法償。莫展良籌便趨下策。致使那祖宗基產保難長。田廬遽入他人手。拋却雕廊並畫堂。到今朝華屋不居居陋室。這賃椽容膝有甚輝光。可憐儂童時好個璇閨秀。當日間咏絮才高枉自強。可憐儂誕生本是名門女。到後來茅舍光陰怎耐將。這時候縱非水盡山窮日。看將去樂少愁多。要况味嘗。思後想前難自解。每不禁香腮濕。暈淚汪汪。（白）雲姐想到其間，不由得不苦上心頭。自怨自恨，整日價長吁短嘆，絕少歡容。有時背著人和梅芳閒談，溯及數年前在母家時的情景，何等舒適，何等風光。每每才講了幾句話，便心中一陣酸楚，撲簌撲簌的流下淚來。惹得梅芳亦陪著飲涕。有時眼看鮑郎橫著榻上，握住煙槍，呼呼的吸個不了。直把阿芙蓉當作性命一般。不管家內有錢沒錢，他總是要儘量的消耗。那怕典衣飾，鬻器具去換那黑糧，也是萬分願意的。雲姐旁觀默忖，越覺憂心如疢，氣憤難言。欲待用些規勸，知道丈夫戀嗜已深，昏迷不悟。憑你如何開導，無非似過耳。狂風片言不入。况且他婆婆是個溺愛不明的人，倘然言語齟齬，和丈夫鬧了口角，他不說兒子不長進，倒憎著媳婦多事，還不如聽其自然，忍耐過去的好。所以除了自己愁煩，實在沒有別種補救的。

方。法。祇。有。暗。暗。耽。憂。常。常。掩。泣。就。是。有。明。生。那。孩。兒。抱。弄。在。懷。仍。添。不。上。什。麼。興。味。(唱)這。正。是。苦。恨。郎。君。識。不。聰。沉。迷。煙。嗜。太。昏。蒙。那。黃。金。虛。擲。知。多。少。景。况。難。支。日。困。窮。賃。舍。已。居。窮。巷。宅。迎。賓。又。乏。應。門。僮。飾。妝。簪。珥。看。旋。缺。在。笥。裳。衣。質。欲。空。故。而。但。有。愁。懷。無。樂。趣。胸。襟。不。與。去。年。同。縱。然。生。子。堪。娛。悅。終。覺。得。遭。遇。多。艱。未。愜。衷。(白)看。官。大。凡。做。父。母。的。遇。著。不。快。意。的。時。光。看。了。小。兒。女。們。吵。吵。鬧。鬧。更。是。厭。煩。何。况。雲。姐。的。境。地。真。較。之。未。嫁。時。判。若。霄。壤。難。道。有。了。個。才。離。襁。褓。的。嬰。兒。便。可。解。得。去。百。般。憂。悶。麼。無。怪。他。(唱)惆。悵。姻。緣。常。隱。嘆。感。懷。身。世。總。多。愁。(白)要。知。雲。岫。小。姐。此。後。情。形。容。在。下。消。停。片。時。再。行。縷。叙。

(未完)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是 書 一 名
 春 在 堂
 隨 筆
 俞 曲 園
 太 史 所 著 先
 生 爲 清 代 名
 人 婦 孺 咸 知 此
 書 風 行 已 久 實
 新 奇 敘 述 簡
 全 書 凡 分
 卷 末 附 小 浮
 梅 閒 話 一 卷
 聲 價 之 高 內 容 之 美 雖

俞 曲 園 隨 筆

此 紀 文 選 之 閱 微 草 堂
 雜 記 袁 子 才 太 史 之 子
 不 語 無 以 過 之 茲 經
 本 局 精 製 石 印 校 讎
 既 精 裝 飾 又 美 全
 書 四 册 外 加 布 套
 並 可 久 藏 愛 讀
 先 記 諸 君 當 必
 先 視 爲 快
 也 每 連 部
 定 價
 大 洋 四 角

江 山 潤 辣 女 兒

定 價 三 角 五 分

偵 探 小 說 夥 矣 汗 牛 充 棟 佳 構 鮮 是 濟 江 山 潤 先 生 所
 譯 敘 英 國 一 女 郎 與 某 生 愛 情 纏 綿 欲 與 結 婚 而 生 難 之
 女 郎 乃 出 下 策 手 刃 老 父 而 囚 獄 上 訴 以 生 名 逼 生 借 通
 生 卒 不 可 後 經 偵 探 種 種 運 籌 果 獲 主 犯 情 節 離 奇 文 筆
 雅 潔 佐 以 定 夷 先 生 之 府 批 細 評 述 綱 領 意 味 盎 然 誠
 偵 探 小 說 中 不 可 多 得 之 佳 著 也

李 定 夷 國 越 史

定 價 四 角

是 編 爲 李 定 夷 先 生 所 輯 備 紀 自 國 成 立 以 來 上 自 政 府
 下 至 市 廳 各 種 風 趣 之 事 讀 之 可 以 噴 飯 可 以 拍 案 第 一
 輯 共 分 六 類 (一) 警 星 集 (二) 選 老 傳 (三) 官 場 瑣 話
 (四) 試 院 現 形 (五) 富 貴 觀 詠 (六) 社 會 怪 談 每 類 多 數
 拾 種 材 料 精 美 事 實 誠 實 近 來 坊 間 所 出 講 笑 之 本 不 涉
 於 淫 瀆 則 近 於 揶 揄 此 編 獨 力 奮 前 弊 無 一 言 流 於 穢 褻
 無 一 節 不 求 真 實 卷 首 更 有 滑 稽 名 畫 四 幅 閱 卷 一 視 俟
 可 令 人 捧 腹 也

名 人 閒 中 話

上 下 二 冊 定 價 六 角

書 載 中 外 名 人 軼 事 勝 景 豔 跡 其 他 野 史 所 未 見 共 五 百
 餘 則 歐 美 衛 生 法 云 一 日 問 大 笑 數 次 身 必 康 寧 舟 車 往
 還 每 苦 煩 雜 觀 乎 是 書 樂 境 自 生 不 特 能 展 見 聞 抑 且 有
 益 衛 生 也



遊戲文章

●梅處士傳

(穎川秋水)

處士梅其姓。英其名字曰鞏。春商王武丁時先世有佐之調鼎。鼎者遂以功封之於梅。後嗣即以國為氏。如梅伯其著者也。漢時有名福字子真者為九江人以鄰近大庾嶺山色清幽酷愛之時往遊焉。後忽變姓名為吳門市卒而穩移其妻孥於鄧尉山中蓋處士之先祖也。後數傳乃誕處士初母夫人夜夢仙人萼綠華抱一清俊童子置之懷中及醒異之至明春正月而處士生幼即清癯拔俗品格高尚其鄰舍有陶家子李家子者與處士同年生亞於處士二三月丰姿韶秀姣好如女子悉以兄事處士願與為友處士則夷然不屑父詫而問之處士笑曰彼輩凡庸兒如得志直與儻視之耳少好讀書目十行下嘗誦史記至陳平世家見分肉事歎曰大丈夫當具調羹手段而陳孺子獨以切肉為能事直屠夫耳真蠹材也後聞唐宋廣平雖具鐵石心腸而賦才清麗宋王沂公有安排狀元宰相之志始首肯曰若兩公者庶不

貧所學也。平生雅慕諸葛臥龍之爲人。因自號曰梅龍。然處士居巖穴久。世人知之者極少。故終其身隱居鄧尉。不出窮愁著書最長於周易。嘗言易稱復其見天地之心。而翁森四時讀書樂亦有數點。梅花天地心之語。遂與邵康節同著梅花易數數卷。中外初交通。奧大利相國梅特涅。即聞其名。以爲與彼族必有關係也。特遣使者由俄領早道梅而甫地方。具安車來聘。處士辭焉。曰。吾雖材同樗櫟。未得志於中國。爲廊廟作棟梁。亦不願作王景略轉輔他族也。雖再三請之。竟不允。世愈高其節。嘗與隱君子林和靖相友。善和靖居於西湖之孤山。距鄧尉約數百里。嘗冒雪訪之。見其獨處無聊。乃妻以幼妹。世所謂梅妻者是也。後詩人高季迪慕其賢。遂作詩數首以贈之。而處士之清名益著。

諧史氏曰。子輿氏有言。伯夷聖之清者也。聞其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若處士者。其流亞歟。即以清癯拔俗品格高尚論之。其於依草附木。鬪麗爭妍者。未可以同年語也。鄧尉在望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矣。

●送窮神文

(穎川秋水)

秋水居士橐筆生涯。貧無立錐。歲除之際。更宿糧告罄。寒衣盡典。於是子啼飢。女號寒。婦歎於室。作世俗語以誚居士曰。嗟乎。子何謀生之拙也。夫自吾入子家。見子之親戚故舊。亦甚夥矣。彼經濟才具優勝於子者。姑不必論。卽不及子者。亦皆饜梁肉而衣狐貉。乘堅策肥。烜赫不可一世。惟子則吮秃筆。持爛墨。鑽研故紙堆中。襤褸其躬。藜藿其腹。并不能爲妻孥謀安樂。將若之何。居士慚。一時無以應。既而乃謬應之曰。意者吾窮神未送。而財神未接歟。婦因迷信神權者。聞居士言。躍然而起曰。然趨爲吾送窮神。乃卽於除夕。具香燭紙馬。延窮神於上座。三鞠躬而告之曰。古稱聰明正直之謂神。公旣神矣。奈何不就高明之

家一瞰其室。享酒醴。牲牢以鼓公之便便。大腹且其家中子。若弟又復好作狎邪。徵逐酒食。日求公以相親。而公反不往。惟予是親。何其所見之與人殊耶。蓋予居此窮鄉僻壤。固經所謂無告之窮民。諺所謂窮人窮馬也。窮年兀兀。著書以據我窮。愁寒而窮。無短褐。饑而窮。不能具饘粥。窮居終日以窮。研舊道德與新學術。適成其爲窮措大之事業而已。值此山窮水盡之際。往往窮思極想。私冀財神之憐我。阨窮而降此窮巷久矣。乃彼則鄙吾窮而不願來。公則戀吾窮而不肯去。聰明正直其謂之何。吾今非有意怨懟公第窮吾之智力以窺究公之居心。謂非昏瞶糊塗若古之混沌窮奇不可得也。自今以往。請與公絕窮髮之北。有窮國焉。聞神之窮居。猶無恙也。願公速歸家室之樂。固無窮也。窮神聞言仰天掀髯而大笑曰。甚矣子之窮形極相也。吾初尙以固窮之君子望子。今聆此窮極無聊之語。幾疑子爲窮斯濫之小人矣。吾聞之星家言。如以命宮逆推。能知財帛宮之所在。相家則以鼻端爲財帛宮。凡人畢世窮通。悉繫於此二者。今子命窮相亦窮。不法馬伏波之窮。當益堅。而日誦太史公之窮。則呼天以窮。治學問之身。竟常灑窮途之淚。妄冀窮兒之暴富。子之心術。誠不可以窮詰矣。吾昔以子境遇。雖窮而學尙未窮。以爲必志同道合。可以處貧賤而共困。阨故隨子左右者數十年。如一日。形影不離。無分爾我也。今聞命矣。吾當亟去。母爲子妻孥所厭。惡然吾縱莫來。子如命何。重重磨蝎爲子崇者良多。非獨予一人也。願吾子努其力。堅其志。從事著述文章之事。蓋本窮而後工。予雖不才。惟此亦略可爲子助。居士聞言。知窮神猶戀戀有故人情。非若勢利之交。一言不合。掉頭不顧。反顏若不相識也。乃進而揖之曰。請公少安。毋躁。語曰。文章有神交有道。正今日公與予之謂矣。既如是。願公常留予當時時。承神之教誨焉。神竟許諾。遂不果送。

●接財神文

(穎川秋水)

四

居士既入。卽以窮神所語。詳述於細君。細君啞然笑曰。子誠書癡。不悟爲窮神所給。耶亟出。下逐客令。毋永爲彼所窘。居士躊躇曰。業已許其居此矣。奈何。復辭。細君曰。吾聞之。諺云。有錢使得鬼。推磨錢神之勢。可役羣鬼。何有於區區一窮鬼哉。子不如姑乞援於財神。以試之。藉金銀之寶氣。壓迫寒酸。以妾計之。其走且僵也必矣。居士笑而諾之。遂援世俗之慣例。於夏時正月四日之夜。悉索敝賦。猶嫌未足。復掘搗破舊典之長生庫。中以備祀神之牲帛酒果。雖較之富貴之家。奢華麗萬不及一。自謂應有盡有。已竭王孫賈媚竈之誠。移之以媚財神。神必降鑿憐。吾貧而錫之福矣。爵旣初獻。隱隱聞神在上座。招居士而言曰。主人其來前。子非自命爲讀書之士乎。何不達世故。一至於此。夫予承天帝之命。雖職掌世界之財貨。然高處神霄玉府。去此人間。實不知其幾千萬里也。而每歲值陰歷之此日。則千門萬戶。具冠裳。設香案。肴饌。羅列燈燭。輝煌成泥。首於吾座前。禮節較祀祖宗及他神祇爲虔。其主人則囁嚅而私祝曰。乞神佑。予獲賄賂百萬。予將爲神新廟。貌其妻妾。亦忸怩而暗禱曰。願神相予。積小貨千。百儂將爲神具。供獻而店肆之夥友。復以盜竊。侵漁。切切。請豪家之俊僕。更以門包節敬。暗暗相求。屈指而數之。大約以不義之財。作希望者。十居七八。子爲我思之。予忝列神明。願以此輩齷齪卑鄙之詞。汚我耳耶。此予去歲因守財童子。猶有童心。請作遊戲。人間之舉。命其乘便調查。而得之者。予初不敢信。故今日親率招財利市。下降。糜糈。詳細訪查。計歷十有餘家。言果非僞。卽如吾子。以讀書之士。亦未能免俗。隨波逐流。故順道戾。此以解子之惑。夫富貴在天。見諸古訓。故財之爲物也。聽其自然。未必不來。勞精疲神以求之。未必可得。而

子猶抱世俗之見。向予作無謂之請求。其惑也。爲何如。且子亦太不自諒矣。卽以求橫財論。彼世之得橫財者。例須具得橫財之骨格。必也尖其首。以善鑽營。而相子之顛。則太圓寸。其顛以受唾罵。而相子之面。則勿厚利。其口薄其舌。以善吹牛。而子之舌。則愚遲鈍。長其腕。敏其手。以求拍馬。而子之掌。更嫌蠱魯。其他種種。若笑之宜諂也。肩之宜脅也。色之宜媚也。足之宜捷也。并宜曲背呼腰。低聲下氣。以受人之呵叱。笑罵。以求橫財之必得。而子皆謹謝不敏。是則橫財雖在目前。子亦無術以取之。子休矣。請姑賁字。以爲飯綴。文以爲衣樂爾。妻孥優游歲月。以作安貧之君子可也。言畢。逕出追而送之。但見五色彩雲擁護其身。冉冉升天而去。嘆息入室。見窮神立於東南隅。彼此遂相視而笑。莫逆於心。乃訂爲患難交云。

●戲擬楊貴妃遺李太白書

(東園)

寡小君玉環初爲王邸夫人。繼作唐宮妃子。始知天上迥異人間。嘗聞賀監之褒。嘉永王之契。迨至黑蠻進表。遂令丹鳳銜書。謫仙本屬奇才。應制適逢盛會。玉環於此始見先生之面。獨醜醉客之顏。天假之緣。帝加以寵。濡滿頭之墨。啜御手之羹。一言而九鼎安。片紙而四邊靜。是時也。先生方將歲時獻納。朝夕論思。歌詠昇平。揄揚郅治。夜侍奏綠章之冊。春寒賜紅錦之袍。朝廷有人。疆場無事。制誥顯光。綸綍詩書。默化干戈。既能弭外侮於前。自必靖內訌於後。豬龍變。遏何患。寇氣鸚鵡。懺消奚驚。噩夢倫。早任郭子儀爲福。將青眼特加。何至有陳元禮挾亂軍。紅顏先殞。高閣不如狗監。誰毀誰譽。長門遠勝。馬嵬一生一死。興言及此。感慨係之。貴妃如我不因捧硯爲羞。力士何人反以脫靴爲辱。詩誣飛燕。譏直樊蠅。致令雅調三章。視若謗書。一紙小人。可畏賢士。無名騎華陰道上之驢。但見才人落拓。舞勤政樓前之馬。徒聞部長

豪。華。然。而。夜。郎。雖。閉。骨。銜。冤。明。哲。仍。保。身。免。禍。玉。環。復。於。此。撫。今。感。昔。惜。別。傷。離。讀。白。傅。之。詩。綿。綿。此。恨。
 憶。黃。門。之。彥。渺。渺。余。懷。坐。昧。先。幾。滋。生。後。悔。金。藏。訶。子。未。能。代。償。酒。債。之。尋。常。錢。誤。洗。兒。未。能。補。助。斧。資。
 之。卅。萬。紅。塵。一。騎。無。從。分。贈。荔。支。碧。海。雙。魚。無。自。迅。通。竹。報。悔。猶。兒。以。亂。局。情。戀。琵琶。誓。牛。女。以。致。詞。盟。
 寒。鈿。鈿。鸞。掖。之。宮。人。已。老。鴻。都。之。道。士。已。亡。捉。月。譌。傳。望。風。懷。想。江。東。日。暮。渭。北。春。深。魂。來。而。關。塞。楓。青。
 仙。去。而。瀛。洲。草。綠。煩。代。訪。同。寅。摩。詰。霓。裳。訂。三。疊。之。圖。尤。期。遇。知。已。汾。陽。露。布。告。兩。京。之。捷。不。堪。回。首。城。
 闕。煙。塵。枉。自。斷。腸。巫。山。雲。雨。沈。香。亭。圯。無。可。倚。之。闌。干。羣。玉。山。崩。剩。可。憐。之。妝。飾。家。國。之。感。身。世。之。悲。面。
 赧。芙。蓉。眉。愁。楊。柳。長。安。日。遠。棧。道。風。蕭。羅。襪。生。塵。翠。鈿。委。地。恨。人。秦。隴。遷。客。長。沙。紅。羊。餘。劫。後。之。灰。金。戈。
 榛。莽。黃。鶴。慘。樓。邊。之。曲。玉。笛。梅。花。回。頭。下。望。人。實。煙。花。三。月。息。影。久。依。仙。苑。雲。樹。九。天。蓬。萊。宮。裏。之。恩。榮。
 花。萼。樓。中。之。歡。會。三。國。夫。人。之。寵。幸。千。秋。令。節。之。鋪。張。蛾。眉。宛。轉。之。情。形。馬。首。踟。躕。之。景。况。梨。園。弟。子。弗。
 能。播。入。管。絃。椒。寢。嬋。娟。何。解。描。摹。粉。黛。著。太。眞。實。錄。除。非。紫。薇。舍。人。輯。天。寶。遺。聞。必。待。青。蓮。學。士。今。特。使。
 憑。青。鳥。信。腰。赤。鱗。偷。騎。鯨。惠。然。肯。來。當。倚。馬。靜。以。相。待。萬。言。日。試。兩。造。雪。冤。敬。賚。白。璧。十。雙。黃。金。萬。兩。俾。
 助。提。壺。之。費。用。為。潤。筆。之。資。臨。穎。神。馳。不。勝。翹。企。悚。惶。之。至。

●新瓢城令德政碑文

(東 園)

碎。碎。蟻。沙。有。丁。令。鶴。沈。沈。獅。井。多。子。陽。蛙。有。新。瓢。城。令。者。貪。泉。良。吏。孽。海。神。君。匏。繫。一。官。花。封。百。里。賂。處。
 公。之。壁。選。劉。籠。之。錢。衆。口。鑠。金。寸。心。盟。水。大。盜。可。容。梗。化。小。民。無。礙。株。連。罌。粟。栽。誣。烟。苗。反。坐。陳。家。忘。八。
 曳。尾。龜。兒。張。宅。樂。三。野。心。狼。子。與。臺。原。馬。面。拍。馬。術。工。皂。隸。亦。牛。頭。吹。牛。技。巧。同。楊。國。忠。之。善。惡。亂。漆。園。

吏之是非黑白混淆蒼黃紛擾猛如火亦號惠人冤自覆盆動稱明府得百金之賂寬三尺之條癖癩煙霞允作芙蓉城主膏肓風月無慚樵李鄉賢蝗蝻霑煦之仁不聞撲滅鴻雁哀嗷之慘不外生成上峯恃有竹林窮巷漸多荆棘苞苴萬物草莽羣生任怨任勞蠹役引爲心腹使貪使詐虎威假以爪牙南山之石巖巖具瞻師尹東海之波混混載溺宰官含冤負屈之善良慕羶若蟻遇刼被災之愚賊戴重皆熬風憩棠甘鞠我感金錢之遺愛雨零瓜苦芸人盡斨斧之餘生鹽漬孫丞早讓後來之雋街坊陸相敢居前代之賢奪天工怕天有眼括地略捲地不毛馬援之革孰裹尸莫問壺頭失利羊祐之碑誰墮似曾覘首懷恩循吏有書名宦之祠可入黨人沒字安民之石可刊

●戲擬太監致女官書

(頌予)

恭惟璇闈價重金闕名高位等昭容才超道韞魚微得水君臣之際會方新龍羨騰雲巾幗之遭逢不偶果是文章命達學駕東瀛行將姓氏班聯恩承南內女權發達從茲遠勝鬚眉官運亨通到此誰輕粉黛攀龍鱗附鳳翼信乎千載一時步黃閣辭綠窗勝彼三徵九聘天有階可升也人本超羣風能御而行乎仙真有侶此固心能捧日良辰則榮賜出身氣足凌雲多士則羣推捷足者也宦等命爲奴僕身伴君王聞宮嬪笑語之和頗堪破寂領國母絲綸之旨大可行權喜動天顏近臣知而獨早偶參國政衆寮附而爭先榮莫加焉樂之至矣不謂帝邦復造官制紛更吾儕無插足之階衣食住同時而失婦人有出頭之地祿位名如願以償豈陰盛而陽衰抑優勝而劣敗是以雖殫百慮莫剖根源欲籌萬全須商善策女官晚年無子中道喪夫淒涼對玉鏡之臺誰是畫眉京兆冷落臥金絲之帳嚀爲入夢襄王宦等幼處官刑

質同石。女夙未。俛紅倚綠。頗諧着意。知心非鐵面之無情。憫紅顏之薄命。惟冀名譽。夫婦仰荷。贊成庶教。和樂瑟琴。學成親愛。使君本無婦。何來獅吼之聲。文君未有夫。願鼓風求之曲。不必水邊盟訂。梳子心同。祇求石畔情通。藕絲緣。結成就一家眷屬。應符合鏡之占。飽餐四盞珍羞。免作吹簫之乞。此恩此德。何日或忘。相從相違。卽時賜覆。太監謹上。

戲擬女官覆太監書

(頌予)

竊聞滄海桑田。不能歷春秋而弗變。冬寒夏暑。大率隨節氣爲轉移。是故盛者盛衰者衰。未必一成不易。爾爲爾我爲我。無非兩造循環。此固勢有必至。理有固然者也。今者推倒共和。贊成帝制。一時職司宮禁。弊革闡臣。以男宦所施爲改女官。爲典守體不須乎。割勢身何患乎。腐刑守坤體。而作乾剛。殊覺天造地設。喪先夫而無後嗣。兼爲寡婦。獨人私家。無內顧之憂。公室少外疏之患。此地如樓臺近水。斯功若日月經天。是誠女權發達。所由來積弊。取消不可復也。乃來函謂爲金門筦領。已越千年。玉闕往來。並無二致。忽下改絃之令。致無啖飯之場。是使猗頓。陡降爲乞人。趙孟。遽變爲皂隸。苦不堪言。憂何能已。旁觀且憫。當局可知。獨怪鹵莽發言。敢要求作名譽。夫婦何如。揣摩合體。或承認爲義務。娘兒庶幾相生。無相剋之虞。盡孝與盡慈。並美問安。視膳兒母。忽之餬口。章身母獨任也。爾等如能愜意。各無異詞。朱壽昌之尋親。豈非天祐。安祿山之認母。可作師資。舉凡黃耆高年。青春壯歲。胥貴服勞於膝下。不容抗禮於目前。否則倒行逆施。磨諸門牆之外。忘恩負義。出乎名教之中。小則家法難逃。大則王章不宥。是非可否。立決以聞。慎母任意之爲。致貽噬臍之悔。女官謹覆。

滑稽新語

●妙對

從來吟詩作對。字意工穩者雖多。其能引人失笑者。實不可多得。相傳有后稷對王瓜之說。意雖牽強。字面頗稱工穩。令人發噱。近又有某士人。以脚划船三字求對。余友包君。即脫口應之曰。豆扳醬何如。士人不解。以為划船什物。豆醬食物。似欠愜當。友笑曰。君既以脚划船。安知我不能以頭扳漿。君願以脚代手。難道不許我以頭代手麼。

(寄恨)

●雌魚效顰

本埠販鮮魚者。屢以洋紅粉塗魚兩腮。陳諸市肆。以表示其魚之鮮。一日有人至市購魚。販者示以腮。索重價焉。其人諦視良久。繼而大笑。販者問何故。其人答曰。我笑此魚原是雌物。非雄魚也。販者更不解。以為魚乃食品。何分雌雄。其人復笑曰。若果不是雌魚。何以也。學此醜婦效顰。厚塗桃紅粉於兩腮間耶。

(寄恨)

●誰教汝作牛馬

現下時局日儉。人貧世富。衣食而外。尤多糜費。即如香烟一項。非特利權外溢。抑且有得衛生。吾鄉齋翁某。與人交際。事事刻薄。錙銖必較。無如其子年甫成童。一切舉動。頗不肖。乃父所為。背地尤喜吸香烟。一日口含紙捲。正在猛吸。適被其父撞見。責之曰。汝年尚幼。血氣未定。香烟之物。能阻人血脈之流行。恐非

(寄恨)

生長之道。况其價現更日昂貴者耶。汝此後其戒吸之。詎知其子竟別具肺腸。聞言忽大喜。曰誠如父言。兒此後還要多吸幾支。某驚問。何解。兒答曰。香烟既能阻人生長。將來兒出去看戲。乘車。以及裁衣。購帽。均可給以半價。落得便宜。一生勝如刻薄成家。令人唾罵也。齋翁聞言默然。無以對。

●宛煞中郎

(寄恨)

一人喜學隸。雖漢唐諸體。無不臨摹盡善。一日其友戲語之曰。君諸體咸備。可惜龜體未曾學到。未免一大缺憾。其人笑問曰。余學隸多年。從未聞有龜體者。請道其詳。莫非以中郎有女出嫁。胡兒故邕。遂蒙此雅號歟。友曰。蔡邕誠然。但君豈未讀論語乎。論語朱注。曾有蔡大龜也之句。則蔡體之爲龜體。證據固至。爲確鑿也。

●庸醫出醜

(寄恨)

庸醫某。生涯鼎盛。雖殺人如草。其踵門求治者。亦不稍減。一日其掛號先生。亦略染微恙。恐某知而爲之醫。乃勉強作無病狀。依舊爲之掛號。及至寒熱大作。萬不能支持。於是向某長跪不起。醫知其病而慰之曰。汝病我醫。固分內事也。何下此大禮。爲掛號者曰。某不是。請先生醫。求先生不我醫耳。蓋先生不醫某病。或可以不死。否則一經先生之手。某今生豈尙有生理耶。

●硬牽學政作張遼

(寄恨)

吾國紳富之家。其子弟多不思上進。所謂世祿之家。鮮克有禮也。前清時某生者。家道殷實。日嗜閒蕩。雖曾延師課讀。而驕生慣養。毫無寸進。每屆文試。聞宗師按臨之日。即某生萬分畏怯之時。某妻雖屢勸其

學無非過耳狂風而已。一日妻抱子溺。子不肯撒。妻忽異想天開。謂其子曰。兒莫放刁。學台大人按臨在。即矣。生笑問曰。卿以學台嚇兒子。豈學台亦如本草中之車前木通。善利小便乎。妻曰。非也。妾每見君一聞學台到來。便嚇得屁滾尿流。想學台必奇形怪狀。君年如許。尚且怕他。我故借以嚇小孩之溺也。

畫謔

(寄恨)

有人於舊歷端午日。求畫師畫鍾馗像。畫師誤畫一道人模樣。其人問曰。余聞鍾馗黑臉虬髯圓睛。怪眼手持青鋒脚踏怪靴。所以鬼纔怕他。今是畫像。貌忠厚。懸諸中堂。恐無用處。畫師答曰。某之全神正貫注。於是像。豈君所能知者。試觀現在的人物。外貌雖然忠厚。其做出事來。最狠最毒。比鍾進士着實要凶殘。幾分可知。貌慈心狠者。非特鬼物。全然懼他。雖正人君子。或亦恐被其陰侮也。

此之謂不拘小節

(寄恨)

一孝子父喪未滿。竟蓋紅呢被。有人責之曰。紅豔色也。汝居父喪。如何用得。其人答曰。如足下言。以居喪。蓋紅呢被。便不算孝。難道蓋素被的人。個個都是孝子麼。

餃兒

(乙乙)

杭人呼勢曰交兒。有紹人初至杭。往茶肆啜茗。腹餒擬購水餃子。充飢。聞人言杭州方言物之名詞。必殿以兒字。因大呼堂倌。拿一客餃兒來。衆為之鬨堂。

還小

(乙乙)

湖州方言。不要為小。一日有湖人某甲。至羊市街某魚鯊舖門首閒眺。舖夥誤以為買鯊也。問先生其買

鯨乎。湖人曰：小店夥曰大者，裏面儘有因出較大之鯨數，并示湖人。湖人搖首曰：小店夥因命學徒至內棧選最大者出曰：此鯨何如？湖人仍描首曰：小店夥作色曰：如此還小，你倒底要怎樣大的呢？

● 狂士參禪

(乙 乙)

某狂士喜弄和尚。一日往某寺訪住持僧曰：小生願與大師參三昧禪。請大師登法座。僧唯唯入座曰：居士眉端奕奕，定卜萬里鵬搏。狂士曰：和尚頭上光光只少一隻龜眼。時有數小沙彌在旁，見狂士發言無狀，竊竊私語。僧即曰：俗眼不識貴人，庸奴無禮。狂士曰：和尚強奸徒弟，佛法難容。適有檀越來放瑜珈焰口者，僧即曰：善人放焰口，新鬼來，故鬼亦來。狂士曰：和尚吃饅頭葷的好，素的不好。俄而班頭鳴鐘集衆。僧曰：鯨鐘敲起，喚大衆一齊念經。狂士曰：虎子擎來，請和尚權時入甕。蓋是時狂士方欲小遺，喚取溺器也。俄而供茗果，鳴饒鈸，嘈嘈雜雜。僧曰：檀越獻果，一雙貴手好齊拾。狂士曰：和尚搖鈴三個，光頭皆不定。俄而道場圓滿，衆將分散。僧曰：善哉善哉，衆生幾時皈淨土。狂士曰：請了，請了，和尚今夜入洞房。僧曰：咄。居士母戲言，觀音柳插在淨瓶中，幾會輕灑。狂士曰：唉，和尚莫裝假金剛杵，挺出窮袴外，委實難熬。僧又問何爲人中景，曰：蓮花暗結同心子，貝葉儵藏秘戲圖。何爲景中人，曰：叩戶還須防犬吠，吞針何必學鳩摩。何爲色即空，曰：一杵曉鐘驚綺夢，二分春色到禪床。何謂空即色，曰：天女散花隨處著，維摩善病總因愁。僧見其詞鋒迅發，愈出愈奇，托故而遁。

劇



史



劇史

同光梨園記略

哀梨老人著

自序

鄙人自咸豐十年庚申春避匪亂由魏塘來滬。至甲辰四十有五年矣。京班初來在同治五年丙寅。所叻人羅逸卿創開滿庭芳。自後續開者實繁有徒。始與崑徽二班爭勝。大有喧賓奪主之勢。繼而愈來愈衆。長江數千里。上至漢口。內及蘇杭。遠去閩粵。甚至湖南之常德郡。亦有京班足蹟。僉以上海爲根本。崑弋幾成廣陵散。惟此數十年中。彼梨園中人。怪怪奇奇。無所不有。以楊月樓高彩雲霍春祥三案爲主腦。鄙人皆所目擊。纖悉無遺。久恐湮沒。爲仿紀事本末體裁。彙集成書。名同光梨園紀略。僅就上海之事。據事直書。無偏無倚。喜我怒我。則非我所知也。至光緒三十年爲止。以後再著續集。時光緒三十年歲在甲辰夏五月端陽節哀梨老人自序於申北曲江里之麗雲樓

●羅逸卿開滿庭芳

咸豐十年庚申。江南大營全軍譁潰。張忠武公國樞退守丹陽。在東門外小木橋殉節。長城頓失。莫挽狂瀾。蘇杭相繼淪陷。人民避亂逃生。以上海爲泰西各國通商口岸。匪不敢犯。李秀成自恃人衆。遂用全力

壓境勢不可當。西人用開花礮。懸諸浦江兵輪桅巔。轟七堡賊營。李幾被中。曳兵而遁。從此不敢侵犯。故江浙紳富至庶民。僉以上海爲桃源。遷而居之。同治三年。金陵克復。仍爲清平世界。滬北十里洋場中外。巨商蒼萃於此。女閩三百。悉在租界。間有女班。唱皆徽調。行頭既欠。鮮明衣料。半多呢布。姑蘇承平時。向有武班。亂後。早經星散。死亡逃逸。難以集成。文班亦然。好事者團一徽班。在寶善街開演。園名一桂。不過點綴昇平而已。嗣有崑生陸吉祥。糾股集崑班。在石路花牆頭。以市屋平地爲台。館名三雅。然一家言。除蘇松常太杭嘉湖七屬人外。餘少問津。一桂未久。卽閉。復有人在石路。仍開徽班。更名金桂。有寄寓羅逸卿者。行四滬人。俱呼之爲羅四虎。哂叻人隸英藉租界。當離亂之秋。莠多良少。羅在工部局納捐開賭。其窟在西棋盤街金隆里。明目張膽。晝夜呼盧嗜賭。人趨之若鶩。傾家蕩產者不一而足。大搶小奪。無日無之。在兵戈攘擾之時。官紳無暇及此。迨肅清後。有司蒿目時艱。以賭之害人甚於蠱蠱。願出重金。將賭永禁。洋官雖歲少進項。究以賭非正道。迫於公論。卽行停止。羅數年。腋削囊橐。充盈賭業。永禁乃以資在寶善街南端遠街北橫街。仿京式建造戲館。派人到天津。邀京班。角色又置全金行頭。館名滿庭芳。同治五年丙寅。落成。次年開張。樓上下看值一元。此京班到申之破天荒也。該班初到滬。人翹見舉國若狂。其實來者皆三等頭角色。全班包銀不及現在小叫天一人之多。寶價則比現時倍蓰。故開戲館無不獲利。未三月。有甬人劉維忠。糾資在滿庭芳對街租地造館。以分其利。此華人敗習比比皆然。見人得法。必效而行之。於是羨之者又從而尤之。勢必兩敗俱傷。同歸於盡。折完而後。已外國限年專利。大有益於商務。究以丹桂地勝。屋勝。人勝。相形見絀。該館未久。卽閉。歸丹桂作大下處。再歸李棣香。杜煒雲。分班唱。卒亦虧

閉。

●劉維忠續開丹桂

劉維忠。浙之定海人。前在營保都司。因濟匪軍火情發。時劉松岩中丞。邵齊方監督蘇松。拏緝甚緊。泉唐陳艾裳太史元鼎。佐李肅毅軍。與李劉均丁未同年。爲維忠緩頰。不允。同治四年。曾相督師。劉捻。李署江督。劉已升薇垣。例護撫篆。上海道爲永康應敏齋廉訪。實時。陳太史再申前請。應以劉方伯在巡撫任。未便詳銷。姑不深究。緩緝未幾。李丁艱去。其時劉維忠已潛回。見前同濟軍火於賊者。現皆不予苛究。遂求太史於當道。將此案註銷。事遂寢。劉得逍遙事外。因見滿庭芳獲利。心頗羨動。先是劉維忠因案避往北京。得與三慶班中人熟稔。又見都中戲館規模宏大。高敞堂皇。久蓄開戲館之意。今又見羅開滿庭芳生意甚好。角色類皆下駟。回申後。不吝工本。以巨資租賃善街適中之地。限其廿年。復由京繪成戲館圖樣。示申地水木作精益求精。加工建造。異常堅固。一面派人赴粵置辦頂好行頭。另購銀鼠出風袍靠。甲北人呼靠。備嚴冬所著。已則親自入都。邀到鬻子生銅驪子。姓劉。夏奎章。月恆父。熊金桂。文通父。周長春。長山景四寶。後至。架子花臉董二雄。甯天吉。武生胖羊兒。開口跳棚匠張三。青衫王桂芬。榮祥父。花旦浪雙喜。馮二喜。小子和父。周老旦。何老旦。馮老旦。花臉疤瘡王。永利祖。又大奎。官次。年方到。餘不多贅。場面亦由京邀來打鼓程章圃。程長庚子。李奎山。餘無名武旦。王桂喜。亦來。後到李世忠處掌班。於是冬開台園名丹桂樓。上下賣八角。包廂兩面。六間。餘皆不隔。一直攏統。價目取半名爲靠包。日間則將正廳兩傍桌子撤去。更以長方茶几。亦半價看戲。人至夜半。有點心充飢。手巾不

許索錢其時深夜租界尙禁行人遇警察盤詰蹤跡惟丹桂特向捕房捐取路照看客可以早晚自由他園則演至天曉使客不致犯夜而遭盤問也其所邀角色無論大小如與園主合式除正項外另有餽贈否則寗舍已付包銀再給船票回北一無吝嗇一年之中獲利頗厚復在四馬路大興土木建造廣廈卽今之聚豐園適工部局開地井四正當其門識者知其不祥果未歲功索逋盈門牽動丹桂補瘡挖肉挹注無從屋甫落成已歸他姓補苴乏術遂於癸酉秋虧閉有西國馬戲租演半月乃歸杜蠓雲接開仍名丹桂。

附丹桂所排五綵輿十本均禮拜三夜演唱角色以景四寶扮海瑞○大奎官扮徐海○浪雙喜扮馮蓮芳○馮三喜扮鄒夫人○潘五扮鄒懋卿○周長春扮戚繼廣○王桂芳扮戚夫人○周長山扮口口口○寧四扮汪太尉○趙文華以苑與盛代扮○崔金福扮顧造

倉山舊主有詩云自有京班百不如崑徽雜劇概刪除門前招帖人爭看十本新排五綵輿

附光緒壬寅秋春仙亦排五綵輿所扮角色如右

孫菊仙扮海瑞○李連仲扮徐海○朱素雲扮馮蓮芳○周雙林扮鄒夫人○閻福海扮鄒懋卿○沈韻秋扮戚繼廣○王瑞雲扮戚夫人○李福海扮口口口○丁長勝扮汪太尉○熊文通代扮趙文華○馬飛珠扮顧造○第二本之顧造因馬飛珠私去漢口倉卒間以一汪姓代之

按孫好於景而不及孫春恆李連仲與大奎官相埒朱素雲遠遜浪雙喜馮三喜周雙林伯仲熊文通苑與盛俱好潘五閻福海稱是惟崔金福之顧造卽馬飛珠不如遑問其他

●丹桂分南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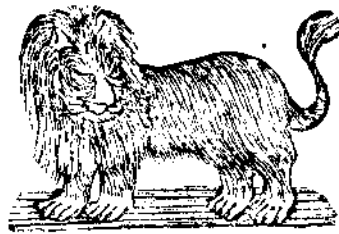
劉維忠自開丹桂。生意日盛。將滿庭芳。擠閉所有角色。如周春奎。任七全。到丹桂。人才濟濟。遂分班。小東門。名南丹桂。孫菊仙。楊月樓。二客串。每夜兩館輪唱。後因武行在小東門。與押舖潮人打降儼同大敵。事詳南丹桂與潮人肇事。未久。即停併歸北丹桂。一館合演。人浮於事。故更虧累。

●杜蝶雲接開丹桂

小生杜蝶雲。吳人。爲昔年玄妙觀東開玉樓春茶社。杜阿五胞弟。尙有弟二。一名亦雲。唱小生。一名季雲。唱刀馬。日然皆碌碌平庸。蝶雲頗有名望。因堂會開罪白頭髮。張都老爺觀準。借事杖八十。不便在京。遂偕。老。生。陳。夢。珩。青。衫。李。棣。香。尙有一人忘其姓名。航海來。申投丹桂。客串。當時海報子。大書特請。京都子弟。爺台。陳。杜。李。清。客。串。演。唱。旬日。劉維忠勸其搭班。杜李欣然。允從。乞假回京。接眷。陳返北。迨劉虧閉。杜遂接開丹桂。角色多且好文。如孫春恆。孫菊仙。吳鳳鳴。大奎。官劉玉廷。董三雄。甯天吉。武則黃。月山。李春來。曹吉安。郝福芝。謝梅卿。杜錦芳。阿五子。武日韓。桂喜仇。三喜華。四壽。開口跳田。黑兒。陳吉太。喜祿父。夏月恆。與錦芳爲郎舅。皆年幼。合串武戲。花日謝。寶林。劉鳳林。馮三喜。小丑。周松林。米全。禿扁兒。朱二。小徐。九青衣。李棣香。陳雙喜。馮老日。何老日。武二花。臉劉福義。王大喜。即王慶雲。張九柱。渾名外國狗。張鑫培父。張大本。餘不載。夏月恆年十一。齡杜阿狗十二。歲合串武戲。小庚弟。月恆長兄。熊文通。唱花臉。當時童串甚少。並不出奇。月恆又從謝梅卿習武。生後米老生劉桂慶。掃邊苑。興盛。仰祥貴。即邵寄舟。渾名新靴子。因伊逢禮拜六。穿新靴。等皆卓卓可觀。又周長順。本唱小丑。因喉音響亮。其父本老日家。學淵源。亦改老日。丙子冬。楊月樓出獄。在丹桂打野雞。三夜賣洋三千五百餘元之多。

蝶雲以此爲款贅之需（韓桂喜杜增）後杜亦累虧至戊寅春實支持不住扁舟私逸就此閉歇殊可惜也該園新戲以文武岳請宋靈最好杜之後孫春恆接開孫菊仙出班

（未完）



迷



海



謎話

別有會心室談虎

(張惟一)

序

嗟夫國事已非俊賢在野民生不敵荆棘滿途洵恐靡靡周原無處灑波蘭之淚皇皇漢裔傷心步埃及之塵也所幸紙界尙寬管城未壞英雄末路恆將著述移情志士窮途猶藉清談遣興尤西堂託名雜俎豈徒然哉孟東野甘作詩囚良有以也他若寶萃酒譜陸羽茶經韓渥北里之編張泌妝樓之記或以飲食見賞或以繁華擅長雖非載道之文要皆遺情之作也若張子者亦猶是耳張子惟一別號醫癘鱷水名賢鳳城碩彥幼卽穎慧長又崢嶸既有原龍之篇復有談虎之作格標三入謎援百千想入非非思抽乙乙遠則窮追上古秘發太玄邇則摩撫近今精求錦繡經史子傳無微弗彰里諺物名雖俗亦取宏篇巨製同拱璧以兼收片羽斷絜比碎金而不割左宜右有文如積薪博訪繁徵稿若束筍連篇累牘盡是琳瑯字裏行間都成珠玉哀感頑艷極升世紀無上之美觀燦爛喬皇創五千年未有之奇製引人入勝恍登百靈之臺游日弗遑如入五都之市方北堂萱草借以忘憂較東璧圖書倍增興趣既異齊諧詭誕

談鬼談神。又非鄧說荒唐。誨淫誨盜。况爲莊生之嫉。世寓意於鴟鵂。屈子之寫憂。託詞於漁父者乎。是誠不朽之盛業。允徵小道之可觀矣。宜夫一篇在手。洛陽人鈔愛三都。萬類傾心。雞林買價爭百鎰也。是爲序。

民國四年七月江夏徐闕非撰於鮑江寄廬

自序

黑室蕭條。青燈慘淡。寒風砭骨。冷氣侵肌。門外乏問字之車。座中無辯難之客。茫茫長夜。難俟曙光。渺渺游魂。莫成大夢。縈懷今古。哀樂奚止萬端。俯念河山滄桑。變於一瞬。滲淡風雲。淒涼身世。既不能遂擊楫之心。又何妨操閉門之業。惟是五光十色。俱足以備流連。千緒萬端。最難精於抉擇。其將數牙牌之點位。按列星。敲楸枰之棋。晷消長日。乎然逞荒唐之賭博。未可誇長恣俚俗之嬉娛。殊非良遣也。其將尋花問柳。通輒語於眉端。倚綠偎紅。訂芳盟於臂上。乎然千丈恨海。精衛難填。萬里情天。女媧莫補也。其將柳枝唱月。寄感慨於雍門。檀板敲風。託遙情於海上。乎然瑤笙響歇。廣陵之曲。無傳寶瑟聲。沉流水之音。已渺也。其將酩酊市上學阮。嗣宗之狂言。酣醉江頭步杜工部之韻事。乎然劉伯倫焚香設誓。何來解事山妻。陶元亮托鉢金門。至遇挪揄。揄路鬼也。無已其惟伏案挑燈。伸箋濡墨。效楊氏之心。運秘洩曹娥。踵俞家之妙。思巧傳燈。謎雖隱語。度詞爲大雅。所不列而竹頭木屑。亦文章之化工也。爾乃鬱東壁圖書之府。尋間拾遺。森西閣翰墨之林。鈎心鬪角。別門分戶。蔚成鉅海之觀。遠紹旁搜。積成崇岡之勢。惟多拉雜。無緒勢若游龍。用是哀集成編。名云談虎。嗟夫。東方諷語。世競撫摩。司馬雄文。人爭傳誦。是集也。雖技屬雕蟲。談

非捫蝨然方之坡公笑罵優孟滑稽尙足以資談柄驅睡魔也檀口佳人錦心才子其亦儉閒一夕流覽幾篇以求趣於箇中而悟意於言外乎則榛蕪一卷可得流傳而寒暑廿更不爲虛擲矣
別有會心室談虎

余序既竟方擱筆沉思苦難着墨正如一部十七史不知從何處說起值友人癡漢至瞥見篇首談虎二字乃向予曰清趙氏彪詔早有此作子殆續其所未盡耶予曰否否予之談虎非若趙氏之所云也予之所謂談虎者話謎也詩有話有話劇有話故謎亦有話癡漢曰敬聞命矣然則子既以此標名其亦可以此談虎二字爲面取一物或一事或一人名或一冊目以爲扣乎予自知外無雅骨內無靈心安敢弄斧班門貽笑大雅奈癡漢慫恿之不已姑取一人名以爲扣卽謂之曰歷史上不有陳惟寅其人乎癡漢曰有諸曰然則卽以此名以爲扣何如癡漢稱善予則以爲未盡然也然而文章天成妙手偶得強題就我必少佳構求其依稀彷彿已屬難能况恰合乎况工巧乎斯謎雖非奇思妙想抑亦穩貼者矣

詩有律詞有譜曲有調謎則有格謎之有格所以濟思路之窮也黃絹幼婦外孫蓋曰爲謎語之濫觴卽所謂曹娥格也厥後人心愈靈思想益巧旁求曲引縱想橫思而有解鈴繫鈴脫帽脫靴折腰加冠納履捲簾垂柳剝蕉玉版鴛鴦白頭粉底連鎖金鎖增損之十七格合曹娥格卽昔人所謂十八格也其後好事之徒矜奇炫異觸類引伸又有踢斗折根折屐蜂腰蝦鬚燕尾墊根筠梢梨花轉珠玉帶解領展翼折柳破鏡螺旋連環連珠徐妃碎錦等二十格往古來今千變萬化其格總爲三十有八然變格愈多剝裂彌甚不知後起者亦將別有發明而增若干格乎則剝裂不更甚耶雖然立格彌夥運思愈靈茲試將各

格分揭楮中有嗜痴癖者諒亦所樂聞也

曹娥格者以曹娥碑而得名也秘言隱語一日揭露千古以來傳爲佳話古人濫觴於前今人炙輠於後劉蕪抽繭十色五光是以蔚成今日之大觀矣

字學有平仄之變遷謎語因有釋義之殊別此解鈴繫鈴二格之所由肇起也謎格雖多總以此二格爲最自然溯已往攷來今其可傳者實屬不少如諫迎佛骨表射是愈疏也諫逐客書射斯疏矣行仁非今日始射一鄉之善士附於箕尾射好風相從申生帥射將爲君子焉斜倚薰籠射馮煖質於趙射當在宋也(以上俱繫鈴)量入爲出射節度使翼射霸王不異矣慈母望子何以倚門倚閭射我待賈者也馬上相逢無紙筆憑君傳語報平安射我斯之未能信子說御溝流葉射韓詩外傳鶯鶯有福穩受了五花冠誥射夫微之顯識之則易效之則難射好知不好學伍員尙未生子射奢則不孫烈女不貳嫁射貞夫一者也憑君傳語射女覆說之五乘射求之與項羽掘始皇塚射爲取政之寶也宋公子有美色射朝爲媚少年白璧無瑕惟在關情賦射子玉咎陶(以上俱解鈴)予亦嘗自製數條朱衣點頭射應乎中偶傳紅葉到人間射韓詩外傳無愁天子射王之好樂甚明滅射日月其餘金蘭簿射朋友數新眉樣射今女畫鬼吹簫射故能樂也公覆免責射蓋寬饒儂也涼涼去射郎中雖非巧合無倫然亦頗具心思取其成語一句首去一字者爲落幅末去一字者爲脫靴中間剔去一字者爲折腰謎之具此等格者則其意割裂不成句法矣雖然謎之用此等格者皆爲不忍割愛故出補救之策如楊妃洗祿兒射江漢以濯之(脫帽)後來還有福王一射大明終始(脫靴)江始二字俱屬衍文剔之蓋不得不然也古今來製

此種謎者亦復不少。如龍秦國之政射。或王事執掌。雙樓玳瑁梁射。或燕燕居息。鄒魯世家射。遵海濱而處。申不害射。我明告子。王家兩兒臥牛衣射。不成章不達。吾先君望子久矣。射尙文王之聲。何可廢也。射而不及子思。縱火咸陽射。蒼然滿關中。對影成三人。射長一身有半。以上俱落帽。寶氏書癡射。威武不能屈。后夢鸚鵡兩翼皆折。射則天子不召臣。郭子儀不使侍婢見。盧杞射王善保家的。攘臂下車射。暴虎馮河景射。日近長安遠。君之意中人射。賞相知心。以上俱脫靴。字字有着落。吻合無間。洵屬巧不可階。如此等謎。若出牽強。則不為猶賢於為矣。若折腰格。則將一句截作兩段。古書何罪。而竟措以斬腰之苛刑耶。雖有佳構。甯從割愛。

取成語二句。上句續下句。首字仍能成文者。謂之納履。下句續上句。末字仍能成文者。謂之加冠。此二格偶一為之。甚少。佳構如女曰願。東家食而西家宿。射擇鄰處子。則取蒙經二句。以上句擇鄰。處續下。句子不學之子。字即納履格也。出天子門下。射君作之師。則取四書二句。以下句作之師。續上句作之君。之君字即加冠格也。近人有以而疾不起。射病莫能興。龍窟射辰居其所。尙射衣下服。曰裳。元始六年春。至京師。射武入於漢。厯焚射馬不得免焉。以上俱加冠。有婦人哭於泰山之側。射善搏虎。卒胡亥射為政。第二子憑君。傳語報平安。射述而不作。信御宇多年。求不得。射色難有。以上俱納履。皆此類也。

捲簾格。即將成語自下而上讀之。成文如簾之反捲也。故欲為此等謎。當取成語之可作迴文者。然後不至枯澀。予嘗見古籍。涇原兵作亂。射非為人。泚進貢。射用上敬下。憤然別去。射則辭氣諫。陸抗服藥。射子叔疑交章。攻霍光。請亟罷之。射孟子去齊。劉寄奴致意。射好問。則裕霜射白露。先時降齊人伐燕。射之子。

子。征。三。己。之。射。文。子。退。無。花。果。射。實。繁。有。徒。報。道。常。山。落。將。星。射。故。龍。子。曰。舊。時。憲。書。射。歷。年。多。毫。無。勉。強。痕。迹。自。是。才。子。文。字。近。人。以。願。為。壓。寨。夫。人。射。王。大。愛。奴。洞。房。花。燭。射。倫。敦。日。本。郎。君。殆。如。夫。人。所。生。乎。射。得。妾。以。其。子。名。臣。畫。像。記。射。本。圖。官。達。蛙。盟。射。約。之。閣。閣。孟。春。苦。旱。射。雨。無。正。阿。誰。移。月。上。闌。干。射。影。之。花。忌。才。射。進。不。隱。賢。荀。子。餘。緒。行。於。世。射。風。流。况。扁。射。中。不。在。人。東。坡。居。士。射。父。之。過。混。江。龍。李。俊。射。河。泊。司。自。慚。形。穢。射。如。不。容。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射。絕。地。天。通。孟。德。煮。酒。論。英。雄。射。備。言。燕。私。秦。二。世。亡。後。天。下。屬。之。者。誰。家。射。王。者。劉。姓。長。亭。射。子。之。兄。弟。即。位。於。河。北。號。為。夏。王。射。德。建。名。立。延。西。席。以。課。弱。息。射。女。教。為。師。卞。射。下。下。高。高。孟。之。反。射。亂。是。用。長。端。敬。計。斬。李。明。盡。殲。其。黨。射。殺。一。不。辜。善。觀。氣。色。射。人。之。相。知。苧。蘿。村。懷。古。射。子。西。甲。蟹。眼。已。過。魚。眼。生。射。揚。湯。止。沸。魯。智。深。射。哲。人。之。思。自。稱。未。亡。人。射。天。喪。予。均。能。圓。轉。自。如。自。是。不。可。多。得。之。作。若。僅。二。字。之。成。語。則。非。謂。為。捲。簾。而。別。名。為。轉。珠。矣。如。紀。功。碑。射。石。勒。說。與。旁。人。渾。不。解。射。迷。信。舍。瑟。而。作。射。起。點。貴。庚。射。壽。問。亦。皆。足。耐。人。尋。味。者。

(未完)

謎 錄

孔子為秦王

四書一

故仲尼不有天下

御醫

四書一

民不可得而治矣

其妻一呼即還

四子一

聞斯行諸

無易樹子

四子二

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

渾身都是惹人憐

四子一

無尺寸之膚不愛焉

含聲

四子一

其容有感

趨而避之

四子一

其蔽也狂

東家子登牆窺臣

四子一

求三年之艾也

中第一名副貢

四子一

後舉而加諸上位

儲

四子一(捲簾)

人其舍諸

先人行狀

四子一

後世有述焉

何以能鼓樂也

四子二

對曰然則廢釁鐘與

清晨須開窗戶

四子一

則其夜氣不足以存

娘子軍容盛

四子一(解鈴)

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

背夫脫逃

四子一

逆天者亡

鬻熊

四子一

師文王

願得尸還韓氏

四子一(繫鈴)

是為馮婦也

上蔡公子牽黃狗

四子一

斯辱矣

觀

四子一

日無見也

見說白楊堪作柱
爭教紅粉不成灰

唐詩一

關張無命欲何如

窈窕丹青戶牖空

唐詩一

丞相祠堂何處尋

臨別殷勤重寄詞

唐詩一

舍情欲說宮中事

上林多少樹不借一枝棲

唐詩一

飛入尋常百姓家

未央前殿月輪高

唐詩一

猶帶昭陽日影來

重陽無雨

唐詩一

此日登臨曙色開

燕萼亭避雨

唐詩一

君臣相顧盡霑衣

驪宮高處入青雲

唐詩一

玉樓天半起笙歌

仙樂風飄處處聞

唐詩一

空向秋波哭逝川

湘水無情吊豈知

唐詩一

煙波江上使人愁

對此茫茫未免百端交集

唐詩一

惆悵南朝事

野人歌曰既定爾婁猪

唐詩一

良人昨夜情

盍歸我艾緞太子羞之

唐詩一

維揚憶舊游

待曉堂前拜舅姑

唐詩一

朝朝誤妾期

於今腐草無螢火

唐詩一

微陽下楚邱

終古垂楊有暮鴉

唐詩一

朝朝誤妾期

金龜婿辜負香衾

唐詩一

朝朝誤妾期

雲雨巫山

唐詩一

朝朝誤妾期

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唐詩一

不更問來人。

同國則往哭之

禮記一

不越疆而吊人。

子之

禮記一

對曰中也。

鱣魚

禮記一

其蟲鱗。

也

禮記一 (捲簾)

土地分裂。

穀氣

禮記二

其數五其味甘。

天文

諺一

一錢不落虛空地。

求珠於淵

諺一

水底撈月。

日月之食

諺一

喫虧。

雨意

諺一

點點在心頭。

小舟

諺一

尖頭炸蝻。

以莫須有二字陷岳飛

聊目三

秦檜 織成 冤獄。

野火燒不盡

字一

蕉。

(以上賈叔香著郭蔭葵述)

燕王噲

四子一

子之君。

抱朴子

四子一

自葛載。

離 海

病間日 杖期生 除枷刑 虞人也 父命之 曹娥江 浣紗溪 赤也惑 員半干 宜日中 孟僖子 衛靈公

四子一 四子一(解鈴) 四子一 四子一(雙鈎) 四子一(繫鈴) 四子一(離合) 四子一(離合) 四子一(離合捲簾) 四子一 四子一(錦屏脫靴) 四子一(錦屏) 四子一 四子一(解鈴)

不。疾。言。 夫。孝。者。 犯。而。不。校。 地。方。百。里。 許。子。冠。乎。 嫂。溺。 曾。由。與。求。之。問。 對。曰。方。六。七。十。 以。對。於。天。下。 敬。叔。父。 孫。以。出。之。

(以上吳絳珠女史著)

(未完)



小說新報

全年實洋四元
半年二元二角

優待
定報
贈送
名畫

郵費每冊五分

本報誕生以來歲星一週矣承諸君歡迎銷數日以增加同人等亦各極其棉力以答盛情
茲第一一二期已出茲所附贈之鄭曼陀先生仕女畫見者無不贊賞爭得一紙以為快

自第二年起本局仍備彩品以酬定報諸君高誼定報全年者贈談杜宇先生

繪美人簾前送暎圖及美人樹底餐花圖各一種加贈

鄭曼陀先生雙美圖二種定報半年者贈談畫鄭畫各

一種談畫尺寸與鄭畫同杜宇名聞海上繪事素精不在曼陀之下此兩種畫尤其得意之作至本局印刷之佳裝飾之工凡曾得鄭畫者類能知之其從前定至

第二二年者一經續定照章贈彩外埠贈彩郵費自備特

此佈告

上海國華書局小說新報社謹啓

第二
年
贈
彩
佈
告